武俠世界



第32年

18

$12.00

品質超卓 風行全球

野生靈芝

（野生万年茸）

中國吉林

靈芝中之極品

——苦平無毒，主治胸中結。益心氣，補中增智慧，不忘，久食輕身不老，延年神仙。
——甘溫無毒。主治耳聾、利關節、保神、益精氣，堅筋骨、好顏色。久服輕身，不老延年。
〔本草綱目〕明．李時珍


TRADE MARK
註冊商標



100粒裝

中國野生植物研究院監製

請認明商標、名稱及裝璜，杜絕不法之徒影射假冒！

靈芝是一種稀世奇珍的中藥。在中國最古老的藥學典籍〔神農本草經〕及明朝李時珍所著的〔本草綱目〕中，均對靈芝無尚推崇。稱之為上藥。

〔**野生靈芝**〕係全部採用中國吉林長白山所特有的天然野生靈芝，經嚴格篩選，然後使用最現代的科學方法，提取其有效之成份，再高度濃縮精製而成。因而功效卓著，是靈芝中之極品，更是用人工法培養的靈芝所無以倫比的。

〔**野生靈芝**〕係純正天然產品。無毒，無副作用。是一種男女老少皆宜服用，不可多得的高級保健食療品。常服能增强人體的各種機能，防病保健，壯體魄，葆青春，除皺養顏；延緩衰老，增活力，延年益壽。

〔**成分**〕每粒膠囊含高濃縮之吉林野生靈芝350mg，

〔**服法**〕每日二次，每次1～2粒。

SOLEAGENT：M & A CO.,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圖文傳真：(852)6918344

楊振華教授對人類的偉大貢獻

振華牌

振華851

超級營養液　超級營養丸

提高人體免疫功能　防禦身體各類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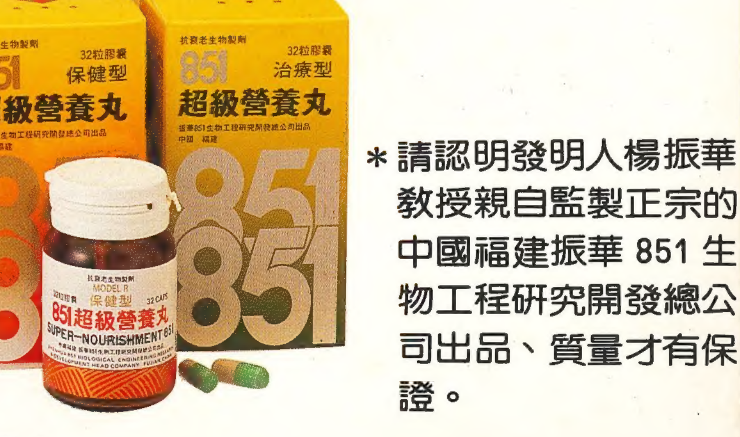
851超級營養液和丸皆有：
保健(R)型：適合任何人服用；
治療(Y)型：適合特別病患者服用。



美國加尼福利亞大學藥物化學教授薩蒂認為，利用生物技術和遺傳工程生產的"天然"蛋白質類藥物，可能根本改變藥物療法而進入醫學第三次革命時期。851正是這類"天然"蛋白質，它對正常的健康人是一種極好的營養品，而對病人則起"診斷"和治療作用。它能使人的生命在最佳的狀態下運行，從而達到抗病、抗衰老的作用，使許多頑固的疾患皆"不治而癒"。

服用851後的神奇作用事例多不勝舉，普遍反映服用後食慾增加、睡眠香甜、精力倍增、感冒病患減少。兒童服後智商明顯增加、體質增强、改善厭食及多動症狀。其神奇作用受到國內外極高的讚譽：《人民日報》讚譽："具有防衰老神奇作用"。美國人讚譽："是一個好心腸的發明"。瑞士先力公司總裁畢列駒先生讚譽："開世界醫藥先河"。一些從851獲得再生的人們正為851的發明塑一座"生命之神"的雕像。





＊請認明發明人楊振華教授親自監製正宗的中國福建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質量才有保證。

總經銷：德盛行實業有限公司
TEL：5-783721（4 LINES）

振華851生物工程研究開發總公司出品

編者話

今期刊登的巨型小說乃蕭顯先生所著「湖海奇俠列傳」之「塞外英魂」，文中女主角冷燕隻身千里尋母，途中巧遇憨直青年玉龍，結識羅雪、玉璣等人，並知悉母親原來就是當年玉府千金玉鳳，而玉鳳這次冒險入關，無非爲了尋訪十七年前被人掉包的兒子，可是人海茫茫，要尋找一個人，談何容易？身抱重疾的玉鳳，又能否再回烏倫古湖，與羅虎共諧連理呢？緊守邊疆的羅虎又能否逃過朝廷的緝捕？玉龍和玉鳳的巧遇，結局又如何？請讀者細閱本文，便知分曉。

* * *

西門丁先生所撰寫連載小說「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之「烽火大俠」由今期起刊出，西門丁先生之作向以文筆流暢，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見稱，受到不少讀者的讚賞，喜讀西門丁佳作的朋友，今回又可一飽眼福！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南宮宇先生所著「現代俠客馬獅龍故事」之「俠骨柔腸」。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304.00
	一年港幣	$60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333.00
	一年港幣	$665.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390.00
	一年港幣	$78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18期
（總號161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二元・
H.K. $1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塞外英魂

湖海奇俠列傳

文·蕭顯　圖·可飛

千山萬水　尋親得遇

一片青翠碧綠的山坡、四望無涯，使人心曠神怡。山坡上破廟中走出一雙青年男女，原來他們就是冷燕與玉龍，冷燕一直望着玉龍走下山坡，才去把馬拴好，進廟求宿。

負責知客的道士便將她帶到廟後一座小樓上，打開一間客房，讓她住進那間房裡。

冷燕拿出二兩碎銀交與知客道士，要他去準備一些茶水飯菜送上樓來。知客道士見她出手大方，便高高興興地下樓準備飯菜去了。

冷燕這才安下心來，將客房仔細打量一遍，只見客房雖不算大，佈置得卻也精雅，壁上掛有字畫，桌上還備有文房四寶，床上擺的都是細軟枕被，門窗椅凳也都潔淨無塵。冷燕看着看着，忽然發現窗邊牆壁上有一長條石灰已剝落，一望而知是新被刮去的痕跡。

她心裡不由感到有些奇怪，卻猜不出為何要刮去的緣由。

一會兒，知客道士送飯來了，他一邊擺飯，一邊問這說那，顯得十分殷勤。

冷燕用飯時，他也在桌旁坐了下來，給冷燕講述那天玉小姐現身顯聖的情景。他講完後又指着房裡對冷燕說道：「十八年前玉小姐第一次上山給玉老夫人做道場時，就是住在這間房裡。」

冷燕一聽，突然對這間房裡的一切感到親切起來，她情不自禁地又舉目將房間四面環視一下，牆上那條新刮的痕跡又躍進眼來，她便指着那條刮痕問道：「那裡怎麼有條新刮的痕跡？」

知客道士道：「那兒原寫有一首詩，也不知是誰在何時寫上去的。昨日玉大人上山給玉小姐進香，聽道長說起這事，便親來房裡看看。玉大人對着牆上那首詩看了一會，神色忽然變得驚詫不安，隨即吩咐道長說：『這詩有鬼氣，不宜留在壁上，快快命人刮去！』玉大人的吩咐哪敢不從，道長隨即命人刮去了那詩，故爾才留下那條痕跡。」

冷燕道：「玉大人昨日也到山上來過？」

知客道士道：「玉大人乃是玉小姐胞兄，聽到山上出現這樣的靈異，哪能不來看看。」

冷燕道：「牆上那首詩你可記得？」

知客道士道：「我對那詩本未在意，一聽玉大人要命人刮去，便偷偷抄了下來，現在正好帶在身邊。」他隨即從懷裡取出一張紙條，遞給冷燕，「請居士一觀。」

冷燕接過紙條一看，只見上面所抄的四句是：

飛沙踏雪九千里，隱跡埋踪十八年。

風靜魂歸猶帶怨，霜天殘月照關山。

冷燕反覆看了幾遍，她對全詩雖不甚了了，但對其中第一二兩句還是懂得的。她就從這兩句來猜斷，已經明白這詩是娘親所留。她想娘親一向行事謹慎，特別是對她過去的身世更是諱莫如深，怎會在這房裡留下這首詩來？她為此感到驚疑不解。

冷燕隨又將詩交還知客道士，對他說道：「這詩的確有鬼氣，你切勿將它傳揚出去，若讓外人知道，誰還敢到這樓上來住，這廟裡的香火也就要冷落了。」

知客道士聽了，連聲稱是，並當着冷燕的面前立即將紙條撕碎。

冷燕等知客道士收拾碗筷下樓去後，又將詩句玩味幾遍，聯想起她已經知道了的有關娘親的身世，以及這些年來娘親的處境，她不禁想道：娘親心裡不知藏了多少哀傷，也不知積了多少憂愁！一直從不向人傾訴，只能隱在心裡，這眞叫她如何忍受，天山積雪過多也會雪崩，艾比湖積水過滿也會溢出，娘親心裡又能藏下多少哀愁？

她不覺忽然憬悟過來：娘親在這房裡寫下那詩，也如崩雪溢水，實出情不自禁！她想到此處，又不禁為娘親那悲慘的境遇而淒楚傷懷。

第二天清早，冷燕便走出廟外，隻身去到山前山後，把所有的廟宇、崖穴以及峯巒、溝壑都走遍尋遍，仍未發現半點有關娘親的踪跡。直到天已薄暮，她才帶着一身疲乏和滿懷失望回到廟後樓上，用過知客道士送來的晚飯便上床睡去。

第二天，冷燕一早起床，吃過早飯，便離開妙峯山，騎上大白馬馳回京城去了。她回到蔡幺妹家裡時，蔡幺妹和劉泰保正在吃午飯，見她回來了，二人都很高興。

蔡幺妹一邊給她盛飯，一邊告訴她說：「王妃昨日派人給她送來一盒糕點，說是內廷供奉食品，特送來給她嘗嘗。蔡幺妹還告訴她說，王妃叫那人傳了話來，要她日內進府去見王妃。

冷燕聽了心裡不覺一動：王妃要她進府，是僅僅出於對她的思念，還是又發生了甚麼新的事情？一種隱隱的憂慮不禁又罩上心來。

第二天，冷燕仍又換回女妝，也不騎馬，一路向周笑若家裡走去。

她剛一走到周府門前，便見牆壁拴馬環上已拴着一匹坐馬，她一眼就認出是玉龍坐騎來了，心裡不由一陣暗喜，向看門管家含笑打過招呼，便忙向內院走去。

她來到後廳，還在台階上便聽到廳內傳來周笑若那開心爽朗的笑聲。

冷燕正要邁步進廳，卻突然感到有些情怯起來，心也在怦怦跳動，她自己也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忙又停下步來，讓自己平靜一下，才又走進廳去。

周笑若一見到她時又是幾聲朗笑，說道：「剛才正在談妳，不想妳就來了。」

羅雪也忙來到她身旁，低聲在她耳邊說了句：「我正要派人去請妳哩！」隨即將她拉去入座。

冷燕這才抬起頭來向玉龍望去，見玉龍還拱手站在座前，正楞楞地望着她，不知說甚麼好。

冷燕不禁笑了起來，望着他說道：「你剛到京城怎就學得這般多禮。」惹得羅雪也不禁笑了。

玉龍垂手坐回椅上。

廳裡男女老少，主客六人，大家敘舊閒談，一直話音不停，笑聲不斷，廳裡充滿了歡樂和諧的氣氛。

羅雪雖是坐在冷燕身旁，卻和冷燕談話不多，只是不停地向玉龍問這問那；當玉龍和周笑若談話時，她也總是帶着一種審究的神情久久地凝望着他。

冷燕和玉龍則極少談話，只不時偷眼向他望去。冷燕見羅雪對玉龍顯得特別親切，便湊近羅雪耳邊輕聲對她說道：「我已看出來了，姑姑喜愛玉龍更勝於喜愛我，我都已吃起醋來了！」

羅雪回過頭來看了她一眼，也在她耳旁輕聲說道：「也許我越喜愛他，妳心裡才越高興啦。」

冷燕一下把臉伏到羅雪肩後去了，為了不讓人看到她那突然浮上臉來的紅暈。

大家又談了一會，便開始吃午飯了。桌上擺滿了菜。周笑若不斷舉起杯來向玉龍勸酒，羅雪則不停地給玉龍奉菜。平時不大說話的周幼銘，也對玉龍說了不少的贊揚話。

周笑若上桌前已是談笑風生，上桌後幾杯酒下肚，更是滔滔不絕。他重說了玉龍在祁連山谷口挺身相救之事後，又對玉龍談起上月冷燕和巫朵司比武之事來。他談得繪聲繪色，聽得沒有看到那天比武的周五奶奶和玉龍也如親臨目睹一般。

周笑若談完以後，舉起杯來，將玉龍注視了一會，又把目光轉向冷燕，眯着眼睛，略帶些兒感慨地說道：「冷姑娘要是我的女兒就好了！」

冷燕正不知該怎樣答話才好時，卻驀然想起她上次來到周家，曾聽周笑若在誇獎玉龍時說過，他如有女就招玉龍為婿的那句話來，她不禁趕忙低下頭去，不覺已是滿面紅霞。

周笑若卻並不罷休，又望着冷燕緊緊追問了句：「你說呢，冷姑娘？」

冷燕心裡一急，忙又抬起頭來，說道：「羅雪是我姑姑，老前輩該是我爺爺了，這怎使得。」

周笑若不禁哈哈大笑，直笑得杯裡的酒也潑了出來。他笑過之後，又轉過頭來對羅雪說道：「冷姑娘真是伶俐過人，其實我剛才說的那話卻是別有一番含意！」

羅雪會心會意地點點頭，說道：「我明白爹爹的意思。」

周五奶奶心快口快，隨即從羅雪口裡接過話去：「你爹爹那話的意思，我看這桌上除了玉龍外，誰都心裡明白。」

冷燕又忙低下頭去。

玉龍楞楞望着大家，如在雲裡霧裡。

吃過午飯，周笑若因衙裡有事，便動身到衙裡去了。他臨走時拉着玉龍，一再關照，要玉龍就在他家多住幾日，直到玉龍點頭應允他才離去。

天將晚時，冷燕也起身告辭，準備回到蔡幺妹家去了。羅雪雖再三挽留，她卻因明日要去王府，與羅雪約好後日再來，仍自出府去了。

次日清晨，冷燕用過早飯，換上一身合體衣服，便向王府走去。

王府門官見是冷燕，毫未留難，便讓她進府去了。

王妃正坐在房裡看書解悶，一見冷燕到來，眞是高興萬分，連忙揮退身旁宮女，二人便親親熱熱地閒談起來。

王妃問的也多是冷燕的起居動止，冷暖衣食等生活情況，未再提起密報的事情。

冷燕這才放下心來，對王妃說了許多她從劉泰保口裡聽來的各種奇聞異事，直聽得王妃滿心歡暢，感到新奇之極。

談着談着，王妃話題漸漸轉到西疆。

她向冷燕細細問了一些西疆的民情風俗以及外寇竄掠的情況後，又問起馬賊在西疆的所行所為來了。

冷燕毫不掩飾地把她所知道的情況，邊民對馬賊的擁戴，以及馬賊的種種義行勇為，一一告訴了王妃。

王妃聽後才告訴她說：「王爺將周笑若去西疆探查所得情況已奏聞聖上，聖上為整肅西疆各營軍紀，加強防務，懷柔各部，已下旨命田項去調集隴西、甘肅兩州軍馬，進駐迪化，坐鎮西疆。田項已於前日出京到隴西調集軍馬去了。」

冷燕聽了不由吃了一驚，忙對王妃說道：「聽說田項過去在西疆時就與各叛部暗有勾結，上瞞朝廷，下壓百姓，西疆百姓對他怨恨很深，今又派他去鎮守西疆，豈不誤事！」

王妃道：「王爺對此亦略有所聞，奈無證據。王爺曾向聖上保舉玉璣，總督西疆各事，因王爺深知玉大王爺多年鎮守西疆，恩威並用，各部畏服，邊民懷感，且各營校尉亦多是玉大王爺舊部，若派玉璣前去，各部懾玉大王爺餘威，各營校尉念玉大王爺舊恩，可望穩定西疆局勢，聖上却以玉璣乃是文官，從不諳於武事，未準王爺所請。後王爺又相機向聖上陳奏利

害，聖上才決定隨派玉璣督巡西疆，除稽查各州府道政績以備銓敘外，特授權參贊軍務。這樣，也可監督田項，以免釀成大誤！」

冷燕這才稍稍寬下心來。只是她對玉璣雖因娘親的關係而懷有一種親切之感，但他一旦去了西疆，對娘親的處境以及羅大伯的安危是利是害，是禍是福，她還是一片茫然！

冷燕陪着王妃玩了一天，直至近暮方才出府回家。

第二天她又去周笑若家和羅雪、玉龍歡聚一日。她在告辭回家離開周府時，玉龍將她送至門外，對她說道：「我在京城亦無他事，久住只覺煩悶無聊，我想後日便起程離京，取道大同，再南下洛陽，在洛陽停留半月，料理一些未了事宜，然後便一直往西，沿途尋訪娘親下落，並力爭早日入疆，等候妳歸來。」

冷燕略想片刻，說道：「這樣也好。我亦早就想回西疆的了，只是我要辦的事尚猶未了，還得再留一些時日。盡管如此，先到西疆的可能還是我呢！」

玉龍聽了雖覺寬慰，却仍不禁悵然地說道：「哪咱倆就此一別，只有等到了西疆才能再見面了。」

冷燕道：「不，後天我還來送妳。」她略一思索，隨又說道：「後天一早我到西直門外道旁候你，也像你在甘州送我那樣，我也還你一程！」她這才告別玉龍，轉身向虎幄街方向走去。

轉瞬已到第三天，冷燕一早起床，換上一身男裝，去馬房將大白馬牽出備好，也不等早飯，便騎上大白馬向西直門馳去。

她來到西直門外時，道旁店舖才剛開門，道上也只有西去的行人商旅，尚無東來的車馬肩輿。

她見時間尚早，便下馬立候道旁。不多一會，玉龍便策馬來到她的面前。

冷燕隨即跨上大白馬和玉龍並騎向西馳去。一路上，兩人都很少說話，只覺陣陣寒風迎面撲來，道路兩旁草枯樹黃，一片淒涼景色，更給他兩人增添了不少離愁。

玉龍也曾多次停下馬來要冷燕回城，冷燕也不答，仍逕自放馬前行。

兩人一路並馬馳去，不覺已過了黑龍潭來到大覺寺，這裡已離京城數十里，前面不遠便是妙峯山的進山路口了。

玉龍又停下馬來正要勸冷燕回馬進城，忽見路上有不少男女老少拿香燭向前面道旁不遠處的一片松林走去。

他感到有些奇怪，便問冷燕道：「這些人到那林裡去敬誰？」

冷燕向那片松林望了望說：「聽說玉鳳小姐的墳墓就在這附近，我猜他們多是到玉小姐墳前燒香的。」

玉龍道：「我已久聞玉小姐孝烈，死後十八年來，墓前吊者不絕，咱倆也不妨前去看看。」

冷燕已是早有此心的了，只是尚無適當機會，聽玉龍這樣一說，便欣然同意了。

兩人隨即撥馬走到松林外面，一齊下馬，將馬拴在樹上，又沿着一條小道向林裡走去。

走了不過百步，忽見有一巍峨牌坊立於道上，牌坊上下全用白色漢玉砌成，坊上刻有「聖旨」「旌表孝烈」大字。行人到此，抬頭仰望，立即便會生起一種肅然起敬之感。

穿過牌坊，前面出現一片空地，空地上並建着兩座巨大的墳墓，墳台墓碑也都是全用白漢玉裝嵌雕砌，遠遠望去，顯得十分莊嚴肅穆。左邊那座墳前，正有一些人在那裡燒香叩拜，一望便猜到那定是玉小姐的墓地。

冷燕和玉龍邁步走近那墳前一看，見漢白玉石碑上刻着「欽賜孝女玉鳳之墓」九個大字。

玉龍站在墓前，心裡不由激起一陣崇敬之情，還帶着些兒蒼涼悲壯之感，他不禁對着墓碑屈膝跪地，口裡喃喃祝禱：「晚生玉龍，久仰小姐孝烈高風，今趁過此之機，特來墓前一拜。願小姐鑒我心誠，祐助我早日尋到娘親！」

他祝禱已畢，又恭恭敬敬地叩首三叩，才站起身來，眼裡竟包滿了淚水。他又望着墓碑默默出神了一會，才回頭對冷燕說道：「你也該來拜拜。」

冷燕只凝望着墳墓沉思，沒有應聲。她這時的心情更是複雜，觸景生情，悲傷中又覺有些可笑，哀感裡還帶着幾分滑稽。她想得更多的還是墓中人目前的處境，還有對娘親安危的惦念。

玉龍見她久久不答，不禁感到困惑起來，又說道：「拜墓不是信神，只是表表對玉小姐孝烈的尊敬！」

冷燕道：「心到也就行了，拜了反而不祥！」

玉龍愕住了，一點也不解她話意。

恰在這時，站在冷燕身旁的一位老者對與他同來的一位老婦說道：「聽說玉小姐前些日子曾在妙峯山上顯聖，我想準是前來祭奠她父親的！」他隨即指着右旁那座墳墓說：「本月二十日便是玉大王爺周年忌辰，以小姐的孝烈，焉有不來一祭之理！」

驀然間，一個新的念頭忽然浮上冷燕的心來：二十日那天潛來這裡等候娘親的到來！是的，娘親過去在天山時，每當逢年過節總都要到屋後山頂上望北遙拜，如今她既已回到北京，焉有不親到玉大王爺墳前一祭之理！冷燕主意已定，眼前又重生起了尋到娘親的希望，心裡也頓覺輕快起來。

冷燕和玉龍一同走出松林，西望羣山綿綿叠叠，眼前驛道蕭蕭漫漫，兩情雖感不勝依依，却是勢已難留。互道一聲「珍重」，終於還是分手了。一個是馳行馬上頻頻回頭凝望，一個是立馬林邊呆呆目送神馳。蹄聲漸小，騎影漸迷，慢慢地都消失到遠處去了。

* * *

日子在百無聊賴中過去，經過了十來個難捱的日日夜夜，冷燕終於盼來了十月二十日這天。

她吃過午飯便騎上大白馬直向西直門外馳去。她出了西直門，行了不過十里，忽見前面道上有幾乘官轎在兩排執事喬役的鳴鑼開道下，正往這邊走來。

她心裡一動，也許是玉府的人祭墳歸來了！便忙跳下馬來，躲在道旁一垜斷牆後面，等那官轎來到近前，她才探頭擧目望去，見走在前面的一乘六抬大轎，轎前門簾高捲，端坐轎裡的正是玉璣。後面幾乘雖緊垂轎簾看不見轎內是誰，但已猜出定是鸞英和丫環僕婦等人了。

玉府一行人剛一過完，她正要上馬，忽又見周笑若、周幼銘和羅雪三人騎着三匹馬也正向這邊走來。

她又趕忙隱身牆後，直等他三人已經去遠，才轉出牆來，上馬向前馳去。

不過一個時辰便已到了大覺寺前。冷燕見時光尚早，便跳下馬來，牽馬入寺，尋了個僻靜之處，坐下身來細細地籌運着自己的動止步驟。

她知道，這將是她尋得娘親的最後的一個時機了，自己的猜測會不會有誤？娘親又是否會來？這在她心裡也仍無把握。她不斷抬頭察看天色，心裡正受着焦躁和不安的折磨。

天色漸漸地黑下來了。冷燕的心情也隨着天色的幽暗而緊張起來。

她已覺事不宜遲，便忙又站起身來，牽馬出寺，繞過大道小心地向松林走去。

進了松林，她選了一處離墓不遠而又易於隱藏的地方，將大白馬拴在樹下，然後才移身躲到一株大樹背後，凝神側耳，靜靜地等着。

時刻在靜靜的緊張中過去。初更、二更，四周像死一樣的靜寂，她能聽到的只是她自己心跳聲。

殘月已從東方昇起，淡淡的清光斜斜地射入松林，一陣風來，寒透肌膚，冷燕不由一陣寒慄。

她正想出身來活動一下身子，悄悄已在向她襲來的倦意，驀然間，她聽到一陣隱隱的馬蹄聲從林外傳來。

冷燕不由全身一震，趕忙屏息靜氣，凝神側耳，向林外注視着，細聽着。

蹄聲越來越近，一瞬間，只見一個黑黑的騎影帶着清脆的蹄聲進林來了。

那騎影來到她近旁不遠處才跳下馬來，一轉身將馬拴在樹上，就在這一瞬間，她借着淡淡的月光，已認出了那修長的身影正是日夜思念的娘親；那大黑馬在月光下依然是那麼神駿！

冷燕緊咬牙，強按心胸中的激動，仍靜靜地等待着，等待着一個最適宜的時機！這時，她看見娘親已直向玉大王爺墓前奔去，剛一走到墓前，一下子就撲向墓碑，雙膝跪地，將額頭緊貼在墓碑上，隨即傳來的便是一陣嚶嚶的撕碎人心的哀泣。

* * *

冷燕一下從樹後竄出身，玉鳳不禁吃了一驚。她瞬即認出是冷燕來，便站在那兒凝然不動了，任冷燕跪在地下抱住她的雙脚哀哀啜泣，她只埋下頭來凝望着她，一動不動，一聲不吭，她那顆受盡煎熬，日夜擔驚受怕的娘親的心，這時是驚是喜，是惱是憂，是愛是怨，連她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冷燕哭了許久許久，才抬起頭來仰望着玉鳳，說道：「娘親，我尋得你好苦！」月光斜照在她那滿是淚水的臉上，顯得是那樣的凄楚動人，又是那樣的惹人疼愛。

玉鳳從哽咽中發出一聲長長的嘆息，俯下身子將冷燕扶了起來，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目光凝視着她，說道：「你眞不該來啊！」接着又不勝傷感地說道：「這都怪我，是我把你寵壞了！」

冷燕擁着娘親，將臉兒緊緊偎貼在她懷裡，說道：「娘親，你打我罵我都行！女兒只要找到了娘親便一切都心滿意足了。」

玉鳳又是一聲悲沉的嘆息，隨即擧起手來爲冷燕擦去臉上的淚水，猶帶着些兒責怨地說：「你哪知人世的險惡和利害！」她警惕地向着松林四周環視一下，又說道：「這兒不是久留叙話的地方，快上馬隨我前去！」

冷燕忙轉身去到樹後牽來大白馬，等娘親跨上大黑馬後，她也踏鐙上馬，跟隨在娘親身後出了松林，策馬向西馳去。

行了不久，前面已是去妙峯山的進山路口，玉鳳也不說話，撥馬逕向妙峯山行去。

冷燕雖然感到有些詫訝，卻也不便多問，只勒馬緊跟娘親身後，一路向山上行去。

二人行至半山，道路越走越變得陡窄，殘月亦已落下西峯，眼前顯得一片幽暗，正在這進退兩難之際，玉鳳已翻下馬鞍，牽着大黑馬向道旁的一片樹林中走去。

冷燕也忙下鞍牽馬跟着娘親走向那片樹林。

穿過樹林，右旁出現一處澗谷，澗谷兩旁是萬仞懸崖，谷底長滿了灌木荊棘，借着星光望去，冥冥幽幽，

令人悚怖莫測。樹林左旁是一座小廟，從小廟四周那荒蕪得已尋不出路徑的情景來看，便已知那是一座冷敗多年的小廟了。

冷燕跟着娘親進入小廟，將馬拴在廟門廊上，又一同走進殿旁小屋，娘親燃亮火種，點亮蠟燭，冷燕借着燭火向小屋四壁一望，只見壁角結滿蛛網，墻上石灰半已剝落；屋裡只有一張舊床和一張破桌。床上除了鋪墊着一層麥草外，便只有草蓆一床，蓆上放着貂裘一領。

冷燕看到這情景，不禁心裡一陣凄楚，望着娘親惻然問道：「娘親這些日子以來難道就住在這樣一間屋裡？」

玉鳳淡淡地一笑：「我已習於荒僻，這兒倒是很幽靜宜人的呢！」

冷燕忽覺心裡一陣疼痛，忙緊緊擁着娘親，哽咽地說道：「娘親怎竟自苦如此！」

玉鳳道：「爲了我所愛着的親人們，我只能這樣，我也甘願如此！」

昏黃閃閃的燭光伴着冷燕低聲陣陣的啜泣，屋裡暫時陷入一片沉靜。

母女二人擁在一起站立了會兒，玉鳳才將冷燕帶到床前，讓她坐在自己身邊，將她注視着，顯得有些心緒不寧地問道：「你方才躲在那片松林裡是幹甚麼去的？」

冷燕道：「就是爲了等娘親到來。」

玉鳳道：「你怎知我今夜會去？」

冷燕道：「今天是玉大王爺周年忌辰，我料定娘親會去的。」

玉鳳微微一怔：「玉大王爺生前曾對我有恩，正好我今夜路過那兒，才順便到他墓前一祭。」

冷燕道：「娘親不用再向我隱瞞過去的事情，一切我都已經知道了。」

玉鳳愓然地：「你知道了甚麼？」

冷燕道：「我已知道，娘親就是玉鳳。」

玉鳳怔了怔，隨即肅然正色說道：「冷燕你聽着：娘親不是玉鳳！玉鳳早已死了。她的墳墓就在那片松樹林中，還有聖上的旌表和封賜，這不僅攸關玉鳳的名節，還攸關着玉府滿門性命，千萬妄言不得！」

冷燕見娘親說得如此嚴重，也不禁感到一陣寒慄。她忙點點頭，說道：「這利害女兒也是知道的。因此，一月前田項陰謀潛入玉府偵察盜跡，當我察知他是心懷叵測，意在搜羅罪證，妄圖加害玉府時，我便前去破了他的奸計，並將田項派去的那班爪牙着實戲弄了一番。」

玉鳳恍然憬悟：「啊，那天晚上在後園樓上燃亮燈光的人原來是你！」

冷燕得意地點點頭，隨着又把事情發生的原委經過一一講了出來。她講完後，雙眼含着嬌氣地望着娘親問道：「怎麼樣？女兒是不是已經長大成人，懂得如何辦事了？」

玉鳳含笑頷首，望着她滿懷欣慰地說道：「沒想到你竟有如此心計，做得也這般周密！這下我對妳也眞放心了！」她沉吟片刻，又說道：「那天晚上妳縱然不去，我量那幾個鼠輩的奸狡伎倆也是不會得逞的。妳去了，又這樣作了，卻也大慰我心。只是妳留下那只燈籠，實如給田項心中投下一道陰影，恐他又要萌發殺機了！」

冷燕道：「蔡姑曾告訴我說，她從鸞英嬸子口裡得知：八年前玉大王爺在離開伊犂返京的途中，格桑伏在呼圖壁附近截殺玉大王爺，就是受了田項的指使。」

玉鳳眉頭一桃，忿然說道：「這老匹夫喪心病狂竟至如此！」

冷燕道：「聽王妃說，皇上爲了穩定西疆局勢，這次又派田項調遣甘、肅兩州軍馬進駐西疆去了。王妃還說，王爺亦知田項陰險殘詐，恐生變亂，爲了監督田項，王爺又向皇上保擧玉璣大人督辦西疆政事，兼參贊軍機，已蒙皇上準允，日內就將起程赴西疆了。」

玉鳳不覺吃了一驚：「啊，有這樣的事！」她隨即緊鎖雙眉，陷入沉思。過了許久，才又抬起頭來對冷燕說道：「且把妳來京後的一切情況說我聽。」

冷燕這才將她如何一路尋娘進京，又如何代羅雪與巫朵司比武，如何會見王妃，以及王妃如何因看到她手上的指環竟將她誤認爲是飛鳳公主的女兒之事，一一告訴了娘親。

玉鳳在仔細傾聽她叙談的過程中，不時微微點頭稱許，不時又微微皺起雙眉，憂樂悲歡，百感於懷。

當她聽了冷燕從王妃處獲悉的那些由西疆軍營送來的密報，以及田項對王爺所說的那番猜測後，玉鳳眞是憂心忡忡，深感世態的險惡和人心的難測。一瞬間，她似覺自己十八年來所隱忍的一切煎熬苦難都成白受，磨難也將永無盡頭，等待着她的除了艱危與險惡外，幾乎就沒有甚麼良辰美景，也沒有甚麼歡樂幸福！玉鳳不由一陣陣地感到心悸，她眞不知道她這一生是應該由命還是應該由人了！

冷燕見娘親久久不語，眼裡充滿了深沉的憂傷，便小心試探着問道：「娘親，你尋找的親人呢？可已有了下落？」

玉鳳微微搖頭，發出一聲悲沉的嘆息，幾乎是自語般地說道：「一切可循的綫索都斷了！眞是有如石沉大海，茫茫蒼蒼，杳無音跡！」她停了停，又喃喃地說道：「我已是心瘁神勞，只差上窮碧落下遍黃泉了，一切都是徒勞！」

冷燕從娘親那凄然的神色和悲涼的話語中，感到了娘親心裡在哭泣。她不由輕輕投身偎進娘親的懷裡，又輕聲地對她說道：「小冷燕就在娘親身邊，小冷燕就是娘親的親人！」

玉鳳俯下身來，用她的臉偎貼在冷燕的額上，輕輕地撫拍着她，又輕輕地說道：「是的，妳就是娘親的親人！娘親唯一的親人也就只有妳了！」

一縷縷徹骨的寒氣從窗櫺中襲進屋來，瓦上一片白色，外面在降霜了。

玉鳳一探身將冷燕抱上床去，她也側着身子和冷燕一起睡下，覆上貂皮，讓冷燕蜷偎在她的懷裡。玉鳳仍然像幾年前在天山的小木屋裡那樣，擁着她，輕輕地撫拍着她，用自己的肌膚暖着她，催她入睡。

窗櫺裡透過一綫曙光，點點悠揚的磬聲從山崖上沉入澗谷，又從澗谷中飄進廟裡，斷夢浮思，迴腸蕩魄。

冷燕睜開眼來向娘親望去，見娘親正注視着屋頂，在凝神沉思。她的神情顯得肅穆而又安詳，微微下垂的嘴角，沒有掛着悲涼的意味，只使人感到一種堅强的意志。娘親那軟柔的肌膚，仍然和過去一樣，散發出使她感到舒適的溫馨。這是經過了多少風霜雨雪，熬過多少嚴寒酷暑和受過多少苦難與折磨的軀體啊！可她卻仍和過去一樣使冷燕留戀她的溫柔軟滑而賴着不起。

冷燕似覺已許久沒有享受到娘親的溫存和愛撫了，盡管天色已亮，她亦已醒來，可她仍然一聲不響地偎在娘親懷裡，享受着她一生中認爲是最美好的時刻。

玉鳳早已察覺到冷燕已經醒來，她沒有和冷燕說話，也許是她自己也在珍惜這美好的時刻。只是她心裡這時所想着的事情，卻遠比冷燕更加深沉和複雜，這是天性敏悟的冷燕也難以猜測和理解的。

母女二人就這樣又靜靜地偎躺了一會，冷燕正思度着如何勸慰娘親和她一道返回西疆時，玉鳳卻打破恬靜忽然問她道：「你認識一個名叫玉龍的少年？」

冷燕不由一怔：「認識。」

玉鳳道：「你和玉龍是怎樣認識的？」

冷燕道：「是在塔城的路上和他認識的。」接着她便將他如何在路上攔馬强問大白馬來由的情景，以及在塔城集市摔跤場上發生的事情，一一講了出來。但她卻隱去了以後在肅州相遇和最近在妙峯山再度重逢的情景。

玉鳳聽了後，默然片刻，又問道：「你覺得玉龍爲人如何？」

冷燕道：「也算得上是個有血性的男兒，看去也誠信，只是有點傻楞楞的。」她說完後不禁在玉鳳的懷裡地笑個不停。

玉鳳道：「你笑甚麼？」

冷燕道：「我笑他那楞頭楞腦的模樣和他那冒冒失失的傻勁兒！」

玉鳳道：「這有甚麼好笑的！他要不是那樣，又怎會獨自一人在瑪納斯河畔挺身去救助你羅大伯呢！」

一直把頭伏在娘親懷裡的冷燕，不覺忽然仰起頭來望着娘親，顯得十分高興地說道：「娘親也還記得起那件事來？」

玉鳳笑了笑：「怎會記不起來！」

冷燕見娘親說話的那種神情，心想：她只是沒有在那句話之前加上「你羅大伯說過的話」那一句罷了。冷燕一轉念，忽又對娘親說道：「那位玉龍的身材、相貌和爲人，我總覺有些像羅大伯。」她隨即又補了句，「簡直像極了！」她說了後忙偷眼注視着她娘親。

玉鳳的神情顯得有些迷惘起來，她凝神片刻，喃喃自語般地說道：「是像他，像極了！眞怪！」

冷燕試着問道：「娘親是在哪裡見到那玉龍的？」

玉鳳道：「在南去百里的一座古廟裡。我病發了，也多虧了他的照料。玉龍確也是位難得的誠信少年。」她停了停，忽又問冷燕道：「你答應過他要教他武藝？」

冷燕道：「答應過。」她瞟眼看了看娘親的神色，又說道：「我見他武藝平平，總覺與他的爲人太不相稱了，就以那次他在摔跤場上所遇到的險惡情景來說，當時若不是有我和羅雪姑姑等人在場，他就要吃虧了！因此我才答應教他武藝的。」

玉鳳默然片刻，說道：「聖人云：『人之患，在好爲人師。』你哪能輕易就答允作人之師呢！何況『男女授受不親』也是聖訓，你年紀已經不小，也應多加檢點……」她突然打住話頭，沉吟片刻，才又說道：「將來縱要教他一些拳技劍法，可由我去傳授給他就是。」

冷燕道：「他如能得娘親傳授當然更好，這就可以免我去和他『授受』了。」

二人說着，天已大亮。玉鳳忙起身下床，去到屋外殿上昇起火來，一邊熱水洗臉，一邊取出饅頭烙餅之類的乾糧烤在火上。

冷燕亦已下床來到殿上，幫助娘親張羅早餐。

一會兒，乾糧均已烤熱，母女二人便圍坐火旁，一邊早餐，一邊敘話。

冷燕乘機勸娘親道：「娘親要尋找的親人既然尚無下落，眼見時已入冬，娘親病又時時復發，不如和我一起返回西疆，好好將息一下身體，等明年初夏轉暖時，我再陪同娘親一道進關，慢慢尋訪娘親的親人去。」

玉鳳放下手裡的乾糧，注視着冷燕說道：「我正想和你談談回西疆的事呢！我昨夜想了很久，直到今天清晨才決定下來，我也準備不久便回到西疆去了，只是現在還不成，也不能和妳一道。我還要到安國留村去把我十九年前埋藏在那兒的一本殘書取回來。那是一本載有九華拳劍最後幾路的秘本，我只有把它取回來了才能讓你學全秘傳九華拳劍的法式和路數。

然後，我再到黃河以南去尋找一下我的親人，以了我最後的心願。不管是否能夠找到，我都準定在明年初春趕回西疆和妳團聚。只要我能回來，以後我便不會再離開妳了。」

她說到這裡，突然停下話來，深情地望了望冷燕，嘴邊露出一絲凄愴的笑容。

冷燕不由全身一震，十分驚異地說道：「娘親怎的說出這樣的話來！羅大伯，香姑姑，哈里木和艾彌爾叔叔，還有許多許多親人都在盼候着娘親，都希望娘親能早日回到西疆去和他們團聚呢！特別是羅大伯，娘親不是已經答應了他，說等你這番回到西疆後，便帶着我同到烏倫古湖去，和他永遠住在一起。羅大伯也在等待着娘親和我給他帶去天倫之樂呢！」

玉鳳凄然一笑：「也許我正是已經預感到自己回不了西疆了，才對他說出這番話來的。」她話音剛落，一顆映着火光閃閃發亮的淚水也隨着滾落下來。

冷燕一下撲到她的懷裡，帶哭帶嬌地說道：「娘親，我不讓你再說這樣的話了，我一定要留在你身邊，隨你一道去安國，去河南，和妳一同回西疆！」

玉鳳撫擁着她，充滿疼憐地在她耳邊說道：「好，我不再說這樣的話了。娘親也許是心情不好才生出這些奇怪的念頭來的！你也別在意！」玉鳳隨即捧起冷燕的臉來，凝望着她，深情而又認眞地說道：「娘親不是不想妳留在我的身邊，我是要妳去代娘親辦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

冷燕不由一怔：「娘親要我去辦的是甚麼事情？」

玉鳳道：「這事本來是應該由娘親親自去辦的，可是這樣一來，我就沒法去辦我自己的事了！因此，我只有把這事交妳去辦，也只有由你去辦我才能放心。」

冷燕急切地：「究竟是甚麼事呀，娘親？」

玉鳳道：「玉璣大人已奉命赴西疆與田項共同處理西疆邊務，他也許日內就即將起程了。那田項一直對玉門懷有宿怨，他爲人又極其陰險殘毒，其黨羽舊部遍佈隴西，他很可能挾於舊怨，遣人於中途加害玉璣。那玉璣大人雖出身將門，實乃一文弱書生，論心機未足防盜，論力氣不能縛鷄，他豈是田項對手。若一旦中途生變，他只有坐以待斃。娘親對玉門負罪深重，已經禍移玉大王爺，豈能再負玉璣！因此，我要你在玉璣大人動身時暗暗跟隨在他左右，代我保護他一路平安到達西疆。這樣，娘親就一切都放心了。」

冷燕道：「我護送玉璣大人去了，誰又來護送娘親？」

玉鳳道：「我還要誰護送！我不是已經和妳說過的了，準在明年初春便趕回西疆和妳團聚。玉璣大人一路當是按驛而行，加以沿途都要應酬地方官員接送，即是日內起程，估計到西疆時已是新春，離我回到西疆之期亦不遠了。」

冷燕俯首沉吟，遲疑不答。

玉鳳不覺長嘆一聲，說道：「冷燕，你難道對娘親這一點苦心也不能體諒，對娘親的這一點心願也不能成全嗎？」

冷燕趕忙抬起頭來，說道：「女兒不是不願從命，只是放心不下娘親。今願與娘親以明年三月爲約，若到明年三月娘親尚不回家，女兒便將重進玉門關來尋找娘親。」

玉鳳道：「好，就以明年三月爲約，你先回家去等我好音。」

冷燕這才微微放下心來。盡管她對即將又要和娘親分離而感到惆悵難禁，但她憧憬到那已快到來的新的團聚，那種充滿了天倫之樂的生活，正是她近年來時時藏在心裡的願望。爲了這一願望的實現，她甘願去歷盡艱險，甚至赴湯蹈火都在所不辭，而今眼看這願望的實現已經臨近，那麼這短短的離別又算得甚麼呢！對未來的美好的憧憬，又使冷燕變得滿懷高興起來。

她又不停地給娘親講了一些別後的情況和她在京城裡的所見所聞。玉鳳卻仍如一往那樣，只注視着冷燕，默默地聽着，對她所講的一切，既沒有感到新奇，也沒有顯得驚異。

廟裡廟外都是一片靜寂，住在這兒幾乎就像回到了天山上的木屋裡，似乎一切都與塵世隔絕，這兒就只有她母女，這兒就是她母女的世界。

時光在母女二人親切的交談中悄悄消逝，轉瞬已過中午，玉鳳從一縷斜照上殿的陽光中警覺過來，不覺輕輕驚呼了聲：「啊，午時已過，妳也該回城了。」接着，她便起身去到屋裡取來骨梳一把，將冷燕拉到自己身前坐定，親手爲她梳理那已顯得有些蓬亂的鬢髮。

玉鳳一邊輕輕地梳細細地理，一邊對她說道：「妳已經長大成人了，又是在京城，也應該時時注意修飾自己才是。須知容貌也是女子應具有的『四德』之一，不能再像在天山時那樣散散漫漫的了。」

冷燕雖也曾多次聽娘親講起女子應該遵從和具有的「三從」「四德」，但都不如這次聽去這般入耳，她也是這時才突然領悟過來，自己不知是甚麼時候起，就已經開始注意修飾自己的容貌了。至於這究竟是爲了甚麼，她自己也不大明白，只隱隱感到這大概就是女人和男人不同之處罷！

冷燕也在這時才突然發現到，娘親不管在甚麼時候和甚麼樣的境況中，也總是打扮得整整齊齊，鬢髮更是一絲不亂，哪怕就是長年風霜的摧折與多番苦難的折磨，也損敗不了她那

美麗的容顏！原來娘親一向十分注意修飾，就是因爲她把容貌作爲「四德」之一來看重的。

玉鳳給冷燕梳理完畢，又將她扶轉身來，對着她凝視了會，顯得十分欣慰而又略感驚奇地說道：「才數月不見，沒想到你一下就長成大人了！以後娘親不在妳身邊，一切都得靠妳自己了！」她抬頭看了看日光，又說道：「已近未時，妳該起程回城去了。」

冷燕無可奈何地站起身來，還想找個借口再在娘親身邊多留一會，娘親卻已去解下大白馬的繮繩，牽着馬向廟外走去。冷燕也只好跟着娘親來到廟外。玉鳳將繮繩遞到冷燕手裡，說道：「妳立即動身，還能在天黑前趕到京城。護送玉璣大人的事就交給妳了，妳一路上要多加小心。」

冷燕道：「娘親妳呢，妳打算何時離開這兒？」

玉鳳道：「我只等天黑也要離開這裡了。」

冷燕道：「這兒十分僻靜，娘親何不在此多住兩日，等玉璣大人有了確切的起程日期我便來告知娘親。」

玉鳳道：「狡兔尚有三窟，我豈能在此久留，等玉璣大人起程那天，我自會尋個所在送他一送，也送一送妳。」

冷燕懷着十分難捨的心情跨上了馬鞍，她還想再和娘親多敘片刻，讓娘親那慈祥的面容在她眼裡多留一瞬，不料娘親已經舉起手來向着大白馬的後臀一拍，大白馬便放開四蹄向林中奔去。

冷燕忙在馬上轉過身來對她呼喚道：「娘親千萬珍重！願娘親早日回到西疆！願咱們全家早日得以團聚！」她看到娘親站立在廟門前，沒應聲，也沒向她招手，只呆呆地凝望着她，臉上露出淒然的微笑。

大白馬很快便穿過了樹林，冷燕的視綫也很快就被樹林遮斷！

冷燕回到蔡幺妹家裡時，已是上燈時候。她吃過晚飯，陪着蔡幺妹和劉泰保閑談一會，便自回到西屋安寢去了。

第二天上午，冷燕正在收拾衣物，作好上路的準備，翠蘭奉了鸞英之命來接她過去。

冷燕問翠蘭玉夫人接她進府何事？翠蘭告訴她說，玉大人已奉了皇上的派遣去西疆督察，擇吉於二十五日起程離京。說玉夫人請她進府多是爲了向她打聽一些有關西疆的事情。

冷燕也不再多問，便隨翠蘭一道去到玉府。

鸞英見冷燕到來，顯得十分高興，忙將她請到自己的卧室坐定，二人便閑談起來。

閒談中，冷燕已從鸞英口裡得知：這次請她過府，全是玉璣的主意，爲的是向她了解一下西疆的民情風俗，以及沿途關津道路的艱危險阻。

冷燕從鸞英的談話中，感到她對玉璣這番赴任西疆，牽心掛腸的多是放途的辛勞，似未慮及其他，更未流露出對田項的戒忌。

再返西疆　吉凶難料

冷燕便試着向她問道：「玉伯這次去西疆，將和田項共事，玉嬸看他二人會合得來嗎？」

鸞英道：「田項一向對我家懷有舊怨，他爲人心性又極陰險，玉璣哪能會與他合得來呢？」

冷燕道：「田項曾兩次駐守西疆，在招降納叛中，和各部頭人都暗有勾結，玉伯也應提防着他才是。」

鸞英道：「不瞞姑娘說，我確也曾爲這事焦慮過，後來玉璣告訴我說，西疆軍營校尉多是先父舊部，先父在世時亦多有恩德於他們，玉璣去到西疆，他們定會盡力相護，量那田項是奈何不了玉璣的。何況我那玉鳳妹妹不久前在妙峯山現身顯聖，她既已成仙，又有靈有應，也一定會在暗中保佑她哥哥平安而去又平安歸來的。」

冷燕凝視着鸞英，見她顯得那樣的篤信和虔誠，心裡不禁對她生起一種悲憫之意。

她也隨着鸞英說道：「是的，我也相信玉小姐定會保佑玉伯平安無恙！一定會的！」

鸞英隨即又俯過身來，低聲在冷燕耳邊說道：「玉璣昨天才告訴我說，八年前先父在從西疆回京的路上遇到叛部攔路伏擊，正在危急時，就是我那玉鳳妹妹突然飛到先父的身邊，殺退叛部，救先父出險的。」

冷燕知道鸞英並不在意田項對玉璣的陰謀加害，是眞的相信了玉鳳已經成仙，並相信了她那已經成仙的妹妹是一定會保佑她哥哥平安無恙的。

鸞英和冷燕正談着，玉璣進房來了。他一見冷燕便笑容滿面地和她招呼，並對她說道：「我已奉聖命督察西疆，二十五日就要起程前往了。昨日去周笑若大人家，向他請教一些有關西疆軍政的事宜，蒙他詳加指點，使我受益不淺。我請冷姑娘來舍，是想向冷姑娘了解一些有關西疆民情風俗等方面的情況，還希望冷姑娘能多多見告爲幸。」

冷燕道：「玉伯想知道甚麼，盡管問我便是了，我均當如實相告，何用這般客氣！」

接着二人便一問一答互相談了起來。

冷燕將自己所知道的情況都一一詳盡地告訴他。使冷燕感到奇怪的是：玉璣幾乎是甚麼都問了，可就是從來未問及馬賊。是他認爲馬賊對西疆政局無足輕重不屑一問，還是由於心存疑慮而有意避開？冷燕感到有些不解。

她爲了摸摸玉璣心意，也爲了讓他對馬賊有所了解，便開門見山地突然向他問道：「玉伯可知道在西疆尚有股可以叱吒風雲的馬賊？」

玉璣略感驚異地看了看冷燕，從容說道：「那股馬賊已在西疆橫行了二十餘年，官兵一直奈他不得，我又哪會不知！只是對馬賊的功過是非各說不一，軍機處對此亦有爭議，有把他們視爲洪水猛獸，力主剿滅者；亦有將他們說成是一支抗擊外寇入侵的勁旅，主張招撫者，也有視他們爲目前可用而認定他們終爲隱患，提出先用之而後殲之者。有關對馬賊在西疆的近況，周笑若大人已將他前番去西疆稽查到的種種情況告知我了。我若再問姑娘，不但於事無補，反而會形成諸多不利。」

冷燕這才明白過來玉璣沒有向她問及馬賊的原因。

本來也是這樣，由她來談還不如讓周笑若說出更爲有利，因她已經知道，西疆軍營已有密報將她指認爲是馬賊的同伙了。

玉璣若以她所說爲據，豈不是又將授人以柄！冷燕由此也看出了玉璣爲人處事不僅十分謹慎，而且頗有機心，並不像她娘親所說那樣，是一個毫無謀略的書生。

一直坐在旁邊聽他二人叙話的鸞英，這時忽然插口問道：「那個綽號半天雲的馬賊魁首可還活着？」

冷燕道：「不僅活着，而且仍然是英勇如昔。」

鸞英瞟了玉璣一眼，忽又向冷燕問了句：「我想那半天雲也一定有個壓寨夫人吧？」

冷燕道：「沒有。聽說他一直是單身一人，長年隨着他的只是一柄刀一匹馬。而他手下的那些弟兄卻都已在烏倫古湖安了家了。」

鸞英臉上閃現出驚異和欽佩的神色，她嘴唇啓動了下，似乎還想說點甚麼，可話到嘴邊卻又咽下去了，終於沒有說點甚麼，最後只輕輕地嘆息一聲，便不再說甚麼了。

玉璣在旁一直沉吟未語，過了一會，他才淡淡地問道：「冷姑娘說那半天雲一直孤身未娶，這話可確？」

冷燕道：「半天雲曾否娶過妻子，我雖不甚清楚，但他多年來確是孤身一人，這是西疆許多人都知道的。」

玉璣眼裡不禁露出些兒困惑的神情，他默然片刻，忽又問道：「冷姑娘是否見過那半天雲？」

冷燕道：「見過，還曾和他並馬追擊過一股竄犯到了烏蘇的外寇。」

玉璣聽了並未感到驚訝，只點了點頭，便不再深問下去了。

一會兒，翠蘭來稟告玉夫人說飯已備好，三人便一同來到客廳用飯。席間，冷燕再次示意玉璣對田項應多加防範，並問他準備隨身帶去多少校衛。

玉璣卻不勝感慨地說道：「若像冷姑娘這樣的巾幗豪傑，我身邊只需一個就足夠了，若是一般平庸之輩，多帶也是枉然，反而沿途招事！」

他悵然片刻，又說道：「我要能像周笑若那樣，身邊也有一雙像周幼銘和羅雪那樣的兒子兒媳就好了。」

鸞英道：「花點銀兩去鏢行聘請幾位鏢師隨你前去，如何？」

玉璣搖了搖頭：「眞正的高手豈是銀兩所能聘得。我平時從不結交江湖豪傑，急時相求，誰願前來爲我効命！」

冷燕這才察覺玉璣這番去到西疆，他對自身的安危仍是心懷隱憂，並不像鸞英所說的那般有恃無恐，那樣的高枕無憂。

冷燕不禁想起了娘親對她的囑托，她見到眼前玉璣這種顯得一籌莫展的情景，也不禁有觸於懷。她忙停下箸來，望着玉璣充滿信心地說道：「玉伯只要能對田項有所警惕，沿途多加戒備也就行了，安危之事不必過慮，那田項曾在西疆多行不義，他也定有了尅星。我量他縱有千般陰謀也必定不能得逞的。玉伯儘管放心前去好了。」

冷燕這幾句聽似平常的寬慰話語，進入玉璣耳裡卻感到句句有力，擲地有聲！這幾句話在他心裡竟如金剛咒語一般，使他頓覺似有佛法護體，從中感到一種神秘的寧靜。

玉璣在一陣莫名的驚訝中舉眼向冷燕望去，但見她仍自從容進食，神態是那樣的漫不經心，那樣的怡然自若。一瞬間，冷燕在玉璣眼裡竟忽然變得靈光四照、神秘莫測起來。

午飯後，冷燕又和鸞英閒聊一會，便告辭出府，回到蔡幺妹家裡去了。

第二天，冷燕去王府給王妃辭行。

王妃一聽她說就要動身回到西疆，立即愁上眉尖，憂上心來。

他拉着冷燕，默默無語地看了許久，才噙着滿眼淚水對她說道：「妳終歸是要走的。留妳在京，我雖然感到欣慰，但卻苦了妳娘親。她的處境不如我好，受的磨難也比我多，妳應該早些回到她身邊去。」

冷燕不禁被王妃那一片眞誠的好心所感動，對她也眞的感到有些依依不捨起來。她緊偎在王妃身邊，親切地叫了她一聲「姨母」，說道：「我知道你心裡很孤獨，也很淒苦，我會時時惦念着妳，只要有機會，我還會來探望妳的。」

王妃淒然地笑了笑：「妳能有這番心意就夠了，這京城不是妳該來的地方，我知道妳以後也不會再來了。回去告訴妳娘親，說我惦着她，時時都在爲她祈福，願她多珍重。」

冷燕知道王妃這幾句是她積在心裡多年的話，冷燕帶着十分愧疚的心情聽着，應着，她總覺自己好像是在

做着一樁損德的錯事似的，要不是因為這事涉及娘親，甚至還可能引出更為慘烈的後果，她眞想把一切眞實情況都對王妃和盤托出，以求得心境的安泰。

冷燕在王妃身邊呆了整整一個上午，直到和王妃一道用過午飯，方才告辭出府。王妃親自將她由內園偏殿送至前園正殿階前，二人才依依分手。

冷燕匆匆趕回「四海春」，剛進後院，便見羅雪正在東屋裡和蔡么妹談話。

她心裡不由一詫，忙走進屋去和她招呼。蔡么妹不等羅雪開口，便忙對冷燕說道：「你羅雪姑姑還是第一次到我家裡來，只是她並不是來看我，而是來找妳的！」她說完後哈哈的笑個不停。

羅雪被蔡么妹說得有些不好意思起來，不知如何答話才好。

冷燕忙接過話去，說道：「我既然住在蔡姑家裡，就算蔡姑家裡的人了。羅雪姑姑來看我不是和看蔡姑一樣嗎？」她這幾句話說得蔡么妹和羅雪兩人都樂了起來。

蔡么妹又和羅雪寒暄了幾句，便稱說店裡需她照應，轉身出院去了。冷燕便將羅雪請到西屋她住的那間房裡，讓她坐定後，才問她道：「姑姑找我必有甚麼事情。」

羅雪笑了笑：「也沒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我知道你就要回到西疆去了，特來看看妳的。」

冷燕不由一怔：「是誰告訴姑姑說我就要回西疆去了？」

羅雪道：「誰也沒有告訴我，是我自己猜出來的。」

冷燕感到十分驚奇地：「姑姑怎麼會突然猜到我要回西疆？」

羅雪道：「我自己也弄不清楚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自那天我一聽說玉璣大人即將調赴西疆時，心裡便突然浮起你也快離開我們的念頭，前天玉璣大人去拜訪我爹爹，說他已定在二十五日起程時，我心裡突又浮起你亦要回到西疆去了的那個念頭。後天便是二十五日了，我怕妳不告而別，才趕來看看你的。」

冷燕緊緊地望着羅雪，心裡感到十分奇怪，眞不知她怎的會把自己的行動和玉璣的行動聯起來猜，而且竟被她猜準了！她對此眞是感到不解，便又問羅雪道：「玉璣大人去西疆與我何幹！姑姑怎麼把我回西疆的事和他聯在一起？」

羅雪顯得心事重重地：「不能說無關！當然也不能說一定有關。自你來京後，我也不知為什麼總是把你和玉府的人聯在一起，一想到妳便會情不自禁地想到他們，想到他們也不由又想到了妳。」

冷燕不由暗暗吃了一驚，她覺得羅雪這種想法應該是有道理的。冷燕弄不清楚的只是她產生這種聯想的原因！她是已經知道了一切內情，還是僅僅出於她那敏銳的感覺？冷燕也想趁此探出個究竟，便望着羅雪含嗔帶嬌地說道：「姑姑怎不時時想着把我和姑姑聯在一起，却把我往玉府那些人的身上聯呢？」

羅雪伸過手來將她緊緊地摟住，說道：「我早就把妳和我聯在一起了！我的親人！」

冷燕低聲地：「我也一直是把姑姑看成是我的親人的！」

羅雪凝視着冷燕，不知她是由於過份高興還是激動，她的嘴唇也微微顫抖起來。她緊緊地盯着冷燕，忽然問道：「告訴我，羅大伯究竟是妳什麼人？」

冷燕微微一怔：「羅大伯沒有告訴姑姑嗎？」

羅雪搖搖頭：「沒有。」

冷燕道：「姑姑也沒有問過羅大伯嗎？」

羅雪又搖搖頭：「沒有。」

冷燕默然片刻，是說出眞情還是隱秘不談？她的心在翻騰着。她隨即又想到：王妃明明是假姨，却偏偏要當作眞姨認，眼前羅雪明明是親姑，却又只能當作假姑看，這是為什麼！這在良心和道理上又豈能說得過去！冷燕心一橫，抬起頭來，兩眼迎着羅雪，坦然而又眞誠地說道：「羅大伯就是我的父親！我就是妳的親侄女！」

羅雪雖未感到十分意外，却仍不免顯得有些驚訝，只見她眼睛忽地一亮，嘴也微微地張開了。她將冷燕的頭按到自己的懷裡，摟着她，輕聲在她耳邊說道：「我猜也是這樣！在塔城時我就已經猜出來了！」

房裡突然靜了下來。二人就在這靜靜中互相偎依着，一直過了許久，羅雪才又輕聲問她道：「妳們怎的沒有和妳羅大伯住在一起？」

冷燕道：「就要住在一起了，等我這次回到西疆，我們便遷到烏倫古湖去，永遠和他在一起。」

羅雪道：「妳娘親呢，她一向可好？」

冷燕默不吭聲。

羅雪輕輕嘆息一聲，又說了句：「她這些年的日子是怎麼過出來的啊！」便不再問起她娘親了。

冷燕道：「姑姑，我後天便要起程了，妳來得正好，周老前輩和幼銘叔面前就請姑姑代我致意，我就不再去向他們辭行告別了。」

羅雪點點頭，忽又問道：「你究竟是不是為了護送玉璣才趕在這時起程回西疆的？」

冷燕點點頭。

羅雪沉吟片刻，說道：「妳為玉璣的安全計，也該護送他上路才是。」她停了停，忽又冷冷地說道：「不過，我為妳羅大伯的安全計，總覺玉璣去西疆似比田項在西疆還更令人感到焦慮和不安一些。」

冷燕感到驚訝而又不解地：「這是為什麼？」

羅雪嘴邊掠過一絲冷冷而又輕蔑的笑容，說道：「我也說不清楚。我只覺得那些讀書多的人，他們口裡說的孝悌忠信禮義廉恥，並不是我們想的那麼一回事！你回去告訴羅大伯，要他多提防着點才對！」

冷燕簡直猜不出羅雪在想些什麼，也不知她說的是怎麼回事，只張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困惑地望着羅雪。

羅雪凝思片刻，才又對她說道：「我倒不是說所有讀書多的人都不好，我只是說有些讀書多的人幹起壞事來比誰都絕！他們今天可以慷慨悲歌地給妳大義殺妻滅親，明天又可以義憤塡膺地對妳說大孝逃國奔吳。他們口裡的君父只是虛招，擊中別人護住自已才是實路。你還年輕，不懂這些，我在京城看得多了，也就知道了什麼事都得多長個心眼。」

冷燕也知道羅雪不是臨危驚惶失措、遇事多疑好忌的人，她今天為玉璣去西疆的事却顯得這麼焦慮不安，這不禁在冷燕的心裡罩上一層陰影，也給她增添了幾分心事。

二人又親親切切地交談了會，羅雪一直惦掛在心的是羅虎處境的安危，她幾乎把每一個細心的女人所能想到的種種注意事項和防範措施都想到了，也都反覆地給冷燕叮囑過了，可她仍然是顯得放心不下，深為羅虎的安危擔心，她好像已經看到在羅虎的周圍到處都佈滿陷阱似的。這也難怪羅雪，她一家人都死得那麼慘烈，現在就只剩下她哥哥這樣一個親人了，而她哥哥又是一個為朝廷不容和外寇銜恨的馬賊！

店伙計進院來報，周府來接羅雪的馬車已停在客棧門口，羅雪又抓緊時機給冷燕叮囑一番，這才起身離房向院外走去。冷燕一直將她送上馬車，眼看着車子已經駛過街口，才悵然若失地回到後院。

晚飯時，冷燕將自己已決定於後日起程回西疆的事告訴了蔡么妹和劉泰保，並對他二人說了些感謝的話語。蔡么妹夫婦二人對此感到十分突然，難捨之情溢於言表。他二人知道強留也是無用，便只好對她說了許多眞誠的希望和美好的祝願，以及對香姑的思念之情。

第二天，冷燕將一切上路的東西收拾停當後，又到她曾多次去過的天橋、前門等處走走看看，這也算是她對京城所表示的一種告別之意。

京城城廓的巍峨雄偉，皇家宮殿的莊嚴豪華，街市百業的繁榮興盛，這些在冷燕心裡也並未留下多少難忘的印象，更沒有什麼值得她流連忘返的地方。

她在京城逗留的兩個月中，經常感到的是壓抑和沉悶，有時甚至還有一種孤獨之感襲上心來。冷燕早就想離開這使人厭倦的地方，回到那無拘無束使她感到心曠神怡的西疆去了！

可正當她要離開京城時，心裡又不禁生起一縷悵悵的離愁，眼前的一街一巷也變得多情起來。冷燕對此也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其實這也是人之常情啊！她畢竟在這兒住了這麼些日子，哪會不熟，又哪能無情？更何況這兒還住着羅雪、蔡么妹、劉泰保、王妃以及周笑若這麼一些使她感到可敬和可親的人們！

晚上，蔡么妹夫婦備了酒菜給冷燕餞行。三人一直談到深夜方才各自回房安息。

第二天一早，冷燕告別蔡么妹夫婦，跨上大白馬，出了西直門，馳過青龍橋，放馬直奔南口。她來到南口，見天色尚早，便下馬尋一食店打尖小歇。

她從店家口裡探知玉璣一行尚未到來，她便坐在店角的一張桌上，一邊吃着燒餅，一邊注視着外面路上的動靜。

大約過了半個時辰，外面道路上忽然傳來呼喝開道之聲，冷燕忙側目望去，不一會兒功夫，便見有兩名衙役在前開道，後面是四衙役導着一乘綠紗官轎，官轎門簾高捲，玉璣身著官袍端坐轎內，神情已略帶倦意。

緊緊跟隨在官轎後面的是八騎帶刀校衛。

這時日已西斜，冷燕估計玉璣一行人已是走不過這四十里關溝的了。

她隨即走到店門前探身望去，果見玉璣一行人離開大道，正在向道旁左側的驛館走去。

冷燕也走出食店，就在近旁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次日一早，她等玉璣等人已經起程了大約半個時辰，方才騎上大白馬隨後跟去。

過了南口，前面便是四十里關溝，一路全是峽谷，蜿蜒曲折，險境叢生，直至居庸關口。

冷燕一路行去，時而路只一線僅可容馬，時而絕壁懸崖令人神搖目眩。峽谷兩旁或是危崖夾道，晦暗無光，或又斜坡幽林，藤蘿遍野。

冷燕雖長住天山，却也未曾見過這般出奇景色。她一路舉目四望，心裡也不禁暗暗驚嘆這四十里關溝眞是天險自成，不愧為京城屏障。

她勒馬行了一程，轉過一片峽谷，北面忽然出現一脈山巒，疊疊重重綿延不斷，向北伸去，極目無極！灰白色的雄偉長城，有如一條巨龍，從北蜿蜒而來，又沿着山脊向西蜿蜒而去。

冷燕身歷其境，竟不禁生起一種念天地造化之宏悠，嘆自身之渺小的感慨來了！

她立馬道上，正舉目向那層層峯

戀凝望間，忽然看到遠處一峯頂上，有一騎人影，正鞍馬凝立，擧手篷眉向她這邊遙望。

滿天的朝霞把騎影和山峯映成一片奇彩。那騎影的面目雖然看不清楚，但那雄健的馬身，纖秀的人影，冷燕已認出是她娘親來了。

她趕忙迎着那峯頂騎影揮動雙臂，她幾次張口欲呼，又幾次强忍咽下話去。

要不是玉璣一行就在前面不遠，要不是這峽谷還有過往行人，她早已高聲呼喊出「娘親」二字。那騎影顯然亦已看到冷燕了，只見她高擧左手向着冷燕揮動數下，隨即帶轉馬頭，馳下峯頂去了。

冷燕凝望着那已經空無人影的山峯，雖然感到惆悵難禁，但她也爲娘親能看到她確在遵囑行事而感到欣慰萬分。她想：娘親這下也該放心了！娘親也可毫無牽掛地早日辦完她的事情，早日回到西疆與她和羅大伯團聚。

過了關溝，出了居庸關，便一路直向山西進發。

冷燕知道在這秦晉道上，到處都駐有朝廷軍馬，各驛舍官廳也有官兵護衛，一般盜賊不敢妄劫朝廷官員，田項縱欲暗算玉璣也決不會選在這秦晉道上行事。

因此，冷燕或策馬於玉璣之前，或尾隨於玉璣身後，相隔一箭之距不嫌其近，遠離十里之外也不憂其遙，她時而男裝，時還女相，一路逍逍遙遙，穿過山西，進入陝西，行了不過二十餘日便已來到甘肅境內。

玉璣一行人只在涇川休息一天，便又向西行去。

這日，冷燕緊跟玉璣一行人身後，剛剛進入涼州，雖然天色尙早，卻不料忽然下起漫天大雪來了。

她見玉璣並未下榻驛館，卻在街上覓了一家上等客店停車住下。冷燕這天恰好穿的一身男裝，便也跟着投宿到那店裡。

客店共有二進，正堂是一樓一底。內堂樓爲上等官房，分設客廳、臥室，壁上掛有名人字畫。玉璣就住在內堂樓上。

他隨行部衆除了一名管家和一名隨侍衙役住在樓下內堂正房裡外，其餘衆人均分住內堂兩側。

冷燕在內堂樓下要了一間正房，緊靠在那管家和衙役隔壁。

大家住定之後，那些衙役、校衛閑着無事，都到堂前廳裡來圍爐取暖，閑聊一些消勞取樂的事兒。

冷燕坐在廳角一隻小炭爐旁，一邊打量着那些前來投宿的旅客，一邊聽那些衙役校衛談笑。

忽然透過內廳耳門瞥見外廳臨街店門進來了一位身披羊皮大褂、脚穿長統毡靴的漢子。冷燕從那漢子腰帶的花紋上，一眼就認出他是格桑部落裡的莊勇。

那格桑雖於八年多前因攔路截刺玉大王爺已被她娘親殺死，但現在統領那個部落的頭人卻仍是格桑的弟弟。

冷燕心裡不由一怔，他到這涼州幹甚麼來了？

她隨即警惕起來，凝神注視着他的擧止動靜。

那漢子進入客廳，停下步來，擧眼向四隅環視一遍，然後才徑直走到櫃台前面，向正坐在櫃台裡算帳的掌櫃說道：「請問掌櫃大哥，剛才住進貴店來的那位官員，是不是欽差玉大人？」

店掌櫃抬起頭來警惕地看了那漢子一眼，反問他道：「你問這幹甚麼？」

那漢子衝着店掌櫃笑了笑，又說道：「小弟在甘州府衙聽差，奉命前來打聽玉大人的行止，以便迎候。」

店掌櫃又將他打量一下，才應道：「正是玉大人。」

那漢子隨又問道：「請問玉大人帶了多少隨從和護衛？」

店掌櫃道：「從人不多，只帶了六七個衙役和七八名校衛。」

那漢子一抱拳，說了聲「有勞掌櫃大哥了！」隨即轉身走出店去。

冷燕趕忙起身隨後走出店去，只見那漢子已跨上馬鞍，冒着大雪匆匆向西馳去。

她望着那漢子的背影，心裡已經明白了幾分，猜他多是田項派來的細作，打探玉大人的行程兵力，以便策謀如何下手。冷燕不覺輕輕一聲冷笑，暗暗說道：「總算沒有白走這一趟了。」

晚上，街上已經敲過二更，店裡外堂內堂的旅客都早已入睡，雪夜特別冷，也顯得特別靜，廳裡四廂除了陣陣鼾聲，幾乎就沒有別的聲音。

冷燕因想着那漢子來打探玉璣消息的事情，在床上翻來覆去，老是不能入睡。

她透過窗櫺，見房簷的一角被照得亮亮的，她猜出那是從玉璣房裡射出的燈光。玉璣大人爲何還未就寢？他這時又在做些甚麼？强烈的好奇心，使冷燕急欲探個究竟。

於是，她便披衣起床，輕輕打開房門，隱身暗處，又輕輕地向樓上走去。

她上了樓口，轉過走廊，見亮着燈光的那扇窗戶正是玉璣所住的那間客房。

冷燕移身走近窗前，將窗紙戳穿一個小孔，湊近往房裡一看，見玉璣滿面愁容，背着手在房中踱來踱去。窗前書桌上燭已半殘，桌中展開一張白紙，猶未着墨。

玉璣來回踱了一會，忽又坐到桌前，取出筆來，蘸飽墨汁，望窗凝思，也不知他是要修寫家書還是要作詩

塡詞。

冷燕屏息靜氣地站在窗前，看他究竟要寫些甚麼。

玉璣凝神片刻，隨即落筆紙上，寫出的竟是「玉鳳」二字。接着他又一連順筆寫去，紙上出現的還是大大小小，草草隸隸的「玉鳳」二字。

玉璣寫了一會，忽又停下筆來，對字長嘆一聲，隨即又將那些字一一塗去。

冷燕已從玉璣那憂愁哀傷的神情中，看出他是以天涯孤旅的心情在懷念着他的妹妹——自己的娘親了。

冷燕心裡忽然蕩起一陣暖意，不禁雙手合掌，暗謝上蒼，感到不枉奔勞數千里，她已從玉璣對娘親的懷念中得到了補償和酬勞，也爲她娘親感到心滿意足了。

冷燕帶着滿懷欣慰回到房裡，一會兒便沉沉入睡。

第二天早晨，長雲漸散，雪已初停，玉璣吃過早飯便催促從人起程上路了。

冷燕已不敢再像在秦晉道上那般大意，也忙離店上馬，緊緊跟隨在玉璣身後，一路向前趕去，四日便到甘州，又五日即到了肅州城內。

在過祁連山時，冷燕特別小心，一路上歇脚打尖都和玉璣只隔一望之地。她見在祁連山道上沒有出事，便估計田項可能是選在西疆界口下手了。

玉璣決定在肅州歇馬一天，肅州官已將他迎往官署。冷燕不必再爲玉璣在肅州的安危而擔心了。

她便策馬向西門小街劉婆開的那家「故人來客店」走去。

她來到客店門前剛一下馬，劉婆在店堂裡早已看見了她，急忙迎出店來，先是一聲爽朗的哈哈，隨即說道：「難怪昨夜燈花爆，原來把冷姑娘爆來了！」

冷燕也忙上前給她見禮，並親熱地叫了聲「姥姥」。

劉婆將冷燕迎進後院，把她安排在上次艾彌爾曾住過的那間屋裡。

晚飯時，劉婆給她送來幾樣可口的菜餚，陪着她一起用飯，劉婆這才告訴她說，她上次救出來的那位趙家姑娘，一直在店裡隱藏了十多天，最後將她扮成個後生，才得以混出關去。劉婆還告訴她說：「艾彌爾已帶着趙家父女去西疆投奔羅虎去了。」

第二天，冷燕起床較晚，她穿好衣服，準備去方二太太宅院周圍看看。

她剛走出店堂，忽然瞥見一個身披羊皮大褂的漢子背對着她正在和另一個漢子悄聲談話。她看那漢子的背影上便已認出正是自己在涼州客店裡見過的那漢子來了。

冷燕不在意地靠近身去，只隱隱聽到「三十騎便足夠了」一句，那漢子便把話頭打住，回過頭來看看她，不再吭聲了。

冷燕心裡已經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只是不知他們究竟選定在何處下手。三十騎像莊勇一般武功的人馬，對冷燕來說算不了甚麼，她也並未在意，仍放心大膽地向南街走去。

她來到南街巷口，見祁連客店門前依然是人進人出，顯得熱鬧非常，巷口對面方二太太所住的那家大院，外面朱門粉牆，牆內隱露樓閣，景色雖都依然如舊，卻只見朱門緊閉，牆內蕭索無聲，顯出一派淒清景象。

冷燕感到有些驚詫，便向巷口店鋪打聽，才知道方二太太自數月前被她和玉龍闖進院去大鬧一番以後，已無臉再在肅州居住，隨即和她兒子馮元霸一道回到祁連山裡去了。

冷燕站在那緊閉着的大院門前，回想着她當時去救趙窈的那些情景，回憶起方二太太在見到她時所表露出的那些古怪神情，以及那些沒頭沒腦的話，一種莫名的煩亂和憂傷，直向她心頭襲來。

冷燕穿過小巷，來到大院後門，見到了那株曾拴過她大白馬的古樹，不禁又想起當時玉龍和她讓馬的那番情景。

玉龍那憨厚而略帶迂腐的情性、那坦誠而又略帶呆楞的神情還歷歷在目，她甚至覺得耳邊還在響起他那純樸帶怯的聲音。

冷燕站在那兒神馳久久，心裡蕩起一片微波。

第二天，冷燕一早起來，匆匆用過早飯，便告辭劉婆，牽馬候在關口。

一會兒，玉璣已改乘一輛馬車，由十餘名衙役和校衛簇擁着向關口走來。

冷燕隱身馬旁，等他一行人已走出半里之遙，才上馬隨後跟去。

出了嘉峪關，過了玉門，沿途多是戈壁，四野更見荒涼。路上是堅砂卵石，把大地染成一片鐵青。右眺蘆草蕭蕭，左眺遼廓無邊，冷風撲面，寒氣逼人。

玉璣爲趁天晴趕路，常是兼程進發，不過數日便到了紅柳園，再西去百餘里便是西疆地界。

冷燕估料田項若要加害玉璣，可能就選在這一帶動手。

因此，她也倍加警惕起來，取出黑色紗帕，蓋在頭上，將前幅紗帕下垂齊唇，遮住臉孔，再戴上貂皮圓帽，讓人看不清她的面容。

收拾停當，便策馬靠近玉璣身後校衛，緊緊跟隨着向前走去。那些校衛見她來得突然，不住回過頭來審究和打量着她。

校衛因見她是個年輕少女，不但未加警惕，反而來了興緻，話也多了起來。

當然，他們說的也無非是些無聊的逗樂話語，倒也不傷大雅。冷燕也

不理睬他們，只凝神注目暗暗察看周圍動靜。

冷燕隨着他們又行了一程，來到一個所在，只見前面是兩排山巒夾道，形成一條長長的峽谷。山巒上寸草不生，全是大大小小的石堆，星羅棋佈，從峯巒直至山脚。

玉璣在車裡看到那些顯然是人工堆成的石堆感到十分不解，他問隨行衙役，誰也不知；衙役又問後面的校衛，校衛們也是結舌。

一名校衛靈機一動，信口說道：「那滿山石堆定是早年打仗用的擂石。」

冷燕聽了不禁掩口而笑，說道：「那是土人爲了祈福禳禍而堆成的石堆，並非擂石。」

其餘幾名校衛一齊訕笑起來，弄得那名信口胡言的校衛十分狼狽。

冷燕隨又趁機說道：「石堆雖非用作擂石，但此地確會有過多次厮殺，是個險地，你們也應多加提防才是。」

一名校衛回過頭來衝着她滿不在意地說道：「千里凉州道，五百里祁連山我們都平安闖過了，還在乎這條淺淺的峽谷！」

冷燕不吭聲了。

穿過峽口，前面出現一片荒野，道路左側不遠處並列着一排土堡，土堡半無房蓋，牆壁亦多頽塌。

冷燕擧目望去，忽從頽牆塌處瞥見有人馬身影在晃動。她不覺一驚，忙向對面的校衛說道：「停馬！當心，前面有埋伏！」

幾名校衛吃了一驚，忙擧目四望，但他們甚麼也沒有看到。

一名校衛回過頭來，帶怒地斥問她道：「妳是看花眼啦，還是存心作弄我等？驚了玉大人的大駕，妳能擔當得起嗎？」

那校衛話音剛落，忽聽土堡裡響起一聲呼哨，便見一羣騎在馬上的漢子從土堡裡湧了出來，在玉璣前面數十步遠的野地上一字兒排開，攔住了玉璣一行人的去路。

一瞬間，衙役和校衛們全都傻眼了，呆呆地坐在馬上，顯得張惶失措。

冷燕擧目看去，見攔在前面的漢子約有三十來騎，個個都手執利刀，神情十分慓猛。居中的一位漢子，虬髯環眼，頭帶一頂黑熊皮帽，身穿豹皮背心，手握一張長弓，更是兇悍異常。

玉璣雖然臉已發白，但畢竟是朝廷大臣，又是出身將門，尙能臨危不亂，保持應有的尊嚴氣度，他掀開車簾，挺身而出，立於車上，指着那漢子喝道：「我乃朝廷欽差，奉命督察西疆，爾等攔路，意欲何爲？」

居中那虬髯漢子說道：「玉大王爺早年在西疆統兵時，殺了我們許多弟兄，今天找你償命來了！」

玉璣道：「爾等是甚麼人？」

虬髯漢子大聲喝道：「你聽着，我就是馬賊半天雲，今天既是狹路相逢，便是你的末日了！」

玉璣已橫下一條心來，指着虬髯漢子喝道：「你原來惡性未改，竟敢圖謀截殺朝廷大臣，眞是膽大包天！」

虬髯漢子猙獰地笑道：「是你自來送死，這也怪不得我了！」他隨即搭箭拉弓，覷準玉璣，一箭射來。那箭帶着一陣凄厲的哨音，流星般地直向玉璣胸前飛來。

早已撥馬來到玉璣身旁的冷燕，一聲呼叫：「玉大人休要驚慌！」隨即拔劍一揮，便將那箭擊落在地。

虬髯漢子忙又射來一箭，冷燕等那箭已飛近玉璣胸前時，忽一伸臂，將箭接在手裡。

虬髯漢子被驚呆了，停下手來楞楞地望着冷燕。

冷燕趁他還在發楞，忙回頭對身後的衙役、校衛說道：「你等只須護着玉大人就行了，等我去收拾他們！」

她一縱大白馬，旋風似的直向那虬髯漢子衝去。

虬髯漢子見她來得迅猛，慌忙棄弓在地，拔刀相迎。

冷燕還未容他將刀掄起，便已飛馬來到他的面前，只見劍鋒一閃，虬髯漢子的右臂已被刺傷，一聲呼叫，刀也落到地上去了。

此時，他左右幾騎漢子忙撥馬揮刀齊向冷燕砍來。冷燕揮舞寶劍，有如閃電一般，側身一探，翻腕一刺，逼近她身旁的兩騎漢子便栽到馬下去了。

也就在這時，左右兩側的十餘騎漢子一齊縱馬向玉璣奔去。冷燕也忙帶轉馬頭，馳去救護玉璣。

她一邊縱馬一邊取出弩弓，揚手向左右兩旁各發出兩箭，兩側跑在最前的那兩騎漢子立即應聲落馬，跑在後面的幾騎漢子嚇得連忙勒住奔馬，十分驚恐地注視着她。

冷燕隨又勒馬回身，面對着半環着她的那些漢子厲聲說道：「你等竟敢冒充馬賊，豈能瞞得過我！」她又擧劍指着那正在撫臂呻吟的虬髯漢子喝道：「你不過是原格桑手下的一名莊勇，竟來冒充是半天雲！你們妄圖謀害玉大人又嫁禍於馬賊的陰謀，有我在就休想得逞！」

虬髯漢子十分驚恐，詫聲問道：「你是誰？」

冷燕伸手揭起罩面青紗，直盯着他說道：「你看看我是誰？」

虬髯漢子正在遲疑，騎衆中忽有人驚呼出一聲：「飛鳳！」他聲音雖然不大，但傳入衆騎耳裡卻如一聲驚雷，大家立即顯得驚愕萬狀，兩側的幾騎漢子有的已不禁帶轉馬頭準備逃走了。

虬髯漢子色厲內荏地對散立在他左右的二十餘騎漢子喝道：「她只一人，怕她甚麼！大家一齊動手，先結果了她再說。」

他身旁的幾騎漢子又催動座騎一齊向冷燕奔來。

冷燕躍馬迎去，只揮劍幾斬幾刺，便又見兩騎落馬，其餘幾騎忙帶馬竄開，只逡巡近旁不敢近身。冷燕縱馬直取虬髯漢子。

虬髯漢子見狀，趕忙返身逃走。其餘衆騎也如驚弓之鳥一般，狼狽四潰。

冷燕亦不窮追，勒馬回頭來到玉璣面前，將面紗揭開，望着他笑吟吟地說道：「玉伯受驚了！」

玉璣驚異已極，不禁一聲呼嘆：「啊，原來是冷姑娘！」他隨又十分詫異地說道：「怎的這般湊巧，竟在此時此地遇上冷姑娘！今日若不是你來相助，我一定就死在他們手裡了！」

冷燕立馬含笑，悠閑自若，沒吭聲。

玉璣忙指着冷燕對環立在他左右的那些衙役、校衛們說道：「這位就是三月前在京城裡打敗了巫朵司的冷燕姑娘。」

那些衙役、校衛們聽了驚奇不已，一齊向她欠身拱手，交口讚謝。

玉璣道：「冷姑娘是幾時離開北京的？」

冷燕道：「和玉伯同是一天。」

玉璣道：「走了這些日子，咱們在路上怎麼就從未有過一次碰面的機會。」

冷燕笑了笑：「我可是天天都見到玉伯的呀！」

玉璣不由一怔：「這麼說，冷姑娘一路相隨，爲的就是暗中保護我？」

冷燕點點頭。

玉璣道：「我與姑娘非親非故，僅不久前才在京城與姑娘相識，玉某何德何能，竟勞姑娘如此仗義，爲護送我而跋涉數千里，又在此將我救出危亡。」

冷燕道：「我護送你實非仗義，乃是受人之托。」

玉璣不由一驚：「姑娘是受何人所托？」

冷燕默然不語，只望着玉璣神秘地笑了笑。

玉璣似已會意，便不再繼續追問她了。

這時，一名衙役班頭在旁向玉璣大人稟請道：「啓稟玉大人，躺在地上的那八個賊子，有的尙還活着，是否將那活着的押來問問，要他招出爲何前來謀害大人，他們又是受了誰人的指使？」

玉璣正在猶豫沉吟，冷燕望着玉璣說道：「他們敢於如此目無朝廷，究竟是受了誰的指使，玉伯心裡一定明白。我想玉伯既然還要留在西疆爲朝廷辦事，還是不加深究爲好，以便留有餘地。」

玉璣十分驚異地看了看冷燕，讚許地點了點頭，隨即對那衙役道：「不必查問了，由他們去吧！」

冷燕見諸事已了，這才對玉璣說道：「劫危已解，此去哈密已不遠，恕我不再相隨護道了，望玉伯前途珍重！」

玉璣情意依依地說道：「冷姑娘如此大恩大德，我今後如何才能相報？」

冷燕爽朗地一笑：「這實在不關我事，玉伯要報也不當報我。」她略一凝神，隨又說道：「方才攔路那幫漢子確非馬賊，那個自稱半天雲的漢子是冒充的，他們只不過是重施八年多前謀刺玉大王爺的故技罷了！玉伯休要中了他們的奸計！我去也！」冷燕一縱大白馬向荒凉的曠野飛馳而去。

冷燕將回到艾比湖去等待娘親的歸來，期待着玉龍的重至，她憧憬着未來的一切，心裡充滿了希望。

* * *

冷燕帶着滿懷美好的希望回到那世外桃源般的艾比湖去了。她等待着冰消雪化春回西疆，憧憬着那幸福的未來，她的心沉浸在一片充滿了幻想的歡樂之中。但她哪裡知道，她那尙在踽踽天涯的娘親，已是夢回無力，腸斷關山。

玉鳳入關尋子，時已半年。半年來，她一直是身帶重病勉力支撐，歷盡勞苦艱辛，備受風霜摧折，一路上潛踪秘跡，曉隱夜行，餐風飲露，戴月披星，忍了多少饑寒，擔了多少驚心，訪遍隴西，周尋秦晋，結果却是雲天悠悠，關山渺渺，人海茫茫，有如星隕太空，石沉滄海，音跡全無。

玉鳳曾去尋找趕駱駝的黑三，想再詳細問問他，當年在甘州道上看到那胸前有塊刀疤的漢子帶走秦媽和孩子的情景。但她哪裡料到，黑三早已凍死在甘州道旁，因無人掩埋，屍體亦被行人掀到路旁的深谷中去了。

她又去訪當年她產子投宿的掌櫃胡成，想從他口裡探得一些消息，不想胡成亦已去世，留下那幾間仍在接客的客店，亦已破敗得難遮風雨。

玉鳳也曾在祁連山中盤桓數日，結果只捉到一名巡哨山賊，除從那山賊口裡得知那帶着秦媽和孩子偸偸逃離山寨的漢子姓韓是開封人外，便甚麼綫索也沒有了。

她也曾幾次想匹馬單人闖進山寨，殺了方二太太一洩多年積忿，但她一想到冷燕，一想到她畢竟是冷燕的生母，才又忍了下來，把她的舊惡盡力從心裡抹去。

玉鳳帶着萬分失望的心情走出祁連山，正當她來到谷口時，發現馮元霸帶着一幫山賊伏在谷口右旁的密林裡。

她心裡一驚，不知他們意欲何爲，便隱身在左旁樹林中暗暗察看他們的動靜。不想竟因此救了周笑若和羅雪，這是她預料不到的。

當周笑若向着林裡高呼，請她出林相見時，玉鳳却只能懷着滿腹鄉情

和對羅雪的縷縷眷戀，躲在樹後，不敢露面。

她這時的情懷，是苦澀，是酸辛？是悵惘，還是悲淒？除了親臨其境的玉鳳才能領略出個中滋味外，誰又能體會得到呢！

在周笑若一行人中，最使玉鳳感到詫異的就是玉龍。他那奇偉的身材，虎虎的生氣和雄渾的臂力，在玉鳳眼裡竟是那樣的熟悉，他縱馬躍騰，揮臂斬劈以及一顧一盼，都不由使她想起了二十年前羅虎在沙漠裡出現時的那些情景。

特別是當他面對樹林，他的相貌剛映入玉鳳眼裡時，更是使她大吃一驚，要不是他那尚留在臉上的稚氣和他那雙顯得有些楞楞的眼睛，玉鳳簡直可以把他跟記憶裏羅虎的面孔重疊上去。「天下竟有這麼相似的面容！」她不禁暗自發出這樣的一聲驚嘆，隨即對這位當時她還不知姓名的少年生起了一種莫名的親切之情。

玉鳳由祁連山而至甘州、涼州，橫貫全隴，又踏遍秦晉直至幽燕，結果一無所獲，她已是弄得疲憊不堪。最後，她策馬向她日夜思念着的京城走去。

她越靠近城廓，越更小心謹慎，不敢稍有疏忽，惟恐累及兄嫂，深怕遺禍玉門。因此，她總是隱身在那人跡不到的暗隅，像蝙蝠一般地晝伏夜出。

她也曾懷着深深的眷戀之情，潛回玉府，去偷看一下她已離別多年的兄嫂，認一認那還不曾見過面的侄女，並在後園那座她早年居處的樓上住了幾宵。

既然回到了自己家裡，防範也不如在外面那般縝密，她的行跡很快就被玉府裡的人發現了，她只好悄然離去。

玉鳳知道這是她最後一次回到京城來了，今後將永離故土，終老西疆，葬身異域，再也見不到自己的親人和京城的一切了。

因此，凡是京城一切與她有關的地方，她都要去一一作別，把最後的記憶永留心底。特別是妙峯山，那個她當年帶着一身屈辱和滿懷悲痛捨生投崖的地方。

還有那座埋葬着她的墳墓，以及緊靠在她墓旁那座長眠着她父親的墓地，她都得去憑弔、祭奠。

玉鳳正徘徊於妙峯山附近一帶時，舊病突然復發，她頓感不支，被迫投身到永定河西一片荒野地上的關帝廟裡。

她在那兒又遇上了玉龍。玉龍那為了護她挺身而出奮戰鄉勇的義烈行為，那為了照顧她的疾病而不辭辛勞的善良心性，以及在和她相處的那十多天中所表露出來的忠厚坦誠，這一切高風美德都化成一陣春風，把玉鳳長期懷戒、多年孤冷的心吹得暖暖的。

再加上玉龍那副一表堂堂的相貌又總是和她揣藏在心的一副英俊的面容相疊相混，就更使她不禁對玉龍倍感親切起來。她有時甚至已從心裡把玉龍當作就是自己的親人了，只要玉龍在她身旁，她便感到一種莫名的恬靜和慰藉。

玉鳳也曾嘗試過打探玉龍的身世，但一向蒙辱在身羞於將自己那可悲身世告人的玉龍，總是含糊地支吾過去。一向對自己身世也是諱莫如深的玉鳳，將心比心，設身一想，也就緘口不問了。

玉鳳和玉龍在臨近分手之前，當玉龍於無意間說出他認識冷燕，並說已和冷燕相約再往西疆隨冷燕學武時，玉鳳不由全身一震，一瞬間，她自己也弄不清是驚和喜，是怨是恨，只感到一陣心煩意亂，似乎一切打算都已落空，一切苦心都成徒勞，她變得茫然無措了。但她對玉龍卻也並不感到嫉恨，只帶着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似乎覺得也只好如此了。

玉鳳和玉龍分手後，便到妙峯山上，潛入元君廟後樓上，在那間她早年曾住過的客房裡住了一夜。

她在百感交集、悵惘難禁的情況下，吟成一詩，順手題於壁上，沒想到這詩竟為玉璣所見，從詩句那隱隱含露的情景，便猜出是她所題，玉璣為防患於未然，當即命人將詩句刮去。

玉鳳在山上已打聽到鸞英將於十月初一上山為她開壇做半月道場，她便於那天清晨踏上廟旁對面峯頂，隱身霧裡，想遠遠看一看道場的情景，同時憑弔一下她早年投崖的地方。

沒想到晨霧突然往山谷下散去，她未曾提防，竟讓自己的形跡在峯頂上顯露出來，因此而驚動正在崖上為她做道場的道士，才引出她在妙峯山上現身顯靈的種種傳說，一時間鬧得滿城風雨，使妙峯山上的香火也突然興盛起來。

玉鳳感到不能再在京城一帶久呆下去了，便決定在十月二十日玉大王爺逝世的周年忌辰那天夜裡，親去她父親墓前祭奠一番，以表自己的孝心，同時再憑弔一下那座奉旨為自己建立的墳塋，然後便離開京畿，南下河南，尋找自己的兒子去了。

玉鳳萬萬沒有想到，她那極為隱秘的行踪已被冷燕偵知，那祭墓的打算亦被冷燕料定，並早已伏候在墓旁，等她剛一祭吊完畢正要抽身離去時，便被突然閃躍出來的冷燕緊緊抱住了。

玉鳳當時眞是又驚又喜，離別已快半年的母女二人又得重聚，玉鳳的欣慰之情也是可想而知。但這次相聚卻竟是那麼短暫，母女二人僅在妙峯山腰的破廟裡相依了半宵和一個上午，玉鳳終因尋子未得，事猶未了，不得不和冷燕分手了。



一個漢子欲偷玉鳳的座騎而被馬踢翻在地。

玉鳳在和冷燕分手時，因聽說玉璣已奉命督察西疆，擔心田項挾嫌可能會遣人在中途加害玉璣，便囑托冷燕暗暗跟隨玉璣左右，一路護送着他平安到達西疆。她還和冷燕約定：準於明春三月以前趕回西疆和她團聚。然後，玉鳳才強忍着眷眷之情促送冷燕離去。

幾天後，玉璣便起程離京了。玉鳳守候在昌平道上，等玉璣一行人來到南口進入關溝時，她立馬上巒，目送着玉璣的車影顛行峽谷，緩緩向西行去。

她想到玉璣即將跋涉的那萬里關山、崎嶇驛道，眞為他感到前途茫茫，悵惘難禁。玉鳳正在愁緒縈懷之際，忽見冷燕白馬輕裝，神態自若，颯爽英姿，一路逍遙策馬，與玉璣相距二里，緊緊跟隨身後。玉鳳感到一陣欣喜，正舉目神馳呆呆地凝望着她時，冷燕亦已發現了立馬峯巒的娘親，趕忙向她揮動雙手，給她送來縷縷情意，向她祝願，要她放心。

玉鳳見了既是滿懷欣喜，又是滿懷離緒，她惟恐被關溝道上的行人識破自己的形跡，只得遙遙給冷燕送去深情地一盼，隨即便策馬退下山巒去了。

玉鳳在京城的各種心願已了，再也別無其他牽掛，便縱馬直奔安國留村。

她來到早年何招來曾經居住過的那間茅舍門前，舉目一望，但見房舍已無頂蓋，四壁門破牆頹，四周荒草沒膝，內外鼠雀無踪，荒涼殘破，幾至讓人不識。

唯房舍兩旁那幾株柳樹卻依然立在那兒，迎着寒風飄動千條枯枝，似在爲它的故主招魂。

玉鳳觸景生情，追思往昔，直覺浮生若夢，不禁感慨萬分，竟至淒然欲涕。

她在門前呆呆地站立片刻，才又牽馬去到左旁屋角那株柳樹下，將馬拴在樹上，從革囊中抽出劍來，在她早年埋藏瓦罐那個地方撬掘下去，不一會工夫便已將瓦罐掘出。

她打開瓦罐，見那殘存的十餘篇「九華秘傳拳劍全書」依然完好無損地留在罐裡。

玉鳳不由激起一陣欣喜，趕忙將殘篇取出捧在手裡，一瞬間，竟忘了自己身在荒郊，便急忙貪饞地翻閱下去。

只見殘篇上繪載着的那些變化神奇的九華劍法，一套比一套精深，一路比一路奧秘，眞是她近二十年來多次探求，多番揣摸也未能悟透的招式和路數。

自己從中演化出來的那幾路被冷燕稱為天山劍法的招式，雖然也有一些法式與殘篇上繪載的暗相脗合，但畢竟不如九華劍法完整融通，更不及

九華技藝精奧玄奇，玉鳳這才更加領悟到師承之重要，亦懂得了繼承與發揚之相關，她爲自己能重來尋得這十餘篇埋藏的殘卷而欣幸萬分。

玉鳳將取出的殘篇小心地包好，放入革囊，然後才騎上大黑馬離開了安國留村，直向河南進發。

一路上，玉鳳幾乎是馬不停蹄，人不離鞍，兼程趕路，不過十日便已來到開封。這是一座經歷了許多朝代的名城。

這座在歷史上曾經稱過大梁、浚儀、梁州、汴州以及汴京和汴梁的古都，雖有着許多值得憑弔的古跡和不少引人流連的名勝，但玉鳳卻一心只繫在她要尋找的那個親人身上，還得處處提防被人識破自己的面目，哪裡還有閑情逸緻來顧及這些。

因此，她只在城外尋了一處極爲僻靜的所在，選了一家毫不惹人注意的小客店住下，稍事休息，便開始四出打聽她親人的下落去了。

玉鳳對她所要尋找的親生兒子的消息和情況，除了她這次在祁連山中探聽到帶走她兒子的那人姓韓和是開封人外，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這偌大一座開封城，僅憑這麼一點兒綫索，要想尋得自己連一眼都還未曾見過的兒子，眞是談何容易！玉鳳對此心裡本來也是十分茫然，更何況那姓韓的離開祁連山後未必就回到開封。

玉鳳一想到這點，心裡就更茫然了。儘管如此，但她還是來了，帶着一顆娘親的心，抱着一綫希望，她哪能不來呢！正是這顆娘親的心，使她在毫無綫索可循的情況下，茫然地尋遍全隴，又茫然地覓遍秦晉，弄得心瘁神勞，病情日惡，幾度僵臥荒村，幾次呻吟冷廟，苦苦掙扎直到如今。

正是這顆娘親的心，使她即使是在毫無希望的情況也要去尋求一綫希望，更何況在開封畢竟還存在着那麼一點兒綫索和希望呢！

玉鳳或混跡茶肆、或獨坐酒樓、或徘徊於九流匯聚之處，或涉身於鏢行武館，日訪夜查，費盡心力，探遍開封，幾乎把全城所有姓韓的人家都尋訪遍了，卻還是尋不到半點與她兒子有關的影踪和綫索。

玉鳳失望了。過度的辛勞和深沉的憂傷折磨着她，使她日漸憔悴，益感不支。

這些天來，她突然產生了一種思睡的慾望，這慾望常常困擾着她，越來越更强烈。

有時她眞想一覺沉沉睡去。

玉鳳也曾爲自己這種突然產生的慾望而感到驚奇，但她認爲這是由於過度的疲勞所致，心裡也就等閑置之了。

玉鳳確是太倦乏了，但這種思睡的慾望對玉鳳來說難道僅僅是由於倦乏嗎？將近二十年來，備受苦難熬煎，歷盡艱辛摧折，時時都處於倦乏之中的玉鳳，總是越在危難中越更抖擻，越在絕望中越更奮昂，卻從未產生過這種老是沉沉思睡的渴求。

這對玉鳳來說，不僅是由於倦乏，而是精氣已將耗盡的徵兆。令人可悲的是，一向警敏辨異的玉鳳對這不祥徵兆竟毫無所覺，視若等閑。

這天晚上，玉鳳帶着一身困倦從城外歸來，她困倦得連眼睛都幾乎張不開了，剛到店，將馬交給店家，便回房躺到床上去了。

她只迷迷糊糊地睡了一會兒，突然一陣心悸把她擾醒過來。她張開眼，房裡一片漆黑，靜靜中，一種莫名的恐怖感襲上她心頭，陣陣劇烈的心跳伴着陣陣無端的心悸，壓得她幾乎喘不過氣來。

刹時間，感到自己好像向無底的深淵墜去。玉鳳再也抑制不住自己了，她趕忙翻身下床，猛地將窗戶推開，把頭探向窗口，深深地吸入幾口冷氣，喘息才慢慢平和一些，心跳也漸漸穩定下來。她這時已是冷汗淋淋，全身衣衫濕透。

滿屋的寒意雖使玉鳳感到難受，冰涼的空氣卻緩解了她胸中的悶悸。玉鳳回到床上，擁衾危坐。夜又黑又沉，又冷又靜，她回想方才所發生異變，這才明白了自己是病入膏肓，並預感到自己已將不久於人世。一縷淡淡的感傷，竟使她滾下一串晶瑩的眼淚。

玉鳳突地睡意全消，氣悶使她再不臥睡下去了。她枯坐等待天明，瞑目凝思，想起方才經歷的情景，不禁激起對親人的千般懷念。

多年來，長期習慣孤獨的玉鳳，這時，卻多麼渴望能有個親人在她身邊，玉鳳親人雖多，但她首先想起的還是她的娘親。娘親那慈祥的笑容，那滿含愛撫的眼光，那溫暖的胸懷，這一切都能使她逢兇化吉，遇難呈祥。

娘親這時若在自己身邊，自己不但有所依歸，就連身上的沉疴也將立癒。可惜娘親早已去世，給她留下的只是深深的悔疚和一片無終止的哀思。

玉鳳心中接着浮上心來的人便是羅虎，這個曾經使她顛倒夢魂！使她爲之九死一生以至沉淪不拔的英雄漢子，給她的僅僅是一宵充滿驚喜和悔恨的憐惜，一夜充滿辛酸和憾愧的溫存。

十多年來，她對他雖仍是一往情深，但他在她心裡留下的卻是無邊的相思和一片虛幻。他要是這時來到她的身邊，她能對他說些甚麼？他又會對她說些甚麼呢？玉鳳感到自己畢竟已屆中年，她需要的家應該是一個可以養性的、充滿恬靜的歸宿。而這又和她日夜縈懷的那位英雄漢子的性情又是多麼的不相容啊！

玉鳳想到這裡，不由低下頭來發出一聲低沉的嘆息。就在這一瞬間，冷燕那張帶着幾分稚氣、笑意燦然的臉忽又出現在她眼前，儘管這只是玉鳳的遐想，卻也竟如冷燕眞的來到她身邊一樣，心裡的一切憂愁煩惱頃即消失，闖進心裡來的卻是一片慈柔和憐愛。

十多年來，正是這個不是親生卻勝過親生的女兒繞膝投懷，朝承歡，夕送暖，伴隨着她渡過了漫漫難熬的歲月。冷燕已變成她身上的一塊肉，是再也無法分割開的了。

玉鳳想到這裡，心猛然一沉，一個偉岸的後生，一張英俊的臉驀然躍上心來。玉鳳不禁發出一聲痛苦的呻吟，那顆娘親的心突然感感然感到一陣寒顫，似覺她那塊肉就快被人奪走了。

一瞬間，玉鳳對這個驀然闖進心來的後生是愛是恨，是仇是親，自己也弄不清楚了。

一陣莫名的煩亂伴着一陣陣的心悸，她竭力抑制住自己，好不容易才讓自己平靜下來，但那後生的面容和身影仍賴在她心頭總不肯離去。這時，隨着那英俊的面容和偉岸的身影掠上她心裡來的，是他那臨危不懼的果敢，是他那見義勇爲的品德，是他那坦蕩爲懷的誠信。

他要是這時能在自己身旁，他不僅會百計千方地給自己求醫覓藥，還可以給自己分擔許多焦勞。玉鳳回憶起在京西荒野的關帝廟中和他相處的那些日子，他對自己謙遜的容顏，仁厚中卻包含了許多孝敬。她忽又想起了他曾於無意中說起過他跟冷燕有約的那件事來。

玉鳳心裡猛然一動，不由閃起一個念頭：玉成他二人，讓二人結成一對，這也不辱沒冷燕，自己亦以有這樣一個後生作女婿而感到無憾了。

這念頭竟如靈丹妙藥，不僅使玉鳳胸中鬱悶全消，重又抖擻起往日的精神。她那因尋子不得已經陷於絕望的心境，卻從這一頓然生起的念頭中得到了慰藉和補償。她隨即又由念頭變成了決心：到洛陽去！尋到親生兒子把他帶回西疆去。

天剛拂曉，玉鳳便收拾停當，付了房資飯錢，跨上大黑馬離開開封直向洛陽馳去。

她感到自己一切應辦之事都快了結，只等尋到親人便兼程趕回西疆，從此永不再闖玉門關了。

因此，已不再像往日那麼謹慎小心，一路上總是藏頭隱跡迂道潛行；這番卻縱起大黑馬，沿着驛道飛奔進發，只兩日工夫便過了偃師，來到一個小鎮。

這時天已將晚，玉鳳已感到有些氣喘，大黑馬亦已累得全身是汗，她便停下馬來，準備覓家客店住下。

她牽着大黑馬邊走邊舉目四望，見這個僅只有四五十家店舖的小鎮，卻也百業俱全，各家店舖門前都掛着招牌字號。

令玉鳳感到奇怪的是，眼看天尚未黑，天空上也無下雪的徵兆，而鎮上的店舖卻多已關閉，尚未關閉的幾家，門前也是冷冷清清，整個小鎮顯出一派蕭索景象。

還使玉鳳感到詫訝的是：街上那些關閉着店舖的招牌上均冠有「同善」二字，諸如「同善藥房」、「同善米店」、「同善茶館」以及「同善棺材鋪」等等，不一而足，好像這些不同的店舖都是一人所開設的。玉鳳邊走邊好奇地思索着，始終不明究竟。

她走着走着，不覺來到一家客店門前，見店裡尚還寬敞整潔，便將馬交給店家，要了一間上等客房住下。

玉鳳剛坐定，突然感到一陣氣促，便又劇烈地咳嗽起來。正在這時，店家送茶來了，見玉鳳咳得這般厲害，不覺替她難過萬分。他等玉鳳咳嗽稍停，便忙給她倒來一杯熱茶，並說道：「女客官咳喘得如此厲害，定是在路上受寒所致，是否讓我去請個郎中來店給你看看？」

玉鳳搖搖手道：「我乃舊病，看亦無用，一會兒就會好的。」話音剛落，她又急劇地咳了起來。

店家看得心裡難受，又對她說道：「我看女客官病勢不輕，這鎮上恰好有個馳名洛陽的郎中，何不請他來給妳看看，也許只需一二劑藥就會好了。」

玉鳳聽他說了「馳名洛陽」一句，心裡不覺一動，問道：「這郎中是誰？可眞有高明醫理？」

店家道：「姓顧名一樂，洛陽人都稱他活扁鵲，秀才出身，還曾經中過舉子。他不但醫術高明，還有一肚子的經綸學問呢！」

玉鳳奇怪道：「他既然中過舉子，爲何又說他是秀才出身呢？」

店家道：「他雖然中過舉子，但卻只當了三天舉人，接着就被主考官追文革除了，因此，他仍然只能算是秀才出身。」

玉鳳道：「主考官因何要革除他學子的功名？」

店家道：「只因他在考卷上寫了一個別字，主考官當時未能看出，就把他取了。發榜後，喜報都送去了，主考官又把他的考卷取來看看，這才看出那個別字來。於是便派人送來一紙文書把他學子的功名給革除了。聽人說，當時顧先生正在酬客，家裡已是賀客盈門，賓朋滿座，大家正在喜慶的時候，革除他功名的文書恰好送到，顧先生好似當頭挨了一棒，立時就氣得昏了過去，後來又因此大病一場。他從此斷念功名，立志學醫，經過三十年勤研苦學，終於成了洛陽一帶的第一名醫。」

玉鳳聽得有趣極了，忙又問道：

「你可知道顧先生所寫別字究竟是甚麼字?」

店家道：「聽人說，他是把『沛然下雨』句中那個『沛』字右旁的『巿』字錯寫成『市』字了。」

玉鳳不覺一怔，微微的紅暈迅即飛上臉來。原來她亦未曾留意及此。她想：要叫她去寫那字「沛」字，她也定會將「巿」旁錯寫成「市」的。她略略沉吟片刻，隨即莞爾一笑，說道：「誰人無失誤，這又算得甚麼。也許正是那次挫折，才成全了顧先生呢!」

店家也忙附和道：「洛陽的人都是這麼說的。聽說顧先生年輕時也很氣盛，經過那番挫折後，性情也變得寬厚隨和多了。」

玉鳳沉吟無語正猶豫間，店家隨又說道：「顧先生平時多在外行走，這幾天因心情煩惱留在家中，實是機會難得，何不趁此請他來給女客官看看。」

玉鳳心裡又是一動，這才點點頭，說道：「也好，那就有勞店家了。」

因緣巧遇　拯救玉龍

店家滿懷高興地轉身離房，隨即出店請醫去了。

玉鳳靜坐房中，一邊運氣平喘，一邊留意店堂動靜。

不一會兒工夫，只見店家領着一位身着長袍、頭戴風雪大帽的老者進店來了。

他二人一前一後，穿過店堂直向玉鳳房門走來。

玉鳳已猜出來者定是顧先生，忙瞬目將他仔細打量，只見他年近六旬，步履猶健，清癯的臉上蓄着三綹已經花白的髫鬚，額上皺紋深刻，兩目深邃有光，一看便知他是個曾飽經憂患滄桑的人物。

玉鳳正打量間，店家已領着顧先生來到她的門前。店家輕輕揚聲一咳，向着房裡說道：「女客官，顧先生來了。」

玉鳳也忙應了聲：「請進。」

店家隨即掀開門簾把顧先生讓進了房裡，顧先生跨進房門便在門口停下腳步，舉目向玉鳳望來，就在剛一舉目的一瞬間，只見他不由神情一怔，臉上掠過一抹驚異之色，隨即拱起手來，不卑不亢地說道：「在下顧一樂，應邀給女客官看病來了。」

玉鳳並未站起身來，只將身子微微一欠，說道：「有勞顧先生了，請坐下敘話。」她隨即轉頭對店家說道：「煩勞店家去給顧先生泡壺茶來。」

店家應聲出房去了。顧先生也在桌旁坐下身來，和玉鳳寒暄數語，便開始切脈了。

玉鳳本就無心看病，她讓店家去將顧先生請來乃是別有所圖。因此，顧先生要求切脈，她便漫不經心地將右手伸出由他切去。

顧先生切了許久，那雙凝然不動的眼睛裡，不時閃露出驚疑詫訝的神情。切脈已畢，他又抬起頭來將玉鳳審視片刻，才帶着十分困惑而又充滿驚奇的神色說道：「以女客官的脈象來看，早應呻吟床褥臥床不起的了，可女客官卻尚能强坐酬答，神態自若，我顧某行醫三十年，尚未見過這等症狀，這眞令人難解了。」

玉鳳淡然一笑，說道：「我只不過在路上受了些風寒，引發舊疾，咳喘有所加劇而已，先生怎竟說得如此玄奇?」

顧先生凝神注視着玉鳳片刻，眼裡閃過一道驚疑的亮光，肅然說道：「我顧某雖然醫術不高，但自信尚能識脈。女客官右脈沉澀而亂，觸指如彈，其病在心；左脈浮滑而細，隱若游絲，其病在肺。合脈則陰陽難分，五行失位，已是氣血兩枯，醫家所忌。若在他人，定已命在垂危，而女客官尚能安然無恙，眞是不知何故!」

玉鳳聽了也不禁怵然心動，暗暗打了個寒戰。但她卻仍强自鎮定，不動聲色，安詳自若地坐在那兒，默然不語。

顧先生又將玉鳳審視片刻，臉上漸漸露出一種帶有幾分悲憫和幾分敬畏的神色，說道：「人人都是血肉之軀，只是氣質各有不同；人人都知病疾，只是忍耐各有不同。人亦如鐵，火煉成鋼，堅過於鐵，百磨不損；百煉成柔，韌甚於鋼，百折不撓。女客官病沉如此，而眼眸尚閃光輝，是能聚神；吐納仍均勻不促，是能運氣；唇也紅潤有澤，是能活血。由此觀之，女客官若非身懷絕頂武功，且又毅忍過人，焉能有如此堅韌的耐力!」

玉鳳不由全身一震，暗暗驚嘆顧先生那高明的醫道和非凡的眼力。她對他剛才所說的那一番話，既不便點頭應是，亦不願搖頭示非，仍只默默地坐在那兒，只不吭聲。

顧先生見她默然不語，便又語重心長地對她說道：「即使是鋼，久露易銹，久磨亦損，何況人體畢竟是血肉之軀，忍耐亦終有限，女客官病重如此，爲何不在家靜養調攝，卻隻身在外跋涉奔波，如此自戕!」

玉鳳至此，已感情不自勝，她不覺低下頭來，默然有頃，才漫聲說道：「多謝先生關懷，待我把未了的事情了卻便當歸去。」她說話的聲音十分平靜，平靜中卻帶着些兒淡淡的哀傷。

顧先生道：「女客官的病重在調攝，一般怯寒平喘的藥湯對你已無濟於事，加以這幾日來鎮上的藥舖亦已罷市，藥亦無法抓得，我就不處方了。我家中尚存有自製的人參回天丸十數粒，服之雖無起死回生之功，卻可護心益氣。一會兒可叫店家隨我回去取來，女客官可將它留在身邊，也可暫應一時之急。」

玉鳳謝過顧先生後，不由好奇地

問道：「這鎮上的藥舖因何罷市?」

顧先生不禁慨嘆地說道：「只因這鎮上東村有個被人稱爲邵天狗的莊主仗勢橫行，强霸了同善堂的慈善義產，還勾結官府誣良爲盜，激起羣憤，同善藥舖和其他十餘家同屬同善堂的店舖爲示抗議，便都罷市了。」

玉鳳聽了心裡雖也有些不平，但因與己無關，只冷冷地說了句：「罷市有何用處。」便不再吭聲了。

顧先生卻被她這冷冷的一句話所觸動，隨又長嘆一聲，接口說道：「罷市一舉確也失策，不僅毫無用處，反而授人以柄，被邵天狗構成一條『煽惑人心，要挾官府』的罪狀，告到府衙，這一來，就坑了那位高義干雲的玉龍公子了!」

玉鳳不覺一怔：「玉龍公子?」她眼裡微微閃過一道驚詫的神情。

顧先生也不由一怔：「女客官莫非認識此人?」他已察覺到了玉鳳那一閃即逝的驚異之色。

玉鳳隨即淡淡地一笑，說道：「只覺名字有些耳熟，似曾在哪兒聽人說過，卻和他並不相識。」

顧先生見已無話可說，便站起身來準備告辭。玉鳳趕忙說道：「請先生再稍坐片刻，我還有話相問。」她等顧先生坐回椅後，隨又說道：「先生方才說的那位玉龍公子是個甚麼樣的人?他遇到的又是怎麼一回事?我願聞其詳，不知先生能否相告?」

顧先生立即慨然說道：「只要女客官肯聽，我便當盡情相告。我願逢人便說此事，讓天下人都來評評是非，都來一識善惡。」

他停了停，讓自己緩過一口氣來，才又說道：「玉龍公子家住鎮東白馬村，父親是洛陽一帶遠近聞名的大善人。兩年多以前，玉龍公子的父親不幸去世了，給他留下萬貫家財。公子爲人十分仁厚，又仗義疏財，因志在四方，不願坐享父親留下的產業，便在鎮上設立同善堂，將父親留給他的全部家財捐作義產，用來辦理賑災、救荒、養老、濟貧等慈善事業。

「玉龍公子將一切籌辦就緒，便將同善堂及全部義產交托給他的同窗好友徐某經管，隨即隻身離開洛陽，雲游四海去了。徐某亦是個誠信君子，將同善堂的慈善事業辦得井井有條，在不到一年的時間裡，就在鎮上設立了專門施捨米糧、棉布、藥材以及棺木等各種店舖，救濟了不少貧苦百姓。

「不料去年初春，徐某忽然無端死去，死因至今不明。徐某一死，同善堂無人主持，東村一德莊的莊主邵天構便趁此插手，將同善堂及其所有的義產全部奪過去，名爲代管，實爲霸佔。

「開始還拿出一些錢糧出來施捨，做做過場，後來就索性全部霸爲己有，連過場也不做了。

「鎮上十餘家原是行善施捨的店舖就變成牟利賺錢的商店，原是賑濟貧民的同善堂也變成了盤剝窮人的閻王殿。

「鎮上一些人激於義憤，曾聯名將邵天構霸佔義產的惡行告到洛陽府衙，府官受了邵天構的重賄，不僅不理，反而斥責上告的人爲『刁民滋事』，同時還發給邵天構印照，明文指定將義產業交代掌管。

「鎮上百姓奈他不得，只得忍氣吞聲，把天構喊作天狗，在背後叫叫解恨而已。

「不料就在半月以前，玉龍公子忽然遠游歸來，鎮上百姓猶如有人撐腰，便將徐某死得可疑以及邵天構强霸義產之事告知他。

「玉龍公子悲憤萬分，立誓要查明徐某死因和追回義產。他經過幾天的詳查細訪，終於查得徐某在死前曾喝過邵天構派人送去的米酒。

「徐某的僕人也犯了疑心，收藏了剩下未喝的半壺，因見邵天構勢大豪强，不敢出面告發，見玉龍公子歸來查訪此事，才把他收藏的半壺酒交出，經請人辨驗，證明確是毒酒。

「玉龍公子一怒之下，只身闖去一德莊找那邵天構算帳。村裡過去曾受過公子深恩的一些百姓，惟恐公子吃虧，也跟隨公子前去。

「不料那邵天構已早有準備，在他莊內聚伏了三四十名慓悍莊丁，玉龍公子剛一闖進莊門，邵天構便大喝一聲『捉賊』，聚伏的莊丁一齊擁出，玉龍公子措手不及，當即被他們擒住。

「那些隨去的百姓也被他們打死兩人，打傷多人。消息傳到鎮上，羣情十分激憤，同善堂及其所屬各家店舖，爲示抗議，竟一齊罷市。

邵天構見事已鬧大，忙一面連夜派人帶着大量金銀去打通府衙上下，一面給玉龍公子加上『聚衆鬧莊，意在搶劫』和『惑衆罷市，要挾官府』的罪名，投狀府衙，要求玉龍公子解府治罪。

「府官因受了重賄，已差遣捕快衙役去到一德莊押解玉龍公子去洛陽，明日就要上路。眼看好好一個仗義疏財、造福桑梓的玉龍公子，竟落得如此下場，實在令人痛心和慨嘆。這世道竟如此是非不明、善惡不分，還有甚麼正義!」

顧先生越說越慷慨激昂，那憤慨之情更是溢於言表。

玉鳳只是凝情默默地聽着，直等顧先生把話講完，房裡已陷入一片異樣的沉靜，她才冷冷地說道：「啊，竟有這樣的事!」

顧先生不覺一怔，心裡突然感到一陣寒顫。他從玉鳳這冷冷的一句話語中，感到了一種可怕的冷厲。他不由抬起頭看看玉鳳，只見她那看去好似無動於衷的面容，卻顯得那麼凜然莊嚴，竟使他不覺肅然生畏。

顧先生方才就已經注意到了在講話時玉鳳雖然一直未插一言，未發一嘆，既無不平之色，也未露憤慨之意，但她眼裡卻不時閃起道道光芒，眉毛也不斷微微挑起。他雖然猜不透玉鳳心裡在想些甚麼，卻也隱隱感到了在她身上蓄藏着一種神秘的力量。

玉鳳又在想些甚麼呢？她抱病馳來洛陽就是爲了尋訪玉龍。這個她已把自己最後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並準備將愛女也付托給他的少年，她對他的關懷又豈是一般人所能比擬。

她萬萬沒有料到自己竟在無意之中便打聽到了他的下落。他目前的遭遇和處境卻又是那樣的牽動着她的心！多年來艱危的處境，使她習慣埋藏自己的感情，而她的內心卻在還未聽完顧先生談話時，便已有了。

她把顧先生所說的情況細一掂量，籌思片刻，又漫不經心地問道：「那玉龍公子可曾受傷？」

被房裡異樣的沉寂弄得有些困惑不安的顧先生，沒想到玉鳳會突然問起這事來，略感詫異地看了看玉鳳，說道：「回來的人只說他失手被擒，沒有說他受傷。」

玉鳳的唇邊隱隱露出一絲欣慰的笑容，喃喃地說了句：「這就好了！」

就在這一瞬間，顧先生心裡突然閃起一個念頭：「她莫非要救出玉龍？」他忙又打量一眼玉鳳，見她那嫻靜清秀纖欲隨風的神情體態，心裡也不禁感到好笑，不知自己怎會浮起這樣的念頭。他回頭望望窗外，見天已漸黑，便起身告辭。

玉鳳忙站身來，從革囊中取出紋銀二两，雙手放置桌上，對顧先生說道：「多謝先生勞駕前來爲我診病，謹奉薄禮，請先生收下。」

顧先生道：「診脈未曾處方，哪能收診金？」

玉鳳道：「勞先生枉駕多時，哪能不收！還有先生準備送來的人參回天丸需銀多少？請先生告知，當另如數奉上。」

顧先生猶豫片刻，方才伸手從桌上取銀一两，說道：「以此一两作爲藥資已夠了，脈金實不便受領。」

他話音一落，隨即拱手轉身，走出房門去了。

玉鳳目送顧先生的背影剛剛走過天井，忽聽店側馬房裡傳來一聲馬嘶。

玉鳳一聽便知是大黑馬發出的忿怒嘶鳴。

她正驚詫間，店堂裡忽又傳來店家的呼叫：「快來人呀，馬踢傷人了！」玉鳳趕忙走出房門，去到店堂一看，只見一位年約二十來歲、長得極爲壯實的漢子，以手扶腰，坐在地上呻吟。

店家正站在他面前在向他盤問，顧先生也停下步來站在一旁觀看，另外還有三四個人圍在他身旁，其中有店裡的伙計，也有住店的旅客。玉鳳上前問道：「發生了甚麼事情？」

店家指着坐在地上上那位漢子對她說道：「這人不知爲何被女客官乘坐的那匹大黑馬踢倒在馬房裡了，我正在問他。」他隨又問那漢子道：「你進馬房去幹甚麼？」

那漢子邊呻吟邊說道：「我進店找人，路過馬房，因見那大黑馬長得神駿，便進去看看，不想竟被它一脚踢倒。」

玉鳳道：「你可曾伸手動它？」

那漢子道：「我只站在一旁看看，並未動它。」

玉鳳用手一指，逼視着他厲聲說道：「你說謊！我那大黑馬你不去動它或牽它繮繩，它是決不會發怒蹶蹄的！我看你定是個盜馬賊！」

那漢子道：「只是順便看看，並未動它，也非盜馬。」

店家道：「那馬房乃在僻角，又不當路，你卻竄到那兒去了，不是盜馬卻是爲何？」

那漢子已感辭窮，索性不應聲了。

玉鳳已經怒形於色，正要發作，顧先生忙上前一步對她說道：「女客官息怒，這人我卻認識，乃是白馬村石匠，姓解名武，頗有孝名，向無偷盜行徑，且讓我來問他，究竟因何被尊騎所踢。」

他隨即轉過身來，問那漢子道：「解武，你去馬房究竟爲了何事？又爲何被馬踢傷？你且如實說來，我可求這女客官不加追究。」

解武滿面羞慚地抬起頭來若有所言，他瞬了瞬站在身旁的兩位旅客，卻又不安地低下頭去。

顧先生已經會意，回頭對店家說道：「且扶他到內房，再讓他從實講來。」

店家隨即和伙計一齊動手，將解武扶進內房。玉鳳亦隨後進入房裡。顧先生見房門外並無他人，才又對解武說道：「這房裡只我幾人，你盡可講出實情來了。」

解武這才抬起頭來坦然說道：「實不相瞞，我去馬房正是爲了盜馬。」

顧先生頗感驚異地：「你盜馬爲何？」

解武道：「爲救玉龍公子。」

玉鳳不覺一怔，一閃雙眸，接口問道：「你是意圖攔路截救？」

解武一點頭：「只能這樣了。」

顧先生不覺全身一震，心裡眞是感到驚異極了。他對解武自認盜馬和他稱說是爲救玉龍，這二者有何關聯，只覺茫然不解，而玉鳳竟能立即識破，他眞料不到眼前這位看去那般柔秀纖弱的女子，竟有那樣的機智和敏捷。顧先生這時幾乎已經忘了正被盤查的解武，卻只滿腹驚疑地注視着玉鳳。他從玉鳳那不驚不詫、從容自若的神情裡，忽又想到：她能迅即識破

解武盜馬的意圖，這豈止是機智和敏捷，也許還須有豐富的閱歷與謀略。他心裡不禁浮起一片疑思：眼前這位令人難測的女客官究竟是個甚麼樣的人物？

玉鳳早已察覺到顧先生的注視，她卻只佯作不知，仍從容不迫地問解武道：「你約集了多少人去參加攔截？」

解武道：「只我一人。」

玉鳳微微一笑：「這豈是你一人所能得逞的！你只是不願說出他們罷了！」

解武低下頭去，撫腰呻吟，只不應聲。

玉鳳道：「你這乃是自討苦吃，我那大黑馬豈是你能近得牠的！」她臉上已無怒容，話語裡還略帶着了些憐惜之意。

顧先生又在一旁插話道：「你縱然盜得此馬，又怎能救得玉龍公子？」

解武道：「我自知人單勢孤，鬥不過那班莊丁衙役，就是拚命奪得玉龍公子，也是難以脫身的。我想來想去，感到要救出玉龍公子，非有一匹快馬不行。有了快馬，我便牽着快馬伏在大道前面林中，等他們押解玉龍公子來時，乘他們不備，突然躍出樹林，從他們手裡奪過玉龍公子。只要公子到手，我便拚着一死也和他們周旋，讓公子騎上快馬逃去，這樣就能救出玉龍公子了。」

玉鳳雙眉微鎖，唇邊卻浮出一絲淡淡的笑容，似讚許，又似哀憫。她略一沉吟，說道：「這也非你一人就能辦得到的。」

解武道：「還有我弟弟。」

顧先生十分動容地：「果然如此，縱然救出玉龍公子，你弟兄二人也必死無疑。」

解武道：「我兄弟二人甘願爲玉龍公子而死。」

顧先生已是感動萬分，忙上前將他扶到椅上坐定，又對他說道：「你家尚有老母，兄弟二人一向又頗有孝心，如此行事，雖是捨身取義，難道就不想想你那年老的娘親？」

解武驀然抬起頭來，面容已由羞慚變爲悲戚，眼裡噙滿了淚水，他哽咽地說道：「我弟兄二人如此做法，正是奉了娘親之命。」

顧先生不由昂起頭來，仰面向天，以手撫額，長嘆一聲，說道：「『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白馬村能出這樣的一家孝義，遠比出十家萬戶侯更勝多了！」

玉鳳也不覺肅然心動，問解武道：「你家和玉龍公子有何瓜葛？卻這樣的甘願爲他效命？」

解武道：「我家和玉龍公子非親非故，只因我父親在世時，曾多次受公子大恩；三年前黃河決堤，我家遭了水災，也是多虧玉龍公子贈銀送糧，全家才得以活命。如今公子遭到了邵天狗的誣害，我等豈能坐視不救。開始我顧念老娘，便和弟弟商定，由我一人去救公子，讓他留下侍奉娘親。後來娘親知道了，便把我兄弟二人叫到她面前，對我二人說道：『受人點水之恩，亦當湧泉而報，何況我家曾受公子大恩，現在正是你二人報恩的時候到了。截救公子非同小可，若只去一人，恐難得手，自己死了事小，誤了公子事就大了。你兄弟二人還是一同前去爲好。對我無須掂掛，只要你二人能救出公子，我就死也瞑目了。』我和弟弟聽娘親說得極是，便決定照娘親所說的行事，我也就來盜馬了。」

玉鳳不禁十分感嘆地說道：「你娘親眞可稱爲義母，你兄弟二人亦可說是義士了。」

解武道：「我等卻從來都沒有想過那些字眼，只覺得應該這麼行事。」

玉鳳竟被這幾句平淡無奇的話驚呆了，震憾了。一種莫名的羞愧也悄然襲上心來。一瞬間，眼前這位看去顯得十分庸碌無奇的村野漢子，竟突然變得偉岸起來！她還從他身上感到一種浩瀚、一種磅礴，是那樣的無涯，是那樣的雄渾。他那短短而樸實的兩句話，竟比一部四書還能使人警醒，還啓人深思。

解武掙扎着想直起身來，但他幾經掙扎還是無法將身直起，他不禁嘆息一聲，喪氣說道：「如今馬未盜得，腰又被傷，我算誤了玉龍公子。」

玉鳳道：「一匹快馬易辦，醫好你腰傷亦不難，只是縱然給你快馬，縱是你弟兄二人合力，我料你也難救出玉龍公子。你縱然救出玉龍公子，以他的爲人和心性，又豈會丟下你兄弟不管，他卻自顧逃命！到頭來你還不是只落得誤己誤人！」

解武不由一聲悲嘆，頹然地低下頭去。

顧先生也不覺暗暗驚嘆，他眞沒料到玉鳳竟想得如此周密。他以手拈鬚，凝視着玉鳳說道：「女客官這話說得極是。這事確是魯莽不得！」

解武沉痛地：「難道就讓玉龍公子由他們白白害死不成？」

玉鳳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天理縱不昭彰，人間亦自有正義。你自回家養傷去，玉龍公子自會安然無恙的。」玉鳳這幾句話語，聽去雖然平淡，卻使人感到重有千斤，每字每句說得雖然平緩，但卻如金石擲地，使人感到鏗鏘有聲。

顧先生不覺全身又是一震，十分驚詫地看了玉鳳一眼，隨即回過頭來對解武說道：「這位女客官說得極是，你就休去惹火燒身了。」

他沉吟片刻，又說道：「你怎不好好掂量掂量，那邵天構豈是你兄弟二人所能對付得了的人物？他原是私鹽販子出身，曾多年在外闖蕩亡命，爲人不但陰狡，又習有一身極好的武藝，再加上他那班如狼似虎的莊丁助紂

爲虐，就連府裡的都尉也都畏懼他幾分。這番押送玉龍公子去洛陽，一路上他豈會不加意戒備！」

玉鳳在一旁靜靜地聽着。她感到顧先生所說的這番話語，對解武已顯得多餘，倒好像是有意對她說的，她聽後只冷然一笑，便不再說甚麼了。

顧先生焦急地看看窗外，見店堂已上着燈了，便回頭對解武說道：「我家中備有專治跌打損傷的藥酒，你可隨我去取，用它半飲半擦，你這腰傷三兩天便會好的。」他隨即叫店家扶着解武，一同離房出店去了。

玉鳳也回到自己的房裡，點燃蠟燭，獨自坐在桌旁凝思，她想着她進店後聽到的和看到的一切，她想着明天她將要去做的事情。

一會兒，店家送飯到房來了，還送來了顧先生交他帶來的一盒人參回天丸。玉鳳接過藥盒，漫不經心地問道：「東村離此多遠？」

店家道：「就在鎮東，此去不過十里。」

玉鳳道：「東村去洛陽可有小道？」

店家道：「小道迂迴難走，一般都走大道。」

玉鳳不再問他甚麼，店家便自出房去了。

玉鳳用過晚飯，很早便上床睡去。

第二天一早，玉鳳便上馬離店，回頭向東馳去。

她記起昨日從東來時，離小鎮約五里的道旁有一片斜斜的山崗，那山崗雖然不高，但登上山崗卻可看清周圍四野的一切動靜，正是一個伺機出擊的好地方。

玉鳳縱馬飛奔，不消片刻功夫，便已來到崗上。

她立馬山崗舉目一望，但見十里平原，一村一舍，一壠一林，都收盡眼底，不由一陣欣喜，便忙翻身下馬，準備尋個隱馬藏身的地方。

她轉頭四顧，只見崗上全是禿禿一片，既無一堵頹垣，也無一株樹木，只在她身旁有一片不大的窪地，她細一打量，感到那倒是一處可以隱身避風的好地方。

於是，她便牽馬下到窪池，將身倚馬，靜靜以待，只不時探出頭來看看道上動靜。

她等着等着，忽見遠遠一片樹林中穿出一行人馬，正沿着大道向這邊走來。

玉鳳頓覺精神一振，整個人都奮發起來。

她忙凝神一望，只見走在前面的四人，青衣紫帽，腰帶單刀，一望便知是捕快衙役。一個身材十分魁偉的漢子，反剪着雙手走在那四人中間。

玉鳳雖看不清那漢子的眉目，卻從那魁偉的身影上認出他就是自己盼待的玉龍來了。

玉鳳一認出他是玉龍時，心裡不由感到一陣顫抖，是欣喜，是疼憐，是怒惱，還是羞忿，她自己也分辨不清了。

她只目不旁瞬地凝望着他，看着他那昂首闊步的身姿，使她感到自豪，感到意滿，感到莫名的喜悅和無邊的欣慰！她暗暗感謝上蒼，慶幸自己沒有遲來一步。

她想着看着，那越來越近的身影，驀然和一個她藏在心底的身影重疊起來。一瞬間，她彷彿又回到十九年前，恍如置身在一片幽靜蒼郁的森林之中，她隱身於一株大樹背後，焦急地等待一個身影的到來。那身影終於在密林中出現了，一個魁梧雄偉的身影，昂首闊步，向她走來，也和她眼前看到的一樣，完全一樣！那身影，那步伐，那姿態！玉鳳不由感到一陣暈眩。

她忙閉了閉眼，搖搖頭，又睜眼向前看去。那身影仍然與她在林中等待的那個身影重疊着，完全合在一起了！唯一不同之處就是項上少了一副枷鎖，頷間少了一團虬髯。正是在這點不同之處才使她清醒過來，回到了眼前。

玉鳳帶着還留在心上的八分餘驚，七分餘詫轉眼向玉龍身後看去，但見緊緊跟隨在他身後的，是八騎身穿羊皮大褂，身旁帶着各種兵器的漢子。其中有一騎漢子特別惹人注目，他身上披着褐色狐皮大氅，坐馬也較餘騎高大。

玉鳳暗想：此人定是邵天構無疑。

正在這時，忽又有個緊緊跟隨在那八騎馬旁艱難邁步的身影閃進她的眼簾。玉鳳注目一看，只見那人雙手已被反綁，套索繫在他身旁一騎漢子鞍上。那人彎着腰，不停地跟蹌邁步，顯得十分可憐。玉鳳看着看着，不由一怔，她認出他是解武來了！

她心裡對他的悲憐不覺化爲一腔對邵天構等人的怒氣，眉也微微挑了起來。

那一行人已快到山崗腳下。大道上行人稀少，原野上靜悄悄。

在玉鳳眼裡，玉龍還是不久前貌樣，一張英俊的臉，一雙大大的眼睛。他毫無沮喪畏懼之色，只顯得有些悶悶不樂樣子。

四個衙役捕快不知是天生的習性還是爲討好邵天構，不斷挑尋各種岔兒，一路喝斥着玉龍。玉龍卻不理不睬，只自悶悶地走着。跟在後面一騎馬旁的解武，腰彎得更低了，腳也變跛，吃力地走着。

他身旁馬上那漢子，還不時揮起鞭子狠狠地向他抽去。

走着走着，解武忽然一步未及跟上，便被綁索拖翻在地。馬上那漢子也不停馬，更沒下馬扶他，就讓馬拖着他向前走去。

大道上響起了解武一聲聲的慘叫，還夾雜着那些漢子一陣陣的笑聲。

被激怒了的玉龍回過頭來喝斥他們，卻招來衙役捕快們的一陣謾罵和一陣拳打腳踢。

玉鳳早已策馬出了窪地，將馬一縱，大黑馬騰起四蹄，有如天馬行空一般，從山崗上飛馳而上，倏間便已來到那一行人面前。

幾個正在毆打玉龍的衙役捕快，還沒有回過神來，有兩人便已被大黑馬踏翻在地。

玉龍眼快，一抬頭便認出了玉鳳，他驚詫得不覺發出一聲：「啊，是前輩！」便再不容他去多思細問了。

就在這一閃間，他陡然長起百倍精神，猛然飛起兩脚，又把他身旁的兩名衙捕踢翻在地。就在這一刹那，玉鳳揚手兩箭，將拖着解武那騎漢子和他旁邊一騎射下馬去。

她一縱大黑馬，幾乎是人隨箭到，來到中箭那騎面前，抽劍一挑，割斷拴在馬鞍上的綁索，迅即反腕一劍，又將後面那騎刺翻。

解武見已得救，也忙將身一滾，滾伏到道旁溝裡去了。

從玉鳳縱馬上崗到此瞬，共計不過十呼十吸的功夫，便已四人倒地，三人落馬，還只剩下五騎漢子了。可憐又可笑的是，剩下的那五騎漢子直到此刻都還未醒過神來。

玉鳳趁機回馬來到玉龍身旁，用劍替他挑斷綁索，對他說道：「你自揉揉，把血活活。」隨又勒馬返身立於道上，注視着那五騎漢子。

這時，邵天構亦已醒悟，激怒得眼凸筋暴，拔刀在手，吼喝着縱馬向玉鳳奔來。

玉鳳等他來到馬前，挺劍一撥，撥開他的闊葉鋼刀，翻手連連刺去三劍。

只見劍鋒有如破天閃電，迅速得令人目不暇接，邵天構躲過兩劍，第三劍卻已閃避不及了。那劍鋒眼看已到他咽喉，玉鳳卻突然將手腕一抖，劍鋒又猛然飛開，鋒葉直擊他右腕，只聽一聲痛呼，邵天構手裡鋼刀早已從手中飛去。

玉鳳用劍尖逼着他的喉嚨，喝道：「下馬去！」

邵天構不敢動彈，只得翻鞍下馬，垂手呆立。

玉鳳這才回過頭來對玉龍說道：「我留下此人，讓你來處置。」她隨即將手中寶劍拋給玉龍。

玉龍接劍在手，正邁步向邵天構走去，馬上那四騎漢子見玉鳳手裡已無兵器，忙一齊舉刀催馬向她奔來。玉鳳一聲厲喝：「鼠輩大膽！」舉手一揚，前面兩騎立即中箭落馬。

剩下兩騎驚駭已極，趕忙勒馬回頭，竟欲遁去。

玉鳳忙喝住他二人，說道：「你二人駐馬勿動，我便不傷你。」兩騎只好停在那兒不動了。

這時，玉龍已來到邵天構面前，用劍指着他忿然說道：「你如僅爲霸佔義產，罪不至死。你如僅爲害我玉龍，我亦可不究。只爲你陰謀毒死我同窗好友徐某一事，我已立誓要爲他復仇，今天就容不得你了！爲讓你死而無怨，你快去拾起刀來，我和你一決死生！」

邵天構已被玉鳳的神技驚得肝膽欲裂，那裡還有鬥志！但他明白眼前已是別無它路，只有橫下心來捨命一拚了。

於是，他一咬牙，迅即從地上拾起刀來，也不亮式，猛然揮刀直向玉龍頭上砍去。

玉龍已有戒備，連忙挺劍相迎，二人劍來刀去，就在道上拚殺起來。一個是報仇除惡，義憤填膺，一個是困獸求生，窮兇極惡；一個是劍出如雷驚電閃，一個是刀起似鬼哭神嚎！二人相互緊逼，惡鬥了二十來個回合。

玉龍畢竟氣壯力猛，漸漸佔了上風。又鬥了幾回，他忽然賣出一個破綻，讓邵天構近身向他腰間劈來，他猛然落劍一擊，將邵天構手裡的鋼刀擊落在地，又趁他一驚時，猛然側身將劍斜刺過去！

只見邵天構兩眼一直，身子突然凝住，劍已刺穿他的心窩！

玉龍直盯着他，停了片刻，默禱一聲：「徐兄，我已爲你復仇了！」這才將劍一抽，邵天構也隨即倒地。

玉龍隨又提劍走到解武身旁，給他割斷捆在身上的繩索，撫着他的臂膀，內疚而又沉痛地說道：「解武哥，你爲我受苦了！」

解武悲喜交集，眼裡閃着淚光，說道：「只要公子得救，別的話不用說了。」

玉龍道：「你弟弟不知怎麼樣了？」

解武道：「他傷雖重，但尚不至死，過路的鄉親們準已把他救走了。」

玉鳳策馬來到他二人面前，她凝望着解武，帶着幾分讚嘆和幾分憐惜對他說道：「愚忠愚義均不可取，你又何苦如此？」

解武仰望着她，十分欽佩而又極感驚奇地說道：「顧先生已經猜到了女客官會來救公子，我卻未信，才這麼行事的，險些兒誤了公子！」

玉鳳不由一怔，默然片刻，只冷冷說道：「顧先生也眞多嘴！」

她隨即從鞍旁革囊中取出金錠一只，擲到解武腳下，對他說道：「此地你已不能再留，帶上這只金錠到別地安身去罷！」

她隨又回頭對那些受傷在地的衙捕、莊丁和呆在馬上的兩名漢子凜然說道：「你等聽着：邵天構作惡多端，死是罪有應得，不得株連無辜，義產當用作慈善，乃同善堂所有，他人不

得霸佔，有敢違者，邵天構即是榜樣！」

那些衙捕莊丁一個個趕忙連聲應是。

玉鳳見諸事已了，這才回過頭來對玉龍說道：「此地不宜久留，你快去選匹馬來，隨我離去！」

玉龍立即告別解武，走到邵天構留下的那匹青驄馬身旁，躍上馬鞍，緊跟玉鳳身後向東馳去。

跑出十來里後，玉鳳忽然帶馬馳上小道，又轉過身來向西北孟津方向馳去。

玉龍心裡雖然有些納悶，也不便多問，只緊緊跟隨在她身後。

一直馳過孟津來到黃河渡口，天色已近黃昏，玉鳳見渡口尚未收渡，這才輕輕舒出一口氣來，說道：「若再晚來一步，今天就過不了黃河了！」

玉龍不禁說道：「若上路時便直向西奔，不朝東去，多繞那二十里路的圈子，我們便已過黃河多時了。」

玉鳳略含責怪地望着他：「虧你還曾在外闖蕩過來！」

玉龍不覺一楞！不解地看了看玉鳳，他從她那似笑非笑，似譏非譏的眼神裡，感到了機警和智慧，這才忽然憬悟過來。他不禁羞慚地笑了笑，不吭聲了。

二人過了黃河，天已漸黑，玉龍牽馬渡口，顯得有些猶豫徘徊。玉鳳催他上馬，這才問玉鳳道：「不知前輩欲去何處？又將把我帶到何處去？」

玉鳳道：「我將去西疆，也將把你帶到西疆去。」

玉龍不禁驚詫萬分：「西疆？前輩去西疆何事？」

玉鳳道：「你能和別人約定要去西疆，難道我就不能和人有約？」

玉龍還想再問，玉鳳卻已翻身上馬，又催他上路了。玉龍只好上馬相隨，繼續向前趕去。

一路上，玉鳳很少說話，只顧兼程進發，不時錯過村鎮，弄得投宿無門，受饑受凍，疲憊不堪。

眼看她面容一天更比一天消瘦下去，咳嗽也日益加劇起來，可是，她越感不支，卻越是加緊趕路。

當她實在感到無力支撐時，便暗暗服下一粒顧先生給她的人參回天丸。

這丸藥確也神奇，每當她服下後，不但咳嗽立即緩解，精神也頓覺倍增。

玉鳳就這樣，不停地進發，進發！一直向西，向西！

玉龍把這些情景看在眼裡，心裡不禁難過萬分，他也曾多次勸她，要她停下馬來，好好養息幾天。玉鳳總是淡淡一笑，說道：「等到了西疆再歇不遲！」

玉龍多次勸她不聽，已由難過變為傷心，勸告也變為哀求了。

玉鳳卻還是淡淡地一笑，還是說到了西疆再歇不遲。只是在她那淡淡地一笑中帶上一些凄然的意味，在她那句「等到了西疆再歇不遲」的前面加上了「時不我待啦」這樣一句。

玉龍當即不由一怔，感到她這話說得有些不祥，但又想到她可能是與人相約的時間已迫，也就不去多想了。

玉鳳和玉龍行行走走，不到一月便已穿過山西，跨過陝西，進入甘肅境內。

這時已是臘月，雪積滿山，冰封四野，地凍天寒，道路十分難行。

一日，二人來到臨洮附近，忽然下起大雪來了，便只好尋了一家客店住下。

晚上，玉鳳咳嗽不停，幾乎整夜未睡。玉龍就在隔房，聽她咳得那般厲害，心裡十分難過，再也不能安心地睡在床上了，便忙披衣起床，焦急不安地在房裡踱來踱去。

每當玉鳳咳聲一起，他便感到一陣心疼，恨不能用自己的身體去代她生病。

等到天剛一亮，他便趕忙去燒了一壺熱茶，送到玉鳳的床前，一心只望她喝上幾口，便能緩和那劇烈的喘咳。

玉鳳接過茶杯，沒有喝茶，卻只微笑凝神久久地注視着他。她那雙閃閃發亮的眼眸裡，含滿了慈柔，充滿了深情，充滿了疼愛。過了許久，她才輕聲問道：「你昨晚為甚麼一夜不睡？」

玉龍道：「只因我心裡有些煩悶。」

玉鳳微微一笑，凝思片刻，忽又說道：「一路上累你辛苦，你都毫無怨言，對我也一直是十分照顧，你是否為了報我救你之恩才這麼作的？」

玉龍道：「前輩對我有恩，恩當然是要報的，報恩也是易事，我對前輩則不只是感恩，還相處有情，情生於至性，酬情是無窮無極的。」

玉鳳不由十分詫異道：「你所說的這個情字是如何生起來的？你且說來聽聽。」

玉龍道：「自從前番在京都西郊的關帝廟中遇見前輩之後，在那短短相處的十天之中，我對前輩便由敬而親，漸漸生起一種依依之情，分手後，我也一直眷眷於懷，以至難忘難捨。這次前輩在洛陽西郊救我，我想定非出於有意施恩，亦是由情所使，不然，前輩就不會迢迢萬里帶我去西疆了。」

玉鳳聽了，雖然默默未語，心裡卻如拂進一陣春風，頓感心暢情融，遍體和適。她那雙凝視着玉龍的眼裡，更增加了許多慈祥，許多柔和。

過了一會，她才滿懷欣慰地說道：「今天不須你來相勸，我也要留下歇息，你也該好好地睡一覺了。」

玉龍不禁高興萬分，雀躍出房，

張羅飯菜去了。

玉鳳吃過早飯，從革囊中取出蜀錦一段，貂皮一張，估照玉龍的身材剪裁成背心一件，坐在床上一針一綫地縫綴起來。

她一生中只親手為冷燕縫過衣服，卻從沒想到竟會為一個與己無關的少年親手裁縫起衣服來了。

這少年眞的與己無關嗎？玉鳳卻在心裡已經把他認作半子了。特別是當她在清晨聽了玉龍那番話後，她也不如何故，這個少年在她心裡竟比半子還更連心，還更關痛癢了。她想來想去，只感到這是玉龍與冷燕有緣，這是天意！

玉鳳剛把背心縫好，玉龍提着一籃香梨進房來了。

她把他叫到自己身前來，親自把背心給他穿上，一看，合身極了。玉龍也無多客套話，只說：「前輩不自將息，卻來為我操心。」

玉鳳也說了句：「越往西去越冷了。」兩人的心都是暖暖的。

玉龍在桌旁坐下，取出梨子，削去梨皮，雙手奉到玉鳳面前，說道：「村上人說，這是張掖仙果，吃了可以止咳。」

玉鳳接過梨兒，邊吃邊審視着玉龍。看着看着，竟又與她藏在心裡的那張面容重疊在一起了。她猛然回過神來，不覺脫口說道：「眞像！」她見玉龍一楞，忙說道：「你眞像一個人，像極了。」

玉龍道：「那人是誰？」

玉鳳道：「你不認識。」

玉龍道：「冷燕姑娘和有個叫羅雪的姑姑也說我像一個人。」

玉鳳不覺全身一震，心也緊縮起來。她極力穩住自己，問道：「那人是誰？」

玉龍遲疑了會才囁嚅地說道：「不說也罷，反正前輩也不認識那人。」

玉鳳已明白他說的那人是誰了，不禁在心裡暗暗地呼了一聲：「天啦，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

第二天雪停。二人又休息了一天，第三天便催馬上路了。

一路上，玉鳳的病還是反反覆覆，她的心情也是時好時壞。

玉龍不管是行路住店，總是在她身旁，盡心竭力地照顧着她，他以能使玉鳳稱心適意為樂，玉鳳亦以能得到他的體貼順心為慰。

玉鳳一直牽腸掛肚、日夜縈懷那失去的親生兒子，在這些日以來亦已漸漸淡漠。她似乎已從玉龍身上得到了補償，玉龍已使她感到了一種滿足。她對憧憬着的未來充滿了快樂和希望。她有時也在責怪自己對骨肉的遺忘，但那偶然對失子的悲傷，卻很快又淡漠下去。

玉鳳和玉龍到了甘州已近臘尾，玉鳳的病忽又加重起來。

玉龍勸她就在甘州住下調養，等過了新春再走。可玉鳳卻執意不肯，玉龍奈她不得，只好又隨她上路。

離了甘州，玉鳳一路咳嗽不停，有時咳得透不過氣來，只得伏鞍而行，因此，艱難一天，所走還不到百里。

次日中午，二人來到一個村落，在經過村尾一家客店門前時，玉鳳忽然停下馬來，呆呆地望着那家客店呆呆不動了，一瞬間，久久埋藏在她心裡的悲憤、屈辱、痛苦、哀傷又一齊湧上心來！而這一切都正是這家客店留下的。

這是甚麼的一個地方，今天又是個甚麼樣的日子呀！

她時時刻刻也沒有忘記，正是在十七年前的今天，也正是在十七年前的這家客店，她經過九死一生的掙扎，終於生下了曾懷他十月，並在他身上寄予了全部希望的兒子。也正是在十七年前的今天，也正是在十七年前的這家客店，那剛剛生下還沒有來得及看上一眼的兒子，卻被人換去！她的心在這兒受到巨創！這巨創一直淌血十七年，至今尚未癒合。

今天她又來到了這兒。盡管這兒是個使她每一想起都會憎恨，厭惡甚至詛咒的地方，可她既然來了，而且是帶病特意趕來，哪能不進去看看，尋尋舊跡，憶憶往事。盡管這是痛苦，可對玉鳳來說，習能成嗜，痛苦已變為了她的歡樂。

玉鳳在客店門前痴立了久久，才回過頭來對正在發楞的玉龍說道：「我想在這裡留下歇息。」

玉龍雖感有些詫訝，但當他一看到玉鳳那蒼白得異常的臉色時，便以為她是出於病得無法支撐使然，也就未去想及其它了。

他趕忙一躍下馬，上前扶着玉鳳一同走進店去。玉鳳進了客店，將一切交由玉龍張羅，便逕直向正院東頭那間上房走去。

進入房裡，她舉目四顧，只見窗腐墻裂，椅殘桌破，只靠壁那張舊床，仍尚完好，安置陳設也依然如昔。

一瞬間，兩句宋人辭句驀然浮上心來，她不覺默念道：「無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識燕歸來。」

此情此景，勾起歷歷往事，她雖不禁凄然生悲，卻已是欲哭無淚。

她正悲愴間，玉龍提着革囊進房來了，玉鳳忙强自寧神，和他聊了幾句店裡瑣事。玉龍說他住在西頭那間上房，要玉鳳有事叫他一聲，隨即便出房去了。

不多一會，店家便已備好飯菜送來。玉鳳已是心碎神傷，那裡還吃得下，因此，她幾乎是舉箸做樣，並未吃下甚麼東西。

玉龍也一反常態，端碗沉思，不時發楞，顯得心事重重，神情也悶悶不樂。玉鳳看在眼裡，只是暗覺驚詫，並未問他甚麼。

下午，玉鳳想給玉龍開開胃口，便把店家叫來，要他晚上把飯菜備辦得豐盛可口一些。不料店家卻說，玉龍已招呼過了，他正在灶堂張羅美食。

晚上吃飯時，桌上菜餚確很豐盛，可玉龍還是不大進食。特別是桌上那些烤肉，冰肉和帶有油葷的菜餚，他更是一箸未拈，點片未吃。

玉鳳幾次夾起送到他的碗裡，他卻忙又從碗裡夾在桌上。玉鳳不由驚詫萬分，問他道：「你是否身體不適？」

玉龍只悶悶不樂地搖搖頭。

玉鳳更感驚奇不解了。又問他道：「你爲何厭葷不食？」

玉龍仍是默然不答。

玉鳳道：「你爲何不答話？」她已帶着了些慍意。

玉龍這才淒然說道：「今天乃是我娘難之期，每年今天我都素食。」

玉鳳不覺一怔：「娘難之期？今天？」

玉龍點點頭：「是的，今天。臘月二十八。」

玉鳳頓覺全身一震：「甚麼時辰？」

玉龍道：「凌晨在卯。」

玉鳳驚呆了，筷子也不覺從手中失落，眼睛大張，眼裡閃耀出驚奇的光芒。她直盯着玉龍楞視了許久，才又問道：「你父母是誰？」她聲音已略帶沙啞。

玉龍一直低着頭，並未注意到玉鳳那顯得異常的驚詫。他又默然片刻才滿懷愴楚地說道：「都已去世了。」

玉鳳見玉龍神情顯得那麼淒傷，她也迅即抑制住自己那激亂的心緒，覺得自己不該去觸動他喪失父母的哀思，便不再追問他甚麼。」

晚上，玉鳳睡在床上，咳嗽和對往事的思痛以及被玉龍今日所觸起的驚疑，攪得心緒煩亂，如煎如熬，使她翻來覆去無法入睡。

半夜已過，萬籟無聲，陣陣朔風，穿窗透隙，把房裡浸得有如冰窖。玉鳳被陣陣寒風迫得胸悶氣促，連呼吸也感到困難萬分。

她索性披衣下床，打開房門，去到院裏走走，以透透胸中鬱悶。

她在院裡信步片刻，忽見玉龍房裡還亮着燈光，一陣詫訝，便走到窗前透過櫺縫往裡一看，只見玉龍面壁臥床已經入睡，被蓋一角斜垂床下，覆在被上的棉衣已掉到地上。

玉鳳怕他受寒，見房門只是虛掩，便悄然入房，替他覆好被蓋，又俯身拾起棉衣，輕輕給他加覆被上。

就在她拾起棉衣的那一瞬，忽然看到有塊東西從衣襟袋裡跌出，飄落地上。

玉鳳覆好棉衣，又去將那落物拾起，一看卻是一幅紅綢手巾，她不覺皺了皺眉，以爲是男女私相授受的東西。

她正想隨手甩去，忽然看到它那不成方圓的巾面以及它那不齊的巾邊，看上去不像是手巾，便又停下手來，將它湊近燈前一看，猛然間，她的心縮緊了，血凝滯了，氣塞堵了！她只感到一陣頭昏目眩，燈的火苗也變成了兩個，四個……她趕忙閉下眼來，手按着胸口，凝神，定心，運氣，好久好久，才稍平靜下來。

她再睜開眼睛把手裡的那幅紅綢仔細一看；桃紅色，細綢，下寬上窄……看清了認準了，一點不錯，正是她十七年前產子那天穿在身上的棉襖的裡綢，正是被掉換她兒子那人趁她昏迷之際，偷偷從那件棉襖上剪走的裡綢。

玉鳳的心又是一陣劇跳，臉熱得燙人，全身滲出了冷汗。這紅綢怎會在玉龍身上？他身上爲甚麼藏着這幅紅綢？玉鳳心裡翻起驚濤滚滚，湧起疑雲重重。驀然間，玉龍那身影相貌又和藏在心的那人重疊起來！忽一閃，玉龍口裡說出的「臘月二十八」、「凌晨在卯」那兩句話又在她耳邊響起。莫非就是他！他莫非就是我一直在苦苦尋訪的兒子，我那被換走的骨肉！

玉鳳移過燈，輕輕地走到床前，俯下身去，凝神注目細細地審視着玉龍那張微微側着的面孔，飽滿的天庭，濃黑的劍眉，隆鼻，紅潤的嘴唇……還有那粗壯的臂膀，結實的胸膛……一切都像極了！要不是他那臉上還帶着的稚氣抹淡了他應有的威嚴，要是他再長出鬍鬚，他簡直就是二十年前的羅虎！

玉鳳不由在心裡呼了聲：「天！」她那已經乾枯了的眼睛裡忽然湧出一串酸澀而滚燙的淚水。

玉鳳一直在玉龍床前站了許久，直至窗外傳來雞啼，才回到自己房去。

第二天，玉鳳沒有上路。

早飯時，她一邊吃餅，一邊不斷望着玉龍，見他兩眼微紅，心想：他昨晚準是哭過。爲甚麼？想是爲了思念他娘親。

玉鳳只在心裡默想，並未開口問他。她不是不想問，只是不知爲何她總感到心怯，幾次話到口邊又咽了回去。

下午，玉龍來到玉鳳房裡，關心她的病況，還和她聊了一些這荒村上的風情趣事。他今天的心境已顯得好了許多。玉鳳默默地好像在聽，實是在想她自己的心事。她聽着聽着，忽然盯着玉龍，問道：「你眞姓玉？」

玉龍不由一楞，嘴唇只動了動，卻沒有說出聲來。

玉鳳沒有再問他，只把他緊緊盯着，眼裡充滿了期待的神情。

玉龍又楞楞地想了一會，才低聲囁嚅地說道：「我實不姓玉，說姓玉，只因我不願姓我原來那個姓。」

玉鳳的眼裡突然一亮，緊問道：「你原是姓甚麼？」

玉龍十分不情願地：「姓韓。」

玉鳳猛地一震，心又急劇地跳了起來。她氣喘吁吁地：「你爲何不願姓韓？」

玉龍道：「因我本不姓韓。」

玉鳳道：「你本姓甚麼？」

玉龍沉痛地答：「我不知道。」

玉鳳迫切地問：「這是爲何？」

玉龍道：「我剛生下便離開了我的娘親，由姓韓的將我養大。那養大我的人也不知道我的親生父母是誰，因此，我至今也不知道我姓甚麼。」

玉鳳道：「既然如此，你又何以知道你是臘月二十八日卯時生？」

玉龍道：「是我那韓家的養娘告訴我的。」

玉鳳顫抖着：「你養娘自身姓甚麼？」

玉龍道：「姓秦。」

玉鳳猛然站起身來，正要撲上前去，忽然一陣暈眩，使她不得不又停住。她左手撫着前額，右手扶着椅靠，閉着眼睛站在那兒，幾乎是動彈不得了。她那張清瘦的臉已變得慘白。

坐在她身旁的玉龍被嚇慌了，趕忙起身上前扶着她。玉鳳隨而撲伏在他肩上。她想呼喚出她曾多次默默呼喚過的那一聲來，可到了嘴邊卻變成幾聲含糊不清的話語，似呻吟，又似嗚咽。她聽到玉龍那一聲聲帶着咽哽的呼喚，呼喚出的還是「前輩，前輩！」她傷心了。她感到自己要呼喚的那一聲和玉龍所呼喚的這一聲是多麼的不相稱！她的心似乎在對她說：「還不是時候，還需要等一等，等一等！」

玉鳳慢慢直起身來，望着玉龍欣然地笑了笑，說道：「好了，一切都好了！咱們明天又上路。」

玉龍楞住了。

晚上，天已黑了多時，玉鳳總覺心裡老是平靜不下來，坐坐走走，毫無睡意，便到西頭房裡去找玉龍。她一進房，見玉龍悶坐桌旁楞楞發呆，便問他道：「你在想些甚麼？」

玉龍淒然一笑：「我在想如何才能尋到我的那親生父母。」

玉鳳道：「等到了西疆，我幫你尋找，一定能找到的。」

玉龍自語般地：「冷燕姑娘也這麼說過。」

玉鳳一驚：「你對她講了你的身世！」

玉龍點了點頭。

玉鳳沉吟片刻：「你猜想你父親是個甚麼樣的人？」

玉龍道：「定是個正人君子。」

玉鳳望着他：「何以知道？」

玉龍道：「據我那秦氏養娘在臨終時告訴我說，她雖不知我親生娘親是誰，卻看出她定是出身在名門望族的大戶人家。因此，我想我父親也一定是個有志之士。」

玉鳳默然一會，忽又問道：「怎未聽你稱撫養你成人的那人爲養父？聽說他也是名滿洛陽的大善士。」

玉龍忽然怒形於色，忿然說道：「甚麼大善士？那姓韓的原是個賊！我豈能認賊作父！」

玉鳳不禁全身一震！一顆心直往下沉，她低下頭去，不知說甚麼好了。她又坐了片刻，便抽身回到東頭房裡，和衣上床，悲痛欲絕。

第二天一早，玉鳳又帶着玉龍上路了。

玉鳳歸天　玉龍抱憾

一路上，玉鳳很少說話，只是咬緊牙關，忍着病苦，催動大黑馬向前趕去。

不多日，二人便已過了肅州，出了玉門。在過玉門時，玉鳳策馬去那座土堆面前，默立片刻，投上一塊小石，又繼續向西進發。

玉龍對她仍一如既往，一路殷勤照顧，百般體貼關懷，對玉鳳的鬱鬱寡歡漠然無語，祇道她是病體難支，心境變異，只是倍加憐惜，毫不有所介意。

二人又行了多天，來到紅柳園西的一個村莊，這日正逢元宵佳節，村莊上聚集了許多來自附近各個部落的人羣。村莊裡亦擺滿了出售各種貨物的小攤。

玉鳳停下馬來，遠遠看着那些正在唱歌跳舞的青年男女，臉上不禁浮出了一絲笑意。

玉龍趁此勸她留下歇息，她也就欣然應允了。二人便在村莊上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這時，時未過申，一輪紅日尚還高掛，陽光把積雪照映得閃閃發光，那些正在雪地上跳舞的青年男女，他們那五顏六色的衣裙在陽光和白雪的照映下，更是顯得斑爛耀眼，五彩繽紛。

玉鳳站在窗前，看在眼裡，二十年前她在烏蘇草原看到的情景，彷彿又重現眼前，心裡不由蕩起一陣鄉思，惆悵的情懷裡也涓涓流入一道淺淺的歡泉。

玉鳳正凝視神馳間，玉龍興衝衝地提着一籃他剛在村頭購買的食物、瓜果進房了。他將食物、瓜果擺在桌上，讓玉鳳坐定後，說道：「前輩除夕那晚也在趕路，今天就該來好好過這元宵佳節了。」說完話，隨即恭恭敬敬地拿起一塊凍羊肉送到玉鳳面前。

玉鳳吃着他遞給的羊肉，臉上掛着笑意，慈祥和溫柔的神情又在眼裡閃露出來。

玉龍津津有味地吃着，顯得很開心，還不時流露出一種喜不自勝的神情。玉鳳感到有些詫異，便望着他問道：「你今天爲何這般高興？」

玉龍道：「我方才在村頭聽人說起

一宗新奇事來，一月多前，皇上派赴西疆的欽差大臣玉大人曾從此經過。不料玉大人剛剛走到此去不遠的戈壁曠野上，便遭到一幫馬賊攔路截劫。玉大人正在危急時，一個姑娘突然飛騎趕來，殺退馬賊，才救出玉大人，玉大人也因此才得以安然無恙地到達西疆。」

玉鳳聽了不禁又驚又喜，忙在心裡默禱一聲：「感謝上蒼！」便又若無其事地問玉龍道：「他們可知救玉大人的那姑娘是誰？」

玉龍喜意洋洋地：「都說她就是名震西疆的飛鳳冷燕姑娘。」

玉鳳笑了笑：「救玉大人的那姑娘可能是她，截劫玉大人的那幫人卻決非馬賊！」

玉龍也忙說道：「前輩說得極是，我所想的也正是如此。」

玉鳳望着他問：「你爲何有此想法？」

玉龍道：「有人說那爲首的馬賊就是西疆馬賊半天雲，我卻不信，半天雲正率部衆抗擊入侵外寇，豈會遠來這裡攔截朝廷欽差！」

玉鳳不覺心裡一動：「你曾去過西疆，可知那半天雲是怎樣一個人物？」

玉龍毫不遲疑地道：「深明大義，勇武無雙！是個令人可欽可敬的英雄人物。」

玉鳳久久凝視着他，眼裡充滿了歡欣，心裡滿懷寬慰。她這些天來籠鎖在心頭的隱憂和悲痛，有如浮雲暮煙，被一陣東風忽然吹散。她不由喃喃自語地說了句：「啊！原來是這樣！」

笑容又回到了玉鳳臉上，歡快更塡滿玉龍心頭。元宵佳節的夜晚，二人的心情也如晴空月紅，一片清輝，一片融融。

第二天清早，玉鳳又帶着玉龍上路了。一路上，她的心情雖然特好，病情卻又加重，劇烈的咳嗽伴着蹄聲，一直不斷，一直不停。緊跟在她身後的玉龍，爲她咬碎了牙，揪痛了心。他曾上前勸她把人參回天丸取出服下。玉鳳卻說：「只剩下兩粒了，我得留下。」

二人很快就來到咬牙溝，玉鳳的神情突然變得昂奮起來。她指着一垛頹墻對玉龍說道：「過了那頹墻，便入西疆地界了。」

她隨即加快了馬，馳過頹墻，又向前面奔去。路越來越崎嶇難行，玉鳳趕路的心情卻越來越迫切，一路起伏，一路顛搖，她只顧向前趕路，好像把自己的病和身後的玉龍都已遺忘。

日日夜夜，喘喘咳咳，一直向西馳進，過了哈密，直奔鄯善，很快便來到達坂城。

玉鳳在道旁停下馬來，指着附近一條小溪說道：「且去那溪邊小憩。」

二人隨即去到溪邊坐下，玉鳳見玉龍臉上露出幾分疲乏之色，便笑着對他說道：「提起神來，不需十天便可到了。」

玉龍不解地：「前輩將去何處？」

玉鳳道：「艾比湖。」

玉龍道：「我送前輩到了艾比湖後，再去烏倫古湖。」

玉鳳不覺一怔：「你要去烏倫古湖？」

玉龍點點頭。

玉鳳道：「你去烏倫古湖找誰？」

玉龍囁嚅地道：「冷燕姑娘。」

玉鳳望着他笑了笑：「我要把你留在艾比湖。」

玉龍忙說：「多謝前輩美意。只是我和冷姑娘已經有約，我到了烏倫古湖後，定會常常去看望前輩的。」

玉鳳道：「等你隨我到了艾比湖，不需我留下，你也會留下的。」話聲一落，嘴邊露出一個奇怪的笑容。

稍歇片刻，二人又上路了。

玉鳳因擔心會在迪化碰見玉璣，又怕昌吉一帶被人認出，打算繞道而行，便撥馬離開大道向北馳去。玉龍疑詫不解，忙拍馬趕上前去問道：「前輩爲何改道向北，前去不遠便是沙漠！」

玉鳳道：「沙漠又如何，你只隨我來便了！」

玉龍心裡雖然爲她感到忐忑不安，但知她情性固執，也就不便多說，只好跟隨着她向前馳去。

不過兩日便已繞過阜康進入沙漠。只因昨夜剛剛下過一場大雪，雪覆沙漠，玉龍舉目望去，只見白色茫茫，有如雪海，層層沙丘恰似白浪，浩浩瀚瀚，接地連天，無邊無際。

馬行雪上，雪沙浸蹄，欲速不能，只好緩緩行進。

二人行了一日，早已遠離邊際，轉頭四顧，蕩蕩空空，悠悠渺渺，除了一片白雪，還是一片雪白，到了這種境地，雖是二人同行，卻是人不欲語，馬蹄無聲。

異樣的寂靜又帶來異樣的孤獨，不禁使人似若來到一個死的世界。玉龍這時忽然生起一個奇怪的念頭，他往時最怕聽玉鳳咳嗽，這時卻倒想她能咳上兩聲。

可玉鳳自進沙漠卻竟一聲未咳，玉龍也是在這時才忽然注意到了這一情況。他再注意一看，見她不但未咳，精神也忽然轉好，騎在馬上，神態顯得十分安詳，心情也極爲平靜。

她不時向玉龍望來的那雙眼裡，竟閃射出一種奇異的光芒。玉龍心裡既感欣慰，又覺驚異，不禁打破沉寂開口對她說道：「未進沙漠前我還在爲前輩擔心，不想一進沙漠前輩的病反而好了，這眞是幸事。」

玉鳳只是微微地一笑，那本是慶幸的一笑，卻竟顯得那麼凄然，凄然中還帶有些兒哀傷的意味。

玉龍不由一顫，心頭一陣發冷。

他猛抬頭，這襲進他心來的寒顫，已淹沒了他那一瞬的驚疑。

白雪耀眼，使人眼倦，兩人都垂下眼瞼來，似閉非閉，各自默默地走着。走着走着，玉龍忽然感到眼前的白雪變暗，好似蒙上一層綠紗，已掩去了它原有的光澤。

他正疑詫間，忽聽玉鳳一聲驚呼：「你看！」吃了一驚，猛然抬起頭來隨她的手指仰頭一看，只見一排濃濃烏黑的長雲，如空中捲浪一般直向頭上湧來。

正在這時，只聽玉鳳又呼出一聲：「你再看！」他趕忙又隨她所指向前看去，又見地平遠遠處湧起一排滾滾黃塵，有如排山倒海一般直向這邊傾來。

他正驚奇不解張惶四顧間，又聽玉鳳呼叫：「快下馬，黑風起了！」玉龍尚在遲疑，早已躍下馬的玉鳳便伸手將他拉下馬來，又迅即一手牽着馬一手拉着他，直向前面不遠處的一堆沙丘奔去。

二人剛到沙丘旁，玉龍便聽到前面傳來陣陣呼號，如雷滾，如地震，似海嘯，又似山崩。

玉鳳已將玉龍拉在懷裡，以背向前，緊護着他，欲爲他擋着即將襲來的巨災。她不斷地輕輕在他耳邊說道：「別慌，孩子！會過去的！別怕，孩子！有我在你身旁。」玉龍已經明白了即將到來的是一場奇禍，一場異災！

可他卻不知道玉鳳這麼做，這麼說，正是發自天性的愛，發自內心的疼！他哪裡知道，她那毫不遲疑地以身相護，正是出於一顆母親的心啊！

當玉龍已經憬悟到這一場可怕的災難即將降臨時，他只是出於對玉鳳的尊敬，出於救弱扶危的生性，出於男子漢的本色，他想從玉鳳護擁中脫出身來，把護着他的玉鳳置於他的護顧之下，可他用盡了力也無法從她那緊緊抱着他的雙臂中掙脫出來。他只聽到玉鳳用一種慈柔中帶着嗔責，嗔責又充滿慈柔的聲音連連在他耳邊說道：「別掙，別動，黑風就要到了！」

玉龍還來不及去詫訝她的所說所爲，只聽一陣震耳欲聾的吼聲已逼近身來，緊接着是股巨大的暴力猛襲過來，他只覺眼前一黑，全身有如碰壁一般，一瞬間，風到了，他和玉鳳亦一同掀翻在地。

玉鳳將身一滾，又抱着他坐起身來，把他按在她懷裡，彎下腰背迎着風將他緊緊護住。

吼聲陣陣，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狂風浪浪，鏟地而來，又刮地而去。

沙迷了眼，風閉了眼，又閉了氣，一片黑昏，已分不出天和地，玉龍自是暈頭轉向，只感一陣窒息，張大了口也吸不進一點氣，呼不出一點氣。

漸漸地，他感到緊緊摟抱着他的那一隻手在鬆弛，他不覺一驚，想脫出身來看看玉鳳，他剛一掙扎，那雙鬆弛的手立即又變得緊緊。

迅又衝來一股勁風，把他二人一同掀翻，連在地上滾了幾滾。他拚力又翻坐起來，玉鳳卻只掙扎幾下，就再也坐不起來了。

玉龍心知不妙，趕忙將她扶起，也如她對自己一樣，將她擁在懷裡，用背頂着風，彎身擋住沙，死死將她擁着。

玉鳳已不再掙扎，她已無力掙扎了！玉鳳沒有再來護顧玉龍，她已無能爲力了。她雙眉淺鎖，嘴微微張着，胸前在急劇地起伏。

玉龍一陣心驚，忙呼喚着她：「前輩，前輩！」

玉鳳不時睜開眼來，看看他，又笑了笑，嘴也動了動，似乎說出了甚麼，似乎未能說出。

風的巨響使玉龍無法聽到，可傳進他心裡卻是：「別驚慌，別管我，不礙事的！」就這樣，重複，又重複！經過一陣揪心絞肺的折騰，玉鳳忽然睜開眼來，凝視着玉龍，久久地凝視着，任風沙如何吹打，卻是眨也不眨，眼裡閃着奇異的亮光，亮光在玉龍臉上照來照去，她那張顯得異常寧靜的臉，隨即浮起一片深情的笑容，嘴唇也在閃着，她在說話了，而且說出來了；可呼嘯而來又呼嘯而去的巨大風聲把她的聲音吹走了，又壓下了。

這次雖沒有傳話進玉龍心裡，風卻把剩下的傳進了玉龍耳裡。他聽到的也只是這麼一些斷續不全的話語：「玉龍……娘親……艾比湖……冷燕……願你倆相親……香姑會……」慢慢地，她的嘴不動了，微閉了。

慢慢地，她的眼也合上了，眼角邊滾出一顆圓圓的淚水。玉龍拚命呼喚着她，搖動着她，她的嘴再也沒有動，眼也再沒有張開了。呼喚來的只是再也醒不過來的沉睡！

風很快吹落了她臨死時留在眼角旁的那顆圓圓淚水，風卻永遠吹不散她臨死時留在嘴邊的那一抹淡淡的哀凄。

一會兒，風停了，雲開了。靜靜躺在玉龍懷裡的玉鳳，她那張清秀如生的臉上，容顏顯得那樣的寧靜，安詳，沒有留下一絲十八年風霜摧折的皺紋，沒有添上一分二十年心身磨折的蒼老，沒有顯出半點十七年痛苦煎熬的憔悴。她還是那樣端秀玉潤，光彩照人。

玉龍抱着她悲泣久久，直至日已西斜，才將她輕輕放下，起身去到大黑馬身旁取下革囊，抽出寶劍，就在沙丘近旁，掘了一個深坑，又回轉身來將玉鳳輕輕抱起，慢慢走到沙坑面前，緩緩地，平平地將她放進坑裡。

當他去撫直她那雙微微彎曲的雙手時，這才忽然發現她兩隻手裡都各自緊握有一件東西。他仔細一看，握

在她右手裡的竟是他一直珍藏在衣襟懷裡的那幅紅綢。

他心裡不覺一怔，不解這幅紅綢怎會到她手裡！他又一想，可能是在抗大風時無意被她抓去。於是他也不再去多加思究，便輕輕掰開她的手指，又輕輕將紅綢取出揣進自己懷裡。

再看看她那左手，緊握着的卻是她常常佩掛身邊的小弩。他也想給她取出，可她那握着小弩的手指卻握得很緊。他不忍用力去掰，只好仍讓她留在手裡。

玉龍將玉鳳遺體安放平穩，才又從革囊中取出她常披在身的那件貂裘大衣，給她覆蓋身上，這才站起身來肅立在她遺體身旁，由默默致哀，以至情不自禁地哀切悲泣了一會，才開始回沙掩埋。

當他剛往沙坑塡進第一捧沙時，一直站在身旁注視着他的大黑馬，忽然發出一聲嘶鳴，隨即騰躍前來，不住地用它的頭來頂他掀他，甚至舉起前蹄對着他身上直刨直敲。它一邊向他頂來撞去，一邊不停地發出悲嘶，似在拚命護顧它的主人，不讓玉龍掩埋。

玉龍被大黑馬的舉動震住了，感動了！他只好停下手來，讓大黑馬也安靜下來後，才上前撫拍着它的頸脖，祝禱般地對它說道：「你的主人已經死了！我是在埋葬她！讓我埋葬你的主人，以免她的遺體受到鳥獸的損傷！」

大黑馬似乎也通人性，竟垂着頭，默默地走開了。

玉龍這才一捧沙，一聲禱，一滴淚地將玉鳳埋好。

玉龍埋好玉鳳，又將她那柄使用多年的寶劍插入墳前沙裡以作記號，並緊緊記住墳旁沙丘以及近旁幾座沙丘的形狀，然後又在她墳前拜了拜，這才轉過身來，去牽一直站在近旁注視着他的大黑馬。

不料他剛要走近它時，它卻跑了開去。他又靠近，它又跑開，如此反反覆覆，總是不讓玉龍牽住。玉龍往返奔跑，已被大黑馬折騰得精疲力竭。玉龍見大黑馬只在墳堆近旁閃去躲來，並無它去之意，知它是眷戀主人，不忍離去。

玉龍感動萬分，不禁望着它嘆道：「好一匹義馬！我就讓你留下罷！」

玉龍騎上青驄馬，懷着悲痛，噙着淚水，最後看了看玉鳳的墳堆，又看了看大黑馬，這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夕陽默默無語，覆雪已被黑風掃盡，大漠一片昏黃，浩瀚無涯，萬里無聲，死一樣地靜寂。

寂寞伴隨了玉鳳一生，玉鳳死去又伴隨寂寞。

* * *

冷燕回到艾比湖已經一個多月了。她一回到這裡，就像給這個平靜而又顯得冷清的荒村吹來一陣春風，引起了波動，帶來了溫暖和歡樂。

她給香姑帶回的是：蔡么妹和劉泰保的問候，玉府的近況，王府的消息。給蓮姑，達奇、小黑和查牙子等童年時代的伙伴們帶回的是：她的一路見聞，京城繁華，以及她在京城所遇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在談起這些事情，冷燕當然還是有選擇的，那些該談，那些不該談，她心裡有數。只是那些該談的就已經使他們聽得如迷如痴，驚奇不已。若把那些不該談的也談出來，她那班伙伴們就更會瞠目驚呼，駭怪入魔了。

她給台奴帶回來，使台奴心裡感到最爲高興的，就是她的歸來和她娘親的歸期。台奴一心惦掛着的就是她母女二人，她似乎只要有了她母女二人便甚麼東西都可以不要了。冷燕給哈里木帶回的則是她從王妃、玉璣以及周笑若等人口中聽來的有關軍機處的消息。這些消息很快就傳到了烏倫古湖，傳到了羅虎耳裡。

冷燕一回到艾比湖，便給這個荒涼的村莊帶來一片生機，使那些滿山遍野的積雪好像都要立即融化，使那些枯藤枯樹似乎就要發出嫩芽。

她簡直就像一股東風，一團烈火，她走到那兒，那兒就變得暖融融地。已經怠惰下來的青年，重又振奮起來練武！已經改作馱運的馬匹，重又給它們配上馬鞍！已被人們疏淡了的草澤，又得到了殷勤的關切和照拂。

已經離別她半年的艾比湖，一切景色如舊，那班曾和她朝夕相處的伙伴們，除了一個個都長高了些外，仍是童心如昔，這使她不禁感到欣喜萬分。

唯一使她感到難過的是：那頭陪伴着她度過童年的老駱駝，在她歸來的前幾天便已死去，她再也聽不到那悠揚悅耳的駝鈴聲了！這鈴聲從她剛能辨識聲音時便在她身邊響起。這鈴聲曾在她心裡蕩起多少情思！這鈴聲喚起了她多少美好的回憶！從此，她再也聽不到它了，每當她一想起那頭老駱駝和它搖盪起的鈴聲，冷燕便感到若有所失，不覺惆悵難禁。

冷燕歸來後，最使她感到歡欣的，是她隱藏在心裡的等待：等待娘親的歸來，等待玉龍的來到。

娘親曾和她約好三月裡一定歸來，她回來後幾乎是天天屈指計算歸期：九十天……八十天……五十天……還只有四十幾天了。

她想到娘親一歸來便將帶着她到烏倫古湖去，去和羅大伯住在一起，合成一家，孤獨的娘親和孤單的羅大伯都不孤單了，自己也有了可以明呼正叫的父親，讓家裡充滿了娘親曾經說過的那種天倫之樂，這該是多麼和美幸福的事情！冷燕憧憬着未來，心裡一片騰歡！

至於玉龍，雖未和她約定來期，但冷燕相信他定會來的，也許他來時，她和娘親已經去到烏倫古湖了。

她也正是約他去到那兒的。冷燕每一想起玉龍，便會感到一陣心跳，臉上也會發起燒來，心裡頓然失去寧靜。她盡力不去想他，卻愈會把他想起，即使有時沒有把他想起，他自己也會突然闖進心來，這是怎麼一回事呢！她很想知道別的姑娘會不會也是這樣？

一天，冷燕和蓮姑坐在艾比湖邊談心。那兒是個山灣，沒有風，沒有人，周圍靜悄悄，湖平如鏡，把她二人的身影映在水裡，眞是地也宜人景也宜人。

蓮姑正在給她講述一樁發生在村裡的有趣事情。冷燕也在專心聽着。

她聽着聽着，心裡忽然閃起一個念頭：要是這時坐在自己的身邊的是玉龍該有多好！一瞬間，她竟忘了自己是在聽蓮姑講述趣事，只想起她和玉龍在祁連山下林裡的篝火旁，在妙峯山林蔭中的草地上，相對坐談的那些情景，一言一笑，一舉一動，全都歷歷浮上心來。

她想着想着，蓮姑那段有趣的故事未聽進，直到蓮姑問她話時，她才猛然驚醒。冷燕央求蓮姑重述。講着，聽着，蓮姑講至動情處，不覺伸過手來挽住她的臂膀。冷燕不禁又閃起了方才那個念頭：這時蓮姑若是玉龍就好了，她一走神，又把蓮姑重講的話聽丟了。蓮姑看出來後不由問她道：「冷燕姐，你究竟在想些甚麼呀？」

冷燕臉一紅：「我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蓮姑沒有追問她想的是誰，只是毫不掩飾地說道：「我只有想到達奇時才會這樣。」

冷燕瞧了她一眼：「你也不害臊！」隨即在心裡想道：「原來她也是這麼的！」

又有一天，冷燕在香姑家裡吃着一些哈里木剛從烏蘇帶回來的隴南賈昌柿餅，感到味甜柔嫩，入口即化，好吃極了。

她邊吃邊不禁想道：「要是能留幾個讓玉龍嘗嘗，他一定也會贊不絕口的。」

她正想着，忽見蓮姑從籃裡取出幾個揣在懷裡。蓮姑揣好柿餅，見冷燕在凝視着她，便湊到她的耳邊毫不掩飾地說道：「我留幾個給達奇嘗嘗。」冷燕望着她笑了笑，心裡不由又想道：「原來她和我想的都是一樣！」

當然，冷燕想得更多的還是她娘親。她每一想念起她的娘親，心裡便會蕩起一陣依依之情，難止難禁，無涯無境。

娘親的疼愛，娘親的慈柔，娘親的體貼，娘親的眷顧，這一切都化爲深恩，深深進入她的心頭。

她哪能不這樣呢！十七年來，她一直和娘親朝夕相依，每一天都飽享着娘親的愛撫，全身都浸透了娘親的情意，她只要每天去懷緬一樁娘親曾經給予她的情事，她就是再活百年，也將是追懷不完的了。

冷燕每一想念起娘親，在她那蕩起的依依之情裡，除了懷滿了娘親的愛，也滿懷着她對娘親的疼憐和因疼憐而生起的擔憂。特別是在這些天來，她每一思念起娘親，便總是惦掛着她的病體，她的孤獨和她那艱難的處境。

娘親此時究在何處？是在回家的路上風雪兼程，還是尚羈留河南正淒涼策馬黃河邊上？娘親此時的境況又是如何？是起居如常身心兩適，還是已一病難支正孤臥客旅？冷燕一想到這些，便感坐臥不安，不禁一陣神傷，一陣心悸！

這天已是二月十五。冷燕一早起床後，屈指一算，娘親約的歸期時已過半，還有四十五天娘親便要回來了。

她想讓娘親能好好地歇息，過得舒適一些，便開始着手在房裡佈置起來：把床鋪墊得厚厚的，將娘親平時用的筆墨紙硯，梳鏡盆巾以及杯盤器皿一一取出，擦洗乾淨放置案頭、桌上，又將屋角那只木箱搬出打開，清點箱內的各種衣物用具，看看有無娘親回家後即動用的東西。

她正在翻看時，香姑進房來了。

她一看便已明白了冷燕的用意，不禁點了點頭，含笑對她說道：「你眞想得周到。」

冷燕忙停下手來，起身請她入座，和她敘話。

香姑將房裡佈置一一看了看後，望着她略帶些兒疑慮的神色問道：「你能量定你娘親三月底前準能回來？」

冷燕道：「娘親是這樣和我約定了的。」接着她又補了句：「我亦和娘親說定：她要三月底不回來，我便再進關裡去找她。」

香姑默然片刻，又略帶些兒怨責地說道：「你迢迢萬里去京城，既然已把她找到，就該苦求苦勸地把她接回來，要不也該賴死賴活地跟着她，那能再讓她一人去闖蕩！」

冷燕不便說出娘親命她護送玉璣的事來，只好說道：「姑姑又不是不知道我娘親的情性，我能拗得過她老人家！」

香姑道：「你難道不可以遠遠地跟着她！」

冷燕站在那兒不吭聲了。

香姑見她不說話，才把態度平和下來，說道：「正是因爲我太知道你娘親的心性了，所以才更不放心她！這些天來我一直在憂念着，要是她能找到她那親人就萬事大吉，要是落了空，我眞擔心她會受不了！恐怕……」香姑突然打住了，沒把話說下去。

冷燕不由一震，心像被人揪着似

的，忙說道：「不，娘親會回來！一定會回來的！」

香姑說了句：「但願如此！」隨即把話題拉開了。

冷燕自從這番和香姑談叙之後，心裡似被罩上一層陰雲，一想到娘親便感坐卧不安，神搖心悸，時生夢魔。

這日中午，她到香姑房裡去找蓮姑，見哈里木正在和香姑談議外面的情況。哈里木見她進房來了，便對她說道：「我正想到你房裡去找你呢！」

冷燕不由一怔：「叔叔找我何事？」

哈里木道：「烏倫古湖有人來說：『你羅大伯率令着百餘騎弟兄正在廟兒溝一帶追擊一幫從塔城界外竄來的外寇，我正在爲他擔心呢！」

冷燕道：「叔叔擔心甚麼？」

哈里木道：「我已得報：田項亦於日前突然派遣烏蘇和奎屯軍營的官軍，兵分兩路，在克拉瑪依一帶巡游。田項心懷叵測，不知他是爲追擊外寇還是意在謀算你羅大伯？」

冷燕道：「朝廷欽差玉大人尚在迪化，田項豈能毫無顧忌？」

香姑冷冷一笑道：「玉欽差即使是心向着你羅大伯他們，行事也得按照朝廷的旨意辦。」她沉吟了下，又說道：「我看那玉欽差倒是不來的好，他來了也許反而會壞事！」

冷燕不由心裡一驚，驀然想起羅雪姑姑也曾說過這樣的話。她雖猜不透這裡是何故，心裡卻又浮上了一片陰霾。

下午，冷燕正獨坐房裡，心緒不寧地憂念着羅大伯和娘親，蓮姑進房來邀她去湖邊玩雪取樂。

冷燕稱說心裡煩悶不想前去。蓮姑卻說正是知她心情不好才來約她去的。

隨即便強拉着她一同去到湖邊樹林裡。蓮姑興緻勃勃地捧起地上積雪堆捏成各種形狀的牲畜，冷燕只站在一旁默默馳神，毫不動手。

蓮姑見她如此悶悶不樂，一轉念，便對她說道：「來！我二人各自做一個自己心裡最喜愛的人，看看各自做的誰？做得像不像？」

冷燕一來被她糾纏不過，二來她對蓮姑所提的這個玩法也感新奇，於是便也挽起袖口，開始捏塑起來。

冷燕這時正在想念娘親，她心裡最愛的也正是娘親。因此，她毫不遲疑地便開始捏塑起她娘親來。

她心裡懷滿敬愛，充滿虔誠，專心一意地捏，凝神注目地塑，一個幼細而顯得十分窈窕的體形立起來了。一會兒頭也塑上了，冷燕又細細地揉，細細地抹，一張清秀端莊，玉潤雅嫻的臉亦已展露出來。

冷燕退後數步，對着她剛塑成的娘親的雪像凝神細看，只見雪像亭亭玉立，雪膚冰肌，纖塵不染，顯得拔俗超凡。她從容自若，垂目凝神，似在沉思，又似欲語。

她看着看着，一瞬間裡竟恍若娘親眞已來到她的面前。

正在這時，蓮姑也走過來了，她舉目向雪像一看，不禁立即驚呼起來：「這不是玉姑嗎？塑得活靈活現，眞是像極了！不僅像，簡直就是玉姑了！」她又對着雪像凝望片刻，說道：「要是我娘親走進林來乍一入眼，準會錯當玉姑眞已回來。」

冷燕聽她這麼直誇，心裡也不由感到高興。也走過去看看蓮姑所塑雪像，見立在那兒地上的乃是一個身材粗壯、膀寬臉闊的雪人，看去雖然誰也不像，但從身形上卻也能猜出她是塑的達奇。

蓮姑在一旁緊挨着她等她發話。

冷燕笑了笑，說：「達奇。」

蓮姑欣然地笑了，她只需此兩字便已滿足。

冷燕已覺心情稍好，便和蓮姑在樹林裡閑聊起來，聊着聊着，她忽然瞥見有個人影在林邊一晃，隨即又轉入一叢灌林後面去了。

冷燕立即警覺起來，忙拉着蓮姑向那叢灌林走去。剛轉過灌林，便見一人牽着一匹馬在那兒東張西望。她一看背影眼熟，正驚異間，那人已察覺身後有人，便忙轉過頭來。就在這一瞬間，冷燕驚呆了！那人也楞住了。緊接着，兩人幾乎是同時驚呼出同樣一聲：「是你！」

冷燕見是玉龍，隨着萬分驚詫，不禁同時激起驚喜萬分，她趕忙走上前去，問道：「你怎到這兒來了？」

玉龍那驚詫之色尚還一點未退，並不答她所問，只楞楞地問道：「你怎會在這兒？」

冷燕已顯得稍稍平靜下來：「你來這裡何事？」

玉龍囁囁嚅嚅道：「我來找人。」

冷燕道：「誰？」

玉龍還是囁嚅道：「我也說不上來。」

冷燕不由十分詫訝地打量着，又看了看他身後的那匹青驄馬。猛然間，青驄馬鞍旁掛着的那只革囊映入她的眼來。

冷燕不覺一怔，忙搶步去到鞍旁，仔細一認，認準了，是她娘親之物。她忙指着革囊，問道：「你這革囊是從那裡得來？」

玉龍悶悶地：「一位前輩的遺物。」

冷燕心頭一縮：「那位前輩是誰？」

玉龍道：「就是我曾在京城西郊關帝廟裡遇見那人。」

冷燕急促道：「怎說是遺物？」

玉龍道：「她死了。」

冷燕睜大了眼：「死了？誰死了？」

玉龍道：「就是那位前輩。」

冷燕啞着聲：「在那兒？」

玉龍道：「在沙漠裡。」

冷燕張着嘴，張着眼，停了呼吸，木然不動了，過了一會，才「哇」的一聲，轉身抱住革囊，伏在鞍上放聲痛哭起來。

哭呀！哭呀，直哭得湖水興波，青山失色，樹梢積雪也化作滿林淚水。直哭得玉龍心碎，蓮姑肝裂，青驄馬也不禁淚垂。

玉龍在一旁凄惶木立無措，他雖也在情不自禁地悲傷流淚，可他卻仍不解冷燕這般傷痛竟是何故。

蓮姑心裡已經明白，亦在一旁掩臉哀嚎，哭得異常悲痛。

過了許久許久，蓮姑才忍着哀傷走到玉龍臉前，哽咽說道：「你說的那位前輩就是我冷燕姐的娘親。」

玉龍這才恍然憬悟過來。不知爲何，他卻忽又觸到傷心處，也不禁失聲痛哭。

又過了一會，香姑、哈里木、台奴、達奇等人都已聞訊趕來。香姑一到，立即撲上前去抱住冷燕，呼天叫地哭得氣斷聲咽。

哈里木站在一旁默默垂淚，台奴跪在地上，一邊默默垂淚，一邊喃喃禱祝，一邊哀哀啜泣。

達奇站在蓮姑身旁，半是爲玉鳳悲傷，半是陪着蓮姑落淚。

大家就在林邊哭，一直哭到日已落下阿拉山口，哈里木才將香姑和冷燕勸住，接着又由香姑和台奴扶着冷燕回到屋裡。

晚上，香姑、哈里木引着玉龍一同來到冷燕房裡共商後事。

玉龍這才將他如何在洛陽遭人陷害，玉鳳如何救他，又如何將他帶來西疆，以及她是怎樣在沙漠中遇到黑風並在黑風中死去的經過、情景一一地講了出來。大家在聽他講述時又難免引起許多悲痛，冷燕更是邊聽邊泣，已是哭得音啞神傷，幾至淚已成血。

當玉龍說出玉鳳在臨終時所說的，他僅能聽到的那幾句斷續不連的話語後，香姑反復念道：「玉龍……娘親……艾比湖……冷燕……願你倆相親……香姑會……」她邊念邊思索推敲，忽然似有所悟，抬起頭來看了看冷燕，又看了看玉龍，隨又給哈里木遞去一個表示她已會意的眼色，便把這事暫擱一邊去了。

香姑見冷燕只顧悲傷，便去拿過玉鳳遺下的革囊，將囊內遺物一一取出審視。她點着看着，忽從一個包裹得很嚴的布包中取出一本殘書，遞給冷燕，說道：「你看看，這殘書好像是二十年前你娘親常常珍藏身邊的那本學拳習劍的書。」

冷燕忍悲接過書來，湊在燈下一看，書上那些圖文剛一入目，她便已認出是九華拳劍法式的抄本來了。只是這時她哪有心情去細細琢磨，只想略翻一下便放回囊裡，不料她剛一翻完，頁後一行墨跡猶新的字跡忽然躍進眼裡。

她仔細一看，見是娘親筆跡，上寫着「殘篇半卷，留付冷燕、玉龍珍藏。娘字。」很顯然地看得出來，「玉龍」二字是後來才添上去的。

冷燕的心不由一動，感到娘親添上玉龍名字定是別有用意，這用意何在，她雖覺在這種時刻也不應去多想，但羞澀之態仍不免流露出來。

她把書往玉龍手裡一遞，說道：「這書你也有份。」隨即便轉過身去。

玉龍接過書，看看後面的那一行字後，拿着書楞在那兒不知如何是好。

接着大家又商量去沙漠尋找玉鳳遺體，並將遺體運回安葬的事情。商量決定：玉龍帶路，由冷燕和香姑一同前往，明日作好一切準備，後日一早便即上路。

哈里木本來也是要去的，因沙漠附近正有烏蘇及奎屯的官軍在那裡巡邏，香姑怕他去了惹出事來，便讓他留在家裡備辦所需一切。

諸事商量已定，哈里木忽然對冷燕說道：「應把你娘親已死之事派人告訴你羅大伯才是。」

冷燕道：「羅大伯正率衆在外，行踪無定，到哪裡找他去？」

香姑道：「我看還是等他回到烏倫古湖後再告知爲好。」

玉龍在旁聽着，開始雖覺突然，卻未便多問，直至聽香姑說出「回到烏倫古湖」一句後，才不勝驚奇地問道：「羅大伯是誰？」

哈里木和香姑都沒應聲。

冷燕抬起頭來，毫不遲疑地說道：「半天雲羅虎！我的父親。」

香姑先是一怔，隨即情不自禁地衝着冷燕誇叫了一聲：「好樣的！」

哈里木點點頭：「眞不愧是咱們的冷燕！」

一旁被驚詫得直發楞的玉龍，這時亦已明白過來，忙接口說道：「我已見過羅前輩，羅前輩亦已經知道這事了。」

冷燕不禁十分驚異，忙問道：「你在哪兒見到我父親？又是怎樣告訴他的？」

玉龍道：「我剛出沙漠，正走到塔岔口附近，忽見羅前輩率領着百餘騎人馬迎面馳來。他在馬上一眼就認出我了，便忙停下馬來，問我從哪來？到哪去？我說從關內來，到艾比湖去。他問我去艾比湖何事？我說一位和我一道從關內來的女前輩死在沙漠裡了，我到艾比湖去報信。他忙又問我那女前輩是誰？我說不知她名姓。他忽又問我那女前輩是不是騎一匹大黑馬？我說正是騎的一匹大黑馬。他顯得很吃驚，臉色都變了。又問我遺體和大黑馬現在哪裡？我說遺體暫埋在沙漠裡了，大黑馬守在墳旁不肯離

開。羅前輩聽了後，回頭對他身旁的人說了句『你們先走一程，我隨後便趕到！』隨即縱馬向沙漠那邊馳去。」

哈里木聽了十分不安地：「你可知他的那幫弟兄是向何處去？」

玉龍道：「聽他們說，他們剛在克拉瑪依以南擊潰了一羣竄來劫擾的外寇，還準備回到烏倫古湖去。」

哈里木想了想，又對冷燕說道：「你父親想是看望你娘親的墳堆去了，他一人去沙漠恐防有失！事不宜遲，你們明天就動身趕去好了。」

第二天一早，冷燕、玉龍、香姑三人騎上馬，又帶上一匹馱運篷帳、用具的牲口；穿過草澤，取道古爾圖向沙漠馳去。

冷燕爲不惹人注目，雖未全身戴孝，卻也在鬢旁戴上白花，穿著一身素服，腰間繫上一條白絲素帶，再加上她騎的又是一匹白馬，看去也顯得楚楚哀淒，給人以肅然生悲之感。

三人爲了趕路，一路揚鞭縱馬，向前奪路飛奔。腳下的野地戈壁，身旁的樹木村莊，只都一閃而過，快得無法看清。

歷時不過三天，三人便已走近沙漠邊際，來到一片紅柳叢前，玉龍停馬向東一指，說道：「從此直向正東走去，馬行兩日便可到達掩埋前輩遺體處。」

冷燕舉目向前望去，只見一片黃沙，廣闊無邊，遙遙無際，沙漠上沙丘橫亘，斷續綿延，極目難盡。冷燕暗覺心憂：如此遼闊，走離一步可差千里，此去能否尋到娘親墳堆，她感到茫然一片。

玉龍勒馬前行，冷燕香姑跟在他身後，進入沙漠，向正東方向走去。玉龍邊走邊辨識沿途沙丘，覺得那些沙丘似已大小異位，有些沙坎沙坡，與數日前他經過時所記下的形狀似是而非，弄得玉龍也不禁勒馬遲疑，躊躇不決。

行了兩天，計時計程，應已來到掩埋冷燕的娘親的遺體處。可三人尋遍周圍一帶沙地都未見墳堆，也未見大黑馬身影。玉龍不覺愧疚於懷，焦急萬分。

冷燕更是心如火燎，悲痛不勝。三人就在那裡搭起篷帳，朝尋夜宿，一連尋了兩天仍是一無所得。

到了第三天，忽在一處沙地上發現了大黑馬的屍體，見它躺卧地上，伸着頸項，昂着頭，兩眼大大張着，渾身毛色還閃着光澤，看去不像是死於饑渴，倒像是死於悲痛。

三人在大黑馬屍體旁默默站了一會後，再仔細一看這片沙地的景況。只見在大黑馬屍體的近旁乃是一片平地，並無一個沙堆，只在不遠處才有一座沙堆，但看去卻不似日前墳堆旁的那座沙丘高大，形狀也不甚相似。

玉龍正在驚疑，冷燕卻說：「沙丘乃大風吹成，每一起風都將改變沙丘形狀，既然大黑馬在此，娘親的遺體也一定在這裡。至於墳堆，大風吹平墳上的堆沙原是十分容易的事情。我們就在這一片沙地上掘尋，一定就能找到的。」

三人立即動起手來，先從大黑馬身旁周圍掘起，掘了一片，未見遺體形跡。又將範圍擴大，仍不見有痕影。三人一直將沙丘附近的沙地都掘遍，翻遍，仍是一無所見。

三人掘了一天，已感筋疲力竭，失望漸漸變爲絕望，絕望又引來驚奇，是尋來時偏離了方向，遠離了墳堆那處沙地？可大黑馬卻又死在這裡！是大風移來沙丘，把遺體埋到了大沙丘下面？可爲何又把大黑馬的屍體遠遠留在一旁，沒有把它和它主人埋在一起？三人正驚奇不解間，玉龍忽然對冷燕說道：「會不會是羅前輩已來，將你娘親遺體移走？」

冷燕搖搖頭，說道：「父親縱然來了，他又不知道墳堆埋在何處，要想在這千里沙漠上來尋找一個小小的墳堆和一匹孤零零的馬豈是易事！父親若是果然找到此地，並眞已移走娘親遺體，大黑馬如尚未死，豈不隨他同去！大黑馬如已死去，以我父親的情性，他豈能不將大黑馬掩埋好了才走！」

玉龍覺冷燕說得有理，也就不吭聲了。

香姑見大家都猜不透爲何找不到玉鳳遺體，不禁心裡突然閃起一個奇怪的念頭：「玉小姐一生行事都令人感到神秘莫測，此次她莫非又是借死遁去？要不，她就是正如京城人們所傳，飛昇天界成仙去了。」她隨即又不禁覺得自己的這些想法好笑，她一直也是相信人死不能復生，更不會成仙的。

冷燕凝望着空空蕩蕩，寂靜無聲的沙漠，不禁滿懷凄楚地說道：「娘親凄涼孤獨了一生，哪能讓她死後仍留在這比死還要靜寂的沙漠裡，再受凄涼孤獨！」

香姑見冷燕爲此情傷，不禁觸起她對玉鳳一生處境的悲憫，心裡怦然一動，忽然想起玉磯已來西疆和玉鳳生前曾經給她說過的一番話來。便對冷燕說道：「你娘親生前曾經對我說過：她若死了，要我把她埋在一個無人知曉的地方，不用建墳，更不要立碑，不要讓她再給世人留下任何影跡！沒想到如今竟應了她曾說過的那番話語！我想，這也和你娘親生前的心情和夙願相合，你也不用過份悲傷，我們也算盡心了！」

冷燕聽香姑這麼一說，雖感不以爲然，卻也不覺心動，眼看連尋多天也是徒勞，只好掩埋好大黑馬，帶着萬分悲痛和憾恨的心情，離開了那片沙漠，向回家的方向走去。

三人行了兩天才走出沙漠。野地上的紅柳、羊羣，路上的行人、牲口

，又給三人帶來了一片生氣。

冷燕那悲痛的心情也才略略減輕，話也稍稍多了起來。玉龍見她心情稍好，心裡也很高興，便尋了一些話來和她說說，說的也多是一些閑言碎語。

冷燕聽了雖覺興味毫無，心裡對他卻還是充滿謝意，她聽着聽着，忽然問他道：「娘親留下的那卷殘書，爲何在我的名字旁邊也添上了你的名字？」

玉龍楞了片刻才囁嚅說道：「前輩之意也許是要妳將書上的拳法劍法傳授給我。」他停了停又說：「因前輩已經知道我來西疆就是爲向妳學藝。」

冷燕道：「你來西疆就只是爲了向我學藝？」

玉龍又楞了楞才囁嚅地：「也爲了來看妳。」

冷燕瞬了他一眼，嘴邊雖未能浮出笑容，悲傷的臉上卻已露出了一絲兒欣慰之意。她低頭沉思片刻，忽又問道：「你知道我父親是誰後，心裡是怎麼想的？」

玉龍道：「我一向對羅前輩心懷欽敬，沒想到他竟是你的父親！我希望我的父親也是羅前輩這樣的一位義勇無雙的人！」

冷燕情不自禁地笑了！說道：「等天暖雪化，我便隨你去尋找妳的父母。我想你的父母也一定不是平庸之輩。」

三人行至奎屯，天已漸晚，便在路旁找了一家客店住宿下來。

晚上，冷燕香姑在房裡閑談，玉龍去村上買了一些食物送進房裡來了。他瞥見冷燕剛從腰間解下放置桌上的弩弓，便拿在手裡看了一看，說道：「你娘親臨死時左手裡也握一隻弩弓，和這隻完全一樣。」

冷燕不安地：「你莫非就讓我娘親握在手裡，也未給她取下？」

玉龍道：「我也曾試着取過，只因她握得很緊，我不忍用力，便讓它留在你娘親手裡了。」

香姑略感詫訝道：「我想那隻弩弓若不是她特別心愛之物，也一定與她有甚關聯！不然她怎會在臨終時把它緊握在手裡！」

冷燕不勝傷感道：「那弩弓原是我父親送給她的！」

香姑動情道：「這也可知她對你父親的情義了！直到臨死時，她一心想着的還是你父親！」

冷燕不由又淚滿衣襟。

玉龍聽了不覺一怔，心裡是疑信參半，他不由喃喃自語地說道：「奇怪，她右手裡又怎會握着那麼一件東西？」

冷燕抬起淚眼忙問他道：「娘親右手裡還握着一件甚麼東西？」

玉龍遲疑了下才囁嚅地：「我藏在懷裡的那幅紅綢。」

冷燕不由一怔，只帶着些兒驚疑的神情望着他，沒吭聲。

香姑在一旁不禁十分詫異地問道：「甚麼紅綢？」

玉龍一時不知從何說起，未即應話。冷燕卻代他說道：「原是表記，是別人將他從他親生娘親身旁抱走時，從他生娘衣上剪下的一幅紅綢。」

香姑猛然一下站起身來，張大了眼，嘴唇也顫抖起來，直盯着玉龍，問道：「你被別人抱走那時是多大？」

玉龍道：「剛生下地。」

香姑道：「你今年多大？」

玉龍道：「剛滿十七歲。」

香姑道：「你可是臘月二十八日卯時生？」

玉龍驚異萬分道：「正是。」

香姑道：「你那幅紅綢子可是桃紅色的？」

玉龍道：「是的。」

冷燕在一旁緊張地注視着，傾聽着，她已由驚異而變成了驚駭，不禁突然插口問道：「你那幅紅綢又是否也留在我娘親手裡了？」

玉龍道：「因她握得不甚緊，被我取下了。」

香姑道：「快取出給我看看！」

玉龍忙從懷裡取出那幅紅綢遞給香姑。香姑移身燈下，展開紅綢細細地看着，又用手比量着它的長寬大小。冷燕在一旁張大着眼，不時看看香姑的神色，不時又看看那幅紅綢。

香姑看着比着，忽然抬起頭來望着冷燕指着紅綢驚喜萬分地說道：「沒錯！這正是從妳娘親棉衣襟上剪下的那幅裡綢！」隨即又指着玉龍，「他就是你娘親要尋找的親生兒子！」

玉龍楞住了！

冷燕驚呆了！

一瞬間，房裡突然靜了下來，誰也沒說話，只聽到一陣急促的呼吸聲。

香姑看他二人都呆呆地站在那兒不說話。對玉龍說道：「你娘親當時被剪去裡綢那件棉衣，她在這次進關前已交給我了。我把它收藏在箱子裡，一心只望有一天能有人來對上那幅被剪去的裡綢，不想這一天終於來了！沒有錯，不管是年齡、生日和裡綢，都對上了！你就是那死去這個前輩的親生兒子！」

玉龍呆住的只是神情，心卻在急劇地翻騰着！他和那位前輩在路上相處情景，那些應該引起他的懷疑而他卻毫未置疑的行徑，都一一閃上心來，又一一地照亮了，看清了！他已經相信了，認定了，死在自己懷裡的這位前輩正是自己苦苦尋找的親生娘親！而自己卻在她臨死時竟還一無所知，甚至連叫都未曾叫她一聲！

玉龍一念及此，不由肝腸痛斷，猛然伸出手去，一把抓過那幅紅綢緊緊貼在胸前，雙膝跪下，哀痛萬分地哭泣起來。他哀痛娘親之死，也哀痛自己的不幸！

冷燕仍在呆呆地看着玉龍，她這時心裡湧起的思緒，眞是千頭萬端，紊亂如麻！玉龍竟會是娘親的親生兒子！自己又是不是娘親的親生女兒？是！她心裡盡管不禁迅即湧起一股苦澀，甚至掠過一絲驚恐！但只能是！因爲她只要閃起一絲兒不是的想法，苦澀便會變爲奇耻，驚恐也會變成恐怖！冷燕畢竟是冷燕，她從來不願自己欺騙自己！她强自鎭住心裡的顫慄，緊緊地盯住香姑問道：「娘親是在哪兒生下我的？」

香姑也不由一陣寒顫，望着她，眼裡充滿疼憐，疼憐中又略帶些兒悲憫，默然片刻，說道：「你娘親對你雖比親生的骨肉還要親，還更愛，還更疼，但妳確不是她親生女兒。」

冷燕幾乎是冷冷地：「那我是從哪兒來的呢？」

香姑道：「換來的！別人把你偷偷換給妳娘親的！」

冷燕最怕知道的事，最怕聽到的話，終於知道了，聽到了！刹那間，一個披頭散髮的女人，一張虛慈僞善狡態難藏的令人厭惡的臉，猛然從她心上一掠而過！方二太太！自己的親生娘親難道是她！羞忿、屈辱，使她如墜汚泥，如溺濁水，使她有如遭到從未受過的奇耻大辱，一時間，她眞感悲忿，痛不欲生了。

冷燕忽又回頭看看仍跪地悲泣的玉龍，這個已經潛踞在她心頭，她也甘願爲他獻出一切的少年，自己是嫉妒還是羨慕？是爲他欣慶還是對他懷仇？她只覺愛恨怨憐都一齊交織在心，究竟是何心境，是何感受，她已分辨不清。

香姑見冷燕臉色發白，神情也顯得異樣，還以爲她只是陷於驚訝，對自己的身世毫無所知，便又對她說道：「這事不能怪妳娘親。有人將你從你娘親懷中換走了玉龍。這也曾使妳娘親受到了很深的痛苦和許多不幸，她的病也是從那次不幸中得來的。你的親生娘親本姓方，別人都叫她方二太太……」

冷燕忽然將香姑的話截住：「姑姑別說了！一切我都已知道了！」

香姑正在驚疑，冷燕忽又喃喃自語般地說道：「這個昧心的女人！她害了三個人！我定要找她算帳去！」

香姑不覺心裡一怔，十分驚訝地望着她。

冷燕不再吭聲了。

玉龍跪地悲泣許久，在香姑的再三勸慰下才收淚站起身來，回到他的房裡去了。

冷燕滿懷悲憤，睡在床上一夜未曾合眼，第二天天剛微亮，便即披衣起床，輕輕走出房門，去馬棚牽出大白馬，備好馬鞍，正要上馬，卻被早已起床前來飲馬的玉龍看見，他忙放下水桶，搶步上前，伸手抓住馬繮，十分驚詫地問道：「天剛發亮，霜重路滑，妳要到何處去？」

冷燕道：「到祁連山去。」

玉龍驚疑道：「去找你娘親？」

冷燕道：「我的娘親已經死了！」

玉龍囁嚅道：「我說的是你親生娘親。」

冷燕道：「我只有一個娘親。她已經死了。」

玉龍不安道：「那你還去祁連山則甚？」

冷燕道：「去找方二太太淸算這多年的舊帳！」

玉龍情切道：「冷姑娘，別這樣！她畢竟是你娘親。」

冷燕道：「她早已捨棄了我，從未把我當女兒，我豈能認她作娘親！」

玉龍道：「她雖不該如此，可你卻因此得福，學得一身好武藝，又得到一位愛你甚於親生的娘親，你也不該怨她了。」

玉龍看了看冷燕，見她似已心動，忙又說道：「眞正被她害得最苦的還是娘親。娘親若要找她算帳原是易事，可是娘親沒有這麼做。我想娘親定是愛屋及烏，念在你的份上才寬恕了她的，娘親尚且這樣，你又爲何還要耿耿於懷呢！」

冷燕道：「正因爲娘親被她害得最苦，正因爲娘親出於對我的恩情才寬恕了她，我就更應去找她淸算這筆舊帳。爲人行事，應是當作便作，恩怨分明。」

玉龍道：「要是娘親尚在，她一定不會讓你這樣去作。」

冷燕默然片刻，仍面帶激忿問他道：「你也是被她害得够苦了呀！前番在肅州大鬧她的宅院時，你又爲何不找她算帳？」

玉龍道：「我想，爲人處世，還是應當遵照聖人之言，講點忠恕之道才是。」

冷燕不禁露出一絲含訕帶笑的神情，說道：「娘親若尚在，你一定更能討得她的歡心！我可不願去遵照你那些聖人之言，也不想去講他說的甚麼忠恕之道！我縱不和她算帳，也要找她評評理去！」

她隨即從玉龍手裡奪過馬繮，一躍上鞍，催動大白馬向東飛馳而去。身後只傳來玉龍一聲聲情急的呼勸聲。

冷燕一路馬不停蹄，不多天便已出了西疆進入肅州地界。

一日，她因一意趕路錯過客旅，便到路旁一座寺廟投宿。

那寺廟雖在遠離村鎭的荒野，廟內殿堂神像卻葺塑一新，香火也很旺盛，冷燕不禁感到有些詫異，便問廟裡住持：「這裡這麼荒僻，廟裡香火爲何如此旺盛？」

住持說：「這廟原已破敗不堪，香火更是冷落，一年前肅州城裡的方二太太前來許願，捐捨千兩紋銀，將殿堂修整一番，神像也重塑上金，香火

才又漸漸旺盛起來。」

冷燕更是十分驚異，忙又問道：「方二太太許願是爲了何事？」

住持道：「聽說她早年曾在甘州道上丟失了自己的親生女兒，她爲思念女兒已憂傷成病，曾四處求神拜佛，祈求靈應，保佑她尋回女兒，她來廟裡許願也正是爲的這樁心事。」

冷燕心裡不覺怦然一動，雖並未因此就對她生娘有了多少好感，卻也頓然消去許多鬱積在她心中的怨忿。

冷燕離開寺廟，只馳行一日便到了肅州城外。因天色已晚，她便策馬進城直至西門小街，在「故人來客店」住了下來。

劉婆一見冷燕來到，不由高興萬分，忙叫伙計打水備飯，顯得分外殷勤周到。晚上她又抽空來到冷燕房裡，陪她閑聊，劉婆問的也多是西疆邊情，特別關懷着艾彌爾和他那幫弟兄們處境的安危，也十分惦掛着趙窈的近況。

冷燕聽她提起趙窈，不覺心裡一動，便若不在意地問道：「那方二太太眼下是在祁連山中還是住在這肅州城裡？」

劉婆道：「她眼下既不在祁連山中，也不在肅州城裡，她已到陰曹地府去了。」

冷燕不由一怔：「她死了？」

劉婆道：「死了。」

冷燕凝然不動地出神片刻，才又說道：「姥姥可知她是何時死的？死在哪兒？又是怎樣死的？」

劉婆道：「她是二月初在她常來城裡居住的那家大院裡死去的。聽說她去年冬天在山上就病了，直至今年正月十五元宵已過才下山進城醫治，不料病勢已沉，服藥無效，不過半月便死在城裡了。」

冷燕不禁有些悵然若失道：「她患的是甚麼病？」

劉婆道：「聽說患的是風寒，這病原是死不了人的。只因她過去曾作過許多昧心喪德的事情，後來忽然良心發現，經常悔疚自責，瘋言癲語，以致病情加重，才死去的。」

劉婆說到這裡不由嘆息一聲，又說道：「沒想到像方二太太這樣一個喪盡天良、毫無人性的女人，竟然也有回心轉意，痛悔前非的時候，可見人心總還是向善的。」

冷燕的心也不覺有些感動了。她知道，劉婆所說方二太太過去曾作過的那些昧心缺德的事情，其中當然也包括着捨棄自己女兒去換掉玉龍那件缺德事，說她終於悔疚自責，同樣也包含着捨棄自己的那樁昧心事。方二太太昧心事確是做了，但是否眞的痛悔前非了呢？冷燕不禁又問道：「姥姥說方二太太已回心轉意痛改前非，何以見得她是如此的呢？」

劉婆道：「方二太太臨死前把她昧心弄來的那些良家女子全都遣散回家，並把她多年私自積蓄的幾千兩紋銀全都施捨給各地寺廟，爲早年被她自己丟失的親生女兒祈福，也爲求得那些曾被她損害過的人的寬恕。」

冷燕聽後心裡不但對方二太太的怨忿之情頓然全消，而且還不禁生起一種悲憫之意。她也不知何故，心裡卻突然浮起一個念頭：她當時忍心捨棄自己去掉換玉龍這樣一個男嬰，也許她有不得已的苦衷，並非甘願作出這種不仁不義之事！冷燕想到這裡，不由對劉婆說道：「這也說是『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了。」

劉婆笑了笑：「那是讀書人說的書上的話。照我們的話說，這叫『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二人隨即轉過話去聊一些別的事情去了。

第二天吃過早飯，冷燕在城裡轉了轉，本想再去逛逛酒泉，卻不知不覺地竟走到方二太太原住的那家大院門前來了。

她站立門前抬頭一看，見門上掛孝未除，兩旁所貼孝聯猶留坊上，院內庭空院靜，顯得一片淸淒，光景大非往昔。

她不覺跨進大門向院裡走去，竟無人前來盤詰，任她東走西看。

冷燕來到樓房下面那間大廳，見廳裡尙設有方二太太的靈堂靈位。

她站在那塊寫着方二太太名姓的靈位面前，猛然間，耳邊又響起玉龍曾對她說過的那句話來：「她畢竟是你娘親！」

隨即又浮上心來的則是她自己的反思：這個雖爲世人所不齒的女人，自己畢竟是她生下來了，畢竟又曾吸吮過她的奶汁。她對自己雖無母女之恩情，但自己畢竟是她身上掉下來的一塊肉！

冷燕想到這裡，隨即對着靈位跪了下去，心中默默祝禱：「這就算小冷燕報娘親生我之恩！我願助娘親盡贖生前舊怨，讓娘親在泉下早得安寧！」

她隨即又恭敬虔誠地拜了三拜，站起身來，對着靈位凝視一片刻，然後才一轉身走出大廳，又匆匆地離開大院向「故人來客店」走去。

冷燕回到客店，雖覺對方二太太的一切舊帳均已了結，自己應該已是無牽無掛的了，可她也不知爲甚麼，心裡卻老是安靜不下，似覺又有許多牽掛飄浮上心，使她坐卧不安，日夜縈繞於懷。究竟是些甚麼牽掛，她自己也弄不淸楚，只感到一陣陣心煩意亂，一陣陣惆悵難禁。最使她悵然無措的是：她似已失去依托，今後將投向何方？又將到哪裡安身？

冷燕在店裡悶悶地住了兩天，她十七年來破題兒第一遭感到了似若飄萍的處境和百無聊賴的滋味。

就在她進店後第三天的傍晚，她感到實在煩悶難禁，打算去街上走走，不料她剛剛走出店門，忽然瞥見一

人牽着一匹馬轉過巷口正匆匆向客店走來。

那人身影剛一映入她的眼裡，冷燕心裡便不禁怦然一動，立即急劇地跳動起來。她已經認出了來人正是玉龍！一瞬間，她想閃身避開不和他照面，可她只是心裡在想，站着的雙腳卻不肯移動。

隨着，玉龍已來到她的面前，可他卻只顧埋頭走着，並未注意到她。正當他已快從她身旁走過去時，冷燕卻忽然將他叫住，說道：「你來做甚麼？」

玉龍不由一驚，便忽的抬起頭來。當他看出是冷燕時，先是楞了一楞，隨即露出驚喜萬分的神色，囁嚅地說道：「我來……來追趕妳的。」

冷燕道：「追趕我則甚？」

玉龍道：「追趕妳回去！」

冷燕道：「回哪兒去？」

玉龍道：「回家去呀！」

冷燕道：「我已經沒有家了！」

玉龍不禁又是一楞：「妳怎說沒有家了呢？那艾比湖不就是妳的家嗎？」

冷燕道：「那兒是娘親的家，那兒的一切都是娘親的。娘親若還在，我也還有家，娘親既已死去，那家便是你的了。」

玉龍一着急說話竟忽然也流暢起來：「你怎能這麼說！那兒原本就是妳的家。從前是，今後還是。我名份上雖是娘親之子，卻從未盡過人子之道，你從小就在娘親身旁，一直伴隨着娘親度過了她那艱難淒苦的一生！你才是娘親眞正的女兒。娘親在臨死時口裡念着的也是你的名字。可見在娘親心裡你才是她眞正的親人。你怎能說娘親死了那兒便不是妳的家了呢！」

冷燕道：「不管怎麼說，艾比湖而今卻是你的家了。」

玉龍道：「我確是已經把那兒當作我的家了，但我卻並不是因爲那兒是娘親的家才這麼想的。」

冷燕不由十分詫異地望着他，問道：「不是因爲娘親又是因爲甚麼？」

玉龍道：「正是因爲那兒是妳的家。」

冷燕的臉一下紅了！可她卻既未低下頭來，也未掉開臉去，仍只脈脈地望着他，過了片刻才深情地說道：「你這話該我說才是。」

玉龍卻不由顯得有些不解，又有些靦覥，問道：「爲甚麼？」

冷燕道：「因爲妳是男兒漢。」

玉龍欣然地：「既然如此，那就隨我回去吧！」

冷燕含情脈脈地點了點頭：「你也該歇息，咱倆明天就上路。」

第二天，冷燕和玉龍一早便動身了。一路上，冷燕揚鞭催馬，奔馳得雖仍和來時一樣迅速，心情卻和來時全不一樣。

她時而勒馬顧盼，秀目生輝，依然又是颯爽英姿；時而停蹄指點，笑語如鈴，仍似往日蕭灑自如。二人一路娓娓噥噥，不多天便已過了哈密，正繼續向前趕路間，忽見一騎迎面飛馳而來，從二人身旁一閃即過。

冷燕已經認出他是驛站馳遞雞毛文書的驛卒，不覺心裡一怔，對玉龍說道：「這驛卒跑得這般火急，不知又是一封稟報甚麼緊急軍情的文書送到朝廷去了！」

玉龍不解地：「似他這等馳行，不須半日人馬均已累倒，還能趕到京城？」

冷燕道：「此去京城沿途均設有驛站，每站相距不過四五十里，文書均是接站馳遞，只需二十餘日便可送到京城，哪能由一人一騎馳送。」

玉龍道：「如此，來回也須五十多天，一旦外寇大舉入侵，等朝廷得報後再發兵馳援，至少也須三月，恐半個西疆早已陷入外寇手中去了。」

冷燕道：「正是因爲如此，羅大伯才率領着他的那幫弟兄住在烏倫古湖一帶，以便時時抗擊從北界來犯的外寇，西疆北境全賴他才得保安寧。因此，西疆牧民百姓都把他率領的那幫弟兄稱爲義軍。」

玉龍道：「等我向你學好一身武藝後，也投到父親那裡去！」

冷燕道：「何須等到學好才去，到了那兒再學不也一樣！」

玉龍道：「這麼說，你也是願意隨我一同前去的了！」

冷燕不禁嫣然一笑：「不是願隨你去，而是早就和你相約，要你到烏倫古湖來的。」

玉龍這才想起去年夏天他二人在甘州道上的談話，這也才知道冷燕早已有了投身到烏倫古湖去的心意了。他不由十分高興地說道：「那就算我隨妳去好了。」

冷燕又嫣然一笑：「還是算作我隨你！」

玉龍也情不自禁地一笑：「就因我是個男子漢？」

冷燕不勝惋嘆道：「不，只因我不願學娘親！」

二人都不再吭聲了。

快近鄯善時，二人來到一個驛站門前，因見那驛站旁邊有口深井，二人便下馬汲水飲。正暢飲時，一個驛卒走過來了，他將大白馬和青驄馬打量一會，不禁連連讚說「好馬」，並和他二人搭起話來。彼此閑聊片刻，冷燕若不經意地問道：「昨日我在路上，見驛站又在飛傳火急文書，不知有何緊急軍情？」

驛卒道：「多是爲了半天雲羅虎的事情。」

冷燕不禁全身一震：「半天雲怎麼啦？」

驛卒道：「聽說不久前在昌吉附近被烏蘇軍營的官兵擒獲了！」

玉龍楞着一雙大眼，搶步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襟，急切地問道：「你說的這事可眞？」

驛卒已被他那可怕神情嚇呆，忙囁嚅說道：「西來的人都是這麼說的。」

玉龍道：「半天雲現被關在何處？」他已色變氣促，聲音也變得沙啞起來。

冷燕見他還要追問，忙伸手將他一拉，說道：「我們還是趕路要緊，到了迪化便一切都會知道的。」

玉龍這才鬆開了手，躍上馬，和冷燕一路揮鞭，飛一般地向迪化方向馳去。

二人各自的心中都如火燎一般，一路上只顧催馬向前，彼此很少說話。

剛過白柳河，忽見艾彌爾揚鞭縱馬迎面馳來。

彼此一見，都趕忙勒住奔馬，一齊躍下馬來，走至道旁一個僻靜所在，急匆匆地交談起來。經過一番憂心仲仲，心情沉重的交談之後，玉龍和冷燕從艾彌爾口中獲悉：羅虎確已於一個多月以前在昌吉以西的草原上落入官兵的手裡去了。

落入官兵手裡的經過情況是：那日羅虎率領着他的弟兄們剛在廟兒溝擊潰了一股從北境入竄來侵的外寇，正向回到烏倫古湖的路上走去時，恰好遇上剛掩埋了玉鳳後又從沙漠裡走出來的玉龍。

羅虎從他口中得知並猜出死在沙漠裡的女人是玉鳳時，便離開了他的弟兄們單人獨馬向沙漠那方馳去。

他的弟兄們回到烏倫古湖後，見羅虎多日未歸，便派人四出尋他，直至半月前才由塔城軍營的馬千總秘密派人來說，羅虎就在離開弟兄們的第五天，在昌吉西邊的草原上，碰上了正在四處堵截，追捕他的烏蘇軍營官兵，他當即被姚游擊率領的百餘精騎團團圍困，羅虎雖一再奮勇衝殺，終因勢單力孤寡不敵衆，且又身中兩箭，便被官兵所擒，關進昌吉軍營裡去了。

官兵惟恐羅虎的弟兄們知道這事後前去襲擊軍營救出他來，便一面極力隱秘此事，一面調集各營軍馬增防昌吉。

艾彌爾等人在得到馬千總送來的這一密報後，便忙將哈里木、烏都奈、梁巢父等人一齊請到烏倫古湖共同謀計劫救羅虎的辦法。

正在這時，馬強又從迪化軍營探知，爲如何處置羅虎一事，將軍田項和欽差玉璣兩人意見不一，田項以羅虎乃朝廷要犯爲由，堅持將他押解進京，交由朝廷會審後再請旨處決；玉璣則以羅虎賊羽遍西疆恐生意外爲借口，力主就地斬首以防不測。二人各執一辭，各持己見，相持不下，也正是因爲這樣，才使羅虎至今仍然關在昌吉，給弟兄們留下了一綫尚可將他救出的希望。

五日前，馬強又從昌吉軍營探知：蕭準已由塔城趕來昌吉，決定由他率烏蘇、昌吉兩地軍營的官兵將羅虎押送伊犁將軍衙署，交由田項押管，聽候朝廷發落。馬強還已探知：蕭準正在挑選兩地軍營精兵，不日即將起程。

哈里木和梁巢父等人共同謀計，認爲要救出羅虎，只有伏路強劫這樣一個辦法了。這樣作，雖明知不僅將會傷亡許多弟兄，且將危及羅虎的性命，但勢已至此，別無它策，也只有孤注一擲了。

因此，大家商計，決定在呼圖壁以西的呼圖壁河西岸動手，因那裡乃是去伊犁必經之路，來往人多，易於混跡其中，河邊上又有十餘家店鋪，亦可讓一些弟兄扮作過路客商混雜店內，店鋪對面一箭之地有片樹林，可以隱伏一二百騎弟兄，等官兵押解羅虎來到東岸渡河時，趁他們一半已渡過西岸，一半尚留東岸之機，由隱跡在店鋪裡的弟兄突然殺出，拚命護着羅虎，隱伏林中的弟兄隨即馳援，合力殺退官兵，將羅虎從官兵手裡奪救回來。

現哈里木和烏都奈已率領着烏倫古湖及各地的弟兄隱集在呼圖壁一帶，只等到時便動手了。

冷燕在聽了艾彌爾所說的這些情況後，心裡感到十分震驚，她既爲羅虎處境的危險深感憂惴，也爲玉璣那險惡的用心感到寒慄氣忿！

一瞬間，羅雪、香姑曾對她說起過對玉璣來西疆所懷的隱憂，以及不久前哈里木對官兵在克拉瑪依一帶出現所懷的疑慮，全都湧上心來，不禁使她感到：自己對於世事人情的體察，遠遠不如他們警敏深沉！自己也還須多磨多思才行。

冷燕抬頭看看玉龍，見他緊握拳頭，怒目不語，似在只等一拚！艾彌爾卻正緊緊地注視着她，等她拿個主意。

冷燕沉吟了會，不禁緊鎖雙眉滿懷憂慮地說道：「伏劫之計雖然可行，卻是未免太險！除非那首先靠近羅大伯的人確有很高的武藝，方能保得羅大伯安然無恙，不然，就恐有失！」

艾彌爾猛然將手一揮：「我們憂慮的也正是如此！因此，大家都在焦急地盼望着冷姑娘歸來。如今姑娘已歸來，羅大哥也就有救了！」

玉龍道：「我雖武藝不高，但爲救父親願和他們一拚，就讓我先去靠近父親。」

冷燕道：「你當然是要身先靠近的！只是救人必須十全，意在一拚卻並非十全之計。」

艾彌爾點點頭：「冷姑娘說得極是！若只圖一拚，弟兄們人人都是願爲羅大哥捨命的。」

冷燕又問艾彌爾道：「叔叔現在準備到何處去？」

艾彌爾道：「蕭準十分狡詐，爲防他調動吐魯番軍營官兵沿途巡哨，我特去知會那一帶的弟兄虛張一些聲勢，牽制住吐魯番軍營官兵，使他們不敢妄動離營，以確保伏劫順利得手！」

冷燕道：「我去迪化稍作逗留便即趕去呼圖壁和哈里木叔叔他們會合。」

艾彌爾道：「好了，事情緊迫，咱們就分頭行事吧！」他隨即一躍上馬，向吐魯番方向馳去。

冷燕和玉龍也急忙上馬，繼續向前趕路。

一路上，玉龍心懷憂憤，總顯得惴惴忡忡，焦躁異常。冷燕見他如此，惟恐他傷了身體，亂了方寸，便回過頭來對他說道：「我們即將面臨大敵，正須抖擻精神，似你這般憂傷，不但於事無補，反會損傷身體，若讓羅大伯知道，他也定會感到不安的。」

玉龍這才强自鎮定，煩亂的心緒也平靜了些。

二人到了迪化，冷燕找了一家客店住下。

她剛剛放下行囊，便對玉龍說，她有事須去料理一下，要玉龍留在店裡等她，便隨即出店去了。

她出了店門，向街上行人打聽到玉璣是住在驛館裡面，便逕向驛館走去。

來到驛館門前，她稱說要見玉大人，要門官給她通報。

門官見她是個尋常姑娘，身上還帶着幾分野氣，不肯給她通報，二人便因此爭吵起來。

正鬧嚷間，被玉大人隨身衙役走來看見，一面忙上前和她招呼，一面忙對門官說道：「這位姑娘就是前番在西疆邊界上救了玉大人的飛鳳！」

門官一聽，立即驚惶萬分，神態也突然變得十分恭敬，忙將她讓進館門，又由那衙役領着她逕直去到玉大人書房。

玉大人正在房裡看書，一見冷燕到來，只是略感一怔，隨即站起身來笑容滿面地對她說道：「冷姑娘久違了！不知是陣甚麼風，又把妳吹送到這裡來了！」

冷燕道：「我要不是有事來找玉伯，甚麼風也是吹我不來的。」

玉璣不由一怔：「冷姑娘找我何事？」

冷燕單刀直入地：「聽說半天雲正率部衆在廟兒溝一帶追擊犯境入侵的外寇，卻被田項派兵將他逮去，玉伯定已知道這事的了。只是不知玉伯準備將他如何處置？」

玉璣沉吟片刻：「半天雲乃是馬賊魁首，又是被軍營騎校擒獲，案涉軍務，應由將軍衙署啓奏朝廷，如何處置，只能遵照聖上旨意辦理。我乃文官，未便多加追問。」

冷燕道：「聽說玉伯力主就地處決，不知確否？」

玉璣微微一驚：「西疆各府道衙署確曾有過此議。雖然有議，也只議議而已。一切仍須遵照聖上旨意行事。」

冷燕見玉璣一味推搪，一橫心索性說道：「那羅虎與玉伯府上本有瓜葛，不知玉伯知否？」

王璣一驚，神情立即變得凜肅起來，沉着臉冷冷地說道：「冷姑娘這話從何說起！我玉門乃世代簪纓，又是書香門第，何至與馬賊發生瓜葛！」

冷燕已不禁隱隱露出了憤然之色，憤然中還帶着些兒凄傷的神情。她緊緊地盯着玉璣，一字一句地說道：「玉伯請聽我說：羅虎確與玉門有親！他有一子名叫玉龍，現年十七歲，爲人十分誠信義勇，與玉伯確是血親。玉伯可以不認羅虎，卻不能不認玉龍！因此對羅虎之事，玉伯縱然無力護顧，亦不應促其速死，致使自己的同胞骨肉含恨，使天下義勇之士寒心！」

玉璣一下站起身來，似欲舉手拂袖，忽又將手垂下；似欲張口喝斥，忽又將口閉上。他鐵青着臉在房裡來回踱步，沉吟了一會，才說道：「我與羅虎向無仇怨，更無瓜葛。西疆也和京城一般，到處都有流言蜚語，冷姑娘切勿聽信。關於羅虎之事，我實難爲力。至于玉龍，只要他能立志向上，從此自拔汚泥，他日相見我當另眼相看，給他謀個前程就是。」

冷燕知玉璣只一意維護着他自己，對他的同胞妹妹已無兄妹之情，更難望他對羅虎會稍存眷顧之意，她眞深悔自己有此一行！

冷燕隨即站起身來，忿然說道：「天下自有正氣！羅虎無須他人護顧，自會化兇爲吉的！玉龍本就未陷汚泥，他亦無須自拔！至於前程就不用玉伯操心了！」她話音剛落，隨即轉身走出書房，向驛館大門走去。

冷燕氣衝衝地走出驛館，正邁步向前面大街走去時，忽見十餘名外幫漢子穿過巷口正向驛館走來。

她不禁感到有些奇怪，忙注目一看，只見那在前面的漢子正是半年前在京城王爺府裡和她較技被她擊敗的巫朵司。

冷燕更是感到十分驚訝：他來作甚？她正驚疑間，巫朵司亦已認出她來，趕忙上來和她見禮，又十分欣喜地和她問談起來。

巫朵司一面和她敍話，一面忙又對他身後那十餘條漢子說道：「這位冷姑娘就是我常常對你們說起的飛鳳。」那十餘條漢子吃了一驚，一個個臉上都不禁露出欽佩之色，趕忙上前給她見禮，見過禮隨即便又退到一旁去了。冷燕這才問巫朵司道：「你怎到這迪化來了！」

巫朵司道：「一言難盡！」他環顧一下四周，見巷內別無他人，才又放低聲音說道：「我等原是前來投奔半天雲羅虎的，不想來到西疆才知他已不幸落到朝廷官兵手裡去了。」

冷燕不由感到驚詫萬分，忙又問道：「你等爲何要遠離故國前來投奔羅虎？」

巫朵司道：「只因我等不甘故國沉淪的屈辱，更不願受西國驅使前來爲他刺探貴國軍情，在他們强派我們前來貴國作奸的路上，我等十餘人便商量好了，一到西疆便去投奔羅虎，要求加入他所率領的義軍中去，和他的義軍兄弟並肩並馬，共同抗擊一切恃强凌弱的入侵者，讓抗擊入侵之敵的義旗也在我國的國境裡高豎起來。」

冷燕道：「如今羅虎既已被官兵所獲，你等又將如何自處？」

巫朵司道：「我等亦曾去投奔迪化軍營，不料軍營裡的游擊大人竟疑心我等是假投奔，眞奸宄，還說我等是心懷叵測，不但不肯收留，反而勸我等回去聽候西國差遣。我等無奈，特來面見欽差大人，請他與我等作主。」

冷燕不由冷冷一笑：「欽差大人不會給你等作主，他也作不了主！就是這兒的軍營收留你等，也不會讓你等去抗擊入侵者，他們也不會抗擊入侵者的。他們的眼中釘不是入侵者，而是抗擊入侵者的英雄義士！」

巫朵司悵然若失地：「我等又怎麼辦呢？」

冷燕略一沉吟，說道：「你等且隨我來。」

她將巫朵司等人帶到一個僻靜處，才又對他說道：「那些義軍兄弟們，已決定救出羅虎，我也將隨同他們前去，你等如願相助，亦可同往，只要能救出羅虎，義軍又有了首領，你等的壯志亦可酬了。」

巫朵司毫不猶豫道：「我等願爲救羅虎效力！」

另一名漢子忽然插口說道：「要是救不出羅虎呢？」

冷燕慨然地：「浩氣自在人間，義旗仍將高擧，到時自會有人出來率領義軍！」

十餘條外邦漢子一齊欣然同意前往了。

冷燕將截救羅虎的辦法和地點都一一詳細地告訴了巫朵司，並和他約好兩日後便在呼圖壁以西的呼圖壁河岸會合，只等押解羅虎的官兵一到便即動手。

第二天，冷燕和玉龍便到了呼圖壁西郊，和哈里木、烏都奈等人會合了。

香姑亦率領着艾比湖的達奇、小黑、查牙子等人前來參加擧事，大家更是意氣昂揚，鬥志奮發。

第三天，巫朵司也帶着他那十餘條外邦漢子來到，大家又是一陣激奮。就在這天晚上，馬强亦帶着他剛從軍營探得的消息趕來，告知大家：押解羅虎的官兵已定在明日起程，蕭準將親率從昌吉、烏蘇兩地軍營選出的三百精騎護送。他還帶來了一個使大家都非常擔憂和憤怒的消息：蕭準受欽差玉大人的暗中指示，也挾於他自己的私憤，對羅虎進行百般磨折，必欲在送達伊犁前置他於死地，眼前他已被蕭準折磨得遍體鱗傷，耳朵亦已經聾了。

冷燕和玉龍聽了更是感到悲憤傷心。

第二天時近中午，哈里木和烏都奈各率領百騎弟兄伏在西岸渡頭對面的一片密林裡，只等鑼聲一響便衝出樹林殺向官兵。

冷燕和玉龍扮作旅客混進渡頭旁邊的一家客店裡，只等囚車路過店前時，便突擊衝出店去，殺了車旁官兵緊緊護住羅虎。

巫朵司領着他那十餘名外邦兄弟，扮作外邦商販分散在店內店外，只等冷燕一動手，便上前幫助她擋住向囚車撲來的官軍。

馬强因年歲已大，只跟隨在冷燕身旁負責鳴鑼發號。一切佈署均已周密，就只等官兵的來到。

午後約在申時，一隊足足三百精騎的官兵終於在呼圖壁河東岸出現了。蕭準先派出十騎偵騎渡過河來，在渡頭一帶巡邏了一遍，然後就指揮人馬渡河了。

蕭準確也是個有心機的人物，他一直緊跟在囚車旁邊巡視周圍的一切動靜，讓一半精騎已過了河後，他才押着囚車渡過河來。

官兵走過來了！一百精騎過去之後，蕭準才勒馬橫刀押着囚車走來。

羅虎頸戴重枷、脚鎖巨鏈，蓬髮虬髯盤坐車內。他雖遍體傷痕、滿身血跡斑斑，卻仍然眉開目朗，臉上神情還是顯出凜凜威風。

囚車很快就來到酒店門前，冷燕忙擧目望去，只見除了蕭準橫刀馬上緊靠車旁外，還有四名步行軍漢，分站囚車兩旁，右手扶車，左手握刀，惕然而視。

冷燕眼看囚車已快過店門，忙對馬强將手一揮；忽聽一聲鑼響，驚了四野，更驚了官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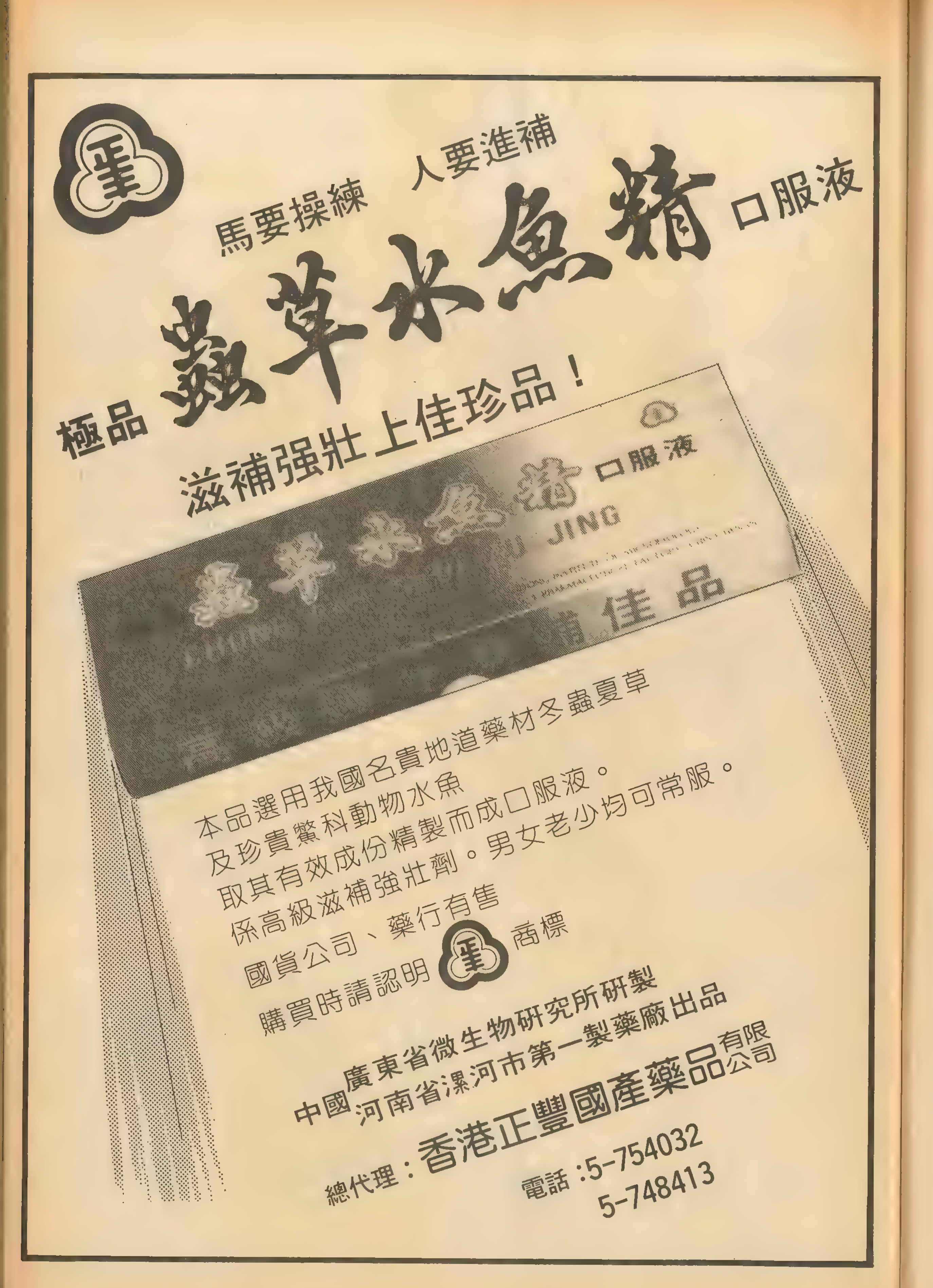
冷燕趁車旁軍漢吃驚回首之際，一揚手，連連發出三箭，四名軍漢便有三名中箭倒地。

玉龍亦已拔出劍來一躍出店，向着車旁的一名軍漢奔去。那軍漢先是一怔，還不等玉龍到他身邊，他已經向着羅虎胸前擧起了手中鋼刀，正在這千鈞一髮之際，忽見一柄短刀流星般地一閃，便插入他的咽喉！

那軍漢一聲未曾呼叫，便倒在地上。冷燕早已看清這刀是巫朵司甩去的。玉龍見軍漢已死，隨即轉身撲向蕭準！冷燕亦提劍奔到車旁緊緊地護衛着羅虎。

巫朵司正和那幫兄弟向衝上前的官兵迎去。在一片吶喊聲中，哈里木和烏都奈已率領着兩百騎弟兄衝出樹林，直向渡頭殺奔而來！

只見馬如龍人如虎，一片閃閃刀



光，眞是勢如堤潰，銳不可擋！

這邊玉龍正在和蕭準交鋒，蕭準確也驍勇，且在馬上，玉龍雖然力大，雖是積憤成威，仍是戰他不下。

二人正鏖戰間，姚游擊忽又手提大刀，縱起羅虎的大紅馬斜刺裡向玉龍奔來。羅虎在囚車裡早已看得清楚，他立即向大紅馬發出一聲呼哨，只見那大紅馬雙耳一豎，猛然向上一躍，直立騰空，早將它背上的姚游擊掀下鞍來。

羅虎隨又發出一聲長長的呼哨，隨着哨聲，大紅馬忽又縱起四蹄，反向河灘飛奔而去。那姚游擊一只脚尙掛馬鐙上，被大紅馬在那遍是砂礫卵石的河灘上拖了不過兩箭之地，便已是全身血肉模糊，連後腦勺均已脫落半邊了。

這時，還在和蕭準拚力相鬥的玉龍，已漸漸居劣勢，蕭準居高臨下，仗着他刀長有利，愈戰愈猛，掄起長刀，不停地向玉龍頭上猛劈下來。

冷燕見了不由有些着急，忙舉起弩弓一揚手，正要撥動機關，她一閃念忽又將手向下一落，飛出的短箭並未射着蕭準，卻正中他坐馬眼旁，那馬雙脚一跪，蕭準未曾提防，竟一下栽下馬來。

玉龍趁勢躍上前去，手起劍落，幾乎將蕭準劈成兩半。一個盤踞西疆多年，作盡威福的蕭準就這樣喪在玉龍劍下了！這是冷燕有意讓他死在玉龍手裡的，至於她究竟是爲甚麼，只有她心裡才明白。

已經渡過河來的兩百精騎，已被哈里木、烏都奈等殺得七零八落，尙在陸續渡河馳援的一百精騎，見蕭準已死，姚游擊喪命，也都四散潰去。

冷燕見戰鬥已漸停息，這才趕忙打開囚車伸手去扶羅虎。不料她剛把羅虎扶起身來，羅虎卻立脚不穩，隨又坐了下去。

冷燕這才發現他那雙腿已被折斷，再也站不起來的了！她不覺心頭一陣痛疼，幾乎失聲痛哭起來。羅虎卻對着她笑了笑，說道：「別難過，女兒！這不是難過的時候！快扶我出車去。」

冷燕忙又伸出手去，將羅虎抱出車來，將身坐在地上，讓羅虎斜靠在她的懷裡。

冷燕又才發現他全身衣服都已被血浸透！呼吸也是呼長吸短，神色異常難看。她不由一陣難過，忙俯下身去對他說道：「疼嗎，父親！他們竟把你折磨成這個樣子！」

羅虎望着她深情地笑了笑：「女兒，我眞沒有想到還能見到妳！我只想聽你再叫我一聲父親！我就心滿意足了！可惜我已經聽不見了！」

這時，玉龍已殺退跟隨在蕭準身旁的幾名騎衛，快步走過來了。冷燕忙指着玉龍對羅虎說道：「他是玉龍，他是妳的兒子！你的親生兒子！」

羅虎隨着冷燕的手指抬頭望去，望着正向他撲來的玉龍笑了笑，說：「老弟，今天又多虧你來相助了！」

玉龍撲到他的面前，急忙雙膝跪地，淚水盈眶地喊道：「父親，我是玉龍！我是你的不孝兒子！」

羅虎那雙大大的眼裡閃着驚愕的神情，望了他片刻，才說道：「老弟，上次是你給我解了危，這次解危的又是你，咱倆也算有緣了！只是我這次卻變得這般狼狽，眞不好意思見你，你爲甚麼要這樣？」

玉龍又連連呼叫他幾聲，他似已聽見，卻又似未曾聽見，只愕然地望着他，眼裡露出困惑的神情。玉龍跪行上前，伸手想將他抱過身來。

羅虎忙緊緊地抓住冷燕的衣服，露出不願離開她的神色。冷燕雖已會意，卻仍將他擁扶到玉龍懷裡。

他回過頭來望着冷燕，說道：「女兒，我沒想到你娘親會比我先死！她這一生眞是够可憐的！我也快不行了，今後就只剩下妳一人了！」他眼裡不禁滚出一串淚水來。不知他是在悲悼他魂依夢繞的妻子玉鳳，還是在哀憐這牽腸掛肚的女兒冷燕！

冷燕撲過身去連聲呼叫：「父親，父親！」

玉龍也在他耳邊喊着：「父親，父親！」

羅虎雖是仍未聽見，卻似已從他二人的神情和嘴形上看出來了。他看看玉龍，又看看冷燕，會心地笑了笑，說道：「這就好了！我也可以放心了。」隨即又望着冷燕指了指玉龍說：「他也眞算是一條漢子！」

羅虎的臉色愈來愈白，呼吸也漸漸變弱，他自己也知道是不行了！他抬起頭來看看圍在他身旁的哈里木、烏都奈、馬强、香姑……等人，說道：「我把弟兄們都交給你幾位，把那些再入侵來犯的外寇也交給你們了！一切都偏勞弟兄們了！」

羅虎的頭垂到了玉龍的胸前。

玉龍失聲痛哭起來，四圍響起一陣悲泣。

冷燕噙着淚，臉色變得慘白，她緊緊地咬着唇，呆呆地望着羅虎！過了許久，許久，才抬起頭對大家說道：「這不是哭的時候，且埋下我們的悲傷，我們還有許多緊急的事情要做！」

巫朵司走到她面前來了，他後面緊跟着那十餘位外邦兄弟，他惶然地望着冷燕，說道：「冷姑娘，我們該怎麼辦呢？」

冷燕道：「我定不負西疆，也不會負你等！」她隨即昂起頭來對環立四圍的二百騎義軍高聲說道：「此地不能久留。諸位立即收拾好一切，隨我趕回烏倫古湖去！」

一會兒，兩百騎義軍在冷燕的率領下，浩浩蕩蕩地向烏倫古湖馳去，兩百鐵騎，登時揚起了漫天的塞外風煙！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卅三

火燒連營（四）

徐正・編繪



109 馬良警告劉備，移營的時候要提防吳軍襲擊。劉備說：「我叫吳班引一萬老弱殘兵屯在吳寨附近誘敵，我親率八千精兵在山谷中接應，萬無一失。」



110 馮習奉命將四十處營寨，移到山林茂密的地方。



111 馬良不大放心，對劉備說：「最近諸葛丞相到東川巡查，何不將移營的地方畫成圖本，去請教丞相？」劉備道：「我也知道兵法，何必再去問丞相！」

112 馬良又說：「陛下不宜過於自信，還是去問一問丞相的好。」劉備道：「好，那你就畫了圖本去問丞相吧，如有不妥，可速來報知。」



113 馬良便將各處營寨畫成圖本，趕到東川去問諸葛亮。諸葛亮看了，不禁拍案叫苦。



114 諸葛亮說：「在山林茂密的地方結營，是兵家的大忌，吳軍倘用火攻，便無法解救，陸遜堅守不出，就是爲了等待時機。你趕快回去，教主公另移營地要緊。」



115 馬良求了表章，連夜回去。孔明自回成都，調撥軍馬救應。



116 馬良回到猇亭，轉達了諸葛亮的話，劉備只是不信，以爲陸遜怯弱，早晚可以攻滅東吳。馬良嘆息而退。



117 再說韓當、周泰探得劉備移營，急報陸遜。陸遜大喜，親自引兵來看蜀軍動靜。



118 只見蜀軍平地一屯，不過萬人，大半是老弱殘兵，周泰便要出擊，陸遜堅決不許。



119 陸遜望了好久，將手中的鞭遙指遠處山谷，對周泰說：「你看前面山谷中灰塵迷漫，劉備一定設有伏兵，却叫吳班來誘我出戰，你們不要上他的當！」

120　吳班引兵到關前討戰，叫罵不絕。徐盛、丁奉對陸遜說：「蜀兵欺人太甚，我們願與劉備一戰。」陸遜說：「那是劉備誘敵之計，三天後便見分曉，」



121 徐盛說：「三天後蜀軍移營已定，出擊還有甚麼用處？」陸遜道：「我正要他們移營哩！」徐盛、丁奉等將相互冷笑了一下，紛紛散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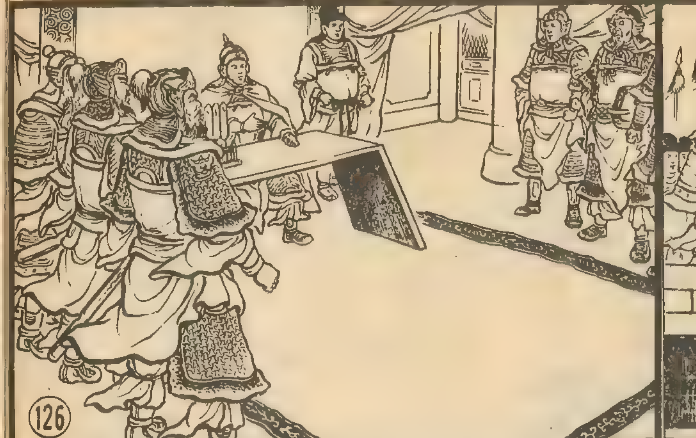
122 三天後，陸遜同衆將到關上去看，只見吳班的兵已經退去，劉備的精兵正從山谷中出來。陸遜說：「現在伏兵已出，十天之內，定能大破蜀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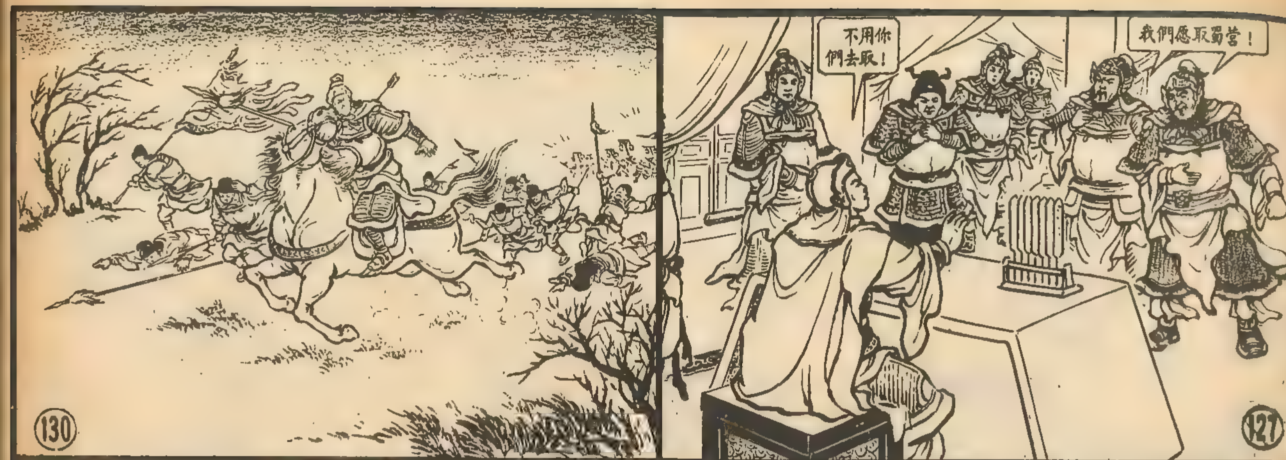
123 衆將問道：「破蜀應在起初，現在蜀軍連營五六百里，相守七、八月，險要的地方，他們都已設防，怎能大破呢？」陸遜道：「劉備非等閑人，初來之時，銳氣正盛，如今日久，又佔不了我軍便宜，士氣疲怠，進攻正在今日。」

124 衆將這才口服心服。陸遜回營以後，和徐盛、丁奉、周泰、韓當等人共同商訂了破蜀之策，並寫信派人送給孫權。

125 孫權看了，笑呵呵地對左右道：「江東有此人才，我還怕甚麼！諸將都上書道他膽怯，我獨不信。現在看了他的破敵之策，哪裏是甚麼膽怯呀！」於是傳令下去，派大軍前往接應。



126 轉眼是閏六月了，陸遜見蜀兵漸漸懈怠起來，聚集大小將士說：「我受命以來，不曾出戰，現在已知蜀軍虛實，誰敢去取江南敵營……」



127 話還沒說完，韓當、周泰、凌統等大將已應聲而出，陸遜不許。



128 陸遜只喚末將淳于丹到帳前，叫他帶五千人馬去取江南第四營；又叫大將徐盛、丁奉各引兵三千，在後接應；如果淳于丹敗回，當出兵相救，却不可追趕。



129 當夜三更時分，淳于丹領兵去劫蜀營。正待殺入，蜀將傅彤引兵衝出，挺槍直取淳于丹。

130 淳于丹抵敵不住，撥馬便回。忽然喊聲大震，又有蜀將趙融殺出。淳于丹背上中箭，奪路而走。



131 蜀軍正在追趕，不料半路上殺出徐盛、丁奉，將蜀軍殺退，救出淳于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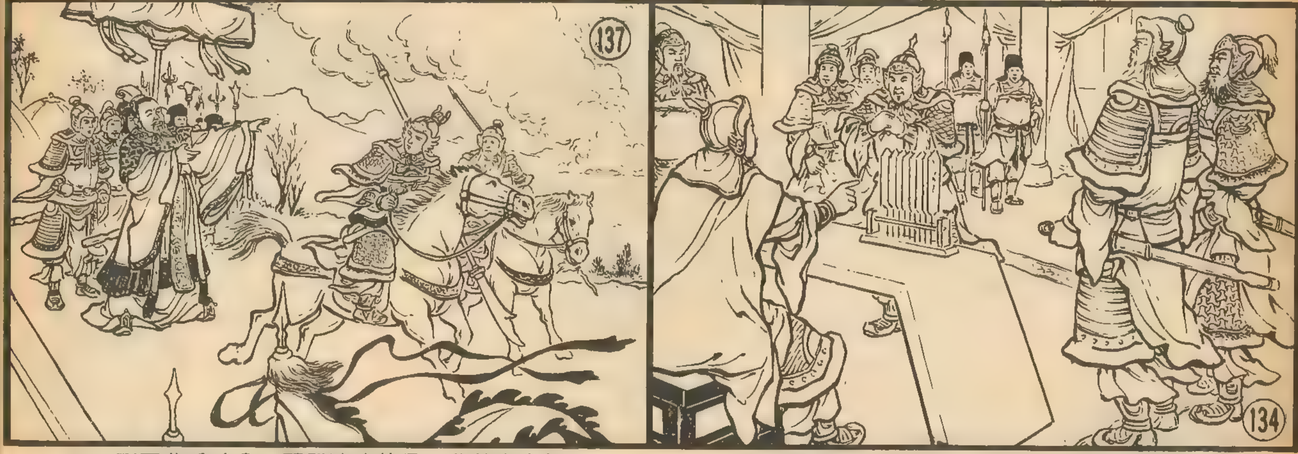


132 淳于丹回營向陸遜請罪。陸遜說：「這不是你的過失，我是要試試蜀軍的虛實。我大破蜀兵，就在這幾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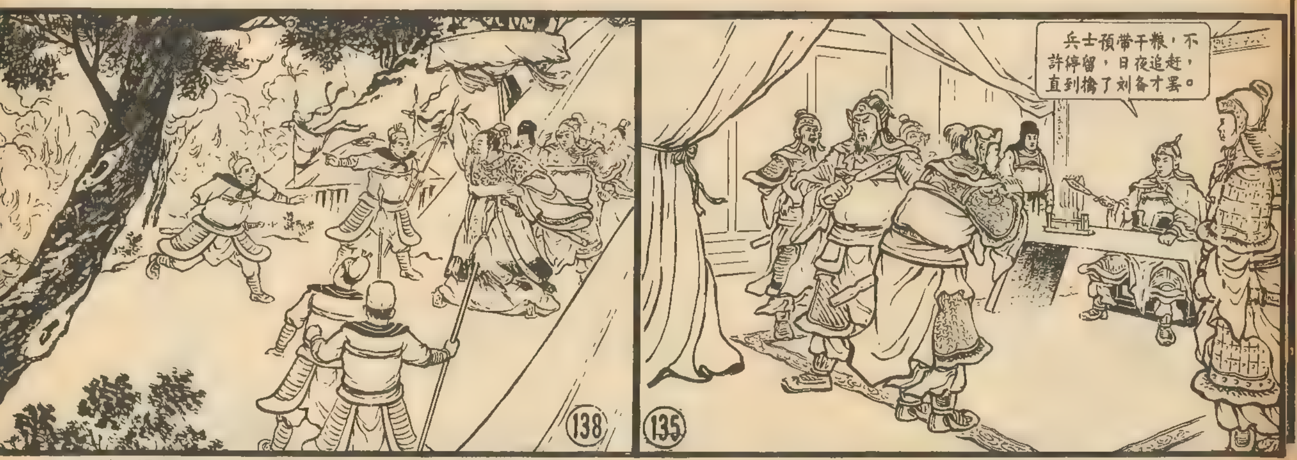
133 徐盛、丁奉擔心蜀兵勢大，難於取勝，陸遜仰天大笑道：「我這條計策只瞞不過諸葛亮，幸而此人不在，使我成了大功！」

136 再說劉備得到吳軍沿山路向東而去的消息，以爲是陸遜使的疑兵之計，吩咐各軍休動；一面令關興、張苞各領五百騎出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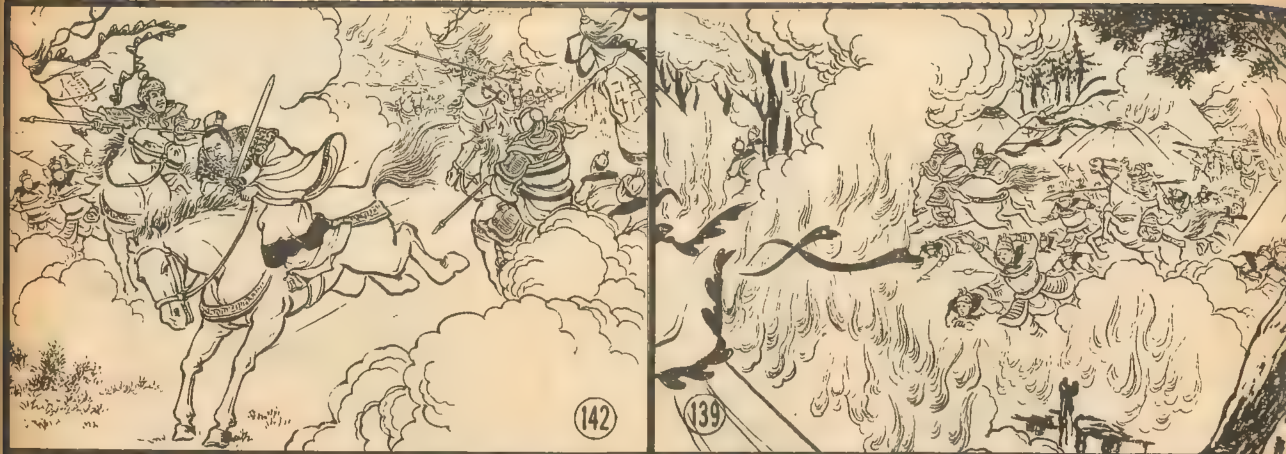
134 陸遜召集衆將聽令，先派朱然從水路進兵，船上要滿載茅草。

137 到了黃昏時分，關興遠遠望見江北營中火起，急忙回報劉備。劉備再令關興往江北，張苞往江南，探看究竟。



135 又派韓當引一軍攻江北岸，周泰引一軍攻江南岸，每人手執茅草一把，內藏硫黃焰硝，直奔蜀營，順風擧火。蜀兵原有四十營，陸遜吩咐只去燒二十營，每間一營燒一營。

138 等到初更時分，忽然刮起東南風，劉備御營的左邊一營突然起了大火。



139 劉備正要傳令救火，右邊一營忽又起火。一時風緊火急，樹木都燒起來了。蜀兵紛紛奔走，自相踐踏，吳軍又從後面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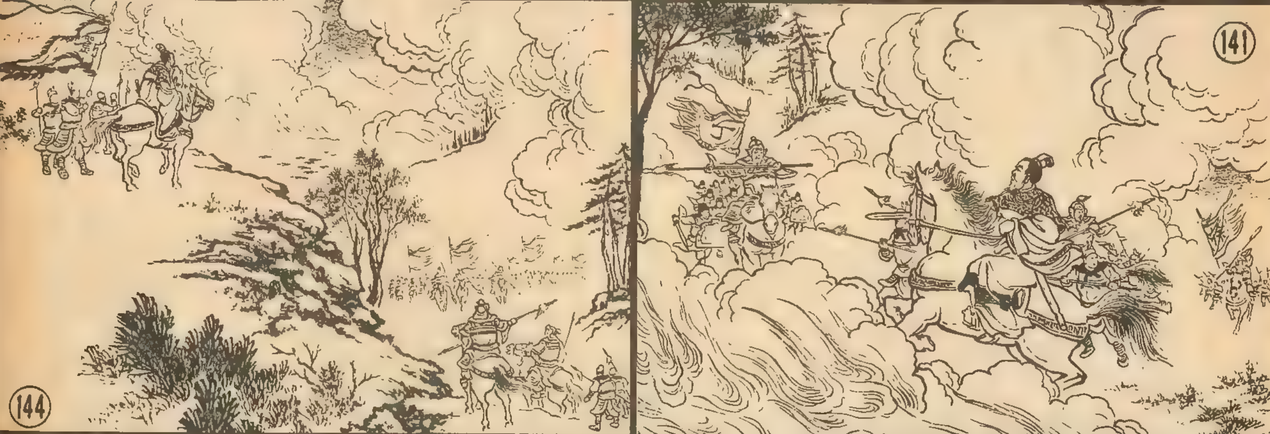
142 忽然喊聲大震，張苞領兵殺來，救了劉備。正走之間，傅彤也引殘兵趕到，兩路合做一處，保護着劉備突圍，背後吳兵還是緊追不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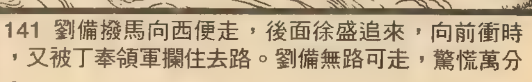




140 劉備急忙奔向馮習營寨。這時，馮習營中也是火光衝天。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晝。

143 劉備、張苞、傅彤剛奔上馬鞍山，陸遜大隊人馬已到，將馬鞍山團團圍住。





141 劉備撥馬向西便走，後面徐盛追來，向前衝時，又被丁奉領軍攔住去路。劉備無路可走，驚慌萬分。

144 張苞、傅彤死命守住山口。劉備四下一望，只見處處火光衝天，蜀營全被燒着，大江之中，盡是蜀兵屍體。(待續)

痴鳳戰魔龍

一期完短篇故事／楊帆·文　可飛·圖

古井奇緣巧逢　少女施計屠龍

鄂西蜈蚣嶺峯巒起伏，山勢綿亘數十里，不知若干年前，地殼變動，半嶺裂開一道大坑塹，深九十丈，橫斷面最狹處也有過丈闊，由半嶺一直裂至嶺腳，打橫切斷了大半個山嶺，行人儘管隔坑對語相聞，可就天塹不易飛渡，要想到對坡去就得一直登上嶺脊再拐個大彎倒繞下來，當地土人見這坑塹形勢險惡，便叫它做「斷魂塹」。

一天晌午，雲淡風高，這蜈蚣嶺上正一片寂寞，突然「斷魂塹」附近半山坡傳來一聲清叫：「小畜牲，看你還逃得去那裡，我就不信你那四條小腿兒會快過姑娘腳下『躡雲飛』功夫那般要得！」

接着就嘻嘻哈哈的响起了一串嬌笑，清脆如鈴，令人耳暢心醉，音波蕩漾中，看看那半黃的草叢裡呼的竄過一頭全身雪白，一雙眼珠子閃紅如琥珀的小兔兒，正在豎起一雙尖長耳朵，四腿齊飛，沒命逃去，迎面追着上來一個柳眉鳳目的女子，渾身一式天藍色短裳，足登鳳頭小蠻靴，綉帶飄飄，腰間佩掛一口劍，靶上金光閃閃，鬢角斜斜插的一朵鵝黃色的野花，特別顯得嫵媚英爽。

這姑娘看來也似快有雙十年華了，還是那麼的淘氣，那頭小兔兒也是着實令人喜歡，她那肯捨棄，看那小畜牲快要溜走，於是急忙腳下一催，當下如箭也似的急急銜尾窮追上去，正走之間，冷不防給地裏一些棘鈎籐刺牢牢的勾絆住她下截褲腳，頓時扣着了腳步，上半截身子颯颯的向前一傾，險些一跤直仆。

這少女急忙擰腰一挺，使得身形煞穩過來，一看那頭小白兔已溜得沒了影踪，不由當下跺足嬌嗔，一雙羊皮靴底，使勁的向地上猛跺亂踏，踐踏得地裡那些棘籐草蔓紛紛垂頭折腰，連根拔起，扁貼貼的弄塌了四五尺見方的一大幅下去，小姑娘才似怒火略平，颯的轉過身前來，覺得腰間沉甸甸的那口佩劍歪橫了過面前來，連忙探手下去，要將這拉回原位，颯的手伸了下去左右掏撈了幾遍，却自抄不着那劍靶的，低頭一看，當下失聲尖叫了起來：「天啊！我的佩劍呢？」

原來她腰間那個綠鯊魚皮鞘之內已空空如也，鞘中套住那口金劍已不知何時丟了。

少女這一驚非同小可，馬上定下神靜靜的一想，清清楚楚記得自己才正一路走上嶺來，看得清清楚楚那口金劍還是牢牢扣在腰裏，沿途亦未有碰上半個人，刹那間決不會給別人摸去了，十九敢情是剛才她的身子向前一仆的那當兒，一不留神，連帶將它也從鞘裡震出來跌落地上無聲，於是連忙矮下腰身，雙足交替，逐步撥開地上亂草小心尋覓，找了一會，將她身畔方橫丈內地方搜索一遍，還是連劍影也尋不到，於是，就一路的向前

尋去，恰好地裡有顆拳大石卵正擋在她的鳳頭小蠻靴咀之前，小姑娘正在尋得心煩意亂，氣惱上頭，颼的猛然一腳將它蹴開，看着那顆石卵骨碌碌的一直滾出兩三丈外，半路忽然呼的直墜了下去，毫無聲音。這少女看得一呆，腳下一點，急快兩步趕了上去，注視滿地一望，看到草叢裡竟隱有一個洞穴，穴口周圍足有一張圓面那般大小，四週長滿不少籐籮榛莽，縱橫交錯，將它遮掩的密密，這兒要不是她一直走近穴口來，外面是無從發現的，那樣子似是口枯井，方才那顆石卵恰恰就墮落在這洞穴下。

這小姑娘一眼不眨，猛然省起她的那口金劍重量非輕，若然掉落地上去準會發出聲响，可是剛才一刹，始終也未聽得身畔有過半點甚麼動彈聲音，此時尋遍了身邊一帶地方，至今仍未尋到，心中不由就揣量，莫不是眞有那麼巧，這口金劍也跟隨那顆石卵一般堪堪就掉落這個洞穴下不成？連忙小心爬近穴口，伏低身子向下一瞧，看到穴下一片黑暗，深得望不到底，正有個光影在下面閃閃爍爍，乍明乍暗，顯然是個金屬物反射出來的光芒。

她這一口龍紋金劍利堪削玉，把手與劍柄全用純金打做而成，上面還鑲珠嵌寶，珍貴之極，正是當年大名鼎鼎「南北雙劍」中之一柄。

這少女的祖父「一劍開山」是當年就仗此行俠江湖，掃蕩羣魔，一劍成名，威震北疆，迄今幾十年來海桑屢變，武林形勢已迴然異前，但是老一輩的江湖人物，見上了這件武器，依然對它心存敬意，也不管持劍的是男女老幼，對待其人總還是凡事禮讓三分，聲價未降。

到她父親拈花笑佛岑宜生手上，早在六七年前他已封劍歸隱，怕的就是這個愛女岑鈴刁縱任性，少不更事，因此一直遲遲躭至本年初才把它傳給了她，授與之時還當面再三叮囑，諄諄訓誡女兒謹愼使用，萬勿將它失去，以致影響家聲，曾幾何時，老父言猶在耳，岑鈴今天甫才將它佩帶出來，竟然刹那間便把這口家傳寶劍丟失，教她一時焦急得要命。

如今這小姑娘，定過神來瞧探，那口金劍十九似就掉落那個洞穴之下，要立時設法爬下去及將它撿回上來，無奈覷的穴下，坭壁上滿長着答蘚，是一片光滑滑的無可扳沿，投了塊石頭下去，久久亦未有回音，迄自探不明它究竟是有多深，饒她輕功多好，膽子多大，一時也不敢貿然的跳下去，眼巴巴繞着穴迴巡，抓耳搔頭，左右尋思，一眼瞧到的滿嶺蔓延着不少山籐，伏地蜿蜒的正迎風飄盪，這些野生植物性質柔靭異常，牽力絕强，且能隨屈結，岑鈴看着，雙眼溜溜一轉，靈機一觸，連忙探囊取出二枚金錢鏢來暫充刀子，上前颼颼的一陣割了六七條下來，將它一條接上一條的連結起來，很快便接成了十丈過外的長長一條軟籐纜，然後拿它一端套住在穴旁一株大樹之上，再伸手使勁一扯，試出扣牢實了，跟着便吸腹提氣，兩手左右交替抓緊這條籐纜，運起輕功一步一步慢慢放落穴底去。

剛一落的丈把二丈深，便覺得有陣陣潮濕混濁的莓苔之氣衝進鼻頭，愈下越是陰暗，一片黑漫漫的幾乎伸手不辨五指，陰寒之氣中人顫慄，岑鈴一面調息運功，一面小心翼翼繼續沿纜而下，一直縋的那條籐纜，差不多還有丈把便完了，這才到底，腳下沾的一片濕滑柔軟，不像是塊乾硬土地，昏暗中她不及細辨，颯的蹲下身去，張開兩手就朝閃光之處小心掏撈過去，一手抄到沉甸甸金屬把柄，入握更鱗紋凹凸，立時就揣摸出那不錯正是她的那口龍紋金劍，一旦珠還合浦，喜得這小姑娘當下一手加額，喊一聲：「謝天謝地！」

她霍地站起來，小心將之納回劍鞘內，有一手加勁打緊了，颯的一轉身，就要縋昇回穴口去，冷不防兩手無意一拂，手中指尖陡的一把拂着蓬鬆鬆，軟柔柔的一頭亂髮，當下嚇得一跳，隨手再伸下一探，赫然摸到一張頭臉，觸手一片冰冷，也不知道那到底是生人還是一具屍體。

岑鈴於是大聲喝問：「是誰？你究竟是誰？」連問多聲，也不聞回答，恰好她身邊有個火摺子，疾忙掏了出來，打着仔細看視，一看之下，當下哇的失聲尖叫道：「天健，天健，怎會是你，你是何時怎麼會掉落這穴下來的？有傷着那裡沒有。天健，傷的不要緊吧？」一這串的問下去，聲音戰抖，顯然這小姑娘心裡正在一片惶急。

原來穴底此時正有一個少年，背靠坭壁，雙膝交盤，軟綿綿一團着坐，垂首及胸，氣息如絲，這少年覆姓皇甫，而名字就叫天健，跟岑鈴正是一雙表姊弟，兩人自幼青梅竹馬，兩少無猜，一向相處的情感特深，直到最近這一二年，岑鈴隨她老父岑宜生隱居到這蜈蚣嶺下不遠的積翠鄉來，父女兩人平日無事甚少出外，皇甫天健亦常日行俠江湖，轉徙無定，如此表姊弟兩人從此而勞燕分飛，各散東西，會唔轉疏，可是無論在誰的心坎之中也一直不會把對方忘掉過半刻，特別是岑鈴這個小妮子，腦海中卻時刻都幻浮起皇甫天健那個英俊蕭洒的影子，她做夢也想不到竟會在此時此地這樣子的碰上了他，此時瞧的那皇甫天健，鬚髮蓬亂，眼深腮陷，面色枯槁，憔悴得再不像少年人樣，一連問了他幾遍，隔了半晌，皇甫天健才很勉强吃力似的微微仰過頭來，緩緩的張開一線眼皮，一雙瞳孔無精打采，要望不望那樣微微轉上一轉，一顆頭顱不由自主跟着颯的一聲就軟垂回去，奄奄一息，看來也還不知他究竟

還看得見認得出岑鈴也不，那樣子怪可憐的。

岑鈴一見，又是傷心又是惶急，再顧不得男女之嫌那些俗禮，連忙颯的先自彎下大半截腰身相就，雙手反抄在背後，左右手抓住皇甫天健雙臂，輕輕的將他推到背上，就似母親背負孩子那樣背起他，然後照縋下來時一樣，雙手抓住那條籐纜，左右手交揮互替，一抓一把如猱昇竿，刹那間給她昇回了穴口之外。

小姑娘此時心急如箭，半點也不抖息躭誤，繼續施展出她的「躡雲飛」上乘輕功，風馳電掣般連越過幾重山嶺，一口氣將皇甫天健背回到家裡，先將他安頓到別室空榻上，自己便入內要找她父親出來設法救治他這個內姪兒一條性命。

偏又這麼巧，岑宜生剛出門訪友去了，岑鈴心裡又是一急，還幸她是個武學世家，平日久隨爲父練功，自己早也懂得好些急救療傷之法，當下馬上走入她父親卧室中，在一具紫檀架上找到個羊脂白玉小瓶兒，先倒了三顆她家傳傷科秘葯「紫雲丹」出來，用水調開，緩緩的灌入皇甫天健的口中，接着又再合上些野山人參熬了一碗粥，親自拿起小銀匙，一匙一匙慢慢餵他咽下，這樣一路悉心對皇甫天健調理，過了好幾天，終於把他救活過來，神志復清，能夠開口說話。

岑鈴見了也暗裡放心，兩人間中談起這事來，才知道大約一個月之前，皇甫天健的師尊——瑯環洞當代掌門人布衣玄士公羊弘在秦中本洞老病去世，依照他們派中傳流門規，那掌門遺職正應由他這個份居第六代首座大弟子繼任，恰好那時皇甫天健因事南下了贛北，公羊弘遺命將各樣傳派的符令法器交託與派中兩位長老暫代保管，一面派人飛速趕往通知他，敎皇甫天健事情一了便立即回山接任。

皇甫天健接到惡耗，知道師尊去世，不免黯然傷神，隨即草草將事情辦妥，依照公羊弘遺命，克日起程趕回秦中去。

途中，走到蜈蚣嶺下，突然碰上了七八個人橫裏竄了出來堵住他，各人一聲不响便動手斷殺，皇甫天健心中還以爲是强人剪徑，瞧他們來勢兇急，趕忙拔劍迎架，豈知一交上手，對方那批人個個武功都厲害非常，全是一流高手，而且各人出手都是毒招絕活，招招奪命，皇甫天健以寡敵衆，奮力搏鬥了一會，雖然打傷了他們兩三個人，自己可也傷得不輕，一時閃避不及，蓬的中了對方一個黑臉矮漢一掌，突覺體內血脈翻湧不已，再也支持不住，仗劍拚命突破包圍，且戰且走，急忙中慌不擇路，直向嶺上竄去。

皇甫天健壓根兒完全不熟悉嶺上地形，他一路上只顧施展輕功，足不點塵的倉皇向前逃命，不知不覺正好朝着「斷魂塹」方向逃去，三幾個起落，兎起鶻落，連竄帶縱的走近前，一看前面橫着一道天塹，再前不得，看看背後一羣强敵快將追到，不敢猶豫，雙足就朝地面使勁一墊，腰身一挺，施展出「瑯環縱」功夫，呼的翻起個觔斗，身子就似車輪般的淩空飛轉向對坡去，冷不防降落時却不偏不倚對正那穴口落下，雙足突然感覺踏空，全身颼的直墜下去。

刹那間，那六七個人追了上來，四望之下，仍不見他的影子，那裡附近又絕沒半點橫林岩洞足可以躲藏的地方。各人不由一愕，其中一個黑臉矮漢哼了一聲：「活見鬼，那臭小子倒來得有點邪門，莫非眞的會借土遁不成？這廝剛才正吃了俺一記『七煞掌』，這兒就算溜掉也夠他好受的了！」說着，各人向四下散開搜索了好一會兒，還是找不着皇甫天健的下落，便悻悻然而去了。

再說，皇甫天健一刹脚下踏空，心裏暗叫：「不好！」身子已一直颼颼的下墜，那個洞穴深達十丈，四面光滑坭壁，不但伸手不及，根本就無可抓扳，要是常人怕不跌個粉身碎骨，畢竟他是個正派名門高足，練的武功又是深厚過人，尚能臨危不亂，就在電光石火的刹那間，急忙深深一吸，氣往上提，先是調輕下盤，一路上更不斷的提勁往上面竄起，緩和下墜之勢，兩脚同時一縮一伸，眨眼間便已沾到穴底的軟土上，就如同一具彈簧似的，已經消滅不少下沉疾重之力，腰身再霍地往下一挫，立時蹲下來，僥倖再沒有傷及筋骨四肢，隨手四面一摸，一片濕濡濡全是莓苔濕土，穴下一片陰森昏暗，仰頭不見天日，那光景眞是呼天不應，叫地不聞，皇甫天健自忖無法再重見天日，當下便瞑目盤膝坐下來等死，心中只管往回默誦着金剛般若波羅密多心經，一遍唸過又一遍，穴下不辨昏曉，他也不知唸上幾千萬遍，漸漸覺得萬慮皆空，心裡倒舒泰明靜起來。

人畢竟是血肉之軀，皇甫天健本身已受了傷，再加上墜落穴底，多日來滴水未沾唇，熬了不少風霜饑寒，身體日漸虛弱，七八天過後已奄奄一息，昏厥了過去，猶幸他是個童貞之身，平日又紮得根基極厚，一絲元氣未散，僥倖留住一條殘命，直至前天恰巧碰到了岑鈴下穴尋劍，這才無意中發現他，把他帶回家，並救回一命，其間經過的湊巧，一半是他們兩人命運註定，一半就由作者的禿筆安排過來。此刻，岑鈴清楚知道事情的始末，心頭一時眞的說不出是驚還是喜。

轉眼又過了數天，皇甫天健在岑鈴悉心調護之下，精神已大致復原，如常飲食言語，無奈依然渾身癱軟無力、四肢痳木，一動不得，再休說要恢復武功那般的希望，岑鈴見此情景

，心裡不由着急起來。

心焦如焚，眼巴巴的盼望了多天，好不容易這一天才見她父親「拈花笑佛」岑宜生回來，跟他一道同來的，還有「崆山二老」中的矮方朔公孫亮，這位紅面禿頭的矮老兒，老是瞇起一線眼縫兒，笑口常開。

岑鈴一見他們兩人一路有說有笑的踱回來，心頭一喜，岑宜生與公孫亮兩人甫才一脚跨入屋內，尚未站定，她便已急不及待氣吁吁的對她父親叫道：「爹爹，這番不妙了，怎的你這麼晚才回來？」

說話沒頭沒腦的嚇了岑宜生一跳，慌忙問她因由，岑鈴却未即時回答，一手揪住他的衣角，一把將他直推入隔室去看看皇甫天健，這才將經過情形對岑宜生詳細說了出來。

岑宜生聽說便轉過頭去問問他的內侄兒可認得當天那些敵人是那一路的人物。

皇甫天健回答全不認識，他自問一向恪遵師訓，也從未跟任何人發生過甚麼仇怨，實在不明白當天那羣人到底是甚麼來頭用意，接着就將當日那七八個人的相貌年齡、衣裝打扮以及所用兵刃、武功等再詳細道來。

岑宜生一面閉目靜聆，一手往回摩挲着下巴，口裡沉吟，皇甫天健話剛說完，他立時張開眼來，鼻管裡重重的哼了一聲：「是了，敢情是『三殘四賊』那幾個魔崽子幹的好事了！」

皇甫天健問他甚麼叫「三殘四賊」，岑宜生說：「這個說來可話長了，那幾個魔崽子背後的頭兒，燐眼神嬰龐晦魄，說起來原本是你的大師伯，你師尊布衣玄士公羊弦的一位同門大師兄。傳說這魔頭是個『鬼胎』，照日無影，是否屬實，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你們瑯環洞的傳統門規，對於掌門一職，正如宮門立儲、家庭擇嗣一樣，向採立長傳嫡之制，規定由下一代的首座大弟子繼任，只因當時那龐晦魄行爲不謹，屢犯門規，給你們第四代祖師摩崖尊者將之廢黜了，改立第三弟子，即是你師尊公羊弦爲掌門繼承人，龐晦魄心懷怨恨，便憤然改投邪門魔教去了，自己另立門戶，陸續收了七個弟子，親自傳給他們各人一身高絕狠辣的邪門武功，其中三人，每一出手便戕殘人家性命，其餘那四個又是一動手就要把對方弄個終身殘廢，都是心狠手辣之極，江湖人皆聞名色變，因此就叫他們這七個人做『三殘四賊』。

「龐晦魄收的這七個弟子，平日也專找瑯環洞的人作對，聲言要將你們這一派徹底消滅，同時心裡更覬覦你們派中好些武學經典、劍刃丹藥、符令法器……種種傳派之寶，特別是近百年來，你們瑯環洞一貫受多方人士推擁爲中原武林盟主，派裏幾代傳的一顆『九螭蟠紐朱文玉印』，以及五面雲章捧日赤金令牌，向來一併交給每一代掌門人保管，誰拿着這兩樣東西便可以號令天下英雄，舉凡江湖上各幫各堂、水陸兩路、黑白兩道的人物都得受制指揮，具有至尊無上的絕對權力，龐晦魄對此更是念念不忘，時謀搶奪，只因你師尊公羊弘尚健在，他心裡始終還有幾分顧忌，一時未敢貿然動手，如今一聽你的師尊已然去世，這個魔頭又那肯放過這個機會，還有不乘機動手之理？可能這魔頭探聽得你回山接任，他便派出『三殘四賊』那幾個魔崽子半途將你堵住，打算一出手先把你這個瑯環洞第六代掌門繼承人毀了，到時你們派裡的人便陷入羣龍無首散漫紛亂的局面，這魔頭便乘機下手搶奪，幹起來便可事半功倍，倒虧他想得那麼狠毒，這是老夫的推測，看來也决錯不了，就算錯也錯不到那裡去的了。」

岑宜生話才歇口，皇甫天健在床榻上咦的一聲：「難怪我先師在世時，常常敎侄兒在外面要特別小心提防一個陰陽怪眼的馬臉老者，原來他說的就是龐晦魄，他老人家又從未說出其底蘊，這事要不是姑丈你說出來，姪兒還不知道那一天竟是那般凶險……」

話猶未完，那站在旁邊的岑鈴已聽得不耐煩似的，搶着對爹爹道：「爹，且別再嘮嚇了，我看你老人家還是想辦法先把天健表弟的傷勢醫好要緊，讓他武功恢復後，咱們兩人聯合起來，到時還怕沒地方找到那幾個魔崽子算賬麼？」

岑宜生聽後，不再說些甚麼，對她暗遞了眼色，岑鈴會意，馬上轉臉去望矮方朔公孫亮嘻嘻的道：「公孫伯伯，你來得正好，這就請你老幫個忙，救救我這個表弟，施展功夫將他醫好吧！小侄女私下藏有一罎子『梨花春』的上好佳釀，悄悄埋在這屋子後面已有年多了，我就把酒捧出來，再親自弄幾款精緻小菜給你老人家下酒，公孫伯伯，你說可好麼？」說着便撒嬌的一把纏住了公孫亮，求他立即出手救治皇甫天健。

這老兒生性滑稽，凡事都愛像個小孩子般胡鬧玩笑，這一刹聽到岑鈴說的，笑瞇瞇的望住她，說：「我的好侄女，妳這靈精鬼別專覷準老夫的癢處來耍花樣好不好？一提起酒來我矮老兒便要倒咽涎沫了。說啊！妳這般着急端的是爲了甚麼？哈哈，我猜着了，敢情妳這小妞兒暗裡早已看上這個俊俏的表弟來，一心要揀他做……」

一語未了，岑鈴害臊得粉臉緋紅，隨即啐了他一口，駡公孫亮老沒正經，伸手就要扯他的頷下鬍子，嚇得那個矮老兒慌忙引首閃避，口裡咭咭呱呱的叫道：「好侄女快別胡鬧，我已經是個禿頭了，這兒再讓妳連這疏疏落落的鬍子也一把拔掉，上下全光，如何見人呢？千萬動它不得，老夫這就替妳表弟看看好了！」說完，果然上前伸手解開皇甫天健的衣襟，替他全身檢

驗了一番，接着閉目仔細的給皇甫天健切了好一會兒脈，這才徐徐放開了手，就像貨郎兒搖梆鼓似的一連猛搖擺着他那顆斗大的禿頭，口裡一迭連聲的：「難辦，難辦，實在是難辦！」

岑鈴一向深知這矮老兒除了一身功力高深莫測，武功敢誇是當今第一、二人了，平生對於歧黃之術、天文地理，六壬禽遁、奇門術數等學問，上至諸子百家，下及三教九流，更無一不懂，也無一不精，實際上的本領要比她爹還高出好多，因此岑宜生剛才暗示她轉求這矮老兒出手救治皇甫天健，如今見他這副模樣，料知事情有些不妙，儘管這小妮子素性强頑，這一刹那也不由急得淚水直淌，哽咽着哀求公孫亮道：「公孫伯伯，我這表弟的傷勢怎麼啦？到底能否醫治？千萬求你老人家大發慈悲，好歹給我想個辦法救救他吧。小侄女這裡給你老叩頭啦！」雙膝一屈就要跪了下去，顯然是情急至極。

這件事眞把公孫亮弄急了，忙不迭伸出右手一引，一股力量隔空將岑鈴攙住，跟住一臉正色的對她說：「好侄女別急，且慢慢聽我道來，別說天健兒弟是你家親戚，便是他師尊公羊弘生前跟老夫的交情也不淺，只要有辦法可想，我定會盡力替他醫治，無奈天健小哥當日先受敵人『七煞掌』震傷內腑經脈於前，後來又復墜到那穴底去，多日斷絕飲食調養，上受風霜凌虐，下為潮濕地氣侵蝕，重重催剝，能保住性命已算萬幸。如今陰邪寒濁之氣已深深鑽入他的骨髓之內，成了這偏枯癱瘓之症，要想徹底康復過來，那就除非上天外峯紅雲古洞去找那金背神駝荀太乙，求他討一兩顆『九轉小還丹』回來這才有辦法，普天之下也祇有他這人才練得有這種確具脫胎換骨功力的妙藥，只是這駝子性情偏激怪誕驚人，極難說話……」話猶未完，那邊岑鈴已一迭聲說不礙事，她自有方法討回來，說着便要立時離去。

岑宜生拗她不過，當下再三叮囑女兒小心行事，切勿硬來，說這金背神駝武功並不在各人之下，惹翻了他可不是玩的。

岑鈴一時間得知有藥物可以把皇甫天健救治起來，尙未絕望，心頭一寬，精神為之一振，一聲應過她爹道：「女兒知道了，爹請放心吧！」接着回房收拾妥當，連夜出門，展開了『躡雲飛』輕功，依照矮方朔公孫亮指點途徑趕去，僥倖沿途沒有特別躭阻，一路足不沾塵的趕了一整夜，到得天外峯紅雲古洞外，恰覩朝陽初上，不覺已是第二天的清晨，她先在洞外隔遠一望，看見洞口一方廣闊土坪上正坐着一位癯黑老頭，背部隆然高起，岑鈴一見便知這老頭兒準是那金背神駝荀太乙無疑。此時正盤膝面東而坐，手裡還拿着一本書籍，聚精會神的看着，良久，才將它籠入袖管裡去，隨即閉上雙眼，一動也不動的靜坐在此，那樣子顯然是正在全神思索甚麼似的。

岑鈴看見他正在用功，不敢貿然上前打擾，雙足就地一墊，一式「喜鵲登枝」呼的先縱上身旁一棵大樹上等候，剛隱好身形，陡聞一聲怪叫，突然劃空而來，聲音尖幼而悠長，彷佛覺得有一根長極幼極的線子正在空中搖曳飄盪似的錯覺，倏地傳近耳鼓，却又轟轟隆隆，有如雷霆萬鈞的那樣震耳欲聾，奇異之極，看着那金背神駝荀太乙臉色微微一變，趕緊探手入袖管裡再將那本書籍深深籠藏好，肅然端坐，雙目炯炯凝視着峯下不一稍瞬。

岑鈴隔遠雖看不明白他那本究竟是甚麼書，料想也必是極珍貴的武學秘笈，轉念未定，眨眼之間峯腰處突地出現一個六旬過外的老者，身段高得出奇，隔遠看去恍如植竿於地上，一頭亂髮之下有着一張青慘慘的狹長馬臉，雖在白天，雙目閃轉之間猶然黯綠如螢，再穿上一身又寬又長的青布袍，青綠綠的襯得那樣子詭譎慘淡。

這馬臉老者那一下嘯聲，還自半里過外峯下，這兒刹那便竄了上來，不單是快得出奇，尤其是他一路疾衝而上來的那當兒，身形竟然還呼呼嘶嘶的掀起一陣洶湧澎湃之聲，眞如千軍萬馬一齊掀天揭地而來那樣，聲勢之猛銳，是從所未有，令人聽得顫慄。

刹那間，那金背神駝荀太乙覷得他走近，馬上咄的一聲喝道：「燐眼老魔且請止步，有話這就站定下來說好了！」說着，右掌緩緩向前一推，看看那馬臉老者正如脫韁之馬一般滾滾狂衝而來，半路之上半截身子陡的向後一仰，彷佛給甚麼東西當胸搗上一下似的，當堂哇的叫道：「老駝子好俊的『推山功』啊！怎的這般不講禮數，一見面就要耍這個調調兒以饗客？」那老者立時停住了腳步。

金背神駝荀太乙冷冷的回答道：「過獎，過獎！那也是尋常的小意思吧！你這燐眼魔頭這大清早便巴巴的趕來，那還會有好事，等着還不知又對我老駝兒打甚麼壞主意了？」

岑鈴隱身在樹上聽得明白，心裡「咦」的一聲：「原來這傢伙就是爹所說的燐眼神嬰龐晦魄那個魔頭哩，怪不得武功這麼了得！」轉念未定，便聞他格格一聲對金背神駝荀太乙道：「你這老駝子別以不肖之心待人，我上來也不為別的，這兒就想求你借來那本『玄素經』看看……」

話未畢，金背神駝荀太乙哼的一聲：「你這燐眼老魔好貪心啊！也不想想你在武林中已是個甚麼地位，難道這兒還嫌你那一身邪門武功不夠狠夠絕，尙得要再來覬覦我老駝兒那本東西不成？」

龐晦魄道：「老駝兒你有所不知了，我就是差這一點兒道理想來想去也想不透，想借你那本『玄素經』看看其中『璇璣圓幹篇』那一章的訣竅，其餘的發誓隻字也不偷看一眼，也不用將書本拿外面，就站在這洞外將它看明白了便行，這樣總可以了吧？老駝子，別太不講朋友交情，敬酒不喝，喝罰酒，要我燐眼神嬰動手硬奪！」

這魔頭說的倒也全是實話，儘管他平日為人如何狡獪險殘也好，畢竟是邪門魔教裡的一派宗主，決不會食言，自毀聲譽，事實上，這魔頭的一身邪門武功也端的已高如山嶽，就只尚未懂得將渾身血氣經脈倒行逆施這竅門，無從將之滲入原來功力裡再結合起來，練成那無敵天下的功力。這一刹那才特地跑來求金背神駝荀太乙借書參閱鑽研，書中別的武功確實非他所注重。

只見金背神駝荀太乙素知這老魔頭狡獪成性，反覆無常，如何就放心將那本絕世的武功秘笈交到他手裡去，另一方面又怕龐晦魄急起上來眞的動手硬搶，到時痳煩就轉大了。見談之後，猶疑了一陣，便對龐晦魄道：「龐老魔，不如這樣子吧！我這就將『璇璣圓幹篇』那一章書從頭至尾明明白白的朗誦出來唸給你聽，一遍不明，再唸多一遍，直唸到你全章明白記得為止，這跟借給你自己看去也是一樣的了，你說如何？」

那知相對的龐晦魄也怕他這老駝兒陰沉多詐，到時信口胡謅，並不依書直讀，給他誆過也不知道，所以就不肯答應老駝子的主意，兩人爾虞我詐，各懷心機，呶呶爭論，相持莫決。

突然，金背神駝荀太乙霹靂一聲大喝：「燐眼賊魔，到底你知羞也不知，這兒你自己跑上來跟我老駝兒找痳煩還不夠，竟然還要悄悄帶了人同來暗伏在此等着幫手，喂！你這老魔頭是否打算就想倚人多來强搶？要就這兒一齊上來吧！」說的聲色俱厲。

龐晦魄聽得瞪着一雙燐眼愕然的道：「怪老駝你活見鬼嗎？我何時有帶甚麼人同來？好不笑話，就憑我燐眼神嬰自己一人還愁對付你這駝子不了，還要我的人來相助？敢情你心裡不願意將書借出，却拿這話來支混推搪是眞！」

荀太乙聽得更加生氣，兩眼光楞楞的釘住他冷哼一聲：「燐眼魔賊還想狡賴？好，我這就給你一個眞贓証據！」右掌一揚，直向岑鈴藏身那株大樹打去。

岑鈴躲在大樹上聽得他喝罵，暗裡早已明白這老駝子說的那個潛伏之人，準是指她而言，知道自己行藏已給荀太乙覷破，正想趕快自動躍下去按禮向他參見，刹那間還沒有動脚，冷不防這老駝子陡的便引掌向她藏身的大樹打來，掌勢未到，掌風先就颯的刮得枝椏戰動，殘葉紛墮，岑鈴瞥見，嚇得一顆心怦然劇跳，那敢再緩一刻，馬上拱肩一聳，兩脚再用勁一蹬，身子隨即離弦似箭一般颼的從樹上彈出，一式「乳燕投林」，呼的撲向地裡，躍落時恰巧對金背神駝荀太乙落下，看得雙足快要落地，半路上雙膝順勢一屈，颯的一把在那老駝子跟前跪下來，口稱：「荀老前輩在上，小女子一劍開山岑有木孫女，拈花笑佛岑宜生的女兒岑鈴專誠前來參謁，恭候老前輩起居……」

話聲未了荀太乙嘿嘿的喝道：「夠啦，夠啦，這兒誰耐聽妳搬出這三代老祖宗來嚇人，妳這小娃子老遠連夜巴巴趕來，那裡眞的是只為了要問候我老駝兒那般誠心，看妳這急匆匆的樣子必然有事，還扭扭捏捏幹甚麼嗎。這就請妳爽爽快快的說了出來好了！」

岑鈴冷不妨一見面就給老駝子一語道破她的心事，倉卒間倒不知如何說起來才好，兩眼楞楞的對面望着荀太乙，口裡囁囁嚅嚅正在想說話，冷不妨在旁邊的燐眼神嬰龐晦魄已等得不耐煩，脚下一挪，颯的滑上了過丈，傴僂起他那瘦長身軀，老鶴那樣向前伸過頭來，一雙燐眼緊緊的盯住荀太乙那隻袖管滴溜溜轉，雙掌連錯，頓時罡風虎虎，攪得葉葉塵揚，天震地動，兩手十指乍合乍舒，就要攫出。

金背神駝荀太乙瞧的趕忙撇下岑鈴凝神戒備，依然肅然盤坐是處，伸出兩手向前左右交錯，緩緩轉來推去，看看地上那些泥土沙塵一重又一重的陸續往上昇起來，眨眼之間，他面前便多豎了一幅尺來厚，過丈高的塵障。

那龐晦魄對住它趦趄悵望，逡巡再三也不敢强行衝過，彷佛那是一堵銅牆鐵壁似的，兩人盤腿彎馬，一觸即發。

岑鈴瞧的，連忙滿面堆笑的對兩人說道：「兩位老前輩不必動氣，小輩倒替你們想出個辦法來了。」

跟住就向他兩人獻議，教荀太乙將那本「玄素經」交了給她，然後再由她將經中「璇璣圖幹篇」，那一章書隻字不漏的唸給龐晦魄聽，說這樣子便可以將事情圓滿解決過來，一迭連聲極口勸龐晦魄、荀太乙兩個別要為這點小事生氣。

龐、荀兩人一聽各自一想，也覺得除此之外那就祇有動手厮拚，可是他兩人實在暗裡都各有顧忌，一但交起手來，兩人自問也無把握一定勝得了對方，當下不由一齊點首答應，荀太乙跟住從袖管裡把那本「玄素經」取了出來交給岑鈴。

這小姑娘一手接過，拿着那本「玄素經」左翻右閱，並不就唸，荀太乙怕她乘機偷學武功，一迭連聲催岑鈴快些唸讀出來，誰想到岑鈴嬉皮笑臉的

跟他討起價來，她說朝廷也不使餓兵，這兒荀太乙教她幹這工作，就該給回她一些酬勞，逼着那金背神駝立即答應下來她才肯唸。

荀太乙哼的一聲：「娃兒好刁猾，竟然乘機訛詐起來，也罷，妳要甚麼作酬勞，在這兒爽爽快快說了出來，老駝子給妳就是，快唸，快唸！」

岑鈴便說出來要跟他討兩顆「九轉少還丹」，荀太乙聽得呱呱大叫道：「好狠的小姑娘啊，怎的妳這麼多東西不好要，卻偏要我老駝子的命根子來！」

頓時面露難色，遲疑未有答應，龐晦魄瞧得不耐煩，催他說：「怪老駝，小小兩粒丹葯有甚麼了不起，還不爽快給她，別是又要借此渾賴嘛！」

金背神駝緊緊面孔，苦皺着眉頭道：「你這燐眼賊又懂得甚麼？我花了三年工夫才煉成的五顆小金丹，如今那女娃兒要就是兩顆，豈不是分了我老駝子的一半，這事怎也使不得！」

岑鈴也不跟他多說，鳳頭脚尖一點，颼的跳開兩三丈，跟住從身畔掏出火摺子上來，另一手再舉起那本「玄素經」隔遠朝金背神駝一晃，一聲嬌叱道：「老駝子，我要甚麼做酬勞，那是你自己親口教我說出來的，如今我說了出來，你又想賴？你要敢不給，姑娘先把你這本勞什子書燒掉再說！」

颯的一手將那火摺子打着起來了，荀太乙隔的她有二三丈遠，就算他功夫再快也搶救不及，嚇得慌忙答應下來，果然探手入懷，掏了個小玉瓶上來，瓶中清楚的確祇載的五顆桂圓大小，其紅如火的藥丹，隨手傾出了兩顆出來交與岑鈴。

岑鈴雙手接過，轉過來恭恭敬敬的朝他冬冬叩了三個响頭致謝。霍地站了起來，正經的翻閱那本「玄素經」找着「璇璣圓幹篇」那一章，一字一句的高聲朗誦起來，龐晦魄隔着三四丈外閉目凝神靜聽，岑鈴一連唸了三遍之後，便問他聽清楚沒有。

龐晦魄應的一聲道：「知道了！」悻然兜轉身，也沒有對金背神駝道聲謝便如一溜煙的竄回峯下去了。

岑鈴跟住也將那本「玄素經」交回荀太乙，向他告辭，歡天喜地的拿着那二顆「九轉小還丹」，施展輕功，片刻不停趕回家裡，就將那兩顆小還丹先後分開兩次調給皇甫天健服下，果然藥到回春，應手而癒，很快便能活動起來，武功也跟着回復，而且精神功力都比往日更覺充沛，知道這是那兩顆小還丹的功力。

皇甫天健心裡掛着派中各事，在岑鈴家中再休息幾日便要告辭回去。岑鈴恐怕路上有甚麼意外，便親自陪他一道同行，一路無話，不消多久，便回到了瑯環洞，皇甫天健見過本門各位長老，依着公羊弘遺命尅日接掌那第六代掌門之位，經過了一番的策劃整頓，不消半載，便將派中大小各事整理得井井有條，派中事務蒸蒸日上，聲譽更隆，跟住就由雙方的父親長老作主，替他表姊弟一雙有情人正式結爲夫婦，自有一番熱鬧高興，這是不在話下。

倒是那燐眼神嬰龐晦魄自從那次上過天外峯紅雲洞借書之後，再不聞他消息，後來皇甫天健夫婦細一打探，才知道這魔頭練功時走火入魔，得了個偏枯癱瘓症。

原來岑鈴當日對他唸那一本「璇璣圓幹篇」武功秘笈之時，私下盤算，要是再給龐老魔頭學到這倒行逆施之法，給他練成絕技，不啻如虎添翼，將是兇毒莫制，但是這魔頭是一派宗主，渾騙他自是不易，當下便找書中的重要環節輕輕改了一兩個字，比方本是「左」的她便將之改爲「右」，「上」的改爲「下」，是「一」的就暗加成「二」，或是「三」的就暗減回「十」要知武功一道，不同別事，失諸毫厘，謬以千里，尤其是倒運經脈，逆行血氣那種高深內功武學，半點失誤就會成爲大患，也是龐晦魄平日多行不義，會受報應，當天就此給岑鈴騙倒，後來果然因此而走火入魔，正跟皇甫天健當日墜穴時一樣，四肢僵硬，渾身無力痲木癱瘓，一動也不得，再也無法在外爲非作歹，不久死去，竟然是兵不血刃就把這樣一個名震黑白兩道的江湖大魔頭消滅得無影無踪，說起來這全是岑鈴這小姑娘的智慧所致。（完）

上文提要： 富貴舫失踪，震驚了天下武林，其實這船仍在洞庭湖，只不過一分爲二，裝扮成兩艘官船，外人便不容易察覺。「風月七娘子」摔了這一大跤，便部署「僞鬼船」的陰謀，豈料假鬼遇上眞鬼，反被陰伯、冷鋒套出了船上「不死殺手」的秘密，再加上她手下的二姑娘及八姑娘不甘淪作半死不活的殺手，立心劫舫逃命，「風月七娘子」四面楚歌，一敗塗地……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

麥穗·文　可飛·圖

白馬素衣小溫侯

靈丹竟變毒丸　暗中偷天換日

想起黑漢子，也想起丁步踏入艙中「不死殺手」，於是立即唇嘯相召，艙內傳來鴨子叫話聲，道：「我把妳這個淫毒陰狠有心沒有肝的小娼婦，我說妳怎麼會這樣好，深更半夜投懷送抱，原來妳帶來劊子手，一心要謀害親夫，要不是我老頭子眞還有二套，這下子豈不是玩完火去了嗎？」

緊隨話聲走了出來個糟老頭子，向無人敵也無法斃之「不死殺手」，這次怪哉，竟無動靜，七娘子急了，連連唇嘯急召守於艙角的殺手，那料到也無消息，猛然又想起還有兩大高手隨行，怎也沒有了踪影，驚駭疑懼之下，她已倉皇失措。

糟老頭子此時神色一變，說道：「我推測妳會自己來，果然，我也料到妳至少帶二名不死殺手，也沒有錯，本來我有幾件事要問妳，現在不必了，妳自己說，別的不談，單講妳以酒色藥物再加激將法，使多少武林英傑慘遭殺戮和失性而成殺手一事，妳該怎麼樣的死法？」

七娘子目光四望，黑漢子冷大哥震聲道：「妳儘管逃，此處逃路祇有一條，下水！」

糟老頭子聲音威嚴中竟帶有悲愴之色，道：「七娘子，妳本身貪淫可恕，殺人已是難容，何況用『天毒冥府』的手段，使成『不死殺手』，老夫已五十年連隻螞蟻都不忍傷害，今朝要破例殺妳這個毒婦。」

冷大哥一搖頭道：「你老人家這又何必？萬事有我，你還是別破例的好。」

糟老頭子也搖頭道：「本來可以，現在不行了。」

冷大哥心中一寒，道：「是那兩個殺手的原因？」

糟老頭子老眼裡掉下了淚來，道：「冷娃兒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就那麼個兄弟，這毒婦不但毀了他，並且更以『殘心針』破了他的五官面目，要不是他身上有塊暗記，我幾乎不敢認他，這毒婦。」

冷大哥接口道：「那另外一位是誰？」

糟老頭子沒敢瞧冷大哥，口中故作淡淡的說道：「不相干的人，因爲五官已毀，究竟是誰怕很難認了！」

冷大哥厲聲道：「我爹好易認，他雙手六指，和平常人不一樣。」

糟老頭子長長眉毛一揚道：「傻孩子，越是容易認的人，這毒婦越是用了功夫，另外那人不是六指。」

冷大哥哦了一聲道：「老人家既能看出那毒婦施術的手法，請問另那人……」

糟老子着實難以回答，竟被迫得有些無法招架，道：「這要諒解了，我一見胞弟根本無法再顧及其他……」

冷大哥接口道：「很够了，這已經是很够了！」

他話鋒一頓，雙目中殺人之火暴

射而出，一字字，如同鐵錘斬銅般對七娘子說道：「妳聽着，動手妳差得遠，想冷少爺放妳只逃走三里路，在水裡小爺說句狂話，天下不作第二人想，現在我問妳件事，妳今天帶來的這兩名『不死殺手』，本來他們究竟是誰？」

風月七娘子已從糟老頭子的話鋒中聽出端倪來，她那顆心已揪作了緊緊的一團，今天這兩名殺手，提起來眞是天下震驚，七娘子在下手之前，對任何人都打探清楚，這兩位自然不會例外，其中一位沒有妻兒子女，却有個比他本人還難惹難纏萬分的哥哥，人稱「野叟」而不名；當年，據說「獨叟」成名早了三年，「野叟」不服「獨叟」敢稱「獨叟」，於是訂明約期一分高下，從峨嵋報國寺直打到金頂望日峯，三日三夜勝負不分，最後兩人打成了莫逆之交，事後「野叟」曾對乃弟說過，那一戰是「獨叟」勝了，所以兩人雖已成了好友，「野叟」却也不再用「野叟」的稱呼，並且隱退武林，七娘子記得淸楚，面前這糟老頭子的模樣穿着，正是傳說中的「野叟」，她自怨瞎了眼睛，初七那天竟會沒有想到這個人！

另一位殺手，妻早死，有個兒子，這兒子寄養在妻家，乃妻家族正是武林獨一無二的「金湯」成氏，這殺手一身功力，半出乃岳傳授，半為其父所教，當這名殺手落入七娘子手中，七娘子所獲消息是此子正奉外公及嚴父之令，金頂鐵室閉關，想不到如今開關找上了自己。

風月七娘子心事儘管在想，冷大哥却不能久待，聲調轉厲大喝道：「呔，答小爺的話。」

七娘子不說也不行，反正若無良策逃命，想活已難，遂從容道：「我為甚麼要回答你？」

冷大哥道：「我要妳回答，妳就要回答。」

七娘子媚眼一翻，道：「我偏不回答，頂了天，至多你剝我的皮抽我的筋，老娘見識多了，你唬不了誰！」

「好！」冷大哥怒吼一聲，大步而前，道：「少爺叫妳見識見識比剝皮抽筋還狠的手法。」

糟老頭子一甩步橫身攔上了冷大哥，頭一搖道：「我說小子，這不行！」

冷大哥眼一瞪道：「為甚麼不行？」

糟老頭子還是搖搖頭道：「你的手段太辣，她落到了你手上，連滴水你也不會留給我老頭子，所以我說不行，還有，衝着我跟你爹那份換命的交情來說，你現在就下手動她不行！」

冷大哥劍眉一挑道：「我祇是要她答我剛才的問話。」

糟老頭子突然長嘆了一聲，道：「冷哥兒，靜一靜，不用問她了，我知道。」

「你！」冷大哥怒視着糟老頭道：「你知道？」

「嗯！」糟老頭子手向艙內一指道：「在裡面網裡，我眞不忍心告訴你！」

冷大哥面色突變，大步跑向船艙，去才三步突然停止，目注糟老頭子沉重說道：「陰伯，當眞？」

「當然是眞的，這是假不了，錯不了！」

「你怎能認得出來？」

「這要感激金頂一戰，他的前胸有我的表記。」

「陰伯，那眞的是不會錯了！陰伯，人是……」

「活着，你陰叔也活着，冷哥兒，沒用的，他們現在六親不認，咱們又不能跟他們弄眞的拚命，這要等發落完了這個毒婦後，好好的想個辦法才行！」

「沒有藥物可以解？」

「有，當然有！」風月七娘子答上了話，她此時神態反而安靜多了，道：「咱們談好條件老娘就給藥你們。」

「沒有藥可以解？」冷大哥又重複的問了一句，仍是在問糟老頭子「陰伯」，可見他對風月七娘子所說解葯談條件的話，根本等於沒有聽到，這也足以証明冷大哥已經決心以世上最殘酷的手段，來對付風月七娘子了！

陰伯眉頭一皺，望了風月七娘子一眼道：「冷哥兒，沒有聽到那個毒婦的話嗎？」

冷大哥眞冷，冷冰冰地說道：「陰伯，這裡祇有兩個人，一是陰伯你，另一個是我！」

陰伯試探的道：「十年鬼船，你變了，記得我冷老哥哥待人接物和恕人之道……」

「是的，我變了！」冷大哥接口道：「我是我，家父是家父，家父若非以恕道待人，又怎會受騙親臨富貴舫查那血案，不上那富貴舫又怎會落入人算中，弄到生死兩難。」

「話是不錯，但殺之已足，似乎……」

「陰伯應該重回艙中，再多看陰叔幾眼！」

陰伯沒有甚麼話可答了，的確，七娘子所行惡事，應該是千刀萬剮，祇怕還難消人心頭大恨，若再相勸冷大哥，恐怕更要惹來責難。

「陰伯，可有解葯？」

這是冷大哥的第三次追問，陰伯祇好答道：「有是有，獲得這種解毒葯物是不容易。」

「天下本就沒有容易的事，陰伯請指點。」

「解鈴還需繫鈴人……」

「這條母狗身上的東西，是個人就不會要，請再指點。」

「你太着急了，我是指『天毒冥府』而言，『不死殺手』創自該府，他們當然會有解葯。」

「對，陰伯可知道『天毒冥府』的所在地嗎？」

陰伯搖搖頭道：「從前有一個人知道，現在是沒有人知道了！」

「陰伯是指家父而言？」

「嗯！是他逼天毒老兒永藏冥府不敢露面的。」

「這……」冷大哥苦思良策，近乎自言自話的說道：「這總該可以有辦法想的。」

「當然有！」風月七娘子又答了話，道：「老娘就是由天毒冥府出來的。」

「閉上妳這張臭嘴！」冷大哥探手出指，幾乎點到七娘子鼻尖，道：「沒問妳，妳若再開口少爺就拔掉妳的舌頭，有事問妳，妳如不實答，少爺仍是拔掉妳的舌頭，現在少爺我沒有問妳！」

陰伯笑了，道：「生這麼大的氣這又何苦呢？這毒婦有句話不假，她是由『天毒冥府』出來的，否則，絕對沒有這種本領訓練『不死殺手』。」

「我知道，我更加知道眞正禍魁是大毒那老兒！」

七娘子又要接話，在一想之下，把話又忍了回去，糟老頭子陰伯，目光一掃冷大哥之後，沉聲問七娘子道：「妳想說甚麼？」

七娘子說道：「想說話，可是又怕被拔掉舌頭。」

陰伯叱道：「現在是老夫問妳，說就是！」

七娘子媚眼瞟向冷大哥，祇是對陰伯說：「天毒老人，去世已經十五年了！」

陰伯心中一動，道：「哦！十五年嘛……不正是他較技敗北血誓不再見天日的那一年？」

「正是，」七娘子答道：「老人較技已受極重的內傷，偏偏又過份信服敵手是位武林君子，服下那人所贈的甚麼『九元丹』，那知藥是毒藥，回轉冥府已是不起，僅匆匆留下一柬和幾句遺言，就吐血不止而死。」

「妳！」冷大哥突然上前出手，陰伯夾在中間，竟來不及阻攔，七娘子已被冷大哥握住了喉嚨，冷大哥沉喝道：「妳敢侮辱家父的人格，那『九元丹』足能起死回生，怎會是毒葯？講！快講清楚……」

七娘子被揑着前頸，兩隻眼漸漸向外突張，又怎會說得出話來，陰伯急忙出手相勸道：「冷哥兒，冷靜點，現在事態越來越接近澄清的局面，不論這毒婦有多可惡，少了她等於連環中斷，千萬莫因小而失大！」

冷大哥全身戰抖着，勉强抑制自己的衝動，鬆手退回原處，沉聲道：「狗淫婦，說個道理出來，說淸楚點。」

風月七娘子先時還有待機一逃之心，如今這條心算是死了，如剛才看得分明，相隔丈遠，中間還有個陰伯，姓冷的身法一變，陰伯出手不及，自己已然被制，以此推斷，姓冷的內功之深手法之妙，祇怕駕于陰伯之上，自己雖然也懷具罕絕技藝，也有幾種奇妙手法，比諸姓冷的怕也難以相比。若一逃被擒徒惹羞辱，還不如暫時忍耐以待時機的好，想明白了後果，坦然的說道：「講是可以，老娘更可以答應實話實說，不過姓冷的，你若再突然出手……」

冷大哥叱道：「廢話少說幾句，老娘二字少爺不願聽，妳給我避忌一點！」

七娘子也發了狠勁，道：「來吧姓冷的，老娘一身皮肉筋骨都在，你要怎樣就怎樣，老娘鐵了心，大不了是個死，有話也不說了！」

和事老祇有陰伯，道：「七娘子，這不化算吧！講講講，老頭子保証冷哥兒會冷靜的聽聽妳的。」

七娘子不為已甚，其實她是知道太過份倒霉的是自己。姓冷的不祇姓冷，人和心更冷，惹上他的「冷火」來，也許眞的殺了自己，於是順着風兒趕緊接下去道：「姓冷的，咱們索性叫開了好說話，你是『獨叟』冷先生的甚麼人？」

陰伯代答道：「這還用問，是冷哥兒的親爹爹。」

七娘子哦了一聲道：「就是冷先生寄養岳家的獨子，冷鋒？」

陰伯怕冷鋒又動了肝火，忙答道：「一點也不錯。」

七娘子目光掃視冷鋒，道：「虎父無犬子，多少年前，我就會想到有這一天……」

「妳最好講那些該講的事，少說閒話。」冷鋒冷冷地插上一句，臉上神色眞像是一張冷而鋒利的刀。

七娘子長嘆一聲，道：「你動氣的就是為了一句『毒藥』，但這是事實，天毒老人的確是服了令尊丹丸後，中毒而死的！」

冷鋒雙眉緊皺成一字，冷哼的一聲道：「誰敢保証他沒有服過別的葯物？」

七娘子正色道：「這太難找人作証了，不過，你信也好，不信也好，自老人敗陣吐血服葯後，扶他回府一直侍奉到他狂噴鮮血中毒而死的，有兩個人，其中一個是我……」

陰伯接口很快，說道：「另外一個人是誰？」

七娘子道：「老人的獨生愛女，現在的冥府主人『天毒娘子』！」

冷鋒道：「她嫁了人？」

七娘子嫣然一笑，道：「這倒沒有，怎麼，莫非……」

陰伯料知七娘子要說甚麼，誠恐又要惹是非，打個岔道：「七娘子，妳說句老實話，冷先生為人如何？」

七娘子答道：「仁慈坦誠，光明磊落。」

「好！好話！」陰伯拍手道：「這批

評正對，試想一位仁慈坦誠，光明磊落的大英雄，會對一個已是手下敗將的人及知悔者用毒嗎？」

七娘子微愕之下沒辦法可以說出話來，陰伯又接口道：「再說，天毒老人又是當代江湖用毒的第一人物，甚麼毒葯能瞞得過他的眼睛？」

七娘子對這一點另有高見，道：「話是對的，但要看在甚麼時候，是甚麼人出手贈葯，冷先生以仁俠慈心爲天下武林稱道，老人怎會防到有變？何況這時老人內傷沉重，也無平日那麼細心。」

陰伯皺眉道：「這樣說，妳還是認定冷先生用毒了？」

七娘子沒有答話，以實情來說，天毒老人的確是死在那丸「九元丹」上，但若以冷先生的人格判斷，那葯丸又絕非毒葯，她很難答對，剛才曾經激動的冷鋒，這時反而冷靜的問道：「妳說妳扶着天毒老人回府的，對不對？」

「嗯！還有人証。」

「是就好了，當家父與老人印証武功時妳在何處？」

「侍於老人之側。」

「如此說來，老人重傷家父贈葯，都是妳親眼見到的了。」

「不錯，我親眼目睹。」

「家父贈葯置於何處？」

「於所用『風雷劍』柄之內！」

「嗯！」冷鋒道：「共有幾粒？」

「也許我看的並不清楚，令尊劍柄中空的地方，似有五處凹孔，每孔一丹，當時好似祇剩下兩丹。」

「妳說天毒老人服用一丸後，還剩一丸於劍柄凹孔中？」

「嗯！我記得令尊於開劍柄後，由第四個孔取出丹葯，前三孔業已中空。」

冷鋒沒有再發問，臉上神色也份外奇怪，似已有所得，但又像是極端傷懷悲楚般，陰伯看在眼中不由不得問道：「冷哥兒可有所得？」

冷鋒長吁了一聲，道：「天毒老人果是服下一粒毒葯，但那並非家父有心所爲，實在是有人弄鬼，以『偷天換日』之計，借家父之手而殺老人。」

陰伯和七娘子臉上都露出了驚容，不約而同的問道：「你怎麼知道？」

冷鋒恨聲道：「家父自與老人一戰後，已不用劍，恰巧使人前去『金湯成府』，遂修書賜劍，柬上曾說明柄內中空，存有一丸『九元丹』，要我濟世活人……」

陰伯性急了些，接話道：「這只能証明劍中存葯不假，怎能証明天毒老人所服的葯是……」

冷鋒苦笑一聲道：「陰伯可知我何故金頂坐關？」

陰伯搖搖頭道：「這難猜，也許那混賬的怪和尚又發邪瘋，或是看中了你。」

「都不是，」冷鋒雙目中竟凝結了淚珠，道：「我捧承家父所賜神劍的第二年，奉外祖之命赴雲貴公幹，中途夜宿『石佛寺』，竟巧逢雲貴[illegible]衣白馬小溫侯』李震甫之長公[illegible]李恒爲管一不平之事，被對方所[illegible]傷及肝腸，勉強掙扎到石佛寺，[illegible]兵已至，我遂退彼等，問知竟是李恒，家父與小溫侯爲知己之友，遂慨贈劍中僅存之一粒丹葯，詎料李恒服後頓飯光景，號叫翻滾吐血不止而死，寺中住持石僧，驗出爲中毒而亡，彼雖未曾指明毒從何來，我却業已疑及劍中丹丸，以小刀刮落劍柄孔中餘末，請人解驗，竟是『天蛛奇毒』悔恨交併，始稟陳家父坐關金頂。」

「錯了，冷哥兒你錯了，當時你該問明令尊才是！」

「陰伯，當時我祇當有人心生謀我，根本沒有往家父方面想，如今經七娘子述及往事，始知大錯鑄於家父懷有神劍之時，但……但現在又向那個去追查內情呢？」

七娘子突然開口道：「我懂了，懂了，可惜和冷公子相逢過遲，眞如冷公子所說，大錯業已鑄成了！」

話裡有話，陰伯當然要追問，七娘子直言無隱的道：「老人中毒臨死之前，留柬令門人必須查明此事，遺言却說冷先生絕非下毒之人，惜天毒娘子悲父之死，恨迷神智，一心復仇，經兩年準備，派出我來率領天毒死士，以『富貴舫』爲引，誘使冷先生上當，現在雖然已知必是有人設計毒謀，一石二鳥，但大錯已成，再找這可惡匹夫，怕是捕風捉影，難以有成了！」

陰伯雙目突射寒光，直盯着七娘子道：「老人遺柬果然不信冷先生下毒？」

「的確是不信。」

「妳之所以千方百計誘得冷先生降臨富貴舫，都是奉那天毒娘子的令諭？」

「身爲天毒冥府的侍妾，若非奉諭誰能生出冥府？」

「好，天毒娘子此事，是爲報父之仇？」

「決無他意。」

陰伯霍地轉對冷鋒道：「冷哥兒，你的寃家不是她風月七娘子，也不是天毒娘子，而是那偷天換日行那『一石二鳥』毒計的老匹夫！」

冷鋒冷着一張黑裡透光的醜臉，斜掃了陰伯一眼沒有答話，他是個大丈夫，大丈夫恩怨分明，所謂寃有頭債有主，風月七娘子僅僅是一件錯失誤會下，被派作劊子手的傀儡，向一個傀儡復仇，是他冷鋒所作不出來的事！

假如沒有天毒老人中毒而死的事，還可罰問七娘子殘毒惡行，如今不同了，爲其本門門主復仇，自是不擇手段，所以冷鋒已有了決定，不對七娘子下手，但是要他就這樣空放過七娘子去，却是也不甘心！

陰伯見冷鋒不開口，已知其意，霍地轉對七娘子道：「我問妳，若以解葯解脫冷先生受制心神，他是否可以恢復？」

七娘子苦笑搖頭道：「功力已失，記憶力尤差，只是不會再受制殺人，但是……」

冷鋒厲叱道：「但甚麼？快說下去……」

七娘子嘆息一聲道：「但是以我看來，不如不用解葯的好，也許冷先生還可以安之如素，那位陰飛雨陰大俠，只怕有生不如死的感覺，遲早自作了斷！」

這是十分坦誠的話，試想一個以武技盛名震天下的人，一旦神智恢復，發覺功力全失，並曾受制於人多行不義，再看面目已非，不似人形，這樣情況之下，他還能安靜的活下去嗎？不過，七娘子這樣坦誠的答覆，却激怒了冷鋒，他沉聲說道：「天毒娘子代父復仇，尚可原諒，但以此種慘無人道的手段加諸於人身，正是那句：殺人可恕，情理難容。冷某如找到當年暗行毒謀的匹夫，將之千刀萬割後，就輪到她了！」

七娘子被這種憤怒的殺氣所迫，不由得全身一震。冷鋒哼了一聲，手指七娘子道：「那時也少不了妳！」

這句話雖然可怕，在目下七娘子說來，像是吃了定心丸一樣，至少今天她死不了啦，這是幸運，也許更是悲哀，今天她所遇上的，是外表看來冷酷，滿胸仇恨憤怒，眞實內心正直仁義一腔熱血的奇男子，落入這種人手裡，她頂了天身受一死，斷不至遭遇奇慘，今朝逃生，未來不知會落個甚麼地步，落入甚麼人的手中，那要看命運的安排了。

陰伯這時正爲了怎樣安置被困船上的兩名「不死殺手」，苦思良策，久無所得之下，施出年老成精的油滑絕招，把牛眼一瞪對七娘子道：「在沒有想出如何安置這些殺手之前，當然還不能給他們服用解藥，但是這麼多的殺手，也必須有個妥善的地方來安置他們，七娘子，這要妳來辦好才行！」

七娘子剛剛是私心慶幸，眼看已經摸到閻老五的勾魂鼻子，突然獲生機，如今却因陰伯這些話，萌發了狠心毒念，她已有成算，故作爲難的說道：「這眞不容易，他們一共三十六名，在每隔十日餵服一丸『大天丹』下，人人已成內外功力世無匹敵的一等高手，一個安置不善，必生奇禍。」

陰伯是何等人物，沉聲道：「若怕妳怎會養到他們今天，有甚麼辦法妳快說，快！」

「辦法嘛？有是有，不過恐怕兩位會有疑心。」

「說妳的辦法，疑不疑心是冷哥兒和老夫的事。」

「富貴舫中有現成的妥善設備，尤其重要的是『大天丹』，若一連兩期，也就是說一連二十天不給殺手們服食，他們就會激怒到不可收拾……」

「七娘子，說了半天是說妳的『富貴舫』最適合了？」

七娘子道：「老爺子，這是事實，但也有害處。」

「嗯！還有害處，老夫們要聽聽。」

「每隔六個月，天毒冥府必然派一個或者多個巡察使者，到富貴舫中盤賬問事，多年來如一日，不過年限經久之後，巡察已成具文，多少應付一下，她們也就走了。」

陰伯又是哼了一聲，突然對七娘子一笑道：「妳能猜猜我要作甚麼嗎？」

七娘子一搖頭，陰伯二指已迅速點了七娘子三處大穴，冷冷的說道：「老夫要和冷哥兒商量點事，所以……」

話沒有說完，湖面上突然傳來呼喊爭吵之聲，全是破鑼沙啞的大聲音，一個說像這樣趕命似的一連趕夜，根本不拿他們當人待，早知道如此，加一倍銀子也不幹！

又一人高聲的叫道，說今天是甚麼日子，香沒有燒，紙沒有化，奶奶的酒也沒有喝上一口，就只知道趕路，七月十五趕夜路，小心碰上他奶奶的屈死鬼！

有人分辯着，說趕夜路是早先講好的，那邊正鬧着旱，糧食早到一天，就可活了不少人，這也算行善積德，等趕到地頭，加發工錢酒錢就是。

有人上前作好作歹的勸道着，聲音由遠而近，又由近而遠，七娘子只是掃了爭吵處一眼，天黑，隔着兩三里路，只看出是艘够大的運糧船。

陰伯却哼了一聲道：「眞他媽的，天下間甚麼人都有。」

冷鋒當大糧船傳來爭吵之聲時，雙眉突然緊鎖一起，含有煞氣的雙目，射着凜人心膽的光輝，盯着遙遠的大糧船一瞬也不瞬，雙耳豎立，在以奇特的「天視地聽」神功聽船上人爭吵。

陰伯話聲剛剛說完，冷鋒突然問道：「臨近幾省可有旱災？」

陰伯搖搖頭道：「沒有聽見過。」

冷鋒嘿嘿兩聲道：「很妙，陰伯可曾看到那艘大船？」

陰伯笑道：「別把我老頭子當作那麼沒有用的人。」

「那是說，你看到了？」

「冷哥兒，幹麼問這些廢話？」

「哼，祇怕這些未必是廢話，我們能够看到他們，相信他們也必然能够看到我們。」

冷鋒又道：「不！陰伯，鬼船名震天下，尤其是吃水面飯的各行業，遇上此船十之七八是鴉雀無聲，疾駛而過，途中頻頻回望不已，間或十之二三，繞行遠處，避之大吉，絕無今夜這般膽大的人物！」

「喔！」陰伯點首道：「有道理，但，但又怎樣呢？也許這幫粗老漢，只顧爭吵……」

「陰伯，這次我由河北轉河南下黃河繞行洞庭，你是自雲貴轉四川經湖北入洞庭，江南時正豐收，其他南北幾省我們各自經過，了無旱象，就有，時已七月半，無礙秋收，你說可對嗎？」

陰伯恍然大悟，震聲道：「這艘船可有點古怪。」

冷鋒冷冷一笑道：「不錯是有可疑，並且是有心對鬼船而來，陰伯，此地之事交給你了，這婆娘萬萬放不得，艙中人可用『冷香』使其安睡，最多今晚初更，我就回來。」

話聲下，冷鋒自船邊抓起一塊四尺艙板，扔諸湖上，頓足而起落身板上，那板竟似快舟疾射而出，轉眼間已剩了一個影子。

七娘子臉上驚容駭意，看在陰伯眼中，陰伯明明有心故作自言自語的說道：「眞沒想到這小子得天獨厚，一身承襲武林三大頂尖兒高手的衣鉢，年紀輕輕已是勝過老夫多多矣，當代江湖怕是已無敵手了！」

七娘子更是有心追問道：「請教冷公子……」

「告訴妳也不妨！」陰伯若無其事的說道：「冷先生獨步天下的神技，如今冷哥兒已青出於藍勝於藍，慈親金湯成氏的七絕藝，般般登峯造極，再加上金頂那個混賬糊塗不懂理的和尚指點，坐關五年，佛門三種無上心法，已達十重境界，妳說，他還怕誰？」

七娘子試探的道：「他還怕碰上『不死殺手』！」

「錯了！七娘子，妳犯了大錯，不死殺手並非眞的不死，僅僅是不知痛楚，只進不退，不怕流血，是受葯物刺激提聚體能潛力而已，眞要碰上冷哥兒，『九龍禪指』之下，不死殺手立刻喪命！」

七娘子不由不信，心中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她前前後後想了個仔細，逃生而脫出陰伯和冷鋒之手機會，只有兩個，一個是騙他們到富貴舫，舫中機關滿佈，大有機會，再就是帶他們去「天毒冥府」，天毒娘子必然會用「不死殺手」來對付。如果陰伯沒有說大話，那豈不是使天毒冥府立即瓦解，思來想去，最好的機會莫過重臨富貴舫，趁難纏難惹的冷鋒不在，巧動三寸舌頭勸說前面那個老兒試試，也許能收意外功效。

七娘子又打定了如意算盤，按計行事。

那位以內力踏板催浪如飛疾馳直追大糧船的冷鋒、此時已有所得。

時已將近五更，天色正是極暗的時候，不過這極暗的時間很短，大約僅是半個時辰，半個時辰過後，就是東方曙光乍現還隱的拂曉了。

極暗中，冷鋒催浪衝板疾箭飛駛，已追上了那艘大糧船，糧船就是富貴舫，冷鋒一眼就看出來了。

他自嚴父失踪，傳說與富貴舫有關後，費時三年（其實三年也僅僅十二天）仔細研究過富貴舫的一切構造，他下了苦功，僅僅繪圖桅帆艙窗等一切，無不倍加小心求証，因之進而對內部艙室房間也推敲到十之七八，夢夢和卿卿固然已將外貌改變，但主桅色澤及特殊構造部份，一是根本沒有想到，再是有些無法偽裝，仍存原樣，如此又怎能瞞過心巧思敏的冷鋒呢？

証明了是富貴舫後，冷鋒立即誤會這是七娘子弄的玄虛，巨舟急行不停，反正冷鋒與陰伯約定時刻，遂打定一探舫中究竟，並正好順便救出被捉黑兄弟，既有決念，於是不再猶豫，伏身接近，一縱而上。

船面仍然有人，反正被派作爭吵的幾個寶貝，大概是相隔鬼船已遠，大家正在低低談論着吵假架的事情。

說者順口而言，聽者明白了原委，這次並非七娘子搗鬼，而是籠裡鷄作反，內部叛變，冷鋒越發安心搜查全船。

沒有人提及有關黑兄弟的事，他潛行艙外一週，知道主持反叛大計的是兩位叫夢夢和卿卿的姑娘，他靜靜地想了刹那，大踏步直奔艙門，猛地出掌將艙門一掌震碎，碎裂聲頓即驚動了整個船上，這是中艙，也正是初七那天他登舫後進入的第一道艙門，入此艙門只是廊道，目下各艙人等多已休息安睡，只有夢夢和卿卿及四名侍婢，在此艙裡的大廳房中商量今後的行止。

碎木裂板之聲根本傳不到這間廳房來，但中艙外門震碎，所設警鈴自動搖响，警鈴突鳴，夢夢和卿卿面色陡變，她倆一直在忐忑不安恐怕七娘子會否突然闖到，所以乍聞鈴聲下意識的呆在房中，不知如何是好。

這當空，剛剛一脚踏入艙中的冷鋒，心頭突生警兆，立刻旋身飛退，頓足直拔到高及七丈主桅頂上，他的「慧禪神功」，示警適當，空中時正一連爆响不停，聲震數里，接着天空出現了一盞盞赤紅血燈，如同巨盤大小，冉冉的飄墜下來，十里之內可見，這片紅燈似有靈知，正對着偽飾糧船的富貴舫撲下。

紅燈一撲即起，又高高凌空懸飛於富貴舫上數十丈處，似是指標。

爆响聲，紅燈亮，早已驚動整個富貴舫上下人等，夢夢和卿卿等羣擁而出，人人色變，如大禍將臨一般，對先時艙門碎裂事，竟無人查問。

八臂天王姚俊德，這時成了戰抖人王了，戰抖着挨近夢夢道：「二姑娘，這怎麼樣好，七娘子沒有追來，冥府八路總巡檢却攔住了路，血燈已現，再不停船只怕誰也休想活命！」

卿卿黛眉緊鎖，悄聲道：「二姊，沒想到七娘子會召來冥府救應，看來……」

夢夢搖搖頭道：「不是她召來的，是咱們的運氣太壞，今年正是冥府巡檢查賬的年限。」

卿卿略放懸心道：「那還好，小心應付也許……」

夢夢苦笑一下道：「八妹妹，咱們應付不了的，別忘了船已改了樣，又沒有按規例分體兩道而行，七娘子又不在船中，何況如今上下人等未必一心，這些只要有半點問題，你我姊妹就生不如死了！」

卿卿反而沉着下來，道：「二姊，妳看我們怎麼辦？」

夢夢道：「八妹妹，記得那『一霎眼』嗎？」

卿卿笑了，道：「小妹去拿，反正命只有一條，事急了咱們只一吞下肚，眞應了他們那些臭男人常說的話了，『天下太平！』」

不必問，「一霎眼」必是一種巨毒葯物，落肚即發，一發即死，兩位姑娘業已拚却一死而拚命到底了。

姚俊德在卿卿去取「一霎眼」奇毒葯丸時，雙目已連連滚轉，夢夢黛眉一挑道：「姚俊德，你想些甚麼？」

姚俊德可憐樣子道：「姑娘現在如果可以的話，就賜給我解葯？」

夢夢輕蔑的掃了他一眼，探囊取出一粒黑丸，冷哼一聲抛給了姚俊德，姚俊德如獲至寶，迅即吞下，閉目合睛煞有其事般調氣靜待葯力行開。

卿卿回來了，遞給夢夢一粒藥丸，夢夢握在掌內，突然揚聲喝道：「大家聽着，先時為求諸姊妹及兄弟們合作，脫身苦海，還我自由，小妹不得不施以權術，表面上小妹說大家所服葯丸為獨門毒葯，其實，都是功力養顏調氣有益而無一害的補葯……」

衆姊妹訝然中露出笑容，姚俊德忽地睜開眼睛瞪看夢夢，夢夢一笑道：「姚俊德，你也是服的補葯！」

「那……那！姑娘剛才的解葯是……是……」

「是眞正的毒葯！」

「啊！二姑娘妳……妳為甚麼？」

「很簡單，你是七娘子的死黨，此其一也，其二，你天性涼薄，無仁無義，不趁今天這個機會為世除害，焉能讓你重與天毒一派勾結為惡！」

姚俊德大吼一聲就待撲上，夢夢怒聲叱道：「論眞功夫你差得多，何況你眞氣猛聚，奇毒立發，聽我的還請乖乖的靜坐一旁，也許天毒一派這次來的人，肯救你這條狗命！」

姚俊德果然一聲長嘆坐向暗影當中，夢夢這時才轉對衆姊妹女侍們說：我和八妹已存決念，誓不停船，姊妹們若認為自由可貴，請助小妹一臂之力，與天毒一派周旋到底，如果願意置身事外，小妹也無怨尤，但是為免萬一之時，強敵不分敵友，於至玉石俱碎，現在就請各位取護身浮衣，縱水登岸，中艙金櫃珍寶存金無數，任憑攜取以備日後生活之需，姊妹們，時不予我，是去是留請即表示！」

語誠意仁，夢夢本性現露無遺，那知話鋒乍止，有人哈哈陰笑連聲，注目處，是富貴舫中專司伙食的五瑤娘。

夢夢沉聲問道：「五瑤娘，有甚麼事如此得意的好笑？」

「五瑤娘」不在七娘子九女之數，而是七娘子的姊妹淘，祇是她在富貴舫中，並不得勢也無大權，久之衆姊妹們沒有人再對她注意，其實，她的權勢還要比七娘子還高還大，祇是所負責不同而已。

五瑤娘陰笑變作冷哼，不答夢夢反而揚聲對衆姊妹及全船之上下人等道：「天毒冥府門下，遍及武林，現在到達的八方總巡，並非適巧來到，而是被召至此清理門戶處置叛徒，二、八兩女，不思報恩七娘子，反而趁七娘子公幹出外時劫船叛幫，施盡奸詐，爾等是忠是偽我無不了了，不要怕，凡被脅從者，包保平安無事……」

卿卿飄身而上，欺過五瑤娘道：「妳先給我跳下水去！」

五瑤娘嗤之以鼻道：「憑妳？八丫頭，別認為我五娘好欺侮，動眞的妳還差一大截！」

卿卿寒着臉道：「五瑤娘，妳是天毒冥府出來的，我曾聽燕公子說過，我姊姊仁厚，沒提這擋事，現在想來強敵必然是妳召來的，所以沒有甚麼話好說，妳自動跳下去！」

五瑤娘噗嗤一聲笑道：「八丫頭，妳明知我五瑤娘來自冥府，還敢……」

卿卿冷冷接口道：「當然不敢！」

話聲中，卿卿五指突然而出抓向五瑤娘右腕，五瑤娘一聲冷嗤，閃身走避，右手如鈎直抓卿卿頭頂，詎料她提力閃身間，眞氣突然不繼，右腕已被卿卿抓了個結實，她神色立變，卿卿冷笑着說道：「全船的人，祇有妳服下去的是『散功丸』，妳當我姊妹不知道妳是個甚麼變的，滚！」

一聲「滚」，已將五瑤娘甩向湖中，適時一條梭舟其疾如箭的射到，舟中躍起一條黑影，半空中獨臂一探已將五瑤娘抓住，突然一聲厲嘯人追上梭舟穩落舟上，起躍飄落和救人，乾淨俐落，好俊的功夫。

夢夢當五瑤娘被甩落時，已下令緊急催舟，大船鼓浪飛濺銀珠，正迎上梭舟，目睹五瑤娘被救，料到梭舟即為天毒冥府巡查高手，看來如果交手搏鬥，負多勝少，一咬牙，急揮手，大船直向梭舟撞去！

那知梭舟上操槳人功力高絕，猛順舵急讓避已斜向左側，毫髮之差避開了大船，接着自梭舟中射起一巨大怪爪，爪扣銀鍊，咚的一聲，怪爪緊緊嵌於大船巨桅之上面，入木五寸，固若鑄成！

這時，又有一隻梭舟射臨大船右舷，也是一道銀閃飛去，抓緊了大船

右方的前桅，梭舟上沉喝聲：「火速停船，遲則玉石俱焚！」

喝聲下，兩條人影，已疾投射大船而至，人在半空，唇嘯怪聲，盤旋半空的數十血燈，聞聲甩落燈籠，現出兇狠巨鷹的咀臉，震翼鼓風，直射而下，撲擊船上衆女！

冷鋒隱身桅頂，自始至終無人發現，對船上答對經過，早已聽得分明，敵人之敵即我之友，他決定要救下這艘前身是罪惡之舟的大船，和船上夢夢和卿卿及所有不甘奴役而奮鬥的人，巨鷹爪尖咀利，一次撲擊已抓傷多人，冷鋒一聲虎嘯，聲震天地，巨鷹受驚紛紛騰起，恰好冷鋒雙袖連拂，一道接一道霹靂巨震，挾着碧光銀閃凌空而駛，數十巨鷹祇聞哀鳴連聲，刹那間，隻隻殘體斷肢斷頸死墮湖中。

那道寒光碧虹，一道道如具有靈性，重又回落冷鋒雙袖之中。

左右梭舟騰身撲射上大船兩名高手，即將落足，耳聞嘯震，足落船舷，羣鷹業已遭伏，急怒之下厲叱出聲，雙雙拔起，直撲桅頂。

冷鋒一聲凜人肝膽的冷哼，快過撲上的兩人一步，騰身立飛斜射左側梭舟，梭舟上尚有兩名天毒冥府高手，忽見怪影射來，凌空出掌夾攻，冷鋒目射寒光，左手一圈一抖，竟將對方掌力勁風逼回，祇震得那兩名高手連退數步，梭舟已顛搖不定，冷鋒身隨掌出，嗤嗤兩響，舟上尚未站穩的高手頓時淒慘悲號，人如失心半瘋，仰仆跌落湖中未見浮起。

冷鋒人已到及梭舟，左足尖微點舟首，梭舟忽然如魚躍水般獨沉湖下，整個舟身在如鐵梭穿波直下湖水深處沉了沒影子，剛剛被救的五瑤娘亦也隨波而去！

冷鋒一登即起，好身法好功力，趕過巨船上空，又射向船右舷外梭舟的上空，疾如電掣威力無儔！

飛撲主桅上空頂端成空的二人，身形尚未翻回船面，左首梭舟已是人舟俱毀，目睹驚心魄飛魂戰之下，對方掠虛而過又撲向右方梭舟，雙雙不由沉聲喝道：「丁巡檢小心，用暗青子招呼他。」

不必他倆費心，那位平日威風不可一世的丁巡檢，早已看出不妙，雙手連揚寒光滿天飛射而來，迎上由空中下撲的冷鋒。

冷鋒才待以玄門「五花震」迫散射來的寒光，梭舟中有人突地急喊道：「冷大哥使不得，這是『天毒金虫』！」

這聲呼喊，使冷鋒心神一震，聞聲知人，竟會是那已被自己安排妥善的燕公子，燕公子既已被擒，不問可知那素兒姑娘必也困在舟中，這念頭不慢，但「天毒金虫」來得更快，冷鋒一聲怒笑，雙掌突地如抱巨木之幹般擴張左右，露出前胸空門，接着掌心互對，凌空間隔着向中間一擁一推，如悶雷般掌與掌之間，突傳異聲，隨聲已現火光，火光一閃化作巨輪一團赤燄，恰正好迎上全部「天毒金虫」，嘶嘶怪響，啾啾金虫悲鳴，火團突然爆破，一聲天搖地動巨響，天毒冥府獨步武林向無人敵的金虫，俱化烟塵消失雲空，人影微移冷鋒穩立梭舟船頭。

丁巡檢呆了，張口睜目，痴楞無言，冷鋒怒眉一挑，醜臉閃光，沉聲道：「大巡檢，動手吧！」

丁巡檢被話聲震回了魂魄，眞不愧爲見過世面的八方巡檢，驚容乍失笑容已現，雙手一拱道：「是冷朋友？」

「冷」字是聽到燕公子叫過，朋友自是套套近乎。

那知人家不認這份賬，寒着醜臉道：「我姓冷沒有錯，不是你的朋友，是你的要命鬼！」

「未必未必！」丁巡檢有花招，道：「談談如何？哦！對了，我先囑咐手下一聲！」

他看慣了一廂情願，揚聲向大船上那兩名高手喝道：「聽着，我正與冷大俠相談，話未完前，你等不得擅動大船上的一草一木，明白嗎？」

兩名高手聞聲，立即應聲道：「屬下知道了！」

「知道」二字出口，人已鬼風疾進，可嘆夢夢、卿卿竟忘懷設防，已被兩名高手點封穴道，制握掌下。

丁巡檢笑了笑，搖了搖頭，嘻嘻說道：「眞的是，眞的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從，冷大俠請恕罪，他們過份忠心，不知大俠會如何對我，所以先擒着兩女爲人質，這眞是……」

「和冷某無關！」冷鋒語調眞能冷得如刀鋒刺體的道：「船是富貴舫，舫上無好人，都是該死的。」

丁巡檢再次一楞，冷鋒接着又道：「你那手下愛如何宰殺兩女，任便，至於你丁大巡檢，都是註定要作冷某手下之鬼，動手！」

丁巡檢看出自己拖延時間之計是行不通了，於是冷靜的一笑道：「也好，或許一戰之後，你死我活，你用甚麼兵刃？」

冷鋒嗤笑道：「天毒冥府還沒有人有資格配使冷某人動用兵刃的人！」

丁巡檢不枱槓，又一笑道：「那是你的事，本巡檢聲明在先，要用趁手的『連環劍』！」

「請便！」冷鋒動也沒有動。

丁巡檢大方的退後幾步道：「本巡檢兵刃過長，必須有足夠的地方，姓冷的，可願到大船上一戰？」

「梭舟十丈湖面，就是你葬身之處。」這回答乾淨俐落。

丁巡檢嘿嘿一笑，突然探手移步，並未撲擊冷鋒，却抓住燕公子擋於身前，右手五指貼於燕公子後心，猙獰而笑道：「姓冷的，本巡檢要你自己跳下湖去，否則我要殺了這個叛徒的

狗命！」

冷鋒無動於衷，道：「好像還有個叫甚麼素兒的丫頭嘛，大巡檢要宰要殺，拜託一併宰掉了！」

「嘿嘿……」丁巡檢陰笑連聲道：「這次騙不過本巡檢了，叛徒曾稱你冷大哥！」

「對，冷某是任何人的冷大哥，因爲他們不配知道我的名字，像他們也包括你大巡檢這種東西，稱呼我過奪，叫我心嘔，我自封大哥以示身份。」

「姓冷的，你解釋晚了，本巡檢此次是經人密報擒獲他們，密報上曾說，初七晨是你救他離開富貴舫！」

「你大巡檢的消息失靈，是冷某的兄弟不幸爲風月七娘子擄藏在舫中秘處，冷某無奈了，擒其作爲交換人質，怎奈七娘子翻臉無情，交換人質已絕望，殺之不武放其而去，如今你又擒獲他，殺之剮之與冷某何干！」

丁巡檢雙目瞇成一條縫，要看出冷鋒的內心眞情，冷鋒一聲冷哼又道：「其實你並殺不了他，因爲你太大意了，忘記『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古訓。」

丁巡檢下意識的一回頭，左手發覺一陣奇疼，五指微鬆，燕公子已到了冷鋒背後，丁巡檢驚上大當，急忙應變，眼前煞芒突盛，頸間已實受冷鋒冰冷掌沿一切，一切之威，竟如秋後斬首之刑，丁巡檢一顆頭飛去半空，帶着一道血泉飛落湖中。

好俐落乾淨的冷鋒，右足微揚，殘屍入水，簡單的說了一句話，道：「素姑娘何去？」

問話中，右指三出，燕公子穴道已解，道：「就是這個丫頭報密！」

「人呢？」

「唉！她涉世未深，沿路早被姓丁的所辱了，她因恨及羞，深夜刺殺，已死於丁賊之手下了！」

「死得好，燕兄弟，你可有把握保住這條梭舟？」

「冷大哥留它有用？」

「以備回程之用。」

「我會盡全力保存它！」

「駛遠些，大船上那兩名天毒門下，儘管職位沒有姓丁的高，可是功力都勝過多了，我以一敵二祇怕萬一失神，你和這條船就危險了！」

「放心！我再駛出十丈！」

「好！」冷鋒好字音未落，人已疾射投落大船主桅前，他快，船上那兩名制住夢夢和卿卿的天毒高手也不慢，雙雙騰身將人質甩向冷鋒，人隨於人質之後，掌挾勁風襲到。

冷鋒若是救兩人，勢難再躲過對方夾攻，但若不顧二女時，兩女將必骨斷人死，好個冷鋒，就在兩女交叉翻滾砸碰到的刹那，雙掌急出，已抓住兩女的束腰，人隨兩人尚未衰弱的前衝餘力而起，空中倒縱盤旋，半個弓弧，正好穩落中艙頂上，不但救下兩女，並使兩名天毒高手的襲擊成空。

兩名天毒高手砸空擊空之下，暴然彈退於原處，互立三丈，目射寒光，盯注冷鋒，左邊那人點着頭道：「好身手，姓冷的，獨叟冷毅是你甚麼人？」

冷毅冷先生正是冷鋒的嚴父，他就是爲了探索父親下落才來到了洞庭湖，不過他沒有回答對方，反沉聲道：「報出你們的門戶姓名來！」

右邊天毒高手哈哈笑道：「我是『不再見』！（卜在鑑）！」

冷鋒臉色一緊，手指另外一人道：「你就是『送君歸』了！」

送君歸本名宋郡桂，和卜在鑑同稱爲西南二怪，自出道以來，凡對敵者無不喪命，久之江湖中人遂以「不再見」及「送君歸」呼之而不名。

送君歸被冷鋒直呼其名姓，哈哈一笑道：「有幸有幸，你知道咱哥兒兩個！」

冷鋒震聲道：「知是知道，但却沒有想到，今朝會送二君歸去，永不再見！」

不再見嘿嘿兩聲道：「祇怕未必！」

冷鋒煞氣已照射四方道：「來！一道兒上吧！」

送君歸哼了一聲道：「別讓女娃們纏着手，姓冷的，此船八帆三桅，有膽的桅上一分生死！」

冷鋒笑道：「滑墮桅下的如何？」

不再見道：「別替祖宗丟臉，自己了斷！」

「好！」冷鋒揚聲道：「爲敬你們算是個人物，若還有話請講！」

「話祇一句！」不再見道：「萬一之時，請到桂林西關卜莊大街第五戶，送個消息。」

「我簡單！」送君歸道：「給老卜送消息時，順便交代一聲，我不回去了！」

「且慢！兩位是親戚？」

「猜對了，我妹子是姓宋小子的渾家，現在兩家住在一家，怎麼樣，這事不太費心吧？」

「姓冷的！」送君歸接着不再見的話聲道：「別說你這一戰有把握，有甚麼心事說來聽聽！」

「事只有一件，請駕臨金湯成府，說我抱歉先走了！」

送君歸一楞，沉聲道：「姓冷的，成府和你有甚麼關係？」

冷鋒道：「沒有聽說過？那是冷某人的外祖家！」

不再見掃了送君歸一眼，對冷鋒道：「金湯成府有位『肥姨』你認識嗎？」

冷鋒一呆道：「這事怪，肥姨的名字你怎麼知道的？」

不再見不答此問又道：「前些年，肥姨在爲成家某個親戚調理個小頑皮，『冷石頭』的，那是你？」

（未完・三）

天涯俠客無刃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大俠

血骷髏上門勒索　莽少俠冒名助拳

華夏子孫向來重視一年一度之中秋佳節，所謂人月慶團圓，每逢此日，例必張燈結彩，熱鬧非常。今天是八月十三，雖未至十五，但依慣例，街道上已十分熱鬧，況近來女眞之大金國把遼兵打得落花流水，遼國已無餘力侵犯大宋國境，乃近年罕得之昇平，更應該大事慶祝方合情理，但今年滄州城却有異尋常。

街道上雖仍有賣花燈、糕餅的攤販，但行人却不多。一個賣冰糖葫蘆的老頭正想回家，忽然街角轉出一位青衣青年來，將他攔住。「老伯，請問一句，小可一路走來，到處均一片昇平景象，唯獨寶地似乎……」

那老頭不待他說畢，已一邊搖頭。青衣青年看來只有十六七歲，一副少不更事的樣子，賣弄聰明伸手拿了兩串冰糖葫蘆，又塞了一串銅錢給老頭：「老伯，你如今可以告訴小可了吧？」

老頭嘆了一口氣，低聲道：「此際人人均恐城門失火，殃及池魚，那還有心情逛街買東西？是以老漢也只好早點回家抱孫子。」

青年急問：「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老頭往前一指，道：「小哥若想知道眞相，只要往前走，見一家大莊院……便知道了！」

青年性急，忍不住再問：「老伯，到底是甚麼嚴重的事兒？有强盜麼？嗯，請問那莊院是甚麼人的？」

老頭搖頭張望了一下，說道：「主人姓楊……咳咳，小哥，你年紀輕輕，老漢不忍見你……咳咳，趕快上路去吧！」言畢推開青衣青年，急急回家。青年望一望其背影，心中却說不出的興奮，依老丈之指點，洒開大步而行。

走了一陣，至一交叉路口，青年駐足張望了一下，然後轉左而去。未幾果見前面有一座巨大的莊院，門簷下掛着一對大燈籠，把周圍照亮，也令人一眼便看到門板上畫着一個骷髏骨頭。

相信無人會在門板上畫上骷髏頭骨，青年雖然剛出來跑江湖，沒有歷練，也知有異，忙走上前觀看，臨近才發現那骷髏頭骨，竟是用血畫上去的，這就更加不尋常了！

青年尋思道：「江湖上似乎沒有人用骷髏頭骨爲記，這是那一門幹的？哼，九成不是好人！少爺學得一身武藝，正該仗義助善鋤奸！」當下用力拍起門來。

過了好一陣，方聞裡面有人問道：「甚麼人？」

「借宿的，請莊主行個方便。」

門內的人道：「實在不方便，請到別家借吧！」

青衣青年索性道：「在下借宿是假，目的是來仗義除暴的，請開門！」

一忽，大門方拉開一縫，青衣青年恐他又再關上，用力將門板撐開，開門的是個老頭，年紀已不少，但精神甚是旺盛，遠處庭院中的花樹後，人影綽綽，分明暗藏了人，青年暗自好笑，一步跨入。

那老頭上下望了他一眼，見他只是個毛頭小子，好生失望，忍不住問道：「少俠有多大能耐，可助客莊除暴？」

青年正容地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吾輩中人應爲之事，有分能耐大小麼！老丈你便是楊莊主？」

老頭道：「老漢只是一名小小的管家，叫楊鐵樑。尚未請教少俠高姓大名。」

「小可叫雲尚志，家父雲海，諒老丈也有所聞。」雲尚志見他一副苦苦思索之神態，心中有點失望。

楊鐵樑心中尋思道：「這渾小子也不知從何處冒出來的，雲海這名字好生陌生……」心念未了，忽聞雲尚志說家師乃余顧南，心頭猛地一跳，脫口問道：「令師是誰？」

雲尚志期期艾艾地道：「家師乃余顧南……怎地沒把您嚇着了吧？」

「是天下五大高手之一的『刀王』余顧南？」

雲尚志哈哈笑道：「不是他還有誰配當小可的師父！」

楊鐵樑一聞此，立即換了一副嘴臉，暗道：「這小子雖然不濟事，但他師父的名頭，倒也可以作擋箭牌使用，說不定能却賊！」當下道：「少俠好福氣，能拜在余大俠門下，相信天下青年莫不羨慕！嗯，請少俠先進廳坐！來，待老漢帶路！」他邊走邊向花樹後打手勢。

那大廳極是寬廣，不過傢具却未見奢華，雲尚志常在大富之家出入，未覺局促，坦然坐下。楊鐵樑暗暗點頭，「果然是名師高足，氣勢自然不同！」又道：「少俠稍候，待老漢去吩咐厨子煮點心！」

他三伐兩步急急走至內室，正見莊主楊鐵城邊扣衣襟，邊走過來，忙道：「莊主，來了個小子，自稱是余顧南的弟子！」

「適才已聞報，是以趕去相見！」楊鐵城臉有喜色，忽又不無憂心地問道：「會否是個西貝貨，跑來騙吃混喝的？」

「那小子甚是純樸，不像是個奸狡之徒……至於是否余顧南的徒弟，就須莊主親自試探了。」

楊鐵城噓了一口氣，道：「就算是來騙吃的，明知上當，此刻也得『孝敬』他！快吩咐厨子下厨，還有，先泡壺茶來！」

背後閃出一個二十左右的青年，面貌酷似楊鐵城，道：「爹，孩子隨你去會他！」楊鐵城嗯了一聲，父子倆便急急出廳。

雲尚志正覺無聊，忽見有人出來，他福至心靈，長身抱拳道：「小可雲尚志參見楊莊主！」

楊鐵城打了個哈哈，道：「少俠客氣，快請坐下！啊哈，聞說令師乃余大俠……余大俠這十年來俠譽滿天下，可惜楊某福淺，至今無緣拜識，至感遺憾，未知令師可在附近否？」

他心想若余顧南就在附近，能將其請來，則萬大的事也能解決，是以急不及待地透露心意。

雲尚志那裡猜得出他心機，道：「余……家師向來俠踪不定，小可已有半年未見過他了！」

「哦？上次見面距今多久？」

「就在半年前，在寒舍內。」

楊鐵城富甲一方，但此人還有點善名，因結髮妻子無所出，是以後來又討了二房小星，一生男，一生女，楊鐵城獨子楊凌霄，文武兼修，少年志盛，頗能繼承父業，當下接腔問道：「雲少俠隨令師學藝多久？」

「嗯，大概三四年。」雲尚志雖是雛兒，也聽出對方懷疑自己的「身份」，覺得非反擊一下不可，乃反問：「莊主，府上大門的血骷髏頭骨是甚麼意思？」

楊鐵城又打了個啊哈，不答反問：「雲少俠怎會拜在余大俠門下？」

楊凌霄接問：「在下心儀已久，未悉余大俠長得甚麼樣子？一點不熟，說不定有朝一日在路上相遇，也要失之交臂！」

雲尚志到底是少年心性，耐性有限，拂袖而起。「兩位既然不相信，在下留下來也沒意思，告訴你，家師與家父是結義兄弟，他收我爲徒，有何奇怪，你這莊主疑心比賊還重，說不定也不是甚麼好東西！算我魯莽來錯！告辭！」

楊氏父子大驚，楊鐵城邊向兒子打眼色，着他阻攔，邊行禮道：「少俠誤會了！因爲距離中秋節只有兩天，愚父子恐對方派人到寒舍摸清底細，是以不得不謹愼一點，少俠乃名家之後，尚望寬懷大量！對於少俠之俠義心腸，寒舍自我以下，無不感激！」

楊凌霄 也道：「是的，請少俠原諒！而且家父一早便已吩咐厨子煮點心了！」回頭又喝道：「秋菊，你這死丫頭，爲何還不來！看你泡壺茶，也得花這許久工夫！」裡面隨即走出一個手捧茶具的丫頭來。

秋菊分好了茶，站在一旁，楊鐵城又道：「這裡無你之事，到花廳那裡侍候，稍候老夫陪少俠到花廳吃點心。」丫頭應聲而去，楊鐵城舉杯，示意請茶。

雲尚志匆匆呷了幾口，再也忍不住。「莊主，府上大門上那血骷髏……」言未畢已見一名家丁匆匆跑上來。

楊鐵城惶恐地問道：「楊虎，何事匆匆忙忙？」

「老爺，偏門那裡來了兩個人，說是來助拳的……」

「混賬，可曾問明來人的姓名身份？小心被人混進來，是誰開偏門的？」

楊虎結結巴巴地道：「老爺，他們兩個是跳墻進來的……一個是和尙，自稱虛石，一個是道人自稱卧石，大約三十來歲，說是路過此處，聞老爺有難，特來相助！」

楊鐵城大喜：「原來是他倆兄弟！霄兒你且帶少俠先到花廳等候，爲父親自去迎接！」楊凌霄會了一聲，便帶雲尙志進內。

兩人在花廳內坐談了一陣，楊凌霄對雲尙志 表示了極大之羨慕，使得雲尙志得意洋洋。俄頃，楊鐵城帶着一僧一道進來。「待楊某來介紹，這位是余顧南余大俠的高足雲尙志。這位是虛石大師，這是卧石道長！兩位雖是出家人，但俠義心腸不亞常人，江湖上的朋友受其恩惠者極多，料雲少俠也有過耳聞。」

經此介紹，雲尙志的確醒起曾聽父執提過這一僧一道，此兩人本是兄弟，大哥投入五台山爲僧，弟弟則投入崆峒派爲道，兄弟倆均各有練武之本份，十餘年苦修之後，下山行俠，偶爾在路上碰到，便再不分開，共同進退。由於一僧一道，是以甚引人注目。兄弟倆這三四年來，名頭不小，當下連忙長身抱拳道：「在下久仰兩位大名，今日得見，榮幸之至！」

卧石忙道：「那裡那裡，我兄弟浪得虛名，不足爲道，倒是少俠能投入余大俠門下，方教人羨慕。」

雙方寒暄了一陣，虛石問道：「令師可在附近？」雲尙志將適才對楊鐵城的話複述了一次，虛石輕嘆道：「如此說來，咱們這方的力量還是不夠！」

雲尙志急說：「在下一再動問，到底血骷髏印記，是那一夥凶人，可是莊主遲遲不肯答覆！」

卧石訝然問道：「原來小施主根本不知道？」

雲尙志不悅地道：「知道甚麼？他們不說，在下如何知道！」

楊鐵城道：「難道令師不曾告訴過你，血骷髏的來歷？這是一夥殺人不見血的凶人，一共有二三十個人，爲首的那人有個外號喚『血手印』，掌法十分了得，兼且有毒，誰人中掌，若然毒氣攻心，大羅神仙也難救。他還有兩位拜把弟弟，一稱『雙戟』辜行難；一爲『鐵拳屠星』樓師逵，武功都十分了得……」

卧石接口介紹，「這還不打緊，難得的是他手下全是些亡命之徒，交起手來，全不要命，因此任何人遇到這夥人都頭痛萬分！」

雲尙志這才知道自己有點不自量力，結結巴巴地問道：「難道江湖上沒有正義人士肯舉臂高呼，羣集一批志士去圍剿這夥凶人？」

虛石輕嘆道：「問題是這夥人，來去如風，神出鬼沒，中原『鐵劍鏡心』兪振華兪施主已試過召集了百來個人，到處找尋他們之踪跡，可是正當衆人掌握了線索，撲去湖州時，他們却在濟州出現，又做了幾票！」

楊凌霄接道：「據說那『雙戟』辜行難足智多才，不容易對付！」

「你們又怎會招惹上這夥兇人？」

楊鐵城急不及待地道：「是他們找上門來的，前天楊虎一開門方發現印記，接着又在地上撿到一封勒索信，要楊某在中秋夜交出三十萬兩銀子，否則將把本莊人口全殺光！」

雲尙志冷哼一聲：「他們也未必有此本領！」

楊凌霄道：「難說得很，他們連寒舍上下共有八十三人口，都查得清清楚楚！」

卧石接口問道：「他們可有交代如何付款？」

楊鐵城沉吟道：「有，他要咱們將銀子拿到西郊的亂葬崗那裡，就在中秋節半夜，過了三更不見銀子，便……殺個片甲不留！」

卧石罵道：「好賊子，眞是目中無人！」

虛石比較仔細，問道：「莊主是否準備交款？」

楊鐵城考慮良久方道：「誰願意雙手拱送三十萬兩銀子？送出此數目，寒舍也掏空了，但如果沒有辦法者，爲了八十三口性命，也只好犧牲。未知道長及大師有何高見？」

卧石道：「當然不能聽命於那夥王八蛋，否則以後他們氣勢可就更凶了！」

楊鐵城道：「兩位有把握却敵？」

卧石臉上微微一熱，反問：「府上有多少壯丁可用，都習過武否，莊主自忖能否敵得住三元凶之一？」

楊鐵城紅着老臉道：「楊某久疏戰陣，可眞不行。」他瞥了雲尙志一眼，續道：「寒舍習過武的人只有二十來個！」

虛石接口道：「如此力量還眞不夠，除非尙有助拳的人……」話未說畢，已見廚子及丫頭把酒菜端上來。

楊鐵城忙道：「匆促之間，辦不了好菜，請原諒！」那卧石吃葷倒無所謂，虛石吃素，廚子只給他弄了兩個素菜，其他菜式做得頗不錯，雲尙志早餓了，聞得香氣，更加垂涎三尺，待敬過酒後，便狼吞虎嚥起來。

楊凌霄忽道：「雲少俠乃余大俠高足，應可對付『鐵拳屠星』樓師逵！」

雲尙志這下可不敢逞强，結結巴巴道：「在下必會全力而爲！」

卧石道：「以貧道之見，楊莊主最好多找幾個人來助拳，滄州有甚麼頭面人物麼？」

楊鐵城輕嘆一聲：「他們目見寒舍未有朋友來助，恐人單力薄，不敢表態。」虛石沉吟不語，楊鐵城乾咳一聲：「所謂船到橋頭自然直，楊某也不太擔心，兩位無須憂心。」

衆人吃罷點心，便回房休息。

楊府爲了巴結雲尙志，特地派了個丫頭服侍他洗澡，雲尙志那裡吃得消，丫頭放下澡盆，便將她轟出房去。雲尙志匆匆洗畢，躺在床上，尋思道：「萬一他們發現我不是余叔叔的徒弟會怎樣？」

想到此不由有點後悔，可是若非楊鐵城認定自己是余顧南的弟子，根本不可能讓自己進大門，心中頗爲窩囊，又恐辜行難等兇人出現後，自己表現太不濟，連累了余顧南的聲名，又多了幾分惶恐。不過到底是年輕人，胡思亂想了一陣，咬牙暗道：「有甚麼了不起的，大不了跟他們拚命就是！」主意打定之後，便酣然入睡。

次日，又來了三位拳師，聞風來助拳，楊鐵城少不免又招待一番，那三位拳師分別姓羅、姓卓和姓溫，都是附近地面有點名堂的，卧石不將之看在眼內，但那三位拳師對他兩兄弟和雲尙志却甚是恭敬。

到了傍晚，又來了一位壯漢，自稱是「五虎斷魂刀」彭百勝的次徒彭鳳輝，彭百勝在江湖上名頭頗響，與一般掌門人無異，其幾位大徒在江湖上也都有了名氣，數這彭鳳輝最是嫉惡如仇，有人稱之爲「霹靂子」，卧石對他稍假詞色。

八月十四夜，楊府已十分緊張，幾位助拳的人都分批巡夜，以防對方偸襲。看看已過三更，忽然左面傳來一道鑼響，雲尙志在後花園聞聲，交代家丁幾句，便立即撲去左首，到那裡，只見楊鐵城和彭鳳輝已比他先至，乃問道：「有敵來犯？」

只是楊鐵城鐵青着臉問楊虎：「既然不見有敵踪，爲何胡亂打鑼！」

楊虎結結巴巴地道：「奴才的確見到一道人影飛進來，但定睛一望，又不見有人……不過奴才自信沒有眼花……也許那人已躲了起來！」

楊鐵城又驚又怒，頓足道：「那還不趕快通知全宅的人，大家都仔細搜一搜！」

彭鳳輝道：「不錯，此刻絕不能讓對方潛進室內作內應！」當下銅鑼敲得亂響，室內各人都被吵醒，紛紛披衣下床問個究竟，一聞有人潛進來，都大吃一驚，到處搜索。

忽然有個女僕，哭喪着臉跑進大廳，報稱與她同房的秋菊被人殺死了，楊鐵城拂袖道：「快去看看。」

當下衆人到廂房，果見秋菊直挺挺地躺在舖上，上衣解開，露出雪白的胸脯，雙乳之間却有一個觸目驚心的紅掌印，彭鳳輝脫口道：「『血手印』！不好，他們眞的潛進來了！」

楊鐵城氣急敗壞地回頭喝道：「霄兒，快帶人保護你娘，一有風吹草動便立即示警！」

彭鳳輝却問那女僕：「有人進來殺秋菊，你竟然不知道？」

那女僕年屆四十，紅着臉道：「咱們一早便睡着了，適才突然醒來，覺得一身冰冷，却原來棉被滑落床下，上衣不知爲何……被人打開……奴才吃驚喚秋菊……不應，遂下床點燈，便發現她已經……奴才連忙去通知老爺……」

此際卧石和虛石也聞聲趕來了，虛石上前查觀了一陣，道：「這女施主已死了一個時辰了！」

卧石接口道：「她必是先被人封住穴道，後再被『血手印』以重手法擊斃的！」

彭鳳輝道：「如此說來，適才楊虎見到的人影，可不是『血手印』了！」話音剛落，大門那方面又有鑼聲響起。

楊鐵城急道：「快一齊到前面去！」

虛石道：「且慢，咱們先分散一下人手，否則東奔西跑，正中了對方調虎離山之計！」

卧石道：「不錯，雲少俠與羅拳師仍守後花園，彭兄和卓拳師守左面，貧道與溫拳師仍守右面！」當下虛石陪楊鐵城去前門，只見那裡立着四五位家丁，圍着一位四五十歲，滿身風塵的漢子！

那漢子蓄着三綹長鬚，雙眉斜飛，臉上頗有殺氣，令人一見生寒，見到楊鐵城，問道：「閣下便是楊莊主？」

楊鐵城沉聲道：「不錯，在下是楊鐵城，閣下夤夜造訪，請報上名來！」

那漢子臉上不具一絲表情。「在下兪振華。」

楊鐵城脫口道：「閣下就是『鐵劍鏡心』兪大俠？幸會幸會！」

那人一拍腰際的寬劍，道：「不敢，『鐵劍鏡心』乃江湖上朋友錯愛謬讚而已，兪某早想鏟除『血骷髏』，聞訊日夜急馳而來，路上奔斃了三匹快馬！」

楊鐵城放下心頭大石，又見他一臉倦容，忙道：「辛苦兪大俠了，請先進內休息，小价若有所得罪的，尙請大俠大量見諒！」

虛石踏前一步，問道：「兪施主是否剛到？咳咳，剛躍進楊府？」

兪振華訝然道：「不錯，大師因何問此？」楊鐵城忙爲他介紹虛石的來歷，虛石點頭表示隨口問問，楊鐵城爲搏取兪振華的好感，乃將前因後果述了個概況。

兪振華濃眉一掀，粗着脖子道：「難怪你們緊張，須得仔細查一查！」

楊鐵城大喜，道：「有兪大俠助陣，何懼『血手印』那夥人！」當下陪他到宅內各處走了一趟，火把把四周照亮，光如白晝，可是四方回報，均謂不見有陌生人之踪跡，擾攘一番，天色已漸明。

虛石道：「莊主請下令，吩咐各人分批休息，須養好精神，今晚方有氣力殺敵！」

楊鐵城依計而行，並悄悄着下人

放出消息，謂俞振華帶人來助陣殺血骷髏，亦不知是否此招有效，傍晚又來了幾位滄州城內的好漢，聲稱來助陣的。

楊鐵城是多多益善，熱誠招待，卧石看不過眼，在旁悄悄提醒：「莊主須小心血骷髏派人混進來。」

楊鐵城心頭登時一沉，卧石見狀忙又道：「莊主亦不必過份擔憂，反正一切小心就是。」

晚飯提早吃，家丁們在大廳裡用膳，賓客們則在花廳內飲宴，酒過三巡，楊鐵城說過門面話，便道：「俞大俠多年來一直欲消滅血骷髏，對『血手印』等人最為熟悉了，可否請俞大俠將那夥凶人的習性介紹一下？」

俞振華當仁不讓，乾咳一聲，道：「那『血手印』本人姓薛，雙名滿地，殺人無數，雙手沾滿鮮血，果然名副其實的血滿地！這廝也不知從那裡冒出來的，在江湖上出現，至今不足七年，但他甫出現，武功便十分超卓，尤其是那對毒掌，更令人忌憚幾分！」

卧石接腔問道：「他是那位魔頭的弟子？」

「無人知其師承，聽說連他兩位拜把兄弟也不甚了了！」俞振華繼續介紹。「此人十分乾脆，做事決絕，手段凶殘，的確是位令人畏懼之魔頭！」

「血手印」凶名昭著，但似乎無人認為他是魔頭，此言出自俞振華之口，羣豪聞後表情各異，有詫異，有驚恐，亦有半信半疑者。羅拳師打了個哈哈，問道：「這薛滿地眞的這般了得？嗯，請恕在下斗膽問一句，以俞大俠之能，與之比較如何？」

俞振華不以為忤，溫聲道：「俞某各方面都不如他，能勝他的只有一股正氣！」

卧石亦忍不住道：「依你這樣說，其武功可直追天下五大高手？」

俞振華沉吟了一陣方道：「在武功上，料不如天下五大高手，但俞某與他們交過幾次手，卻覺得他比五大高手還可怕！」

卓拳師接問一句：「既如此，俞大俠又為何千里迢迢趕來助拳？」

「適才俞某已說過，我能勝他的，是一股正氣！假如讓他們次次如意，勢如破竹，其凶燄必然亦高！再說相信在座的人，亦非人人均認為能勝血骷髏三大凶人！」

此言一出，衆皆啞然，唯獨卧石問道：「關於『血手印』之習性和為人，是俞大俠親眼目睹，或是道聽途說？」

俞振華似被人刺了一刀般，老臉脹紅，怒道：「諸位若是不信，大可以不聽！」

楊鐵城忙打圓場，「俞大俠對血骷髏研究有年，見解最準確，但卧石道長有此疑問亦難怪，蓋必須知己知彼，方能百戰百勝！」

俞振華臉色稍霽，續道：「俞某只跟他們正式打過一次交道，慘敗而歸，至於他們之習性，在下曾問過無數受害人，相信不會看錯！」

溫拳師道：「請俞大俠繼續介紹！」

「三元凶，以『血手印』薛滿地的武功最高，手段高超，有領袖才，但若論到智力則數『雙戟』最可怕，此人擅長策劃佈置，行軍遣將，運籌帷幄，算無遺策，血骷髏能夠保持不敗，其居功不少！」

溫拳師接問：「那麼樓師逵又如何？」

「這廝每上陣必拚命，七成功力，讓他發揮了十成，一身橫練功夫十分了得，對血骷髏的一切，忠心耿耿，最佩服薛滿地！諸位若遇到他，只能智取，不可力敵！」當下俞振華又舉了幾個實例，以說明血骷髏之行事作風。

卧石問道：「楊莊主將人手分佈好了否？時間差不多了吧？應該預早作安排！」

當下楊鐵城立即把家丁分成四隊，其他人仍是兩人一組，楊家父子、虛石和俞振華四人則居中策應，只是楊家父子心中對昨夜那個潛入宅內的黑影，仍存疙瘩。

夜已深，但血骷髏仍未有動靜，楊鐵城不斷望着天色，暴風雨之前夕，最難忍受，他恨不得暴風雨早點降臨！遠處傳來三更的梆子聲，楊宅上下的人，心頭均是一緊，似被一雙無形的魔手揪緊般！

「篤篤篤！」梆子聲突然在大門外響起，緊接着迎面飛進一團黑影，衆家丁立即搶上前。那團黑影居然落地，定睛一望，却是一具屍體，一個家丁怪叫一聲：「是趙先生的屍體！」

趙先生是管帳房的，這幾天因病請假回家，他屍體在此，由此可見血骷髏賊人果然神通廣大！楊鐵城臉色鐵靑，顫着聲問道：「薛滿地，你有種的便進來吧！楊家上下決無一個是貪生怕死的！」

話剛說畢，忽然頭頂上傳來一陣刺耳的笑聲：「這姓趙的及秋菊，便是貪生怕死之輩，是以薛某代你清理門戶！」他話音未落，俞振華已尖呼一聲，振衣躍向屋頂！

與此同時，一道長嘯震耳欲聾，但見自另一方面飛下一團紅影，紅影落地，只見來者三四十歲，身材高大，一管酒糟鼻，兩道濃眉上揚，蓄着一撇短鬚，披頭散髮，威武中帶着幾分霸氣及煞氣！

虛石踏前一步，問道：「你便是『血手印』薛滿地？」

「廢話！」薛滿地哈哈地怪笑幾聲，緊接着外面跳進十多條大漢來，楊宅家丁見狀連忙敲起鑼來。薛滿地哈哈大笑。「楊莊主，銀子準備好了沒有？」

俞振華自屋頂跳了下來，喝問道：「薛滿地，你那拜把兄弟樓師逵

呢？」

薛滿地身旁一位穿黑衣的中年漢子冷笑一聲，「俞振華，想不到你會問這種廢話，眞教人失望！」

俞振華惱羞成怒，喝道：「少說廢話，快劃下道兒吧！」

薛滿地冷冷地道：「俞大俠，某家知你久有滅我之大志，反過來薛滿地也不希望你在這世上多留一天；不過，咱們如今是站在楊家內，你似乎喧賓奪主了！」

俞振華不由啞然，楊鐵城道：「俞大俠說的正是楊某心裡想說的話！」

薛滿地冷笑道：「莫以為有幾個窩囊廢來助拳，便不將某家放在眼內！如今某家再問你一句話，你到底是要死，還是要活？」

楊鐵城已勢成騎虎，沉聲道：「廢話！楊某若是怕事的人，該在亂葬崗見你！」

薛滿地抬頭望一望圓盤般的圓月，淡淡地道：「今日是中秋佳節，你們能在地府裡圓團，實是幸事！告訴你，某家從來不做無把握之事，今日敢來，便有必勝之把握！」

俞振華「颯」地一聲將鐵劍拔了出來，喝道：「既然如此，俞某便先向你討教幾招！」

「雙戟」辜行難突然道：「且慢！你可知咱們為何要殺秋菊及趙文生麼？」

卧石等人恰好自各處趕過來，聞言大笑道：「笑話！你們血骷髏殺人，幾時需要理由？」

「錯了！咱們一向只殺該殺的人，亦只勒索該勒索的人！當然若有人欲殺咱們，咱們亦不願伸頸就刀！」

虛石合什道：「阿彌陀佛，這倒新鮮，貧僧願洗耳恭聽秋菊和趙文生該殺之理由！」

辜行難道：「趙文生私通秋菊，楊莊主是否知道？」

楊鐵城臉色微微一變，澀聲道：「楊某不管這種事！」

辜行難目光自他身上收回來。「如此說來，他倆私通咱們，你就更不知道了！」

卧石冷笑道：「原來施主收買了那對狗男女，果然高招！貧道佩服之至！」

「道長又說錯了！趙文生與秋菊是在三日之前方找上咱們的，他願意提供有關楊宅之一切，要求不高，只要三千兩銀子！辜某先扣住了趙文生，放秋菊回府……」

卧石道：「你們利用了趙文生，最後再殺之，只表示閣下比他更『高明』而已，一丘之貉！」

「道長又猜錯了！」辜行難笑道：「咱們老大根本不願意聽他的，因此潛了進宅，自己摸清底細……」

薛滿地接口道：「秋菊這婆娘想色誘某家，某知道此婦不可靠，某匿在楊家，隨時有危險，是以殺了她！自信此兩人該死！」

卧石道：「此乃一面之詞耳，你勒索善良，其心可誅，還講甚麼道理！」

辜行難哈哈大笑：「血骷髏做事絕不含糊，雖然手段狠毒一點，但自信光明磊落！」

他說畢羣豪這邊亦哈哈大笑起來，俞振華首先忍不住揮劍撲向薛滿地。「休拖延工夫，且吃俞某一劍！」

薛滿地冷笑一聲：「廢物！」左袖一揮，一股袖風揚起，鐵劍去勢登時一滯，薛滿地一偏身，右掌穿袖而出，印向俞振華之脅下！他那隻手掌通紅如血，怵目驚心！

俞振華有膽挑戰強敵，當然也非省油燈，斜退一步，鐵劍迴收，乘勢在身前佈下一道嚴密的劍網，使對方未能忘形連攻。

那邊廂的卧石也攻向「雙戟」辜行難，他使的是單劍，辜行難顧名義議，使的却是雙戟，他武功雖然不如薛滿地，但能夠在短短幾年間成名，當有其實力，與卧石旗鼓相當，鬥得十分慘烈！

其他人亦紛紛找上對手苦鬥，在當中只有虛石及楊鐵城比較輕鬆，其餘都不大妙！楊鐵城環視戰場，己方落在下風，乃低聲問道：「大師，要否把其他人也招集過來？」

虛石急道：「萬萬不可，對方尚有人未出現，提防他們從後門或偏門進襲！」

辜行難笑道：「還是和尚比較聰明，你們等着瞧吧！」

這邊鬥得燦爛激烈，後花園那裡也有了變化。本來雲尚志正感無聊，隱隱聽到前方的激鬥聲，心癢難搔，就像小孩子看到心愛的玩具，又得不到般，恨不得衝到前門去，也好顯顯身手。此刻他根本已忘記自己不是余顧南調教出來的弟子。

他在後花園內踱方步，越走越快，那幾個楊家家丁都被他弄得緊張萬狀。忽然有個家丁呼道：「雲少俠，好像有人來了。」

話剛說畢，牆外「颼颼」地躍進幾條大漢來，為首那人一臉虬髯，有如短戟，臉上一道刀疤，好不嚇人。雲尚志驟然見到這樣一個人，也吃了一驚，急急喝問道：「來者何人？快報上名來！」

那大漢冷哼一聲：「臭小子，大呼小叫不怕老子殺了你？快叫大人出來！」

雲尚志最恨人家看不起自己，聞言大怒，膽氣也壯了，高聲道：「少爺已可代替主人家，你有甚麼本領的，大可以施展出來，少爺奉陪到底！」

那大漢沉聲道：「小子聽清楚，三爺姓樓，雙名師逵。你既然膽敢口出狂言，三爺便掂掂你的斤兩！」言畢一長臂，一拳向雲尚志的面門擊去。

這一拳毫無花巧，但勝在疾如閃電，而且力大無窮，雲尚志剛把刀抽出來，鐵拳距離面門只餘幾寸，大驚

之餘，福至心靈，雙腿一彎，身子矮了尺餘，剛好讓過拳頭，但覺頭頂被拳風刮過，又涼又熱，不由出了一陣冷汗。

樓師逵大喝一聲：「好小子，還有兩下子！再吃三爺一拳！」話音未落，他第二拳已擊出，雲尚志堪堪避過，但對方第三拳又至。他重心已失，難以招架，迫得無奈，身子一側，乘勢跌倒地上。樓師逵哈哈大笑。「想不到楊鐵城無人助陣，連這種乳臭未乾的小子也拉伕上陣！」

旁邊的楊府家丁已與血骷髏凶人鬥起來，那些家丁只懂些三脚貓的工夫，用來健身已嫌不夠，要來却敵，更加不濟，只幾個回合，便有人被殺，驚叫聲和慘叫聲响起一片。

雲尚志又驚又怒，又惱又愧，喝道：「大丈夫死便死耳，怪叫甚麼！」

「哈哈，這句話還有點像話！」樓師逵對付一位倒在地上的大孩子更加輕鬆。「小子，也不知你師父怎會放心讓你出來闖江湖的！」

雲尚志在地上窮於應付，但嘴巴上仍不肯輸人，高聲喝道：「家師乃余顧南，你敢侮辱他老人家！」

樓師逵聞言愕了一愕，隨即仰首大笑：「臭小子，你以為一句話便可將三爺嚇跑了麼?告訴你，就算余顧南在此，三爺也不害怕！」

雲尚志乘他收勢，立即自地上跳了上來，立下門戶，道：「且看少爺這一招的厲害！哼哼，你認得這一招麼?」

樓師逵抬頭望去，覺得這起手式有點門道，心中半信半疑，冷冷地道：「小子，你別光說不練，使來看看！」

「龍躍於淵！」雲尚志大叫一聲，揮刀向樓師逵攻去。這一招的確是前輩高手信水君的「神龍刀法」，只是這招威力萬鈞的絕技，由雲尚志使來，大打折扣！饒得如此，樓師逵仍不敢大意，斜閃三步，脫出刀勢。

雲尚志正是初生之犢不畏虎，見他不敢接招，膽氣大壯，第二招隨之劈出：見龍在田！

這一招攻勢應比龍躍於淵更强，但雲尚志顯然功力不足，適得其反。樓師逵猛喝一聲：「三爺也不怕你！」斜退一步，遙空一拳擊出。

他拳法招式樸實無華，但氣足力猛，拳頭離刀刃半尺，雲尚志便覺有股無形之氣籠來，使他下半式施展不開。「小子，第三招呢！」他鐵拳斜擊，展開反攻。

* * *

俞振華在中原一帶聲名極盛，武功自有過人之處，但薛滿地武功之强，更出人意料，三十多招之後，俞振華已落在下風，另外卧石僅堪堪與辜行難鬥成平手。只有虛石能取勝，其餘者被血骷髏凶人打得人翻馬仰，多位家丁已被殺傷。血骷髏能夠在江湖上崛起，實非僥倖。

薛滿地喝道：「姓楊的，你若不停手，吃虧的只是你，屆時勿怪某等心狠手辣！」

辜行難冷笑道：「大哥不必擔心，楊莊主如意算盤絕不會打錯，死的可不是他！」楊鐵城沉住氣，不答一言。

虛石見俞振華不是薛滿地之敵手，便從旁竄過去，欲助他一臂之力，可是一位高瘦有如竹竿的漢子已將他截住。「和尚，你想以多取勝?待我祝雄來陪你玩玩！」虛石沒奈何，只得先鬥他。

薛滿地雙掌越來越紅，就如鮮血一般，怵目驚心，俞振華也越鬥越驚，鐵劍漸感難以發揮，再過三十招，鼻端忽聞到一股淡淡之腥臭味，知道對方已將毒掌發揮至淋漓盡致，急急運功護住心頭，不敢呼吸，如此一來，更加不濟。

薛滿地道：「姓俞的，薛某最後一次警告你，只要你離開，薛某絕不阻擋，但以後不許再管我閒事。嘿嘿，若是不識時務，管教你明年中秋是你忌辰！」

所謂人要臉，樹要皮，俞振華勢成騎虎，豈能半途而退?日後教他如何在江湖立足?當下冷笑一聲：「俞某膽敢來此，便不怕死！自决心與你周旋那天起，俞某便不將生死放在心上！」

「既然如此，薛某便成全你！」薛滿地掌法一變，去勢突然加快，但見四周都是紅影，令人防不勝防。

激鬥間，只見俞振華冒險遞出一劍，薛滿地左掌一翻，掌心貼在劍脊上，俞振華但覺鐵劍重逾千斤，再難遞出分毫，手上連忙加勁。

這刹那，他忽覺右掌掌心微微發熱，暗叫不妙，又見薛滿地右掌如山，猛地推了過來，掌風未至，已聞到一股令人作悶的腥風。

俞振華大吃一驚，生死俄頃之際，再也顧不得面子，當機立斷，棄劍倉皇而退，同時左掌翻起，護在胸前。「波」地一聲，兩股掌風相觸，俞振華震退兩步，心頭作悶，極是難受，知道自己受了內傷，又恐對方乘勢下毒手，急急再退幾步。

薛滿地尖嘯一聲，如同鬼魅般撲了上去。虛石在旁看見，忙不迭捨了祝雄，斜飛八尺，推掌喝道：「休傷俞大俠！」

薛滿地但覺身旁風聲颼颼，心頭微微一驚，不敢大意，頓足迴身發掌。「蓬！」兩股掌風相觸後，薛滿地屹立如山，但虛石却退了一步，一掌定勝負。薛滿地的確技高一籌。

卧石關懷乃兄，急問：「大哥，你可曾受傷?」

虛石强作鎮定：「不礙事！」他練的是玄門正宗內功，運功一試，便知無礙。

薛滿地冷笑道：「你們無一位是薛

某的對手，何必為這不孝不義的卑鄙小人賣命！」

楊鐵城正與一位血骷髏的凶人苦鬥，聞言問道：「誰是不孝不義的卑鄙小人?」

薛滿地哈哈大笑：「不是你，尚有何人?你自己做過甚麼事，心裡比誰都清楚！」

辜行難道：「大哥，索性將其臭史抖出來吧，否則那些所謂白道之士，尚以為咱們專門欺侮善良！」話音剛落，忽聞後花園那邊傳來一道慘嗥。

薛滿地臉色慘變，脫口呼道：「好像是三弟！姓楊的，你還請了甚麼高手?」言未畢已頓足向後花園飛去。

楊鐵城等人心中亦甚奇怪，忖道：「莫非余顧南的徒弟，小小年紀便有過人的能?」

「神龍刀法」是武林一絕，乃信水君賴以成名的絕技，近年來，聲譽日隆之大俠余顧南亦有賴「神龍刀法」之助，方能創造出一套搏取百家之長的新刀法來，但雲尚志不但功力不足，且所學不多，翻來覆去只會三招，又如何能尅制得了樓師逵?

樓師逵與之鬥了一陣，見他活脫脫像程咬金般，只有三度板斧，再無顧忌，大笑道：「小子，如果你眞的是余顧南的弟子，三爺實替他可惜。他是聰明人，怎會看上一個楞小子！合該『鐘鼎門』沒落！」

雲尚志訝然問道：「甚麼鐘鼎門?」

樓師逵大叫一聲：「果然是個冒牌貨！」此際那幾個家丁已被殺得七零八落，喊爹喚娘。

雲尚志急道：「誰說我是冒牌貨?余叔叔的確指點過少爺的武功，否則我如何懂得『神龍刀法』?少爺是楞小子?這三招刀法，他只教了半個月！」

樓師逵見他一股腦兒說出眞相，更無顧忌，鐵拳更猛，只殺得雲尚志不斷後退，忽然怪叫一聲：「少爺跟你拚了！」冒死揮刀急攻，全無章法。

樓師逵大笑道：「你不要命，『鐘鼎門』豈非無後！」言未畢，他左臂如弓，撞開雲尚志的右臂，右拳急搗其胸。這一拳力能開碑裂石，若讓他擊中，雲尚志不死也得重傷。

眼看雲尚志即將傷在其拳下，忽覺身子一輕，被人自旁拉開。樓師逵鐵拳擊在樹幹上，那樹「喀嗤」一聲，自中折斷了。他抬頭一望，只見面前站着一位蓄着三綹花白的長鬚、年在花甲的青袍客。此人如何出現，他事前毫無所覺，不由吃了一驚，脫口喝問：「你是誰?」

青袍客好整以暇地折了一枝樹枝，道：「先試試你的拳頭再說！」樓師逵估量來者決非善類，不敢貿然出手。

青袍客叱道：「你適才的威風去了何處！你不出手，老夫可不客氣了！」

樓師逵知此戰難免，不肯吃虧，鐵拳立即揚出。青袍客雙肩微微一聳，滑開幾尺，已將那一拳讓開。

樓師逵大喝一聲，雙拳連環擊出，青袍客手揮樹枝，在雙拳中穿插進退，樓師逵攻得雖急，却連其衣角也沾不到。越鬥越是心寒，雲尚志在旁看傻了眼，方知一山更比一山高，心中甚是窩囊。

樓師逵連攻二十多招，色厲內荏地道：「老小子，你有種的便攻幾招給三爺見識見識！」話音未落，青袍客見他說話分神，左拳回收較慢，樹枝倏地一翻一敲：

「啪！」樹枝擊在其腕骨上，莫看只是一根細細的樹枝，但在青袍客手中，却不啻是根鐵棒，樓師逵似聽到骨裂的聲音，痛入心脾，忍不住發出一道慘嗥，抱腕而退！

他退青袍客却進，鬼魅般竄前，樹枝亂顫，急攻樓師逵上身，一招未老，次招即生，疾如流星似的。

樓師逵也不知他樹枝用的是甚麼招式，只覺眼花撩亂，一抬臂又似將自己的手臂去挨揍般，不由自主地後退，青袍客猛地振腕，樹枝泛起幾朵梅花，似欲刺眼，樓師逵大驚失色，忙不迭一蹲身。

說時遲，那時快，青袍客右腿突然蹬出！樓師逵總算不是省油燈，在這當兒居然能運勁頓足躍高閃避！不料，青袍客手臂恰好垂下，樹枝奇準無比地落在樓師逵胸膛上的穴道！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青袍客由被攻到反攻，由第一招反擊起至戳中樓師逵胸前暈穴為止，一切似乎都在其意料之中，又似信手招來，臂隨意轉，尋隙抵縫，更似樓師逵自己願意挨揍般！

雲尚志雖然不能盡懂其中奧妙，却也知道此人必是蓋世高手，心中又敬又佩，吶吶地說不出話來。

青袍客一手抓起樓師逵，回頭瞪了他一眼，道：「楞小子，還不走！」同樣一句楞小子，出自青袍客口中，雲尚志却覺得十分受用，欣然答應，跟着青袍客向前院走去。

兩人剛走到通道，便見一道紅影迅速而至，那紅影至跟前倏地止住，一對眼睛上下瞧着青袍客。青袍客好整以暇，不為所動，淡淡地問道：「閣下看夠了沒有?」

此人正是薛滿地，他沉聲問道：「我三弟栽在你手中?你殺了他?」

「廢話！不栽在老夫手中，難道他甘願受制?老夫若要殺他，他十條命也已報廢！」

薛滿地輕噓一口氣，道：「在下薛滿地，請問閣下貴姓大名，因何與咱們過不去?」

青袍客哈哈大笑：「笑話！誰跟你們過不去?是這姓樓的侮辱老夫，老夫方出手教訓教他！」言畢解開樓師逵暈穴，改制其痲穴，問道：「老夫可有說錯?」

（未完・一）

上文提要：程明山夜探兩處，這次來到九里堡的東院，却發現老神仙為劉二痲子治病，正在懷疑，被老神仙發覺，用冰魄針刺了他一下，肌肉痲木，幸得那梅紅衫子的姑娘將他帶回自己的房中治療，原來她就是帶紫金面具的少女，是這裡的表小姐，叫荊一鳳，她愛上程明山，不忍他落在老神仙之手，聽程明山將遭遇的事說出，並願意協助救出賣藝的林家姊妹，留在她房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刀開明月環

賣藝女託帶安眉　九里堡包藏禍心

荊一鳳心裏覺得好笑，說道：「大姐怎麼懷疑起小妹來了?」

林秀娟依然冷冷的道：「愚姐妹投親不遇，路過徐州，好像已經和表小姐說過了，表小姐如果覺得愚姐妹行跡可疑，直接盤問也就是了，何用故意要結為姐妹，再來套愚姐妹的口氣呢?好啦，妹子，咱們該告辭了。」

說着已經站起身來。

林秀宜覺得有些過意不去，望望姐姐，要待開口。

荊一鳳一點也不生氣，含笑道：「大姐請坐，小妹還有話和妳說呢!」

林秀娟道：「表小姐還有甚麼話，那就請說吧!」

荊一鳳道：「我們結了姐妹，大姐、三妹的事，和小妹的一樣了，妳們可知我為甚麼要把二位接來麼?」

林秀娟問道：「為甚麼?」

荊一鳳悄聲道：「因為我是受人之託。」

「受人之託?」林秀宜揚了下眉毛，凝眸問道：「二姐，妳說的是誰呢?」

荊一鳳道：「這人叫程明山，大姐、三妹認不認識?」

「程明山?」林秀娟搖搖頭道：「愚姐妹從未認識一個叫程明山的人。」

「他也說只和妳們見過一面……」荊一鳳含着笑道：「是在黃河底看到妳們的。」

「啊!」林秀宜突然想起一個人來，她口中低「啊」一聲，粉臉驀地飛紅起來。

林秀娟回頭望望妹子，問道：「妹子想起來了麼?他是誰呢?」

林秀宜微微搖頭，赧然道：「沒有，小妹也想不起是誰來。」

荊一鳳冰雪聰明，只要看林秀宜的神色，心裏已經明白，含笑道：「大概見了面，妳們就會認識。」

林秀娟問道：「他託妳甚麼呢?」

荊一鳳道：「這話說來可長着呢!」

她悄聲把程明山去黃河底找劉二痲子，看到林家姐妹在場上賣藝……

林秀宜雖然不敢跟荊一鳳問程明山長得如何一個模樣?但心裏暗暗忖道：「二姐說的一定是他了。」

一面聽荊一鳳繼續說下去，劉二痲子如何赴宴失蹤，程明山如何夜入九里堡，如何聽兩個丫頭說的話……

林秀娟聽到這裏，不禁粉臉含霜，哼道：「這老神仙竟然如此不要臉?」

林秀宜急道：「姐姐那怎麼辦呢?」

「妳們先不用急。」荊一鳳道：「且聽小妹把話說完了。」

接着又把程明山如何去探老神仙住的小樓，中了老神仙的「冰魄針」……

「啊!」林秀娟吃驚道：「冰魄針是旁門陰功中最厲害的指功，那位程相

公傷得不輕，他又如何託妳，託妳甚麼呢?」

林秀宜更是關心的問道：「二姐，他傷不要緊吧?人在那裏呢?」

「他傷已經好了。」荊一鳳看了林秀宜一眼，輕笑道：「他不放心的就是妳們兩個，所以託我設法的，我沒有別的法子，只好把二位找來，大家商量，這就是我要和二位結成姐妹，就可以無話不談了，大姐現在明白小妹的意思了吧?」

林秀娟也不禁臉上一紅，說道：「愚姐妹並不認識這位程相公，但他這份行俠仗義的精神，使愚姐妹好感動，尤其二妹，使我慚愧，恕我是直心腸的人，幸勿見怪才好。」

林秀宜臉上有些熱，囁嚅的問道：「二姐，那程相公……」

「我們既是姐妹，我也不瞞大姐、三妹了。」

荊一鳳嬌嫩如花的臉上，不禁飛起兩片紅暈，起身掩上房門，一面低低的道：「他就在我這裏養傷。」

她站起身，一手輕輕推開小門，說道：「程相公，我三妹聽說你負了傷，一直不放心呢，你快出來吧!」

林秀娟、林秀宜不覺都站了起來。

程明山躲在小間裏，她們唧唧咕咕說的話，自然都聽到了，一時不禁大窘，但荊一鳳既然說出來了，而且又已推開了小門，他俊臉發燒，只好尷尬的走了出來，朝二位林姑娘拱拱手道：「二位姑娘請了。」

林秀娟忙道：「程相公傷好了吧，愚姐妹對程相公這份高誼，好生感激。」

林秀宜看到程明山，果然是「他」，芳心一陣跳動，一張粉臉驀地裏紅了起來，脈脈含情的看了他一眼，一顆頭就不自禁的低了下來。

「林姑娘好說。」程明山一抬手道：「二位姑娘請坐，小生幸蒙荊姑娘相救，才算死裏逃生，保住了性命。」

荊一鳳看着他，低笑道：「程相公，你也坐下來，你知道我為甚麼要請你出來的麼?」

程明山稍為定了定神，說道：「小生認為姑娘必有見教。」

「嗯!」荊一鳳含情的說道：「我請你出來，就是請大家商量商量咯!」

她眸子深深的看了他一眼，又道：「目前，有兩件事，都很重要，第一，今晚，不論前院、後院、防範一定很嚴密，你今晚又非走不可……」

程明山道：「小生的事，不用姑娘操心。」

「怎麼能教我不操心呢?」荊一鳳道：「我知道你武功很高，沒有人攔得住你，但這兩天堡裏來了不少高手，只要驚動了人，總是不好……」

她似是言有未盡，但沒有說出來。

程明山道：「小生總覺得堡中……」他望望她，拖長了語氣，沒往下說。

「我知道。」荊一鳳點點頭道：「我爹也覺得江湖上最近發生的許多事情，似乎和九里堡有關，所以要我先來看看，因為舅舅一向最疼我，但我這次來了幾天，還沒見到舅舅，在我感覺上，堡裏有許多事，都和以前不大一樣。」

「尤其這東院，住了些甚麼人，我都不知道，好像有些詭秘，本來他們把我安排住到內宅去的，我不去，因為這小樓一直是我住的，我堅持要住到這裏來，副總管才勉強同意的，這兩天我暗暗留心，仍然沒見過住在東院的人，究竟是些甚麼人?但我有一種預感，這些人一定和爹說的最近江湖上發生的事情有關，我住在這裏，他們也一定會很注意我，所以我把你留在這裏，我眞擔心死了，程相公，我希望你能協助我，所以我希望你出去了，再以拜壽的名義進來，好麼?」

程明山道：「這麼說，姑娘的處境，很危險了。」

「危險還不至於……」荊一鳳道：「諒他們也不敢奈我何，只是我的行動，經常有人在暗中監視，但我又找不到是甚麼人。」

程明山道：「小生這條命，是姑娘救的，姑娘要小生協助，小生義不容辭，只不知……」

荊一鳳甜笑道：「你是自己運功煉化『冰魄針』的，我無能為力，說我救了你的命，不是言過其實了麼?」

她口氣一頓，續道：「你出去了，明天再來，我會給你安排的，現在只剩下你如何出去了。」

林秀娟點頭道：「程相公要如何出去，倒確是很難安排的事，我雖然不知道這裏的情形，但聽表小姐方才所說，這東院住的人行動詭秘，委實有些不簡單，程相公最好能在不知不覺中出去，不可打草驚蛇。」

荊一鳳笑了笑道：「辦法我是想到了一個，只是……只是……」

她笑盈盈的瞟了程明山一眼，才道：「只是要委屈程相公……」

她抿抿咀，忽然附着林秀娟的耳朵，低低說了一陣。

林秀娟也看了程明山一眼，神秘一笑，點點頭道：「這辦法不錯，我還可以為表小姐稍効棉薄。」

荊一鳳道：「大姐幫我甚麼呢?」

林秀娟也附着她耳朵，低低說了一陣。

荊一鳳聽得大喜過望，口中「啊」了一聲道：「那眞太好了，我方才想到的，自然沒有大姐想得週到。」

程明山看着她們，問道：「兩位姑娘在說些甚麼呢?」

林秀宜也眨着兩道秋水般眼睛，問道：「是啊，大姐，二姐和妳說了些甚麼?妳快說出來呢!」

林秀娟抿抿嘴，朝程明山嫣然一

笑道：「只不知程相公會不會同意呢？」

荊一鳳道：「不要告訴他，大姐，妳只管替他改扮好了。」

程明山道：「姑娘要林姑娘給小生如何改扮呢？」

荊一鳳笑着道：「你不許問，到時候自會知道。」

程明山道：「好，好，小生不問就是了。」

荊一鳳高興的道：「大姐，妳看，我說的話，他一定會答應的了。」

林秀娟嬌笑道：「程相公不聽你的，還聽誰的？」

荊一鳳粉臉驟然一紅，不依道：「大姐，妳也取笑我起來了。」

她舉手掠掠鬢髮，又道：「好了，兩件事情，總算解決了一件，現在只剩下一件了。」

程明山道：「姑娘說的是那一件呢？」

荊一鳳道：「自然是大姐和三妹的事，今晚……老神仙如果……」

她臉上不禁飛起一片紅暈，底下的話，敎她如何說得出口來？

林秀娟立即接口道：「表小姐……二妹，眞是謝謝妳，他們眞要把我去獻給老神仙，我也不怕。」

荊一鳳道：「那怎麼成？」

林秀娟道：「妳不用替我擔心，我自有辦法。」

荊一鳳道：「大姐有甚麼辦法呢？」

林秀娟笑了笑道：「妳不用多問，我會安排我自己的。」

荊一鳳望着她，吃驚道：「大姐，妳……」

「二妹，妳以爲我會以一死來保護我自己麼？」林秀娟嫣然一笑道：「我怎麼會呢？我說的自有辦法，自然另有辦法了。」

荊一鳳道：「妳可以告訴我甚麼辦法麼？」

林秀娟神秘一笑，搖搖頭道：「天機不可洩漏，不過，妳可以放心，我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荊一鳳道：「大姐既然胸有成竹，小妹就不問了。」

林秀娟又道：「二妹，我們一見如故，情意相投，結爲姐妹，但這件事，妳千萬不可在他們的面前提及。」

荊一鳳道：「那爲甚麼呢？」

「不爲甚麼。」林秀娟道：「妳只要聽我的話，就錯不了。」

「好吧！」荊一鳳道：「小妹在人面前不說就是了。」

林秀娟道：「好啦，時間差不多了，我們就該給程相公改扮啦！」

荊一鳳站起身，朝程明山招招手道：「程相公，你坐到這裏來。」

她坐的位子，正是妝台前面。

程明山遲疑的道：「小生坐在這裏不是一樣麼？」

「自然不一樣了。」荊一鳳輕嗔道：「方才告訴過你，不許多問，你只要聽我的話就是了。」

話聲出口，雙頰不禁[illegible]紅暈。

程明山拗不過她，只得走到她坐的櫈子上坐了下來，說「好，好，小生不問。」

林秀娟同時起身，走到程明山背後，輕笑着道：「程相公，你要閉起眼睛來。」

程明山道：「好，小生遵命。」

果然閉起了眼睛。

「唷，程相公這遵命二字，我可不敢當。」林秀娟嬌笑道：「但程相公可得記着，二妹沒叫你睜眼，你可不准睜開眼來。」

程明山閉着眼睛，點點頭道：「好，小生不睜就是了。」

「二妹，他眞聽妳的話呢！」

林秀娟笑着從懷中取出一隻扁扁的銀盒來。

荊一鳳紅着臉，啐道：「他這回是聽妳大姐的話。」

林秀宜看到姐姐取出銀盒，口中輕「啊」一聲道：「原來姐姐是要給他易容……」

林秀娟噓了一聲道：「妳不許多嘴。」

林秀宜果然不敢作聲。

程明山閉着眼道：「小生聽到了，姑娘是要給小生易容，對不？」

「嗯！」林秀娟輕嗯一聲道：「你不能動。」

她打開銀盒，取出易容的粉餅、藥物和小刷子、小剪刀一類的工具，一面纖纖玉指，挑着藥膏，輕輕敷在程明山的臉上。

程明山但覺臉上涼涼的，一面問道：「林姑娘要把小生扮成如何一個模樣呢？」

「放心，我不會把你扮成醜八怪的。」

林秀娟笑着道：「但你現在不能再說話了，因爲說話要牽動嘴角，那樣就會走樣了。」

荊一鳳坐在程明山的身邊，低低的道：「本來我想的只有一個辦法，就是要程相公委屈些，改扮春雲，然後我點了春雲穴道，程相公就可以和我一起出去了。」

程明山聽說她要自己改扮春雲，堂堂男子改扮成丫頭，那怎麼成？他口中不禁「啊」了一聲。

林秀娟忙道：「你快別動。」

「程相公，你別急呀，我話還沒說完呢！」

荊一鳳身軀和他靠近了些，柔聲道：「後來，我和大姐商量，大姐也不贊成，因爲你如果改扮成春雲，我和你一起出去的，回來却只有我一個，豈不會引起別人的懷疑，所以大姐的意思，要你另外扮一個人……」

林秀宜眼看荊一鳳坐在他身邊，話聲又說得那麼輕柔，心裏不知怎的

，竟然有些異樣的感受，但再一想，昨晚他就住在她房裏，他們自然……

她臉上忽然飛起兩朵紅雲，情不自禁的低下頭去，心裏感到一陣說不出的委曲，眼中開始起了一陣濕潤，她故意站起身來，別過頭，偷偷的拭着眼淚。

林秀娟手法熟練而快速，不過一盞茶的工夫，就已完成了易容手術，她輕笑道：「程相公，你現在可以睜開眼來看看了。」

只聽荊一鳳咭的笑道：「大姐，妳眞高明極了！」

程明山依言睜開眼睛，他對面就是妝台上嵌的一面菱花銅鏡，這一瞧，不由看得一怔，鏡中的自己赫然變成了管事錢子艮，不覺驚異的道：「林姑娘把小生扮成了錢管事！」

荊一鳳在旁笑道：「是啊，目前在九里堡，只有錢子艮最忙了，他是這次堂會的提調，一天不知要進進出出多少次，而且他又是勞總管的親信，本堡管事，你扮成他，不論從那裏出去，都不會有人查問的。」

「哦！」她輕哦一聲，又道：「你路徑不熟，來，我告訴你，從這裏出去，穿過左邊一條花廊，出了東院門，再向左走，那邊有一道邊門，平日很少有人走，你從那邊門出去，就是堡外的大路了。」

她一邊說，一邊還用手在妝台上畫着。

程明山道：「萬一有人問起來呢？」

荊一鳳道：「那也不要緊，你就說變戲法的濟南安老師傅已經到了，你要趕着去把他們接來。」

程明山點點頭道：「小生記住了，事不宜遲，小生這就走了。」

說着，正待站起，荊一鳳輕輕按着他肩頭，輕笑道：「瞧你，急着要走了，現在還不成呀！」

程明山道：「爲甚麼？」

荊一鳳道：「錢管事還沒來呢！」

程明山道：「要他來了，我才能走麼？」

荊一鳳道：「你道這院裏隨便就走得出去？院裏的暗崗沒看到他來，你出去了，立時就會引起他們的注意了。」

她凝目看了他一眼，站起身，又道：「好，我這就叫春雲去泡茶，廚房在後面，等我把她支開了，你就下樓去，昨晚我們進來的那間是書房，除了我，沒人會到書房去的，你就先躲在那裏，等錢子艮來了，我會叫他上樓來的，那時你可以出去了。」

程明山道：「錢管事一定會來麼？」

荊一鳳淺淺一笑道：「大姐和三妹到我這裏來了，他自然會找來的，也許快要來了。」

她站起身，走出房門，站在樓梯口叫道：「春雲。」

春雲在樓下應道：「小婢在，表小姐有甚麼吩咐嗎？」

荊一鳳道：「妳給我們來泡些茶。」

春雲應道：「小婢馬上就來。」

荊一鳳朝程明山招招手道：「你快下去了。」

程明山朝二位姑娘拱了拱手，舉步走出房門。

林秀娟急忙塞過一個小紙包，說道：「這是洗容劑，快收好了。」

程明山揣入懷中，走到樓梯口。

荊一鳳依依不捨的叮囑道：「你自己小心。」

程明山點點頭。

荊一鳳又道：「明天中午，我會在前面等你的，快些下去了。」

程明山看了她一眼，又點點頭，迅快走下樓梯，穿過一間小客廳，一下子閃入了書房。

他剛剛閃入書房，就聽到春雲的脚步聲從後面走來，登登往樓上行去。

這一陣折騰，差不多已將近黃昏時候，屋中光線已經暗淡下來，程明山獨自在書房中坐了一會，天色漸漸昏暗，心中也止不住漸感焦急。

就在此時，忽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朝門前走來，接着就聽有人叫道：「春雲，開門。」

春雲應道：「來了。」

程明山急忙站了起來，掩到門口。

接着是春雲開啓了大門，說道：「是錢管事。」

程明山心中暗道：「他果然來了。」

錢管事急着問道：「春雲，那二位林姑娘還在這裏麼？」

春雲道：「是呀，二位林姑娘還在樓上呢！」

她話聲未落，只聽荊一鳳的聲音在樓上問道：「春雲，是甚麼人呢？」

春雲忙道：「回表小姐，是錢管事來了。」

「嗯！」荊一鳳輕嗯一聲，問道：「他來做甚麼？」

錢子艮連忙趨近樓梯，抬着頭，朝上躬身道：「回表小姐，小的是接二位林姑娘來的。」

荊一鳳道：「我和二位林姑娘談得很投緣，才把她們接到我這裏來的，今晚我要留她們在這裏住宿，不用回西院賓舍去了。」

錢子艮聽得大急，忙道：「表小姐，這不成啊，總管……」

荊一鳳哼了一聲道：「勞總管又怎麼？有話，你上來說，我可沒閒工夫跟你站着說話，春雲，妳領他上來。」

說完，回身往裏走去。

「是，是。」錢子艮連應了兩個「是」。

春雲道：「錢管事，你隨小婢上去。」

說完，走在前面領路。

錢子艮只好跟在她身後，走上樓去。

程明山趁機閃出書房，走出大門，急步朝左邊一條花廊走去。

錢子艮跟在春雲身後，登上樓梯，就看到林家姐妹和荆一鳳一起坐在起居室裏，荆一鳳寒着臉色，連看也沒看他一眼。

錢子艮知道這位表小姐不大好惹，慌忙陪着笑，躬身道：「小的見過表小姐。」

「怎麼？」荆一鳳依然板着臉道：「錢子艮，我要留二位林姑娘在這裏多談一會，你敢用勞乃通來壓我？」

她只有裝着生氣，才能把錢子艮多留住一會工夫。

「表小姐，這是妳誤會了。」錢子艮聳着肩，苦笑道：「小的有天大的膽子，也不敢頂撞你表小姐，小的也不是這個意思。」

「你知道就好。」荆一鳳哼了一聲道：「那你是甚麼意思？」

錢子艮道：「小的是奉勞總管之命，來請林大姑娘的，表小姐不信，可以問問林大姑娘，因爲今晚勞總管有空，要林大姑娘前去，商量安排後天壽辰獻藝之事，小的今天早晨曾和林大姑娘提起過。」

「是的。」林秀娟在旁含笑點頭：「表小姐，錢管事早晨是和愚姐妹說過，勞總管今晚可要見見我們。」

「表小姐，小的沒說錯吧？」錢子艮陪着笑道：「現在表小姐不會再責怪小的了吧？」

荆一鳳臉色漸漸和緩下來，說道：「我和二位林姑娘談得投緣，本來我想請她們搬到我這裏來住的，既然林大姑娘要去見勞總管，那麼林二姑娘可以留在我這裏了。」

「這……」錢子艮略爲躊躇，陪笑道：「表小姐和她們投緣，這是二位林姑娘的榮寵，只是二位林姑娘來到堡裏還沒去見過總管，等見過了總管，小的要她們明天再來陪表小姐，不知表小姐意下如何？」

荆一鳳計算時間，這一陣工夫，程明山該是已可出堡去了，這就咬着下唇，點了點頭道：「好吧，那就請她們明天搬到我這裏來也好。」

她口氣鬆了。

錢子艮已經急出一身汗來，連聲應「是」，一面催道：「二位林姑娘，勞總管正在前面等着，打發在下去接二位的，在下趕到西院，才知道二位姑娘跟表小姐到東院來了，又急急趕到這裏來，總管只怕已經等得不耐煩了，責怪下來，在下可吃不消，二位姑娘，快些走吧！」

林秀娟拉着妹妹一起站身道：「表小姐，愚姐妹那就告辭了。」

荆一鳳站起身道：「既然勞總管等着，二位快些去吧，明天，一定要搬到我這裏來。」

她故意拿眼色望着她，意思是要她自己小心。

林秀娟自然懂，她感激的點頭道：「表小姐放心，愚姐妹得蒙表小姐愛護，明天自然要來的了。」

錢子艮朝荆一鳳連連躬身，說道：「小的告退。」

領着林家姐妹下樓而去。

＊　＊　＊

程明山不敢躭擱，依照荆一鳳說的路徑，穿出花廊，走沒多遠，就是東院院門，這一路，他沒遇上人，也許暗中有人，但他現在是錢管事的身份，自然沒有人會來問他。

出了東院兩扇院門，門外才看到站立着兩個身穿青色勁裝，腰跨鋼刀的堡丁，他們看到出來的是錢管事，還一齊折腰爲禮。

程明山沒理他們，再折而向左，順着一條石板路，走了一箭來遠，便是一條巷道，盡頭處，果然有一道邊門。

兩扇厚重的木門關着，門旁有一個小房間，敢情聽到程明山的脚步聲，立即有一名青衣堡丁從房中走出，看到程明山，急忙躬身道：「小的見過錢管事，你老要出去？」

程明山一手托着下巴，「唔」了一聲，裝出尖沙聲音，咳嗆着道：「是濟南來的安老師傳出了事，我非趕去不可。」

那堡丁道：「你老可要套車？」

程明山道：「來不及了，時間匆促，我還要趕回來，總管晚飯後還有事要找我。」

那堡丁不疑有他，應了聲「是」，急忙替他開啓了邊門。

程明山裝作匆忙的樣子，急匆匆走了。出了九里堡，他依然不敢稍停，一路奔行，也許路旁有堡中的暗樁，但他是錢管事，就沒人查詢。

這樣一直奔行了三里多路，程明山眼看身後不見有人跟蹤，才閃身入林，到了樹林深處，方始停住，從身邊取出林秀娟遞給自己的小紙包，打了開來，裏面包着一顆算盤子大小的蜜色藥丸，是易容藥物的洗臉劑，只須塗在掌心，輕輕往臉上一抹，即可把易容藥物洗去。

程明山拿起藥丸，忽然發現紙上有字，定睛看去，紙上用眉筆寫着：「盛情至感，今後切勿再問愚姐妹事，並懇於明日清晨，日出前至雲龍山興國寺大佛右耳內，以木炭在壁上書：『安眉』二字，則感激不盡矣。」

字迹很潦草，但很娟秀，顯然是匆促書就，下面雖沒有具名，但這字條分明是林秀娟寫的了。

程明山心中暗暗覺得奇怪，她要自己切勿再過問她們的事，她們有甚麼事呢？

如此看來，莫非她們是有意混進九里堡去的了。

她託自己在明天日出前，到雲龍

山興國寺大佛右耳壁上，用木炭寫「安眉」二字，這又是甚麼意思呢？

好在自己就住在興國寺，受人之託，明天就到大佛右耳上寫兩個字便了。

他把字條收入懷中，然後把蜜色藥丸塗在掌心，在臉上拭抹了一陣，再取出手帕，擦乾淨了，就穿林走出。

這時已是萬家燈火，程明山在大街上找了一家麵館，要了一碗麵和五個肉包子，匆匆吃罷，一脚趕到城南雲龍山。

興國寺兩扇大門，依然敞開着，遠望過去，寺中燈火通明，許多和尚分別站在兩廊之間，好像在等候甚麼貴賓一般。

程明山心中暗暗奇怪，時間已經不早了，還有甚麼貴賓到山上來呢？

他從右首一道邊門，轉入寺右一條走廊，剛跨入月洞門，就見平日收拾客房的一名和尚從裏面走出。

那和尚看到程明山，急忙合十道：「施主回來了。」

程明山道：「昨天我去看一個朋友，强被他留着住了一晚，所以沒有回來。」

他解釋着昨晚沒有回來的緣故，一面問道：「師父，今晚寶刹有甚麼事麼？」

那和尚道：「原來施主還不知道，今晚是少林寺方丈要到本寺卓錫，和少林方丈同來的還有兩個貴賓，一位是六合門的掌門人徐大俠，一位是八卦門的掌門人封道長，他們都是給九里堡戚老施主祝壽來的。」

程明山道：「原來如此。」

那和尚道：「施主回來了，小僧給你提茶水去。」

說着匆匆走了。

程明山想起昨晚在雙環鏢局曾聽徽幫的曹鳳台說過，好像八卦門和形意門兩派約期比鬥，日期已經不遠，那麼少林方丈今晚和六合門、八卦門的掌門人同來，必是有意替兩派排解來的了。

他跨入迴廊，走到自己住的房間，推門而入，點起了燈燭，就在窗口一張木椅上坐下。

這是興國寺的客房，房中陳設簡單，除了一床、一桌、和兩把木椅，一個洗臉架，就別無他物。

他坐下之後，不禁想起師父臨行時交代自己到徐州來。自己曾問師父到徐州來有甚麼事？

師父只笑着說：徐州卧虎藏龍，人文薈萃，你初出江湖，不妨去看看。

自己就這樣來了徐州。最初覺得自己到了徐州，實在無所事事。

後來遇上劉二麻子，接着他又神秘失蹤，自己才有去九里堡一探的念頭。

如今，好像事情越來越多了。

聽荆一鳳的口氣，好像最近江湖上發生了許多事故，都似乎和九里堡有關，九里堡的東院，住了不少神秘人物，連荆一鳳是九里堡主的甥女，都一無所知，她竟要自己協助她。

那麼師父要自己到徐州來，是不是爲了這些事呢？

荆一鳳要自己明天以賀客的身份前去，她會給自己安排，自己去了，該如何協助她呢？

正在思忖之間，只聽一陣脚步聲，及門而止，接着房門開處，那和尚提着一壺開水走入，在茶壺中泡好了茶，一面說道：「施主，剛才少林寺方丈已經到了，同來的只有六合門的徐大俠，那八卦門掌門人封道長沒有來。」

程明山問道：「少林寺方丈年紀大不大？」

那和尚道：「這個小僧沒有看見，不知道，小僧只是聽說，他們是從八卦壇（八卦門所在地河南淮陽縣）來的，沒找到封道長。」

程明山道：「那是八卦門的人，都已經出來了。」

那和尚道：「對，對，小僧聽說他們和甚麼門約期比武。」

程明山道：「是和形意門。」

那和尚連連點頭笑道：「是形意門，施主讀書人，也知道了，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眞是一點不錯。」

程明山笑道：「我也是聽別人說的，只不知他們在甚麼地方比鬥？」

那和尚道：「小僧聽說兩派約鬥的地方，好像十分秘密，那是爲了怕別的門派去替他們調解……」

他說到這裏，忽然「啊」了一聲，急忙說道：「小僧今晚管理茶水，小僧要走了。」

程明山道：「多謝師父。」

那和尚道：「不用謝。」

提着水壺，匆匆的走了。

程明山起身掩上門，取起茶壺，倒了一盅茶，緩緩的喝了一口，心中依然想着荆一鳳，她對自己情有所鍾，還留自己在她房中，住過一晚，這份深情，自己要如何報答她呢？

想到荆一鳳，不禁使他又想起林秀宜來，自己和她雖然只見過兩次面，雖然一共也沒說過幾句話，但她那雙含情脈脈的眼睛，只是不時的凝注着自己，流露出關切之色，分明也是芳心默許……

她從林秀宜又想了她姐姐林秀娟那張字條，她爲甚麼要自己切勿再過問她姐妹的事？

她今晚會不會被送到老神仙那裏去呢？這不是羊落虎口？

還有，她要自己明晨爬上大佛右耳，去寫那兩個字，用意又何在呢？

這「安眉」二字，一定是她們和外面連絡的暗號了，那麼她們進入九里堡去，目的又何在呢？

還有在老神仙住的小樓上，自己

看到的那人，究竟是醫治頭風的九里堡主？還是劉二痳子呢？

看脚上那雙鞋，明明是劉二痳子的，但荆一鳳認為這不可能，當然，如果躺着的果眞是劉二痳子，這又作何解釋呢？

他越想越覺得事情複雜，幾乎整理不出一絲頭緒來。

睡吧！明天自己還有很多事情待辦，第一、當然是日出之前、替林秀娟去到大佛耳內寫兩個字。第二、要在午前趕去九里堡作賀客。

於是，他站起身，伸了個懶腰，走到床前，脫下長衫，躺了下去，那知闔上眼睛，依然思潮縈迴不絕。

荆一鳳和林秀宜兩位姑娘的倩影，一個細語娓娓，一個含情脈脈，不時的在眼前浮起。

尤其昨晚和荆一鳳同床共被的那一幕，使他更是念念不忘，回味無窮。

這一晚，他輾轉反側，實在難以入睡，轉眼之間，聽到窗前已有小鳥吱吱喳喳的啼聲，急忙睜眼看時，東方已現魚白。

程明山翻身下床，披上長衫，匆匆用冷水洗了把臉，就開門走出，才聽到一陣悠長的鐘聲，從前殿傳出，這是和尚們進早膳的鐘聲。

程明山到後院燒茶的地方，去找了半支木炭，又興匆匆趕去大佛殿。

這座大佛是半身佛像，足有三丈多高，大耳朵裏，可以坐五六個人，因此興國寺又名大佛寺。

程明山來至大佛前面，四顧無人，雙足一點，身形「颼」的拔起，在大佛肩頭一點，便自躍登耳孔。

這大佛的耳孔，自然和人的耳孔一模一樣，只是放大了千百倍而已。

耳孔當然是外面較寬，愈到裏面愈小。

程明山彎着腰，跨進耳孔，只覺裏面甚是黝黑，也極為逼仄，他打量着形勢，覺得字應該寫在外面較為醒目，太裏面了，不點燃燈燭，就不易看得到。這就拿着木炭，在外面壁上寫了七八寸見方的「安眉」兩字。

就在他堪堪寫完之際，突然疾風一颯，有人欺到了身後。

程明山只作不知，寫完字，把木炭往地上一丟，輕輕拍了下手，作出要俯身出洞模樣。

他當然不會不作戒備，但也不懼有人偷襲，因為練有「九陽玄功」護體，任何手法都無法傷得了自己，除非功力絕高的人。

因此故作不知，希望試試來人，究是何等人物？是不是林家姐妹的同路人？

果然，他恍如不覺，懵無所知，對方發覺程明山只是一個不會武功的人，也就不好出手，那陣風又飄然遠去，倏然消逝，接着有人沉聲喝道：「年輕人，慢點走。」

這人話聲蒼老低沉而尖，使人聽不出他是男是女？

程明山脚下一停，回身四顧，故作吃驚的：「你……是甚麼人？」

那蒼老而尖的聲音道：「你不用問我是誰。」

程明山斷定那聲音來自裏首，一面問道：「那麼你叫住小生有甚麼事？」

那聲音似乎對他這「小生」二字發生了興趣，問道：「你是讀書相公？」

「是的。」程明山道：「小生遊學至此，你呢？你住在大佛耳朵裏，又是甚麼人呢？」

那聲音道：「我說過你不用多問。」

程明山道：「你這人眞怪，你可以問小生，小生就不能問你麼？」

那聲音嘿然道：「好小子，如果你不是讀書人，早就死了。」

程明山道：「你這是甚麼意思？」

「不用嚕囌。」那聲音微含怒意，說道：「我問你，你在壁上寫了甚麼？」

程明山道：「這裏有許多人在壁上寫了某某人到此一遊，小生覺得甚是俗氣，本來不想題名的，但到過了，總得題上兩個字。」

那聲音嘿然道：「你叫安眉？」

程明山道：「不，那是小生的朋友。」

那聲音道：「你為甚麼要寫朋友的名字呢？」

程明山道：「因為小生那朋友本來約好了一起來遊山的，後來他因事不能來，小生為了想念他，才題上他的名字。」

「哈哈哈！」那聲音忽然尖聲大笑，說道：「好小子，你說謊居然不打草稿。」

「呼」的一聲，一道强勁掌風從裏面湧出，朝程明山身子捲撞過來。

這一掌勢道極强，若是不會武的人，只要被他掌風掃上一點，就會被撞得直摔出去。

程明山急忙閃了開去，說道：「你怎好出手傷人？」

那聲音大笑道：「好小子，你原來會武。」

掌風忽然收了回去。

程明山暗道：「此人掌力極强，又能發能收，看來武功極高了。」

一面淡然一笑道：「小生又沒告訴你不會武功。」

「很好。」那聲音道：「你再接我一掌試試？」

「呼」的一聲，又是一道强猛掌風，直湧而出，這回掌風之强，幾乎擴及數尺，像匹練般捲來，比之方才，加强了幾乎一倍。

這道掌風筆直向洞口捲去，你如果不想和它硬接，就必須朝右方躲閃，才能避開。

程明山不想和他硬接，自然只好

向右閃去。右首窟窿更低，一個人必須傴僂着腰，才能避得過去，但已背脊抵着石壁了。

掌風呼嘯劃過，在那掌風之後，却有一團黑影跟着飛射而至，一下落到程明山的面前。

程明山現在看清楚了。

這是一個一頭花白頭髮，戴着黑布「包頭」的老婦人，臉長如驢，穿着藍布衣裙，此時霎着一對炯炯目光，露齒尖笑道：「小子，我要你老實說。」

前身傴僂，右手抬處，從大袖上伸出五根鳥爪般的手指，朝程明山右肩抓來。

這一下出手奇快，幾乎是人到，聲到、爪到。

程明山背後已經貼着牆，不但退無可退，而且又俯彎着腰，根本伸不直軀幹，當然也無法再左右閃避，到了此時，不得不出手化解。

那老婦人嘿的一聲，右爪收回，左爪又出，左爪還沒收回，右爪又已抓到，雙手伸縮快逾閃電，不過眨眼工夫，那老婦人已經一口氣抓出了八九記擒拿手。

程明山為了自衛，也只好傴着身軀，雙手連出，迅速化解。

兩人在瞬息之間，已經交手了十餘招之多。

程明山只覺對方出手凌厲，全是擒拿手法，稍一不慎，必為所擒，心頭怒極，喝道：「老婆婆，妳講不講理？」

老婦人嘿嘿笑道：「老婆子從不和人家講理。」

兩人在說話之際，又快速的攻拒了三五招。

程明山道：「老婆婆再不住手，莫怪小生得罪了。」

老婦人冷笑一聲道：「好小子，口氣倒是不小，你倒得罪給老婆子看看？」

手勢突然加快，雙爪連環抓出。

程明山故意賣個破綻，在她快要抓到自己左腕之際，左手忽然由下翻起，五指輕輕朝前反拂出去。

老婦人倒也見機得快，右手一縮，人已往後疾退開去，目注程明山嘿然道：「你是黃公度的徒弟？」

這是因為程明山剛才使來的一記截脈手法，正是黃山矮仙黃公度的「神仙手」。

程明山道：「不是。」

老婦人怒哼一聲道：「好小子，你剛才使的明明是矮仙的『神仙手』，老婆子不成還會看錯了麼？」

程明山道：「老婆婆沒看錯。」

老婦人道：「那你還不承認是他徒弟？」

程明山朝前跨出一步，站直身子，吁了口氣，微微一笑道：「難道一定要是徒弟，才會『神仙手』麼？」

「唔！」老婦人點點頭道：「矮仙從不收徒，但你會他的『神仙手』，想來和他不無淵源了，你說，你在壁上寫的這兩個字，是誰要你來的？」

程明山道：「老婆婆如若知道，那就不用多問了。」

老婦人霎着兩顆炯炯有光的三角眼，嘿然笑道：「小子，你這話有些道理，那是你的朋友託你來寫的了？」

程明山點頭道：「正是。」

老婦人又道：「你既是受朋友之託而來，那末自然也可以替老婆子捎一個字給他了？」

她舉手在壁上一摸，已把程明山寫的「安眉」二字抹去。

程明山道：「可以。」

老婦人喜道：「好，那你就給我帶一個『正』字給他。」

程明山問道：「正？」

老婦人點頭道：「沒錯，正大光明的『正』。」

程明山道：「小的記下了。」

老婦人揮揮手道：「好了，你可以走了。」

程明山道：「老婆婆既然要小生捎口信，總該告訴在下一個名號吧？」

老婦人尖笑道：「你也沒告訴我託你寫字的朋友是誰吧？你只要把這個字帶到了，你朋友自會知道，何用多問？」

程明山豁然笑道：「說得也是，小生告辭。」拱拱手，舉步跨出大佛耳朵，又從肩頭慢慢的爬了下去。

他要小心翼翼的爬下去，是因為遠處已有一個人負手站在那裏。

那是一個身穿古銅色長袍的人，正在負手欣賞山色，目光只是凝注着遠處。

程明山緩緩的爬下大佛，那人已經回過身來，朝程明山看來。

程明山心中暗道：「此人好靈的耳朵，自己若是飛身而下，豈不被他發現了？」

這人年約四旬，濃眉細目，留着一把黑鬚，雙目炯炯有神，他看到從大佛像上爬下來的只是一個讀書人打扮的年輕人，不覺一手摸着鬍子，莞爾笑道：「小兄弟興緻不淺。」

程明山故意裝作氣喘模樣，臉上一紅，連忙抱拳說：「小生一時起了童心，大叔幸勿見笑。」

古銅長袍人含笑道：「乘興登臨，正是雅事，在下不是也一早出來看山麼？」

程明山道：「原來大叔也住在寺裏了？」

古銅長袍人頷首道：「在下昨晚來。」

程明山心中一動，抱拳道：「小生還未請教大叔貴姓？」

古銅長袍人道：「在下姓徐，小兄弟呢？」

程明山暗道：「莫非他就是六合門掌門人徐子桐了？」

（未完・五）

上文提要：紫薇離開石洞，怕被小妖女知道她和蕭郎在洞內幽會，並約定在烟霞洞再會，然後先離開，小妖女將洞外圍住搜索，瀟湘子暗將他帶去安全地方，並暗示知道他和紫薇的幽會，蕭郎大爲震驚，其實知道他和紫薇在洞中喁喁私語，情話綿綿的不是瀟湘子，而是紫黛，將靈隱寺兩個小沙彌點了穴道，不是睡去，而是時光凝結，都是紫黛所幹，現在她追查他有關天魔女的下落……



新派武俠連載故事／巴彥・文　可飛・圖

溫柔鄉是英雄塚

烟霞假睡顯情眞　夜霧如濤失踪迹

「再不會了，」瀟湘子道：「你大哥哥那日不過一時大意，才着了她的道兒，他吃過了苦頭，再不敢見到美貌的姑娘就憐香惜玉了。」

蕭郎不禁臉兒熱了起來。

「再說，」瀟湘子繼續說道：「不，你仍不會懂的，即使你長大了，也不會懂，你怎會懂得一個痴情的女孩的心理，痴情必也善妒，正因她年幼，任性又刁蠻，自也狂熱。」

「我……眞不懂了。」小蕭琅猛搖頭。

「你不必懂，」瀟湘子道：「只要懂得，即使你大哥哥再落在她手中，她也再不會磨折他了。」

「就像今天在樓外樓上一樣，是不是？」

「小猴兒，你果然聰明，其實她心痛死了。」

「但是，」小蕭琅道：「大哥哥不見了呀，那裏去了呢？」

瀟湘子笑得好不安詳，說道：「小猴兒，你忘了，這是那裡？」

小蕭琅一蹦，可眞是個小猴兒，竟凌空翻了個觔斗，叫道：「你是說，白姑娘來了，快走！」

一把抓住瀟湘子，不由分說，竟向山上跑去，眨眼只見夜霧滾滾如濤，已失去了兩人的踪跡。

蕭郎面對着紫黛，一時說不出話來，現在，他明白了蕭瑤姊姊會先天易數，白娘子豈有不會的，這紫黛名是侍女，其實已盡得白娘子眞傳，必然是這緣故，是了，應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這玉皇山乃西湖名勝之地，遊人衆多，豈能有隱密處所，日久不被人發現的，不用說，也和蕭瑤所居住的石筍之林一樣。

紫黛一時間也說不出話來，半晌，才道：「你說的果然不錯，這姑娘實是非常人，還有，那小孩兒……還有……」

「還有蕭瑤姊姊？還有小妖女？」

「快，快告訴我。」

蕭郎雖然更急於知道他娘白娘子是否也來了，但想到紫黛是他娘派來的，別後的經歷遇合，自當稟告，尤其是有關天魔女，紫黛最關心的人，道：「好教得知，也是我不負所托。別後僅半月，已助她母女重逢了，原來她眞名夷光，有妹夷姝，更令你驚訝的是，她母玉姬公主竟是舜帝的後代。」

紫黛果然大吃一驚，道：「你是說：唐堯虞舜的舜。」

蕭郎肅然點了點頭，道：「更不敢相瞞，你適才所見，讚爲非常人的姑娘，原來是天魔女夷光之娘，那玉姬公主來自同一個……一個地方，當然是人間，不過已與塵市隔絕了三千多年，而且從不與塵寰中人往來。」

紫黛驚得目瞪口呆，蕭郎搖頭，苦笑，又嘆了口氣，道：「自那日一別，爲時不久，所經歷的，無不令人驚

心駭怪，說來眞是話長了。」

當下從那日別後說起，不用說，紫黛對天魔女尋訪到親生的娘，更要知道詳情，蕭郎說得更加仔細，說到離恨天、玉離宮、夷光母女重逢，那紫黛激動得竟流下淚來，那自是歡欣的眼淚，道：「原來浙中眞有這樣一個神秘的處所，白娘子早在十年前，便有發現了，發現的是行踪詭異，裝束亦有異於現代人衣着的人物，而且皆是女子，但憑白娘子的一身功夫，竟然一再在追查之下，失去了踪跡，你可知白娘子爲何要追查究竟？」

蕭郎搖搖頭道：「想是爲了好奇？」

「因爲繡着夷光兩字的錦袱，不但字是古體，那錦袱質地雖新，但繡功古樸，非近世所見，是以想到與夷光的身世有關，是以追查下去，却因此結識了武夷優曇，但暗中查探了數年，雖覺這武夷優曇無論行事武功，都異於常人，但發現與夷光無關，便少了往來。」

蕭郎啊了一聲，道：「原來白娘子與武夷優曇，是如此相識的。」

「天魔女殺人不眨眼兒，但在東海神山都叫她甚麼？」

「小魔女。」

「因爲她淘氣之極，上上下下無不愛她寵她，連白娘子亦不免，誓要查訪出她親生父母的下落來。」

蕭郎點點頭，道：「錦袱古雅，而武夷優曇一切皆非時尚，難免令人產生聯想。」

紫黛突然嘆了口氣，道：「那只是原因之一，說起來，其實亦與你有關。」

「我？」蕭郎不由一怔。

「我是說：與你那紫薇有關。」紫黛道：「白娘子一見她，簡直……活脫就是她的影兒。」

蕭郎道：「我知道，一見就喜歡她了，甚至把不傳外人的紫虛微步也傳給了她。」

「既然已選中她作媳婦兒，當然就不是外人了，啊……」紫黛顯然有些着慌，忙改口道：「說這些幹嗎？你還未告訴我，夷光母女重逢之事，要說得詳細些。」

蕭郎嘆了口氣，明白她爲何着慌，因爲再說下去，就要說及他的身世了，既然已知白娘子就是他的娘，又何用紫黛來證實，却是說起夷光母女重逢，便要涉及古墓盤谷，他倒不由遲疑起來。

紫黛已有所覺，道：「他日師徒相見，你說，徒兒對師傅，會不會有所隱瞞？」

不錯，何說蕭瑤姊姊亦已知道了古墓盤谷，東海神山，不也與世隔絕，當下再不遲疑了，把玉離宮的恩怨，離恨天涯遠，儘可能詳細說了。把個紫黛聽得如痴似呆，但又不由她不皺了眉頭，道：「這位姑娘，你說，她名叫甚麼？怎又鑽出這麼個姑娘來？」

「她名瀟湘子，」蕭郎道：「因爲她易釵而弁，來自瀟湘，而且正是爲玉離宮的玉姬公主而來。」

只得又把與瀟湘子結識的經過，不僅說了，而且說得更加詳細，他已不僅是在對紫黛訴說，簡直當作對白娘子──他的娘稟告。他娘替他選定了媳婦，紫黛一心一意，希望他與天魔女成佳偶，他能不說得更詳盡，解釋得更清楚些。

那是自然，把她說得天上少有，地下無雙。

「自然，」蕭郎覺得也極其自然：「她像是自然中來的自然的女兒，像已認識了多年，簡直像是三生前已相識了……」

他心下好生疑惑；想把紫黛瞧得清楚些，可惜太黑暗了，原來已是黎明前的黑暗，連近在身傍的紫黛，影象也模糊，本已夜霧迷茫，而今晨霧又生。

因爲，紫黛也點起頭來，蕭郎想知道她是不是眞心，可惜，昏黑中，一點也瞧不出來。

「說啊！」紫黛道：「怎不說下去？」

「原來她自周公制禮之前的堯天舜土，不受世俗的禮儀，人爲的禮敎所束縛，她，來自古墓，原來古墓中，別有洞天，盤谷桃源，與世隔絕了三千多年，他們自耕而食，自織而衣，任他禹湯又姬周，秦皇又漢武，他們只是聚族而居，和睦相處如家人。」

蕭郎不僅把瀟湘子所描繪的說了，更加上了他自己的想像與讚美，都說了出來。

「原來，人間眞有這樣一個桃源，當眞……」

「我就知道，你也會喜歡她。」蕭郎與奮地說道：「沒有人會不喜歡她，蕭瑤姊姊也愛她，小蕭琅更不用說了，你已見過了，兩人在一起，她也像個沒長大的孩兒，不，應該說是嬰兒、赤子，只怕說來你也不信，即使天魔女夷光，你們的小魔女見到了她，竟也一見投緣，親切極了……」

「你是要說，你又怎會不喜歡她呢，是不是。」

「不是，」蕭郎竟肅容道：「我已告訴過你了，像相識了多年，甚至不是今生今世。」

儘管看不清紫黛的面目，却感覺得到，紫黛無聲地嘆了口氣，蕭郎也鬆了一口氣，因爲他已明白，無人不喜歡的瀟湘子，紫黛分明也已喜歡她了。

「說下去，說呀！」紫黛道：「你怎又會遇到這海鷹幫的大公主和小公主？」

就在那瞬間，蕭郎突然看見了紫黛緊皺的眉頭，才發覺東方天際已現了曙光，已在驅散黎明前的黑暗。不由他不心急起來，話瀟湘，提起瀟湘

子，就不由怒放了心花，自也不會覺得時光在飛逝，他又怎會不心急，失去了他的踪跡，他們一定在遍山尋找。

但他更急於要知道白娘子，他的娘，是否也來了，是否也應在此山中，既知紫黛是奉命而來，也不由他不耐着性兒。

當下把在舜水之濱，與紫薇秦姜相遇的經過，從頭說了遍，說到他一時大意，着了小妖女的道兒，自是也說得切齒咬牙！

紫黛大吃一驚，道：「白娘子早已覺得武夷優曇是非常人，不料世間竟有這樣神奇的功夫！」

蕭郎道：「你忘了，那魔婆也來自古墓。原來她這般若佛印，其實也就是從九嶷飛花中蛻化出來的，因爲失去了天時地利，因此只能令人失去抵抗之力，却不能達到令人時光凝結的境界，其實我也不過僅知大略，不解神功奧秘。」

紫黛顯然亦見天色已明，也有些急起來，忽然長嘆了一聲，道：「不料白娘子十數年來苦尋未獲的，你却在短短時日遇合了，趁天色未大明，我得趕快走了。」

蕭郎跳了起來，紫黛也飄身而起，說道：「我知你急甚麼，你不用說了，已等待了多年，爲何不再忍耐些時日，白娘子自有安排，相見之期，指日可待，你也不用尋訪，屆時她自會前來與你相見。晨霧將散，我不能露了行藏，那小猴兒眞是個鬼精靈，我們那從未被人發現的居所，竟被他找到了，你也快去吧。其實我奉命前來，便是知你們必來臨安……」

「我們……」

「你和夷光，」紫黛道：「却不料你竟有這麼多遇合，這可是我們萬萬想不到的，白娘子不願你和夷光多樹强敵，牽連在眼下這場浩劫中。」

「原來，娘……我是說，白娘子也知道眼下有一場浩劫？」

紫黛嘆了口氣，道：「人家稱我們那海島爲東海神山，豈是無因的，白娘子在這十數年中，雖未普渡衆生，却消弭了多少江湖武林的劫難，你已在江湖上行走有年了豈有不知的。」

傳說東海有神山，白娘子神龍見首，但莫不是乍現倏隱，傳說不來自人間，而是傳自江湖，僅在武林中偶爾聽聞言及，但說者皆諱莫如深，莫不心存敬畏，顯然若非不可告人，便是不敢告人。

蕭郎也不由肅然生敬，道：「我明白了，懲惡而非鋤奸，必是以德化人。」

紫黛點點頭，道：「除非怙惡不悛，眞是菩薩心腸，你……蕭郎，你可知道：自你下山，在江湖上行走，白娘子便不時在你身邊了，只不過你不知而已。眼見江湖多仇殺，武林中不絕紛爭，不由她不伸手，因而白娘子之名也傳遍了江湖，也才知道東海有神山，却也因此，也才發現海鷹幫心存大慾……」

陡然間，眼前一亮，只見晨霧流霞，原來東邊天際昇起了朝霞，紫黛道：「眞不早了，總之，你去想罷，你是聰明人，不難明白，昨晚洞中那位姑娘，白娘子對她另眼相看，豈是無因的，你去想吧，而且，你不久就會明白了。」

蕭郎眞箇是百感交集，却也又興奮之極，說道：「那日白娘子言道：有大事未了，必是指此了，原來與蕭瑤姊姊相同，都是菩薩心腸，憫人悲天。」

「正是菩薩心腸，誓要把這場眼下的浩劫化於無形，白娘子知道你有這樣一位菩薩心腸的姊姊，不知會多高興，你們相逢之期，更是指日可待了，等去吧，洞中有洞，你看，那是誰來了。」

蕭郎忙看時，咦！一片耀眼的霞光，幾乎令他睜不開眼來，原來他一轉面，東海上昇起的朝陽，璀璨出萬道霞光，再回頭，已失去紫黛的踪跡。

方以爲紫黛騙他的，不料眞傳來了人聲。

是瀟湘子的聲音，說道：「小猴兒，還你個大哥哥。」

「你哄我，」小蕭琅的聲音，說道：「這裡不是找過啦，那有大哥哥。」

瀟湘子道：「昨晚沒有，現在，你瞧，那是誰。」

晨霧冉冉飛中，像在雲端，瀟湘子首先現出身來，衝着他一笑，道：「恭喜，小猴兒，還不快來恭喜大哥哥。」

迎着朝陽，瀟湘子的笑臉也像朝陽一般璀璨，怎不見小蕭琅？

冉飛的晨霧在迅速消散，小蕭琅瞪大了一雙眼兒，眼珠子骨碌碌轉，小猴兒竟會驚疑起來。

瀟湘子笑道：「你們這是怎麼啦，一個呆了，一個傻了。」

蕭郎道：「你！知道我在這裡？」

瀟湘子道：「本來不知，不過剛才知道，既然有人從這裡飛渡東海，便知你必在這裡，而且知道你和誰在此相會了，難道不該恭喜。」

「白姑姑！」小蕭琅突然一蹦，躍登樹梢，叫道：「白姑姑在那裡呀？」

瀟湘子倏地一揚手，只聽卡察一聲，小猴兒脚下浮沉的樹枝，才往上揚，登時折斷了，直跌了下來，蕭郎一伸手，抓住他的胳膊，道：「這裡不是談話之所，我已知洞中有洞，且去洞中再說話，小猴兒，不准再大呼小叫。」

昨夜海鷹幫的人馬失去了他的踪跡，尤其是小妖女，怎肯甘休，必然遍山搜尋。

蕭郎可眞是駭然了，瀟湘子的武功究竟高深到何種境界？相隔數丈，竟然揚手便能斷枝！而且必有所發現！

瀟湘子低聲道：「有人來了，不是三兩個，啊！三三兩兩，向這邊來了！快隨我來。」

當下瀟湘子在前，只見她曲曲折折，時東而又轉南，蕭郎心想，她暗中能視物，聽覺必也倍於常人敏銳，示意小蕭琅不許出聲，忽見瀟湘子停下步來，身側也現出個山洞來。

那是在林木掩映的山崖下，便知是烟霞洞了，竟有寬闊的道路可通，可知是遊人常到之地。

瀟湘子略一停步，便閃身而入，蕭郎拖着小蕭琅，忙也跟進。

果然是烟霞洞，不僅洞壁上有三個大字，而且洞中滿烟霞。

瀟湘子已停下步來等候，道：「必是湖那面失去了我們的踪跡，如何會想不到這烟霞洞可以藏身，幸是這洞中有洞，而且別有洞天，你們聽。」

人聲，洞外已傳來了人聲，只聽有人說道：「大公主說必在這裡面，你們信不信？」

蕭郎一怔，紫薇約他在此相會，她怎麼反而派人前來搜查？

陡聽有人接口道：「這是人人都能猜想到的地方，你們說，那天劍蕭郎若要躲藏，何處不可藏身，倒會跑到這人人都能猜想到的地方來麼，我不信他會這麼蠢，你，笑甚麼？」

「除非是和小公主捉迷藏兒，躲到人家找不到的地方，有甚麼趣兒，這天劍蕭郎眞不知幾生修到，小公主竟對他着了迷。」

「住口！」有人喝道：「你大概嫌命長了，若被小公主聽到。」

蕭郎覺得手被握住了，黑暗中，忙亦步亦趨，却聽瀟湘子的話聲從遠處傳來，說道：「小猴兒，等一等……」

適才洞外傳來話聲，蕭郎便己任由小蕭琅向裡面跑去了，他的手立即感到滑膩如脂，當然是瀟湘子，那知瀟湘子的話聲竟在數丈外傳來，登時心頭一震。

「你！你是誰？」

耳邊响起一聲輕笑，低聲道：「你呀！眞健忘，忘了我是怎麼約你的，進去吧，外面的人見我從洞中出去，便不再入洞搜查了，這就是所謂實者虛之。」

蕭郎感到臂上被擰了一下，手隨即被放開了，才知紫薇原來早已躲在洞內等候，暗叫了聲慚愧，而且顯然瀟湘子未發現她。

他那敢怠慢，忙快走幾步，那日紫黛接引他前來，被蒙上了眼睛，只覺有陰濕的感覺，忽然，手又被人握住了，以爲仍是紫薇，低聲道：「我不該瞞你了，其實這洞中有洞，你不用替我躭心。」

「我却躭心你會撞在洞壁上。」

一聲輕笑，只把個蕭郎臊得面紅耳赤。

原來是瀟湘子，該死，他早該想到，瀟湘子在不見天日的古墓中亦能視物，何況這崖洞，紫薇先已在洞中，如何能瞞得過她。

瀟湘子似笑非笑，說道：「蕭郎大哥哥，你幾生修到，這位大公主眞多情更多義，和你纏綿了半夜，仍然戀戀不捨。」

纏綿了半夜！原以爲靈隱寺山洞中，那禪床前的幻象，不過是紫黛，難道瀟湘子會分身法兒，也在那洞中見到他和紫薇的纏綿？

瀟湘子脚下不停，若不是暗中能視物，在越來越狹窄的山洞中行走，豈能快步而行，毫無阻礙。

瀟湘子笑了，道：「不要疑神疑鬼了，我不會分身法兒，若不是偸情心虛，你怎會臉上紅一陣，白一陣。她追趕你，一去半夜，無影無踪，再蠢的人也知道你們做了些甚麼。」

原來她不過目光敏銳，心思靈慧，原來他把隱密寫在臉上了。啊！他亦步亦趨的脚步，因心愧慌亂，一步未曾跟牢，肩頭撞在洞壁上了，還是眞痛。

他那還敢出聲，不，不出聲，豈不是默認了麼，急中生智，有了……

把臉兒一繃，假裝惱了，豈不是無聲勝有聲，而且，放慢了脚步。

瀟湘子輕聲笑着，嘆了口氣，道：「別惱，蕭郎大哥哥……」

「哼！」若不哼一聲，便不像惱了，假裝便要裝得像些。

「春秋戰國時代，有個大智大慧的人物，姓李名耳，你可知道？」

蕭郎一怔，她怎麼忽然提起李耳來？道：「在涵谷關上，著道德五千言後西去，從此便失其所踪。」

古墓盤谷，雖與世隔絕，但數千年天下滔滔，盤谷桃源，莫不作了歷史的見證，蕭郎早已不以爲奇了。

「道德五千言，後人稱經，確實當之無愧。」

「你究竟要說些甚麼？」

「曲則全，枉則直，洼則盈……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了不得，這紫薇眞深諳箇中奧秘，正因她不與之爭，小妖女即使有她娘撐腰，也不能與她爭你這……你這情郎了。」

蕭郎心想：了不得的不是紫薇，這紫薇不爭，不過是明知不能與秦姜爭，了不得的是瀟湘子，她才是大智大慧，她不爭，是明知無人能與之爭。

就在那瞬間，眼前出現了幽光。那洞中之洞也漸漸清晰地顯現了出來，原來也和飛來峯下的崖洞相同，所經之處，崖縫或寬或窄，窄處僅可通人，前面豁然開闊了，幽光中，現出個洞府來，正是那日謁見白娘子之處。那日進來時，被幪了雙眼，現在他可以看清了，原來不過是錦幔掩蓋了嶙峋的洞壁而已，幽光來自那搖曳的珠簾，明知若無天光透入，珠簾即

使是眞珠之簾，亦閃爍不出幽光來，奇妙就在不知天光由何透入，想必是被那重重錦幔掩蓋了。

忽聽蕭湘子在幔後發出一聲輕笑，轉過一看，只見小蕭琅在錦榻上睡着了，鼻息咻咻，睡得好生香甜，本就粉粧玉琢，倒會有這小猴兒害怕的麼，睡着了，小嘴還浮現出微笑，如何不愛煞人。

蕭郎不禁也笑了，顯然這小猴兒是一見床，倒下便睡，立即就睡去了。他才多大年紀，那及兩人功力深厚，那能兩日夜不眠，不怪不聞聲息了。

兩人相視一笑，蕭湘子道：「不過是個天然的岩洞，但一經這錦幔懸垂分隔，便成了神仙洞府，眞是匠心獨運了，這幔後另有兩張錦榻，我們也歇息一會。」

蕭郎道：「錯非是你和小猴兒，也發現不出這洞中之洞來，這裡隱蔽又安全，你說得是。」

他巴不得蕭湘子快快睡去，兩日夜不眠，他如何不憐惜。而且，這裡的一物一幔，莫不令他生出孺慕之情來，會有多人前來？紫黛已飛渡神山，白娘子他娘必然再不遲疑了，因爲知道他已與尋訪了多年的蕭瑤遇合，已明白了身世。

還有，他簡直時刻都在提心吊膽，紫薇和他又豈僅有約，而且已知他藏身洞中，怎會不時刻前來，只要她能脫身，必然時刻溜來。

他簡直不敢想像，若她知道白娘子不是戲言，眞有子，而且就是他，嫻靜溫婉的紫薇會不會喜極，甚至發起狂來。

因爲，她也是少女，他可遇到太多了，知道狂熱的少女，身邊再有太多人，也是不存在了，別人也罷了，但蕭湘子……在蕭湘子面前……

他如何不提心吊膽，巴不得她早早睡去，在一個隱蔽又安全的地方，倦極的人就會長睡不起來的。

蕭湘子打了哈欠。眞不明白，她已易容成了一張醜臉，在他眼中，竟仍是那麼令他心醉，眞了不得，遇智慧的人，她也智慧過人，和小蕭琅在一起，可又如嬰兒之和小孩了。更令他驚訝的是，沒有能瞞得過她的，甚至他心裡在想甚麼，也逃不過她敏銳的目光。

也許正因如此，明知他和紫薇纏綿了半夜，也並未像世俗的女兒一般惱了他，因爲一見他眼中的深情意，無論他做了甚麼，也諒解他，毫不放在心上。

這正是她的可愛處，就像……像現在一樣，打了個哈欠，對他甜甜地一笑，那微笑仍在她唇邊，一頭倒在錦榻上，也像小蕭琅一樣，立即睡着了。

洞深處，死一般靜寂，耳邊不僅響起了蕭湘子的鼻息咻咻聲，隔着錦幔，也傳來了小蕭琅的咻咻聲。

錦榻上蜷臥的蕭湘子是一幅美麗的圖畫，咻咻的交響如鳴天籟，竟令他心靈也澄澈了，令他心中原有的渴望與期待也不存在了，倦意也上了心頭，眼瞼也登時沉重起來。

＊　＊　＊

他醒來了，怎麼有竊竊私語聲，也會令他驚醒過來？

不僅竊竊私語，而且還有竊笑。

蕭郎心中也笑了，當然是蕭湘子和小蕭琅，小猴兒還是童音，蕭湘子的低聲更甜，更迷人。

他更清醒了，因此反而不睜開眼來了，當然就是在笑他，因爲竊笑聲很近，就在床前，他悄悄地伸手摸了一下，可不是躺在錦榻上，那軟綿綿的床褥還發出淡淡的幽香。

他笑在心中，且聽他們說些甚麼。

忽聽一聲淸脆的驚呼，而且從他床前退了開去。原來是他心中一樂，一不小心，一定是眼瞼動了一下。

他心下更是大樂，不過强忍住了，沒有笑出聲，也沒睜開眼來，不料眼皮子動一下，也會令她駭得驚呼起來。

他感覺得到，有人俯下身來了，分明是在端詳他，甚至感到那溫暖的呼吸，一定是蕭湘子了，若不然怎會吐氣如蘭。忽然，輕輕地，一聲噗嗤，說道：「瞧，他睡着了，還笑哩！」

「怎麼我沒見到？別是眞醒了吧？」

「人家的眼皮子動一下，也把你嚇得這個樣兒，你站得那麼遠，怎會看得出他唇邊的一絲微笑，他那會這麼快就醒來。」

他感覺有人來到床前，蕭郎反而不敢收斂唇邊的笑意了，否則就會被看出是眞醒了。

他不僅是唇邊的笑意凝結了，而且怔住了，因爲走近前來的人也噗嗤一聲輕笑，說道：「當眞，喂，你說，他眞是天劍蕭郎？」

「怎麼不是，不過黃一塊，黑一些，近看，就可看出他是易了容，天劍風流，即使他化了灰，我也認得出來。」

「不錯，你見過的，而且還是你把他擄上畫舫的，」笑着啐了一口，又道：「不害臊，天劍風流，必是你對他印象也極深了，不然怎會化了灰也認得。」

蕭郎這一驚，當眞是非同小可，這那是蕭湘子和小蕭琅，原來一個是那日在舜江之畔，把他擄上船的綠衣女，不用說，另一個也是了。

這怎麼可能？怎會呀？他已落在小妖女手中了！

他分明是在白娘子那幽洞中，在那錦榻上睡去了，怎會落在小妖女手中？這一驚，眞箇是非同小可。

原以爲身邊是蕭湘子和小蕭琅，

現在更不敢動彈了，果然如他所料，暗中試着一運氣，渾身百穴，立覺劇痛如刺。

「休得胡說！」那綠衣女道：「若被小公主聽到了，那還了得，他只是易了容，不過是變了膚色，近看，可不就看出他這英俊的模樣兒。」

「果然，風流俏模樣，咱們枉自出動了那麼多人馬，却不料被武夷優曇手到擒來。」

蕭郎覺得轟的一聲響，不過已渾身癱軟，便想跳起來也不可能了。

不，他一定要弄明白，怎會落在這魔婆手中？這又是何處？

紫薇呀！你在那裡？他得沉住氣，紫薇一定會想法子救他。

「你笑甚麼？」一個又在說了。

「小公主連他身上的傷疤都驗過了，明知他確確實實是天劍蕭郎，却噘了嘴兒不依，非要還她一個俊俏的蕭郎不可。」

「這怎能怪小公主，俊俏的蕭郎，乍看却成了醜漢子，喂，你一直在這裡，不是傳來過幾個易容高手麼？怎會都束手無策？」

「可不是麼，甚麼方法都試過了，鬧了幾個時辰，就是回復不了他的本來容貌。」

「會不會……你說，會不會……」

「我知你要說甚麼，可不是都有些生疑了，會不會這就是他本來的眞面目，天劍風流的俏模樣才是他易的容，只不過都不敢說出來。」

蕭郎恍然大悟，難道蕭瑤姊姊替他易了容，便是早知有今日，知他會落在小妖女手中？且慢，甚麼方法都試過了，鬧了幾個時辰，他怎會不知道。莫非他失去了知覺，時光凝結了已有不少時候？既然是被武夷優曇擒來，當然有可能。

「這就不怪了，」一個又說了：「不怪小公主竟捨得離開了，八成兒心下也生了疑。」

「喂！你說，若這眞是他的本來面貌，小公主還會不會愛他愛得如痴如狂？」

「但願這不是他的本來面目。」這綠衣女沒有嘆息，也一定皺了眉兒，道：「若小公主知道她受騙了，一定又羞又惱，他可有得苦頭吃了。」

「只怕命也不保！」

「住口！有人來了，啊！大公主。」

蕭郎舒了一口氣，果然是紫薇的聲音，說道：「還沒有醒來麼？」

近了，脚步聲來到了床前，一定也俯下頭來瞧他，心下一喜，幾乎睜開眼來，啊，却已先感到臂上被擰了一把，還眞痛啊，顯然她這一擰中，有愛，也有恨，忙緊閉上眼睛，因爲紫薇又在說道：「當眞還沒醒來，整整一個對時了，別是……」

「死不了，」綠衣女顯然退到屋角去了，話聲遠了些，說道：「適才還見到他眼皮子動了一下。」

「還笑哩！」另一個說。

耳邊却傳來紫薇的細語，說道：「這就是你的本來面目，記住了。」

原來已經過了一天一夜，那麼，現在是夜晚了，甚至他閉着眼睛，也感覺得到那燈光的閃爍。

別走啊！但紫薇顯然已離開床前，對兩個綠衣女說道：「你們去睡一會吧。」

「但是……」

「有我在這裡，你們還擔心甚麼，你們也辛苦了兩日，可不是鐵打的身子。你們知道我有個毛病兒，醒來了是再也睡不着的。小公主鬧了一天，好不容易才睡了，沒有半日，是醒不過來的，而且是我吩咐的，又有我代替你們看守。」

「大公主最體貼人。」

「多謝大公主，那麼，我們去了，就在隔壁，只瞌一下眼兒，有事叫我們一聲。」

脚步聲遠去了，蕭郎這才敢把眼睛睜開來，恰見紫薇從門邊退了回來，燭光搖曳中，他有生以來，還沒有見過這樣華麗的居室，不用說，海鷹幫幫主已儼然以帝王自居，這是他在臨安的行宮了。

紫薇走回他的床前來了，伸出根指頭兒壓在唇上，示意他別出聲。

隔壁傳來綠衣女行動的聲響，房門洞開，他那敢出聲，只能皺眉苦笑，用目光來詢問：「這是怎麼回事啊？」

好半晌，隔壁再無聲息了，紫薇才輕輕搖了搖頭，苦笑道：「我正要問你，怎會這樣不小心，被我師傅擒來了，若不是師傅出去知會我們，也不知你已躺在這床上，像死去了一樣，眞嚇了我一大跳。」

這麼說，她也不知道了，蕭郎嘆了口氣，悄聲道：「那是……時光凝結了，也許……當眞，你還不知道你師傅的來歷……說來話長，有暇再告訴你，快，替我……」

紫薇搖了搖頭，道：「我若能解得了師傅的般若佛印，還用你說麼，別說我，秦姜雖得了師傅的傳授，但功力淺，亦是解不開的，好在你易了容，而且這易容術奇妙極了，他們用盡了法兒，也還不了你本來面目，反倒疑心這是你的眞面目了，這一來倒好，他們一時不會爲難你，秦姜若眞以爲這是你的眞面目，也許就不會再糾纏你了。」

蕭郎一咧嘴，當然沒叫出聲來，因爲紫薇又在他臂上擰了一下，說道：「誰會喜歡你這個醜八怪，我倒……眞願這就是你的本來面目，但我知道，不是的。」

「我若眞是呢？」

「你騙不了我，因爲……因爲我見過白娘子，而你是她的……」

原來，她已知道他是白娘子的兒

子了，蕭郎頓覺心頭一緊。

不錯，她說過的，一時之間怔住了，有甚麼從紫薇的臉上掠過，但他捕捉不到。

她早知道，知道他是白娘子的兒子，一定是一見面，那日在舜江之畔，不僅因為他像白娘子，而且，她當然知道，紫虛微步是不傳外人的，何況要她作媳婦兒。是不是玩笑，一個聰明敏銳的姑娘，當然分辨得出來。

那麼，蕭郎心頭一緊，有一瞬間，他像不認識她，要捕捉些甚麼呢？像是想要重新來認識她。

是否，在她救他，替他療傷之前，已知道他是誰？已知道她已以媳婦兒自居了，知道秦姜不能與之爭，因為她已有了父母之命。

紫薇快速地溜去門邊，瞧了瞧，帶動的微風令燭光搖曳起來。

他明白了，這是在不通風的密室中，否則，為何不見有窗戶，為何隔壁傳來了鼻息的咻咻聲，也能清晰聽到，那兩個綠衣女顯然也倦極，一定是一着枕兒，立即睡去，而且沉沉地睡去了。

紫薇走到了他床前，他急於要弄明白，這端的是怎麼回事，那洞中之洞何其隱蔽，怎會落在武夷優曇這魔婆手中，除非她真是個魔婆。

他從紫薇的臉上，看不出她的憂心，卻會在她的眉梢眼角看到了隱藏的喜色。

忽然間，他感到心兒在往下沉。

難道這是她的安排？得到她的指引？

紫薇對他展顏一笑，同樣的笑，曾經令他心醉，但現在，他的心兒卻在下沉。

「這是在那裡？這是怎麼回事啊？」

「放心，這裡再安全不過了。」

從未見到過的嫣然的微笑，出現在她的臉上了。

他被魔婆擄了來，落在小妖女手中，竟然再安全不過，她竟然喜形於色？

「你還未答覆我。」

「你叫我師傅是魔婆，因為她是魔婆呀！」

「你真不擔心，小妖女會磨折我？」

「她再不會了，」紫薇道：「否則，前來陪伴你的，不會是我，誰替你易的容，真了不得，枉你還是風流蕭郎，竟會不明白，她磨折你，那是她太喜歡你呀。現在，她真相信這是你的本來面目了，她怎會喜歡一個醜八怪的漢子。」

「那麼，你呢？你不相信？」

突然間，紫薇的臉上湧現出嬌羞的紅暈，道：「你忘了，我是怎麼替你療傷的？你忘了，那三日夜，我都在你身邊。」

在他赤裸的身邊，撫遍了他赤裸身體的每一寸肌膚。不過說不出口來，蕭郎也不禁感到臉上燥熱起來，當真，沒有人的膚色，僅面部特異的，而變易的只是臉色，而不是全身的膚色，能瞞得過任何人，也瞞不了她的。

「故爾，」蕭郎道：「你不怕我落在她手中？」

「而且高興，」紫薇道：「讓她從此死了心，不是值得高興麼，而且，大娘也不會喜歡有一個醜漢子的女婿……」

「紅娘子？」

「我叫她大娘，」紫薇道：「可惜你沒瞧見她有多失望。甚至我師傅，我真不明白，小秦姜和大娘失望還有可說，為何師傅也大失所望？」

「我卻明白。」蕭郎在心裡說，這一來就挑不起海鷹幫與古墓中人為敵了，他明白，他蕭瑤姊姊明白，蕭湘子也明白，此外，再不會有第四個了。

神仙姊姊，他好像又聽到了蕭湘子的呼喚，現在他更明白了，蕭瑤為何命他前來臨安，替他易容，難道她真是位神仙姊姊，這一切皆在她的意料中？應該說是計算中，難道先天易容術，真有這麼神奇？

「好，」忽聽紫薇急促的聲音道：「別睜開眼來，裝做仍未醒來，像一直熟睡未醒。」

原來他不願被紫薇見到他有多驚駭，是以閉上眼睛，果然，有腳步聲走近來了，也感覺得到紫薇從他床前迅速退了開去。

來了好多人，只聽紫薇叫聲：「大娘，我不得不小心些……」

紅娘子！來的竟是紅娘子，當真人的名兒，樹的影兒，尤其是吃過彩條苦頭的蕭郎，如何不心頭一緊，但記住了紫薇的吩咐，連呼吸也不敢急促了。

只聽紫薇又叫了聲：「師傅，你放心，有我在這裡，我知道該怎麼應付，我不信一個小猴兒，有多大能耐，能闖得進鐵壁銅牆。」

「一定是紅娘子，」說道：「還是你細心，前晚差點錯怪你了，原來你不動聲息，一直暗中跟踪，否則，怎會知道那洞中有洞？」

紫薇道：「但若不是師傅前來，我也是束手無策的，大娘，說來你也不信，他身邊那個小猴兒，武功怪異得了不得，還有，那一個姑娘……」

現在，他辨得出了，是武夷優曇的聲音，說道：「她就是我對你說的蕭湘子，你們今後遇上了，可千萬要當心，別看她年紀輕輕，武功卻不在我之下，我不是小看你們，任你們的人再多，她也能來去自如。」

「師傅，」是紅娘子的聲音，說道：「這麼說，真有古墓？真有通神的武功？」

（未完・廿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惡江湖

辛棄疾・文　可飛・圖

護送遭毒殺　還鄉有陰謀

上文提要： 黃書郎打聽八府惡師爺還未動程回紹興，為了証明是否屬實，便入衙門打聽，惡師爺曹三聖果然未走，還和師祖歐陽長虹坐在一起談心，為了摸清楚師祖為甚麼作保鏢，便跟鏢車出發，沿途遭到山家幫幫主柴大光攔截，師祖和他蟻語後便放行，心裡覺得很奇怪，於是繼續跟踪，遇上維陽三義，又被師祖解圍，至此才知師祖護送之意，惡師爺是聽師祖之勸喻才告老歸鄉……

便在此刻，老太太盤腳走過來，道：「既與我丈夫大元有交情，你老就是我胡家堡的嘉賓，歐陽世兄，請你點個頭答應吧！」

歐陽長虹未點頭，他還搖頭。

這光景，倒把胡家堡的人全震驚住了。

＊　＊　＊

歐陽長虹陷入為難了，他面對着胡老太太，道：「大妹子，妳們也受了這惡徒的欺侮？」

老太太遙指大車破口罵：「狗東西，我丈夫就是活生生被那惡師爺氣得吐血而亡。」

歐陽長虹嘆口氣，他心中想，能有力量找姓曹的人已經不少了，那沒有能力找姓曹的報仇的人，怕是更加的不在少數了。

他回過頭來，重重的看了兩輛大車一眼。

他也後悔，自己偌大年紀，只為了天真的想法而為姓曹的護航，真是後悔莫及。

然而，大丈夫言出必行，總不能對一個惡人失信。

他又面對胡老太太，道：「那惡師爺他……他是怎麼把大元老弟氣吐血的？」

胡老太太咬着牙，胡金魁便把姓曹的為了討好知府大人而設計謀奪去胡家堡的傳家寶物白玉龍之事，粗略的對歐陽長虹說了一遍。

歐陽長虹忿怒的道：「奸詐小人，該死的東西。」

胡金魁道：「歐陽前輩，你就在一邊看熱鬧吧。」

歐陽長虹搖搖頭，道：「二位世侄，你們得包涵了，因為老夫已答應送他回紹興，他不再在八府境內為惡了。」

他此言一出，胡家堡的人一陣騷動。

胡老太太頓杖，道：「你……你老一生俠譽，寧為此惡人一旦拋棄嗎？」

歐陽長虹淡淡的道：「事情是我所安排，老妹子，妳還得成全。」

胡老太太沉聲道：「這算甚麼？你怎會為一個惡人而不認我丈夫與你之間的交情？」

歐陽長虹一嘆，道：「我有苦衷，他日面見老妹子，自當明表。」

胡老太太吼道：「錯過今日，我們難有報仇機會了，老哥哥你海涵了。」

歐陽長虹忙搖手，道：「雙方廝殺，死傷難免，大妹子何苦在此時製造血腥呀！」

老太太肝火旺，大聲吼道：「人活着也有活着的契合，該活就活得愉快，不該活死又何懼。」

她看看遠處的大車，又道：「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爐香，胡家堡不與官鬥，胡家堡生吞了那股子怨氣，今天，胡家堡找的是惡人，老哥哥，難道你為了惡人而殺我們的人嗎？」

歐陽長虹道：「大妹子見諒，我就是爲免血腥才護送此惡師爺。」

胡銀魁沉聲道：「別爲這惡又奸的小人費神了，歐陽大俠，你和我們聯手除了這惡師爺，然後請入胡家堡，山珍海味你盡着挑，綾羅綢緞也少不了，老爺子，我兄弟親自侍候你。」

胡金魁也接道：「老爺子，我爹的神位前已拾奪好了，只等殺了惡師爺，胡家堡內大慶功，你老只進了胡家堡，你便知道了。」

一笑，但歐陽長虹心中苦苦的，道：「二位賢侄眞是孝順，大元老弟有子成材，也可告慰他在天之靈了，二位賢侄，我暫不進胡家堡，送走了這惡徒之後，自當前來胡家堡有所說明。」

他此言一出，胡老太太火大了。

她頓着拐杖「叭叭」响，吼道：「說了半天當放屁呀！你怎麼越老越糊塗，你若送走那惡徒，你永遠也別想進我的胡家堡，我們不會再歡迎你。」

胡銀魁道：「老前輩，你多思呀！」

歐陽長虹道：「老夫言既出，就必守諾到底，大妹子，妳多擔待吧。」

胡老太太吼道：「如果我們圍殺那惡師爺呢？」

歐陽長虹道：「我說過，我不想見血腥。」

胡老太太道：「那麼，萬不得已，你會出手傷人了？」

歐陽長虹道：「這一路走了五百里，老夫尚未傷過任何人，大妹子，老夫自也不會傷胡家的人了。」

胡老太太仰天尖笑如梟叫，道：「說得好，歐陽大俠，你挾絕世武功而爲惡人撐腰，還說不傷任何人，那好，我胡家堡的白玉龍就在八府後衙內，問你能爲我們再討回來嗎？」她咬咬牙，又道：「如果不能，你又能爲我胡家堡做些甚麼？」

歐陽長虹道：「如果胡家堡讓道，歐陽某願赴八府一試。」

他看看遠處的大車，心中明白，大車上的漢子們都不簡單。

是的，曹三聖不是簡單人物，他早就設下另一毒計了，他怎會就此離開八府？

歐陽長虹再看看胡家堡的人，這些人當中，只怕沒有幾人可以和車上的人物一場對決的。

當然，胡家兩位兄弟的武功也許還可以，但眞要動上刀，死傷便會立見。

這眞是個難以兩全的場面，歐陽長虹無奈了。

胡老太太早已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了。

她笑的聲音好悲壯，當然也很難聽。

歐陽長虹雙眉緊皺，只是不好再開口。

是的，他已經把話說得很明白了，他願意赴知府後衙去試一試，這句話也是被逼出來的，以歐陽長虹年過八十的有道老者之尊，他又如何下手去官府盜寶？

如果他明敞着向八府知府大人去討取，那更不可能，因爲那個吃定八府的旗人已經穩坐知府十七個年頭了，當然他也搜刮了不少民間寶物，而其中的那個白玉龍又是他最喜愛之寶，當然不會再把吃到肚子裡的東西吐出來。

那麼，歐陽長虹的這句話又怎麼不令胡老太太仰天大笑呢？

胡老太太笑了幾聲，立刻冷冷的問歐陽長虹，道：「敢問歐陽大俠又如何把我胡家堡傳家之寶再原封不變的送回我們？你用甚麼手段？是偸？是盜？還是搶？」

歐陽長虹怔怔的難以開口。

胡老太太又道：「如果歐陽大俠與那滿官有交情，那就爲我們討回來吧！」

歐陽長虹道：「大妹子，我並不認識那知府。」

胡老太太道：「那是去搶？以歐陽大俠的身份？」

歐陽長虹道：「老夫當然不做暗事。」

胡老太太緊逼一句，道：「那要如何做法？」

歐陽長虹怔怔的難以回答，他怎會想得那麼多？

胡老太太又是一聲嘿嘿，道：「除了寶物之外，我丈夫的一條命又如何？歐陽大俠，人死不能復生，但活的人却必須要爲死者做些甚麼，我們今天就是要爲我的丈夫做些甚麼來的。」

胡金魁接道：「歐陽大俠，我們是苦主呀！」

胡銀魁也忿然的道：「歐陽大俠，請你多多體諒我們，我們不能做一個無義的不孝之子。」他戟指大車，又道：「仇人就在大車上，他就在我胡家堡的地頭上，我們怎能眼睜睜的看着大仇人從我們面前趾高氣揚的走過去，我們豈不變成畜牲了。」

歐陽長虹嘆口氣，道：「老夫一生從不食言，想不到今日遇上如此困難之事。」

胡老太太也知道此事若有歐陽長虹攔阻，今日的大仇就很難得報。

她立刻逼上一句，道：「歐陽大俠，一點也不難，只要你就此離去，天底下誰會知道你老食言？你仍然是江湖上受人尊敬的『泰山老人』，我胡家堡拿你當神奉。」

這話說絕了，這種求諸無奈的說辭，歐陽長虹又如何的應付。

他又重重的嘆口氣，道：「大妹子，是我在求妳呀！求妳今天暫歇手。」

胡老太太道：「除了今日，再也不會有如此好機會了，歐陽大俠，你擔待吧！」

歐陽長虹道：「大妹子，我以爲我的做法仍然可表天日，你們……」

他又看看遠處的大車。

大車仍然停在那裡，車上的人仍然坐在車上不動，但他知道，車上的殺手已急不及待的要出手了，因爲那些殺手也正是曹三聖的一項陰謀。

歐陽長虹又道：「大妹子，妳還不知道吧，一路上要殺曹三聖的人何止你們胡家堡，如果姓曹的死在別人的手上，試問你們又如何？」

胡老太太道：「他該死，如果姓曹的死在別人之手，那是一項大好的消息，我們一樣會爲姓曹的死而慶賀。」

胡金魁道：「可是他並未死。」

胡銀魁也道：「由於老前輩的出面，他仍然活着，我們無奈。」

他在和他的大哥施眼色了。

情勢是僵持的，欲打破這種僵局，便只有出招了。

胡金魁想了個絕妙的法子了，他對老娘一聲叫：「娘，歐陽前輩乃我等長輩，我兄弟不敢造次，娘，妳老人家不是很想找機會輕鬆一下骨頭嗎？眼前就是機會。」

胡老太太一聲梟笑，道：「對，我兒的主見很好，這是個好機會。」她笑對吃驚的歐陽長虹道：「老身不自量力，高人面前現醜了。」

她是不會再給歐陽長虹任何機會或藉口，抖起龍頭拐杖便劈頭打下去。

歐陽長虹錯身甩肩，他的雙手連抬也未抬，道：「大妹子，妳……」

迎面，胡老太太十八拐一口氣罩上去，她口中發出哈哈冷笑。

歐陽長虹正感爲難，忽見胡金魁與胡銀魁兄弟二人率領着胡家堡一十八名大漢，舉刀往兩輛大車圍殺過去。

胡金魁尚且厲聲如虎：「曹三聖，你個惡師爺，還不下車受死。」

「殺！」

「狠宰呀！」

胡家堡的人圍殺上去了。

於是，兩輛大車上立刻飛掠出八個怒漢。

那趕大車的好像未看見一般，仍然坐在大車上不動顫。

這八個人的兵刃不相同，刀槍劍戟帶鐵鈎，還有個怒漢使的是兩把短戟。

雙方只一照上面，便見鮮血飛標如雨，喝叫怒罵之聲此起彼落，不旋踵間，已有七個人倒在地上直哎呀。

七個人全是胡家堡的人。

胡金魁遇上那使雙短戟的半邊臉赤紅大漢，雙方只一纏鬥上，胡金魁就被對方狠狠的在大腿上戳了一記狠的，只不過胡金魁也是狠角色，他仍然舉刀殺。

於是，半空中一聲暴吼如焦雷：「住手！」

眞快，也眞高招，就在每個人的耳膜仍嗡嗡作响帶吃驚中，一團青影快如奔雷流雲，只在搏殺的人羣中游移之下，場上便見八個人往外翻滾出去。

八個人全是從大車上下來的殺手。

突然間，第二輛大車上車帘一掀，「惡師爺」曹三聖大叫着直瞪眼，道：「歐陽大俠，你偏心，你爲甚麼打倒我的人？」他看看地上流血的胡家堡弟兄，立刻又吼：「他們是來行兇的，我們只是保護自己，我們有甚麼錯？老爺子，你不公平。」

歐陽長虹叱道：「少叫，曹三聖，老夫正感後悔爲甚麼會自作聰明。」

曹三聖道：「老爺子，就憑你一句話，曹三聖捲起行李回老家，你總也得爲我想一想吧？」

歐陽長虹怒道：「老夫已經爲你想得太多了。」他怒指着八個從地上爬起來的殺手，又道：「老夫不許你們濫殺人，爬回車上去。」

八個殺手只有忿怒的冷哼着，却沒有一個不動的。

八個人溜上車，曹三聖却在車上叫：「這算甚麼嘛！自衛也不允許，我們等着挨宰不是？」

歐陽長虹冷冷的道：「只要老夫在，你死不了。」

曹三聖道：「剛才你被老太婆纏住，我若不是在車下另有武力，怕是早被胡家的人分了屍。」

歐陽長虹道：「老夫自信仍可在你挨刀之前將你救下，你少動歪腦筋濫殺人。」

曹三聖道：「你老保我，還保我的敵人，你……你這是甚麼行爲呀！」

他重重的把車帘放下來，顯然滿肚皮都是不舒服。

他眞的氣歪了嘴，不說了。

＊　＊　＊

胡老太太在原地上大喘氣，年紀一大把，這一掄舞拐，差一點沒有閃着她的腰。

她的精神就那麼多，全用盡了。

胡銀魁已跑過去，道：「娘，妳怎麼了？」

胡老太太道：「我還好，歐陽大俠不出手，我也拿他沒辦法。」

胡銀魁道：「娘，金魁哥受傷了。」

胡老太太道：「平日裡叫你兄弟多練功，你們偏不聽，可好，到了用時就不中用了。」

胡銀魁道：「若非歐陽大俠出手快，咱們要吃大虧了，還好，只傷了七八人。」

胡老太太道：「想不到曹三聖這惡師爺還在他的大車上有埋伏，看來我們要報仇怕是不容易了。」

便在這時候，歐陽長虹大步走過來，重重的對胡老太太道：「大妹子，胡家堡就賣老夫一個交情，暫且忍下這口氣，來日歐陽某必登門致謝。」

胡老太太嘆口氣，道：「我們不能又怎樣？那惡師爺僱了殺手在大車上，我們只有乾着急，却奈何他不得，歐陽大俠，我們這就撤。」

歐陽長虹道：「大妹子眞乃明白人，大妹子，我們後會有期了。」

他急於想胡家堡的人快退，因怕有人還想再拚命。

胡老太太對歐陽長虹施了一禮，轉身，突然掩臉大哭而去，好淒慘。

胡銀魁與胡金魁便緊緊的跟着走入胡家堡去了。

胡家堡傷的人均由他們的人扶持着匆匆離去，沒有一個不是對着大車咬牙切齒的。

* * *

趕大車的仍然端坐在大車之上不動一下，他們好像漠不關心似的，臉上一點表情也沒有。

歐陽長虹走到大車後，沉聲道：「走吧。」

於是，兩輛大車啓動了。

* * *

坐在大車上的曹三聖忽然變卦了。

當初言明歐陽長虹一路送他到紹興的，不料他又改變心意了。

他在離開胡家堡的第二天過午，便笑對車後的歐陽長虹道：「老爺子，這一路走來實在辛苦，我曹三聖又算得甚麼，所以我決心請千船幫送我回紹興，老爺子，只等看到千船幫的船，老爺子就回程吧！」

歐陽長虹怔了一下，道：「千船幫？」

「是呀！江南的千船幫，他的幫主『浪裡蛟』孫濤與我還有那麼一點交情，有他們護送，我放心得很。」

歐陽長虹想了一下，覺得這樣也好，一路之上不少人想要他的命，既然他在自己的逼迫之下答應回紹興，只要他不再去八府，自己何樂而不為，樂得一身輕，更免除別人的誤會。

於是，歐陽長虹點點頭，道：「可以，只要你不再回八府作惡，老夫一切隨你。」

曹三聖哈哈一笑，吩咐大車改方向。

改方向當然是往江邊方向馳去，歐陽長虹仍然緊跟在大車後。

大車上，曹三聖指着遠處一疊高峯，對歐陽長虹一笑，道：「歐陽大俠，你看那一道山峯，那正是八府南方的地界，我們已離開八府三十多里了。」

歐陽長虹不看山，他冷冷的對曹三聖道：「你便也更安全了。」

曹三聖却大嘆苦經的道：「歐陽大俠，你是享譽武林五十春的大人物，江湖道上你大豪，却又那裡明白我曹三聖的苦衷啊！」

歐陽長虹冷冷道：「你有苦衷？你只會給可憐的老百姓製造苦衷。」他鼻孔哼了一下，又道：「人言餓死不當當，屈死不告狀，全是因為你們這批師爺在弄刀文章，你竟還說有苦衷[illegible]」

曹師爺嘆着氣，道：「歐[illegible]俠，你可知師爺的工作有多少[illegible]為大人分解案子，引條據典不[illegible]還得把兩造的案子一五一十的[illegible]白，大人如果不明白，挨罵受氣事小，冤枉好人怎得了。」

歐陽長虹道：「冤枉人還好，你坑死人。」

曹三聖道：「眞是冤枉。」他又嘆口氣，道：「歐陽大俠，當師爺的還有一項更重要的事要辦，那就是大人嗜好先知道，有些大人愛美女，有些大人愛古董，有的大人愛銀子，我們的大人喜寶物，他是滿人吶！」

是的，滿人早就知道中原寶物多，進得關來猛着奪，八府知府是黃旗人物，當朝的皇上他好像沾點親。

歐陽長虹忿怒的道：「你却愛色。」

曹三聖一聲苦笑，道：「歐陽大俠，吾讀聖賢書，當有明氣節，只不過孔老聖人也常說『食色性也』，老夫子也免不了色一番，何況吾俗氣師爺爾。」

歐陽長虹忿怒的道：「你色過了頭，害了不少良家姑娘，你……你今年多大歲數了？」

曹三聖道：「不多，六十七。」

歐陽長虹道：「六十七還不多，如果你成親得早，應是四代同堂的祖爺爺了，你還找人家大姑娘。」

曹三聖道：「寡人有疾，寡人故所喜也。」

歐陽長虹叱道：「少在老夫面前弄文，六十五就按規定退休了，你今年六十七，所以老夫才要你回老家安享天年，別再造孽了。」

曹三聖道：「老爺子一說，我就同意回紹興，這不就是回去嗎？」他看看附近，又道：「老爺子，你叫我退休我是不敢不退休，實在一句話，八府我也住膩了，侍候人的事不好幹，還是回家轉。」

原來歐陽長虹聞得曹三聖魚肉八府，他老人家動了俠心，便也找上了曹三聖。

他逼着曹三聖退休回紹興，然而，曹三聖怎捨得就此離去？

於是，他推托自己樹敵太多，怕一旦離開府衙，仇人就會找上他。

歐陽長虹覺得不能逼他太甚，便答應護送曹三聖回紹興。

曹三聖何許人也，他能在八府翻雲覆雨三十七年之久，當然也不是個簡單人物。

他暗裡也收買了不少殺手，想要他的命還眞不容易。

只不過當歐陽長虹親自出馬之後，他知道此老不好惹，別說是自己那些殺手，就算把當今武林各派當家的請來，怕也鬥不過歐陽長虹。

於是，他答應退休，而且十分爽

快的答應不幹了，要告老回鄉。

這消息立刻傳揚開去，而且也快得連八府地界內的人全知道了，當然，曹三聖的仇家也高興了。

其實，這乃是曹三聖命他的人傳出去的。

曹三聖怎會放棄這大好機會？如果由歐陽長虹保他回紹興，一路上仇人不放過，正可以來個借刀殺人，利用歐陽長虹消滅他的仇家。

然而，曹三聖再也想不到，「泰山老人」歐陽長虹不殺人，不但不殺死他的仇人，更且阻止他帶的殺手出手。

如此一來，曹三聖火大了。

他決心改變計劃，不打算叫歐陽長虹護送他了。

他更想出了一個惡毒的陰謀，他要除掉歐陽長虹。

曹三聖根本不打算退休，他的日子過得很愜意，他怎麼肯突然放棄呢？

他曾私下跟知府大人商量過，那些找曹三聖報仇的人，也一定會找機會向知府大人下手，不如盡早除掉，以絕後患。

那知府大人乃是滿人，死幾個漢人是他樂見其成的，他不但不反對，而且十分同意。

曹三聖與知府大人是狼狽為奸，「泰山老人」歐陽長虹當然不知道，還以為曹三聖眞的告老回鄉了。

歐陽長虹也是曹三聖欲殺之人。

曹三聖雖然知道歐陽長虹的武功高不可測，但他更相信他自己的手段。

既然歐陽長虹一路上放掉他的仇家，那麼，歐陽長虹就再沒有利用價值了。

* * *

江水悠悠，江面上帆影點點，兩輛大車就快到江邊了，對於這種突然的由陸路改為水程，最發急的莫過於遠遠跟踪在後面的那個人。

那個人當然是「惡客」黃書郎。

大車只要在陸上行，黃書郎就不怕把人跟踪掉，如今突然要乘船，這就難以跟踪下去了。

他發急，急得抓耳又搔腮，眞想衝上前去看個明白。

此刻他慢慢的沿着一排柳樹往江邊潛伏，他很小心，因為歐陽長虹武功高絕，附近有甚麼風吹草動，很難躲得過他的發覺。

* * *

大車終於在江邊渡口停下來了。

大車上的人便也全下來，他們一共三女九男，只不過那趕大車的四個人仍未下來。

兩輛大車上也沒有太多的行李。

如果曹三聖眞的要回紹興，他不只這麼一點行囊，五大車怕也拉不完。

既然不打算回紹興，他又為何帶那麼多的行囊？

* * *

有個大漢匆匆的走到一條雙桅大船邊，那人先是用食指往天上一指，然後又變掌平舉揮了三下。

雙桅船上立刻笑着跳下一個赤脚船家，他很恭敬的向那大漢施禮，道：「多指敎。」

大漢回身指指岸上的人，又對那船家說了幾句話，只見船家匆匆的走向曹三聖。

船家往地上跪單膝，道：「曹師爺玉安。」

曹三聖見歐陽長虹站在身邊，他叫那人起來，道：「你的船方便嗎？」

船家道：「只是太簡陋了。」

曹三聖又道：「我也來得匆忙，孫當家的大船在這附近嗎？」

船家指着遠處對岸，道：「我們當家的大船就在對岸鎮江泊岸，曹師爺可要小子去通報？」

曹三聖看了對岸一眼，道：「眞幸運，千船幫的孫濤就在對岸靠着，太好了。」他重重的對歐陽長虹抱拳施禮，道：「歐陽大俠，這一路得你屈就保我的平安，曹某眞的是打從心眼感激，也不知有甚麼方法才能表達我內心的感謝。」

「不必了，你肯回紹興，已經很給老夫的面子了，感謝的應該是老夫。」

曹三聖道：「歐陽大俠，你這是說甚麼話，叫我心中難安呀！」

歐陽長虹道：「看樣子，你打算乘船往對岸鎮江去了，老夫站在江岸送你。」

曹三聖道：「不敢勞駕，我只上了孫濤的大船，他一定會送我回紹興。」

孫濤乃是千船幫老大，江面上提到浪裡蛟，放船人無不畏三分，只因為千船幫的勢力大，在水面上，黑白兩道都有他們的暗盤與勢力，曹三聖在四十年前就認識「浪裡蛟」孫濤這個人物。

* * *

歐陽長虹飄逸的站在江岸上，他那紅臉顯得輕鬆多了，在他老人家的心中，總以為替八府地方做了一件大大的善事，憑他的威望而趕走了「惡師爺」曹三聖。

他臉上微微笑，高興發自內心嘛。

* * *

曹三聖忽然對着歐陽長虹雙膝一跪要叩頭，歐陽長虹立刻伸手拉，只不過曹三聖似乎發覺有一股巨大的內力自對方的體內輸出來。

他不敢有所行動。

如果他有行動，必是十成把握。

他起身，滿臉恭敬的道：「歐陽大俠，你老人家已可排班仙人之列了。」

歐陽長虹道：「你們可以上船了。」

曹三聖道：「歐陽大俠，我無以回報，你老也不接受我三拜之禮，難道叫我後半輩子大感遺憾的過日子？」

歐陽長虹道：「俗氣。」

曹三聖道：「你是仙，我是俗，俗人就得俗氣。」他高聲對船家道：「借你一杯水酒來。」

那船家立刻自船上的酒缸裡掏出一碗酒送到曹三聖的手中。

歐陽長虹怔了一下。

曹三聖已雙手將酒碗高舉過頂，很是恭敬的道：「老神仙，你老若是不喝這碗酒，曹某便一頭碰死在你老的面前。」

歐陽長虹重重的看了那碗老酒，遂點點頭，道：「好，老夫叨你一碗酒。」

他接過酒，一口喝下去。

於是，曹三聖哈哈的笑了。

他得意的緩緩舉步要上船，邊走邊吩咐他的八個殺手，道：「就看你們的了。」

便在這時候，忽見歐陽長虹鬚髮戟張，旋即緩緩的坐在地上，他閉起了雙目。

「殺！」

八個殺手齊拔刀，一窩蜂也似的往歐陽長虹圍殺過去，光景要分歐陽大俠的屍了。

於是，站在歐陽長虹身邊的啞寶拋下了裝滿「旋頭鍘」的皮袋子，他雙手互擊，迎着八個殺手衝去。

八個殺手有六個曾被歐陽長虹打倒過，歐陽長虹雖然未曾叫他們受傷，但幾個人的心中，却已恨透了歐陽長虹。

機會來了，歐陽長虹那紅潤的臉上在變，變得很蒼白，就好像大病一樣。

啞寶以雙拳對抗八個殺手，一照上面他已背上掛了彩，只不過他哼也未哼，展開身法拚命的護着地上趺坐的歐陽長虹。

不旋踵間，但聞歐陽長虹「哇」的一聲吐出一口鮮血，他的臉色更蒼白了。

他不但大喘氣，甚至滿頭冷汗珠子。

他的雙眉緊緊的皺着，光景十分痛苦的樣子。

「殺！」

「邦！」

啞寶見一人直往歐陽長虹斜出一刀，他見來不及出拳去打，於是伸出一腿去阻擋，那一刀正砍在他的大腿上，刹時間鮮血流得一地。

只不過啞寶豁上了，他不退。

只要他不死，他必定緊緊的護着歐陽長虹。

鮮血被啞寶抖甩在半空中，他的拳頭打得滿天盡是拳影，好不厲烈。

附近，曹三聖站在船邊冷冷的道：「你們連一個下人也打得如此辛苦，令我很失望。」

八個殺手聞言，一齊稍稍後退。

他們不急於搏殺，而是八個人並肩移動，慢慢的以刀槍指向啞寶，那光景只要啞寶稍動，他們就會以二人合擊啞寶，另外六人便殺向地上正自痛苦的歐陽長虹。

這是以慢制快的殺法，因爲啞寶的拳路太快了，快得他們的刀無從遞出。

就在這緊要關頭，半空中一聲狂吼：「殺！」

只見一個青衣漢子打出一片極光如電，便也呼轟着迎上八個殺手。

那刀棒的撞擊聲，宛如三個鐵匠齊打鐵。

雙方只一碰上，那青衣漢子已搶攻了三十七次，打得八人往後閃不迭。

這看上去突如其來，其實……

船邊上，曹三聖厲聲如吼道：「那條道上的朋友，何必插手多管閒事。」

來人，不錯，正是「惡客」黃書郎。

他剛從樹後冒出個頭，忽見歐陽師祖往地上坐，又見啞寶拚命的阻擋，便知道師祖上了惡師爺的當。

他急得差一點昏過去。

憑師祖的武林地位，曹三聖也敢下手，當知這曹三聖如何的狠毒了。

此刻，黃書郎退到歐陽師祖身邊，只見師祖已變了樣，他只一看師祖吐血，便知道師祖一定中了毒。

黃書郎不答曹三聖的話，匆忙的自懷中抓了一把解毒的藥，閃電般塞入歐陽長虹口中。

「快吞下去。」

船邊，曹三聖大笑，道：「眞好眼力，一看就知道老東西中了毒，只不過太晚了。」

黃書郎道：「你下的毒？」

「不錯，老夫要一個人死，這個人就活不成。」

黃書郎道：「你的毒一定很霸道，是嗎？」

曹三聖得意的道：「鶴頂紅加砒霜，大概乃是天下毒之最吧！」

黃書郎也吃一驚，他擔心「惡郎中」的解藥也怕難以解化這兩種劇毒。

重重的，黃書郎道：「你是如何引人上當的？」

曹三聖舉着雙手，又是愉快至極的道：「我的雙手拇指甲中暗藏着兩種毒藥，普通之人，我只用其中一種，便叫那人倒地，而他……」曹三聖指着歐陽長虹，又道：「他乃武林高手，我便兩種齊用了。」

黃書郎道：「就是那隻碗？」

曹三聖道：「碗中有老酒，我在接過老酒的時候，雙手暗藏的毒便融化在酒中了。」

黃書郎臉色一緊，道：「惡師爺，大概你用此法害死過不少人吧？」

曹三聖把眉一揚，道：「朋友，你認識曹某？」

黃書郎道：「我九歲那年便認識你了。」

「你是何許人也？」

「我是要你命的人也！」

「曹某並不認識你呀！」

「但我認識你，曹三聖，多年前我就認識你了，我等的就是這一天。」

「曹某並未去職，曹某仍然是官府中人。」他頓了一下，又道：「說，你爲甚麼要我的命？」

黃書郎道：「如果你不健忘，還記得十多年前你在你的衙後藏嬌之處毒害那『飛雲怒虎』石不古之事嗎？」

「你認識石不古？」

「乃我乾爹，我怎會不認識。」他頓了一下，就在曹三聖吃驚的時候，黃書郎又道：「那夜我就躲在附近，看着你毒殺了我乾爹，當時我九歲，不敢進去爲我乾爹報仇，但我却下定決心要找你，只因爲你是官府的人，我忍下了，可是……」

「我仍然是官府的師爺，你看四位趕車的。」

黃書郎看過去，只見四個趕大車的已脫去外衣，露出一身捕快裝扮。

曹三聖的心眼眞狡詐，官府的人也和他在一起，這證明他沒有退休。

是的，他仍然是八府師爺，這一路只是他設計的，欲將他的仇人一網打盡。

然而，他的仇人並未死絕，曹三聖當然失望極了。

黃書郎側面發現啞寶正在爲歐陽長虹推拿，一點也不顧自己正在流血。

他已幾乎用盡最後一口氣了，這情形，看得黃書郎打從心眼裡感動。

冷冷的，黃書郎道：「惡師爺，你個王八操的；你有一件事情尚不知道。」

「甚麼事本師爺不知道？」

「你不知道老子是何許人也！」

「你是誰？」

黃書郎哈哈一笑，道：「江湖人稱『惡客黃鼠狼』的就是老子。」

他此言一出，曹三聖一皺眉，道：「聽人提過江湖上這幾年出了個專攪茅坑的傢伙，原來就是你小子呀！」

黃書郎道：「曹三聖，老子叫黃書郎，可並非是專門偷雞吃的黃鼠狼，老小子，我的兒，你還有一事更不知道。」

曹三聖道：「還有什麼事我不知道的？」

黃書郎指着地上坐的正喘大氣、口不吐血而只吐黃水的歐陽長虹，道：「他，歐陽大俠就是我的師祖，王八蛋，我不說，你他娘的八輩子也不會知道。」

曹三聖楞然，道：「歐陽老兒會是你師祖？娘的，你小子想高攀呀！」

黃書郎道：「惡師爺，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已退職，老子決不會放過你，我乾爹不能白死，你認了吧。」

曹三聖嘿嘿冷笑，道：「這樣最好不過，歐陽老兒就快斷氣了，他的那個啞巴徒弟也活不成了，而你……」他咬咬唇，又道：「你只是前來送死而已，哈……多死一個仇人，也是意外收穫呀。」他忽然對八個殺手道：「殺了他。」

「殺！」

「叮叮咚咚」之聲連着響，便在這一陣爆響聲裡，忽見黃書郎拔身而起，他頭下足上猛一閃，便聞得一連四聲「邦邦」響，四個殺手已腦袋開花的死在地上了。

這一招黃書郎不留情，他恨透了曹三聖。

有個殺手轉而往歐陽長虹一刀刺去，這一下，出乎黃書郎意料之外。

「咻！」

「啊！」

他擲出了「惡信」，正扎中那人的後背，那人就一頭栽在歐陽長虹前面不動了。

一個觔斗往前翻，黃書郎立刻拔出「惡信」在左手。

他在一招半之間殺死五個殺手，光景還眞的令曹三聖吃一驚。

「給我穩住殺。」

他的聲音，幾乎是撕破喉管叫。

他也對四個趕大車的吩咐，道：「你們也出手，別坐在車上等挨宰。」

四個捕快齊下車，其中一人厲聲吼：「呔，竟與官家爲敵，造反不是？」

黃書郎一聲冷笑，旋着手中棒，道：「去你的官家，你們已經害人命了，還他娘的官家呀！」

另一人吼道：「造反了。」

這種人平日裡喝叱慣了，到這時候仍改不了口氣，叫出來的聲音也帶着官味道。

黃書郎大笑，道：「老子就算造反，也是被你們逼的，狗娘養的，別咋唬了，幹吧！」

他的話聲甫落，一頭撞進四個捕快當中，便也聞得叮叮咚咚一陣響。

想一想，捕快豈能和黃書郎抗爭，早被打死在地上了。

娘的，黃書郎大開殺戒了。

他打翻了四個捕快，側面一個半旋身，又撞向三個殺手，他出手不像從前了。

從前他還得想一想，是叫挨棒的人頭上起包，抑是打昏，再不然打破頭。

可是如今不同了，他不但下手打破敵人的頭，還要把敵人一棒敲死。

於是，又傳來一陣邦邦響，活生生又將三個殺手打得腦漿也流出來了。

於是，黃書郎哈哈笑了，他旋着棒子往曹三聖面前逼去。

他還哈哈的道：「我的紹興師爺，你他娘的山窮水盡了吧？」

曹三聖嘆口氣，道：「黃書郎，你要殺我？」

黃書郎道：「有許多人要殺你。」

曹三聖道：「我們能打個商量

嗎？」

「你說，如何商量？」

「當然，你佔了上風，我只有花銀子一途了。」

「你打算出多少銀子買命？」

「黃書郎，只要你不獅子大開口，我會盡量符合你的價碼。」

「你說，你打算出多少？」

「一萬兩銀子吧，如何？」

黃書郎道：「十萬兩。」

曹三聖大怒，道：「我並非眞的退職呀！我怎會帶那麼多銀子在身邊？我這是出計誘殺我的仇家，你總得想通這一點吧。」

黃書郎道：「一萬兩銀子也可以，只不過外帶你的一條腿。」

曹三聖驚怒交加，道：「花一萬兩銀子也難保平安呀？」

黃書郎道：「我的價碼就是這樣，幹不幹隨你便。」

曹三聖道：「也等我轉回八府去湊銀子呀。」

黃書郎叱道：「你現在連一萬兩銀子也沒有？」

曹三聖嘆口氣，道：「好吧，我貼身還藏着兩張大票子，加起來剛好一萬兩，吶，就是這兩張，你收着，餘下的，我回八府湊給你。」

黃書郎伸手接過來瞧，迎着陽光用指頭彈銀票。

他把銀票彈得邦邦响，得意至極嘛！

就在他抬頭看銀票的時候，曹三聖出手了。

誰會知道曹三聖也會武功，

曹三聖不但會武功，而且也是點穴能手，只見他右手食中二指併點，快得宛如逍回逝去的辰光似的，點向黃書郎的孔凸與氣海。

黃書郎全身一哆嗦，本能的暴吼如虎，就在他左半身頓覺一麻間，他的棒子已敲在曹三聖的頭頂上。

他本想一棒打死曹三聖的，但他只把曹三聖打破頭，因爲他已覺得無力氣了。

他有些岔氣的感覺，但他的兵刃却仍握在手上。

曹三聖也吃一驚，他以爲黃書郎有鐵布衫功，點穴難以穿透，便抱着流血滿臉的頭奔上了雙桅帆船上。

「開船！」

船上的四個人早被嚇壞了。

岸上死了那麼多的人，尤其是這些人剛到岸邊的時候還有說有笑的好像一家人一樣，怎麼說殺就動刀，而且出手不留情。

船家本想開船逃，却知道姓曹的認識「浪裡蛟」孫濤孫幫主，他們得罪不起，因而不敢逃，只好楞在船上等。

曹三聖上船叫開船，四個漢子立刻揚起帆，有個漢子去掌舵，眼看帆船就快離岸了。

黃書郎拚命運氣功，他覺得輕多了。

他抬頭，只見曹三聖站在船上，大船就要離岸了。

他厲聲怒吼：「惡師爺，那裡逃。」

黃書郎又擲出他的「惡信」了。

「錚！」

他的「惡信」扎中驚慌的曹三聖的大腿上，直把曹三聖扎得痛得彎下腰。

那船已離岸了。

便在這緊張的時刻，忽見歐陽長虹長身而起，他提起皮袋子，抽出兩把「旋頭鍘」。

於是，他雙手疾閃又甩，空中响起嗡嗡聲，曹三聖聞聲轉頭看。

「錚！」

「啊！」

兩把旋頭鍘已切過曹三聖的脖子，然後又旋飛回來。

曹三聖臨死不掙扎，全身抽動不已的倒在帆船中央，他的頭幾乎掉下來了。

* * *

黃書郎想着他的刀，他的「惡信」仍在船上。

他立刻大聲叫：「快把船靠過來，饒你們不死，要是想逃，你們一個也別想活！」

船家心中明白，岸上的老者死而又活過來了，他的「旋頭鍘」會飛殺人頭。

船上的人不敢放船了，他們又把船靠上岸。

黃書郎吃力的走上船，立刻在曹三聖的大腿上拔出他的「惡信」，然後……

然後他一脚暴踢，生生的把曹三聖的屍體踢入江中，他怒吼：「餵王八去，娘的！」

「噗通」一聲水花四濺，曹三聖再也想不到自己會死得如此淒慘。

命運本由天，造化作弄人，曹三聖如果知道自己的下場會是這樣的惡劣，他也許不會那麼缺德，也許……嗯，也許他不幹師爺，在紹興家鄉開館教書也就算了。

可是，人就是這樣，每一個人都不會想到將來是什麼樣子，如果知道，這個人就是神。

這世上根本便沒有神，這世上只有笨蛋。

自以爲聰明的人就是笨蛋。

曹三聖就以爲自己聰明，所以他笨蛋。

* * *

歐陽長虹的臉色好多了，他的眼中充滿了異樣的表情。

他看着黃書郎服下幾顆藥之後，又匆忙的爲啞寶敷藥包紮。

啞寶傷得眞不輕，事情過去了，他反而起不來了。

他連人的本能力量也用盡了。

（未完·廿六）

雪蓮情

俠情倫理連載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强敵即將來犯　古剎加強戒備

上文提要：方玉琪獲九陰夫人接見，與瓢浮子來到玄黃教總壇，九陰夫人和顏悅色，規勸方玉琪放下師仇，暫時留在她身邊，却被方玉琪一口拒絕，斯時，蓑衣丈人祖孫出現，以玉珮爲記，要求九陰夫人釋放方玉琪，九陰夫人礙於當年承諾，只得照辦，還把靜因師太等四人釋放；衆人在玄裳仙子的迎送下，離開玄黃教，臨走前，玄裳仙子以師嫂身份，要方玉琪緊記於端午之後，再到九宮山來……

方玉琪作了一揖，便向大家走來。

姜青霓只見他和玄裳仙子竊竊私語，聽不到甚麼，忍不住問道：「方師哥，她是甚麼人？你怎會叫她嫂嫂？她和你說了些甚麼？」

方玉琪道：「她是大師兄的妻子，她……她沒說甚麼，只是……只是……」

他不會說謊，但想到師嫂再三叮囑，叫自己千萬不可對人說起，還說甚麼「要報師仇，總得和大師兄同心協力」之言，也許其中眞有甚麼文章。

自己還得背地裏和師叔或瓢浮子先商量再說，一時被姜青霓這麼一問，就是說不出話來。

瓢浮子也因今晚九陰夫人所說，似乎話中有話，此時再看玄裳仙子臨別對方玉琪低聲說話，想來定和此事有關，這就乾咳一聲，笑道：「方老弟，有話咱們待會再說吧！」

靜因師太點點頭，問道：「方賢侄，你可曾見到你大師兄？」

方玉琪道：「據說大師兄去了河南，弟子沒有見到。」

傅青圭驚道：「河南？莫非他們有事……」

瓢浮子急忙向他使了個眼色，傅青圭立即住口。

一行人脚下加緊，不消盞茶光景，便已到了玄黃教禁地之外。兩個使女向衆人辭過，逕自回轉。

傅青圭目光向四外略一掃視，低聲說道：「目前家師和各大門派高手已全在少林，只等諸位老前輩俠駕，共商大計。」

司徒昌明撚鬚道：「老夫就是爲了發現九陰妖婦的秘密，誤中詭計，如今既知玄黃教即是妖婦羽黨，咱們自然要先去少林。」

瓢浮子笑道：「咱們不但要去，而且越快越好，遲恐生變。」

靜因師太驚奇地道：「道友此話定有高見。」

瓢浮子低聲道：「這雖是貧道揣測之詞，但料想也不會錯到那裏，此處不是談話地方，大家已經一夜未睡，也得找個地方休息，咱們不如下了山再說。」

靜因師太見他這般說法，心知定然關係重大，此地猶在玄黃教範圍之內，自然不便多說。

走到山脚，東方業已透出魚白，等天色大亮，正好趕到通山，大家找了一家客店落脚。

通山原是幕阜山山脈邊上的一個小邑，行旅客商在山區錯過宿頭，清晨落店也是常有之事，是以並不覺得奇怪。

八個人要了三間大房，店伙送上茶水，瓢浮子吩咐他替大家準備早餐。

方玉琪就把方才玄裳仙子姬如玉叮囑自己要報師仇，總得和大師兄同

心協力，以及不可多管閒事，等過了端午，再到九宮山來的話，向瓢浮子說了一遍。

瓢浮子聽得修眉一皺，深沉的道：「照這麼說來，使用『飛葉摧心掌』殺害尊師的，果然不是九陰妖婦。」

方玉琪睜大眼睛，低聲問道：「老前輩，那還有誰？」

瓢浮子並不直接回答，只是自言自語的道：「難道這中間眞的另有原因，而且要到某一時候才能下手？唉，目前也只能這般解釋。」說到這裡，忽然抬頭道：「方老弟，九陰妖婦要你在端午之前留在她身邊，和玄裳仙子要你少管閒事，等過了端午再去，也許確是一番好意。」

方玉琪道：「或許這是九陰妖婦怕咱們聯合和她作對的離間之計，這樣她才能把各大門派分別擊破。」

瓢浮子搖搖頭，又點頭道：「方老弟說的未嘗不對，但以九陰妖婦的武功，即使五大門派聯手抗敵，她又何懼之有，而她昨晚對你諄諄相勸，其中必定大有用心。」他不待方玉琪再說，略爲一頓，又道：「總之，咱們得盡速趕上少林，或者可以摸索出一點眉目也未可知。」

方玉琪聽得十分迷惘，九陰妖婦殘害各大門派掌門，原是鐵一般的事實，如今瓢浮子老前輩竟然相信她不是眞正仇人，而且她要留下自己，原是怕自己和她作對，但瓢浮子的看法，也相信她是一片好意。

最使自己不解的，是這一連串的問題，應該從玄黃教、從九陰妖婦下手查究，才能找出答案，但瓢浮子老前輩却說要儘速趕上少林，或可得到眉目。

他心知瓢浮子見多識廣，經驗豐富，可能他已預料到一件即將發生之事，不過以他的身份，不願說出毫無佐證之事罷了。

心中想着，正待開口，只見谷飛鶯推門進來，兩隻清澈如水的大眼睛轉了一轉，嬌聲道：「老前輩、方少俠，早餐已經擺好了，大家就等你們兩位呢！」

瓢浮子和方玉琪走出房間，果見中間一間客廳上，已經擺好早餐，大家在等候自己兩人，當下就連忙入座。

用過早餐，姜青霓拉了一下方玉琪衣袖，走出廳前，低聲道：「方師哥，你遇到的瓊宮公主，就是呂姐姐？」

方玉琪知道自己之事，敢情傅青圭都已說了，一面微微搖頭道：「目前我還不知道她是不是呂姐姐。」

姜青霓道：「我想一定是的。」

方玉琪訝道：「妳怎知道一定是呂姐姐？」

姜青霓神秘的笑了笑，道：「不是呂姐姐，她幹麼那麼關心你？」

方玉琪臉上一紅，忙道：「姜師妹，師叔和妳怎會上九宮山去的？」

姜青霓眨了眨眼睛，低低的道：「還不是爲了你……」

她還沒說完，谷飛鶯已在酸溜溜的嬌喊道：「方少俠，幾位老前輩請你呢！」

方玉琪應了一聲，立即返身進內，姜青霓也跟着他身後一起走進去。

只見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簑衣丈人、瓢浮子和自己師叔，依然圍坐桌上，敢情正在交換意見。

靜因師太一見方玉琪和自己徒兒一起進來，便笑着道：「方賢侄，咱們決定午後就要上路，你們都累了一晚，此刻去休息一下吧！」

說着大家紛紛站起，各自回房。

練武之人只須靜坐運功，便抵得常人一晚酣眠。午餐之後，便開始上路，日夜兼程，直奔河南。

一行男女老少共有八人，谷飛鶯和姜青霓又同是女孩兒家，年齡相若，容易談得投契。

雖然谷飛鶯冷眼旁觀，覺得她和方玉琪顯得極爲親密，心中不無醋意，但人家是師兄妹，自己暗戀方玉琪的心事不好十分露骨，一路上很快就親熱起來。

第四天傍晚，大家已趕到嵩山少室。

古木參天的北麓，黃牆碧瓦，殿脊重重。

千百年來，名震江湖的武術發祥聖地少林寺，業已在望。

大家剛一走近山麓，瞥見一片樹林中，人影飄動，忽然走出兩個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他們一眼瞧到傅青圭，似乎鬆了口氣，立即走前幾步，打量着衆人，單掌打訊，喜道：「阿彌陀佛，傅少俠回來了，不知那一位是神州一劍司徒老檀樾？鍾老檀樾和敝方丈天天都在盼望。」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聽到崑崙名宿和少林方丈都在盼望自己，頓覺臉上光彩，手捋長鬚，微笑道：「老夫就是司徒昌明。」

那兩個僧人慌忙臉情一肅，合什道：「老檀樾恕小僧無禮，鍾老檀樾和各派掌門正在後院靜室，容小僧通報！」

說着，左邊一個如飛般往山門跑去，右邊一個神色十分恭謹，欠身肅客。

方玉琪暗暗慨歎，難怪江湖上人爭名重於爭利，原來人的名兒，果然有如此重要。

試想司徒昌明只會一招「大羅天劍」，居然享譽江湖數十年！

心中想着，一面隨同衆人沿着寬闊的甬道走去。

只見兩邊古木參天的樹叢之中，隔不上一二十步，就有手持禪杖的灰衲僧人隱身其中，這一條甬道，少說也有二、三十人以上。

少林寺乃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寺中僧侶個個武功高強，清規素嚴，

平日很少散在寺外，像他們這般十步一崗、如臨大敵的戒備，顯然並非尋常！

難道瓢浮子老前輩說的趕到少林寺，也許可以查出一點眉目，少林寺當眞發生了什麼事故不成？

方玉琪心念疾轉，一行人已由灰衲僧人引着跨入山門，果然一入大門，更顯出寺中森嚴戒備。

原來大門後面，左右兩排分站着八個灰衣僧人，每人懷中抱着一支禪杖，而且腰間還各佩戒刀，凝然而立！

連殿上走廊等處，每逢轉角，必有全副武裝的灰衲僧人站立其間！整座少林佈置得有如鐵桶一般！不知他們一直是這樣的呢？還是另有緣故？

當然，這份進入緊急狀態的情形，誰都瞧得出來。

瓢浮子修眉微皺，臉色也漸漸凝重！

灰衲僧人帶着衆人繞過大雄寶殿，從右廊轉出偏殿，是一條兩邊種着花木的青石甬道。

花香鳥語，當眞是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

一會工夫，進入一座小圓洞門，只見綠篁深處，現出一幢精舍。

那正是少林方丈的靜室，景物清幽已極！

一行人剛剛跨進月洞門，那精舍之中，已大踏步搶出一個身穿黃色僧袍的肥胖和尚，胖和尚身後，緊跟着一個長髯老者、一個青衣老尼、兩個道士和一個俗家白髮老婆婆。

這一羣人中，方玉琪全都認識，走在前面的那個肥胖和尚就是從前少林四大尊者中的土彌勒。

他自從少林掌門古月大師和木尊者、鐵長老、金羅漢先後在黃山遇害後，已經接掌了少林門戶，法號廣明大師。

第二個是崑崙前輩名宿鍾二先生、黃山青師太、武當新掌門人元眞子、峨嵋新掌門人白雲子，還有樊太婆祖孫。

他們瞧到和神州一劍司徒昌明一起前來的還有靜因師太、瓢浮子等人，不禁大喜過望。

簑衣丈人谷守眞和大家還是初次見面，經瓢浮子和雙方引見之後，各自說了些久仰的話，便由土彌勒廣明大師肅客入舍，小沙彌替衆人端上香茗。

鍾二先生首先把各大門派掌門在黃山慘遭紅葉妖婦毒手，大家決議採取聯合行動，分頭查訪紅葉妖婦行蹤，並選定少林寺爲中心地點，便利各方聯絡。

怎知歷時數月，不但紅葉妖婦究竟功力深到如何程度，無人知道，就是她盤踞何處，也迄無下落。

最近江湖上忽然出現了一個玄黃教，定端午在九宮山舉行開壇大典，各大門派都接到了請柬，大家因玄黃教來得突兀，推測可能和紅葉妖婦有關，才紛紛趕來少林，以謀對策。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靜因師太等人等他簡單報告之後，也各自說出本身經過。

司徒昌明因顧全自己身份，掩飾曾在勾漏山誤中九陰夫人詭計被困的事。

靜因師太則說追蹤商山四異，在九宮山遭擒。

接着方玉琪也從自己在九華遭孫殘、李跛擊落懸崖說起，如何巧遇七指煞君，尋上勾漏九陰谷以及墨無爲創立天地教，自己和瓢浮子同上九宮山之事，扼要述說了一遍。

其中只把自己由蓮兒救起，在蓮花峯習藝一節含糊略過。

鍾二先生、土彌勒、白雲子一干人先前聽司徒昌明和靜因師太所說，已大感驚疑，這回聽到當年勾漏雙魔中的七指煞君並沒有死去，而且傳說中的雪山瓊宮，也有什麼公主把持天地教，又聽玄黃教果然是由九陰夫人幕後支持，更驚得目瞪口呆。

這一連串震撼江湖的消息，自己這邊，各大門派枉自出動了許多門人分頭查探，竟然一無所聞！

方玉琪說完之後，簑衣丈人接着把九陰夫人的身世來歷，也向大家作了個詳細報告。

大家正說之間，四個和尚已擺好一桌酒席，雖然全素，但却樣樣精美。

少林方丈土彌勒廣明大師肅客入座，大家也都覺得有些餓了，當下按序入座，吃喝起來。

瓢浮子因自己一行進入少室北麓，便發現山前林中，到處都有少林僧侶隱伏其間，及至跨入大門，更覺寺中戒備森嚴，如臨大敵，不禁想起方玉琪的大師兄龍步青不是前來河南有事？

而且玄黃教除了商山四異和玄裳仙子姬如玉之外，似乎並沒有見到其他高手，料想玄黃教可能已得到五大門派集中少林寺的風聲，準備在他們開壇之前，想把各大門派一舉消滅。

是以才和神州一劍、靜因師太、簑衣丈人等商量，兼程趕來，如今瞧到鍾二先生等人全都在場，少林寺除了嚴密戒備，並無發生意外，一時倒不好出口相問，心中略一盤算，故意笑道：「鍾前輩和諸位道兄皆是有心之人，各大門派雖在黃山受挫，但如今聯合抗敵，聲勢也自不小。據貧道和方老弟在勾漏九陰谷和九宮山玄黃教兩處所看到的來說，玄黃教除了九陰妖婦和商山四異等寥寥幾人之外，高手似乎不多，可見這股邪惡勢力還在草創期間，羽毛未豐。何況還有一個天地教，雖然成立不久，但有雪山瓊宮中人主持，自非等閑，聽口氣，他們也是對付玄黃教而來，和咱們是友

非敵，屆時如能合作，消滅玄黃教，更非難事。」

鍾二先生沉吟半晌，問道：「道兄和方少俠在九宮山，確曾見到商山四異？」

瓢浮子笑道：「孫殘、李跛還吃了方老弟的大虧，後來趙矮、田駝也趕到來，但沒有動手。」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疑信參半，瞧了方玉琪一眼。

鍾二先生手捋修髯，又道：「適才方少俠說起七指煞君昔年並未死去，目前重出江湖，他和五大門派仇恨極深，如與九陰妖婦合流，後果便不堪設想！」

方玉琪道：「七指煞君曾被一位前輩異人在黃山禁閉了五十年，不准他再向五大門派尋仇，和九陰妖婦聯手的可能性並不太大。」

鍾二先生微微點頭，又道：「方少俠可知令師兄龍步青的武功如何？」

方玉琪答道：「晚輩於天台習藝之時，大師兄因入門較早，武功泰半都是由他代爲傳授，只是下山三年，他背棄師門投到九陰妖婦門下，就不得而知了。」

白雲子插口道：「鍾前輩懷疑幾次來寺騷擾的，就是龍步青？」

瓢浮子聽得暗暗哦了一聲，不出他所料，少林寺果然發生了事故。

鍾二先生搖頭道：「老夫方才聽方少俠說他大師兄龍步青不在九宮山總壇，就想到這幾天暗中騷擾的可能是他，但仔細想來，龍步青投到九陰妖婦門下，爲時不過三年，九陰妖婦武功再高，也不可能有此成就！」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喝了幾杯，豪氣復生，呵呵笑道：「鍾老哥，你們說的，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鍾二先生微微嘆口氣，道：「諸位全非外人，說來慚愧，老夫因玄黃教開壇爲期已近，大家已在這裡聚會，分頭出發的各路門人也紛紛回轉，只是不見司徒老哥和靜因師太兩位前來，且連小徒傅青圭也一去不返。連日和各位道友商討的結果，正想趁玄黃教開壇之前，到九宮山一探虛實，不想三日前的晚上，有人潛入精舍靜室覷伺，但等咱們發覺，業已遠去。昨晚，在全寺弟子嚴密戒備之中，賊人依然在精舍前面出現，咱們幾個人和人家捉迷藏似的鬧了半夜，依然一無所獲。」

瓢浮子忍不住問道：「不知對方一共來了幾人？大家可曾看清來人面貌？」

鍾二先生感慨的道：「憑咱們這幾個人的武功，道兄總該相信，在江湖上雖不能說罕有敵手，自問也總下過三四十年苦功！」

瓢浮子連連稽首道：「鍾前輩一代宗匠，武林泰斗，即使諸位道長也全是各大門派的傑出之士……」

鍾二先生微微一嘆，搖手道：「道兄別再給老夫臉上貼金，昨晚大家全都出動，結果不但沒有瞧清人家面貌，連人家到底來了幾個人也弄不清楚，總之在夜色之中行蹤飄忽，無可捉摸，大家只看到一點白影閃動而已！」

方玉琪聽到「白影」兩字，心中不禁一動！

鍾二先生雙目突然精光電射，冷哼一聲，雙手按桌而起，大聲喝道：「朋友既敢三晚潛入少林寺，何用藏頭露尾？」

喝聲之中，人已「嘶」的往窗外竄去！

方玉琪因在座諸人輩份較長，是以在下首面裡而坐，也早已聽到窗外的輕微聲息，只是把它當作在精舍外面伺候的小沙彌罷了，此時給鍾二先生這麼一喝，也立即長身而起，跟蹤撲出！

這當眞快若電光石火，房中羣俠同時掠出。

方玉琪因鍾二先生一條人影往正南疾追下去，一時不假思索，也猛吸一口氣，隨後趕去！

兩人前後相距約有二十來丈光景，疾逾流矢的在重重屋脊上急飛直掠，轉眼之間，已追到一座偏殿之上，前面已有一堵牆，再出去敢情就是寺外。

只聽鍾二先生在前面大喝一聲：「朋友好俊的輕功！」人已撲出牆去。

方玉琪正待往牆上撲去，忽然聽到牆邊一株大樹之間，有一聲極其輕微的笑聲傳入耳際！

這聲音十分奇怪，似是一個忍俊不住笑出了聲，但却又不敢笑出聲來，用手掩住了嘴唇，心中驀地一動，立即剎住身形，擧目瞧去。

只見這株大樹枝葉濃密，夜色中又無法看得清楚是否有人。

正在打量之際，突然從樹上飛起一條白影，快若流星，往牆外掠去！

不！另有一縷勁風却向方玉琪迎面射來。

方玉琪那裡肯捨，冷哼一聲，身形急縱，凌空撲起，左手一撈，接住暗器，人已躍登圍牆。

在這一瞬之間，只覺對方打來暗器入手極輕，好像只是一個紙團，一時無暇多看，隨手往懷中一塞，正待追去，但這一躭擱，那條白影早已閃入寺外一片松林之中，那裏還有影子？

敵人既已遠颺，追亦無益，方玉琪就在圍牆上站定，取出紙團打開一瞧。

只見上面用黛筆寫着一行小字：「明夜三更，將有强敵壓境，愼之！」

方玉琪瞧得大感驚異，假如這白影不是敵人，何以要接連三晚到少林寺騷擾？如果是敵人，又何用紙團示警？

他正在怔怔出神，猛覺疾風颯然，鍾二先生長袍飛揚，滿臉怒容的飛

掠而來，一眼瞧到方玉琪兀立牆頭，招呼了聲：「方少俠，咱們回去吧！」

身形不停，話聲出口，人已逕向後殿飛去！

方玉琪瞧他匆匆的掠走，猜想鍾二先生可能沒追上敵人，也可能遭人戲侮。

當下答應一聲，跟隨他身後一同回轉。

這一路上，果然看出少林寺的僧侶訓練有素，發現有警，絲毫不見混亂。

此時每進殿宇不但都已有人扼守，而且還各自佈成陣勢，只要敵人一經闖入，斷難輕易脫身。

敢情方才來人身手實在太快，他們得訊較遲，才有措手不及之感！

兩人回轉精舍，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等人業已圍坐等候。

廣明大師首先離座站起，雙手合什道：「阿彌陀佛，鍾前輩辛苦了，不知可曾遇到賊人？」

鍾二先生瞧到衆人全都在座，猝然問道：「大家可是搜索不到敵蹤？」

廣明大師微微一愕，道：「鍾前輩如何知道的？」

鍾二先生憤怒的道：「今晚來的，根本就不是賊人，老夫追出寺外，發現只是一隻白色的扁毛畜牲，冲天飛起！」

峨嵋白雲子憤然道：「這就是了，難怪前兩晚侵入本寺的賊人忽東忽西，身法如此快捷，若然身懷絕藝之士，何用如此躲躲閃閃？」

瓢浮子聽說連續騷擾少林寺的只是一隻白色大鳥，驀地想起瓊宮公主手下，不是有兩隻叫做大白小白的白鵰？心念一動，正待問個清楚，只聽武當元眞子微微攢眉道：「據貧道推想，深山大澤中的巨型飛鳥偶然飛過，向燈光飛撲，原也不足爲奇，只是以前兩晚的情形看來，只在屋面低飛疾掠，和我們大捉迷藏，已屬奇怪，今晚三次夜襲，直等鍾前輩銜尾疾追，出了寺外才沖天飛起，更非尋常，莫非這鳥有人豢養的不成？」

元眞子此話說得極爲合理，大家不禁微微點頭。

樊太婆道：「諸位可曾聽說過江湖上有誰豢養着巨鳥？」

鍾二先生沉吟道：「百年之前，敝派呂祖師曾養過兩頭巨鷹，而且通曉武功，但近幾十年來，江湖上倒不曾聽說過有養鳥的人。」

傅青圭隨侍鍾二先生身後，因大家正在說話，不敢插口，等鍾二先生話聲一落，不由叫了聲：「師……師傅……」

鍾二先生回頭望着徒兒，點頭道：「青圭，你有什麼話，但說不妨。」

傅青圭瞧了瓢浮子和方玉琪一眼，躬身道：「弟子這次奉命南行，在九疑山目覩大地教開壇……」

鍾二先生笑了笑道：「此事爲師曾聽方少俠說過。」

傅青圭續道：「弟子是說雪山瓊宮公主曾有兩隻作爲坐騎的白色巨鵰！」

鍾二先生清癯臉上微微一凜，回味的道：「雪山瓊宮有兩頭可以乘人的白鵰？」

瓢浮子點頭道：「傅少俠說得不錯，這兩頭白鵰，貧道也親目見過，生得十分威猛，恐怕普通練武的人還非其敵哩！」

鍾二先生手捋長髯，驚愕的道：「有這等事？那麼一連三晚騷擾本寺的，可能就是雪山瓊宮的白鵰了！」

方玉琪站起身子道：「晚輩正有一事，要向老前輩報告。」

鍾二先生擺手道：「方少俠不必拘禮，請坐了好說。」

方玉琪依言坐下，道：「今晚之事，老前輩雖然只發覺了一頭飛鳥，但確實有人進入本寺，晚輩……」

鍾二先生瞿然一驚，不待方玉琪說出，急急問道：「何以見得？」

方玉琪從懷中掏出紙團，雙手遞過，一面把剛才遇到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鍾二先生聽得老臉微微一紅，打開紙團，低低唸道：「明夜三更，將有强敵壓境，愼之！」

他一個字一個字的唸着，忽然抬頭道：「這字條出之女子筆迹，唔，方少俠，你可瞧清來人面貌？」

方玉琪道：「此人身法極快，晚輩接住紙團的剎那之間，已失去其蹤影。」

鍾二先生凝神想了一想，又道：「方少俠在九疑山目覩雪山瓊宮中人的模樣，不知此人可有相似之處？」

方玉琪道：「雪山瓊宮中人全是一身白衣，今晚晚輩雖然瞧到一條白影，但很難斷定。」

鍾二先生點了點頭，隨手把紙條遞給神州一劍。

廣明大師問道：「鍾前輩是否認爲來的正是瓊宮中人？」

鍾二先生頷首道：「不錯，從雪山瓊宮養有白鵰和來人一身白衣這兩點看來，來人可能就是瓊宮侍者無疑，也許她們業已得到玄黃教準備向少林下手的陰謀，始派人前來示警！」說到這裡，微微一頓，又道：「這也難怪，咱們太疏忽了，認爲各大門派的人全在這裡，而且事機極密，江湖上無人知曉，不會引起對方注意，就疏忽防範。」

廣明大師臉上一紅，道：「這是貧衲的過失！」

鍾二先生搖頭道：「老夫不是這個意思，憑咱們這些人，還讓人家來去自如，寺中僧侶弟子那想攔得住人家？」

白雲子道：「此人既然是友非敵，此來又只爲報警而來，何用三番兩次騷擾本寺？」

鍾二先生道：「此人三次夜入少林

，想必爲了使咱們提高警覺……」

話聲未落，只聽窗外噗嗤一笑，接着有人輕聲笑道：「鍾老頭，總算你有點眼光！」說到最後幾個字，聲音已逐漸遠去！

「什麼人？」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倏然起立。

鍾二先生尷尬的搖搖手道：「人家已經去遠了！」接着緊闔雙目，沉思不語，大家不知他在想什麼，一時未便開口。

鍾二先生沉默有頃，忽然睜眼向廣明大師笑道：「老夫適才檢討全寺佈置，貴寺僧侶在每座殿宇上，都已結成陣圖，照說整座少林寺已固若金湯，飛鳥難渡，何以會讓人來去自如？固然瓊宮中人武功入化，使人難以發覺，但其中定然有予人可乘之處！」

廣明大師肅然起立，合什道：「鍾前輩乃是咱們五大門派之首，請儘管直說。」

鍾二先生笑了笑，道：「大師好說，老夫剛才細心檢討，三晚來人都是從西南方逸去，由此一點，可知西南一隅確實是咱們一個弱點……」

廣明大師忙道：「鍾前輩說得極是，敝寺西南乃是一處削壁，平日未免疏忽。」

鍾二先生又道：「而且本寺雖在每座殿宇設下陣式，但各自固守崗位，缺少互相啣接，也是一個漏洞。明晚之事，在雪山瓊宮中人的眼裡，猶是目爲『强敵』，來人武功之高，自可想見。咱們自應愼重將事爲宜，好在目前人手已夠，只要善爲調度，料想賊人決難得逞！」

元眞子道：「咱們這一戰，事關五大門派存亡大局，如有差遣，鍾前輩只管吩咐。」

鍾二先生想了一想，道：「這樣吧，廣明大師乃是本寺之主，主持指揮全寺僧侶，調度羅漢陣，就請元眞子道友率同邱玉奇、于啟輝、傅青圭四人相輔，原則以守爲主，一有警訊，務必保持沉着，不使自亂陣法。另請樊太婆、青師太、靜因師太三位率同樊秋雲、姜青霓、谷飛鶯、公孫瑤紅、慧修五人馳援緊急之處。其餘諸位道友一同正面迎敵，未知各位以爲如何？」

瓢浮子笑道：「鍾前輩運籌帷幄，調度得宜，貧道欽佩之至！」

司徒昌明也撫掌道：「鍾老哥佈置週密，算無遺策，老夫自然服從軍令。」

大家也紛紛說好。

鍾二先生笑道：「今晚看來不會再有敵人騷擾，諸位遠來，不妨早些休息。」

當下就由廣明大師安排了數間靜室，各自休息，不在話下。

* * *

第二天，少林方丈廣明大師召集全寺僧侶，把大家當衆介紹了一番，以免臨時分不清敵友，一面又須着大家巡視全寺，認識四週環境。

大家見到一羣羣的僧侶全都勁裝紮束，手橫兵刃，結隊而立，各處轉角也都已裝好火把，比之昨日，果然又嚴密了許多！

簑衣丈人讚嘆的道：「少林寺領袖武林，久經訓練，果然名不虛傳，這樣佈置，當眞連飛鳥也難以偷渡！」

廣明禪師合什道：「老檀樾好說，少林寺遭逢千百年未有之劫，貧僧受命於危，今晚可算是敝寺創立門戶以來最艱苦的一夜，多蒙諸位高人賜助，貧僧感愧無能，也只有背城借一。這些火把，是用蔴桿桐油特製，每個可照四、五丈方圓，全寺五百僧侶，三百條火把，如果一齊點燃，全寺便如白晝，來犯賊人決難遁形。」

青師太點頭道：「這種陣仗，武林之中，恐怕只有少林、武當才搬得出來！」

言下之意，對廣明大師這等佈置大爲讚賞。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瞧得呵呵大笑道：「今晚賊人眞要前來，老夫非得和他們見個眞章不可！」

說話之時，古月似的臉上湧起一片寒霜，一雙鳳目神光電射。

鍾二先生乃是五大門派中碩果僅存的前輩高手，他出身崑崙，數十年來，從未受過挫折，生性高傲，原也是目無餘子的人，但經過黃山這一場教訓，眼看五大門派中人悉遭毒手，深慨武功一道天外有天，人上有人，五大門派所以能夠屹立武林，稱雄江湖，無非是沒有遇上眞正高手而已！

他這一念轉移，鋒芒盡斂，此時聽神州一劍如此說法，不由微微一笑道：「司徒老哥豪氣如昔，老夫深爲欽佩，只是我們寧可把對方的實力估高，再也不能把人家估低。」

神州一劍司徒昌明哈哈大笑道：「鍾老哥幾時脫盡火氣，有了如此涵養？」

鍾二先生嘆息道：「武林安危，正邪消長，全繫今晚一戰，一着之失，滿盤皆輸，老夫肩上壓着這副沉重擔子，實在有不勝負荷之感！」

青師太性如烈火，想起自己被商山四異隔空點穴之辱，憤然道：「五大門派五位掌門先後遇難，全在毫無戒備之下中人暗算，今晚咱們業已有備，還怕他何來，即使商山四個老賊來了，咱們有這許多人手，管叫他們來得去不得！錯過今晚，咱們人手已齊，索性就在玄黃教開壇期前趕上九宮山，殺他個措手不及！」

談說之間，已回到後院靜室。

這一個下午，大家都在忙碌中渡過。

入夜之後，少室北麓的少林寺已進入緊急狀態，但表面上却反而更趨沉靜，一點也看不出異樣。

巍峨古刹，重重殿宇，矗立在沉

沉夜色之中！

只有第一進大雄寶殿上，燃着兩支紅燭，圍坐着正面迎敵的鍾二先生、司徒昌明、簑衣丈人、瓢浮子、白雲子、方玉琪等六人，正在啜茗閒談，顯得相當輕鬆，瞧不出他們是在恭候敵人。

二更才過，只見一個僧人氣急敗壞的奔入大殿，向鍾二先生合什道：「啟稟老檀樾，前山有一隊敵人正向本寺而來！」

鍾二先生問道：「一共有多少人？」

僧人躬身道：「小僧等奉派輪值山門，這消息是由守護前山的師兄們傳遞而來，詳情未悉。」

鍾二先生點點頭，那僧人堪堪退下。

不久，第二個僧人又急忙趕到，向大家合什道：「小僧接到守護松林的師兄們傳報，共有七名敵人現已進入本寺警戒範圍，目前正向本寺緩緩進發。」

神州一劍忍不住問道：「一共只有七人，來者不善，想必全是玄黃教精銳高手，不知來的是何等人物？」

第二個僧人惶恐的道：「那師兄匆匆來報，並未細說。」

瓢浮子沉吟道：「玄黃教明知五大門派的人集中少林，恐怕來犯敵人決不止區區七人。」

白雲子點頭道：「貧道也覺得這七個賊人施施而來，似乎意在誘使我們注意正面……」

話聲未落，先前那個僧人又急急走進來，報告道：「啟稟老檀樾，那七個敵人已到寺前廣場上了，是……是七個女的……」

「七個女的？」鍾二先生聽得一怔，接着問道：「她們作何裝束？」

那僧人雙手合什，低喧一聲佛號，神色一莊，答道：「這七人身上僅僅披了一層輕紗，紗分七色。」

鍾二先生又道：「她們到達寺前，有何舉動？」

那僧人道：「她們到達廣場，就圍着寺前一座大香爐，席地坐下，並無絲毫動作。」

大家全聽得滿腹狐疑，在座除了方玉琪，個個都是幾十年的老江湖了，但從沒聽說過有這等身披七彩輕紗的七個女子。

鍾二先生又追問了一句：「她們有多大年紀？」

那僧人道：「阿彌陀佛，小僧不敢多看，但據她們姿態上瞧去，最多也只有二十左右。」

鍾二先生知道再問也問不出來，只好點頭道：「此時不過才交二鼓，也許她們人手還未到齊，你們只可暗中監視，切勿妄動，如有變故，立即通報。」

那僧人躬身退去之後，白雲子疑慮的道：「這七個女子來得突兀，咱們出去瞧瞧，也許可以看出一點端倪。」

鍾二先生笑道：「據老夫推想，她們如非等人，便是另有陰謀，目前未到三更，她們如無舉動，我們也正好當作不知，好在全寺已有佈置，即使她們故作疑兵，咱們不予理會，反可使來犯敵人不明我方虛實。」

瓢浮子眼看當年五大門派中以剛愎出名的鍾二先生，如今一反過去性情，處事沉着，不禁暗暗點頭。

鍾二先生却突然回過頭來，向瓢浮子道：「目前江湖上對武林掌故，能夠如數家珍的，首推百草仙翁，可惜他不在這裏。道兄和令師兄同出南山老前輩之門，見聞淵博，這七個身披七彩輕紗的少女是何來歷，不知道兄可有印象？」

瓢浮子慌忙搖手，呵呵笑道：「鍾前輩千萬不可這般說法，貧道怎敢當得見聞淵博四字！不過貧道倒想到一個人，只是……」

神州一劍目射奇光，問道：「道兄想到的是誰？」

瓢浮子搖搖頭道：「貧道方才聽說這七個女子身上僅穿一層輕紗，不由想起七十年前一個名魔頭……」

神州一劍臉色微微一變，問道：「道兄是說祁連女妖七寶大士？」

瓢浮子點點頭，又搖頭道：「貧道只是胡亂猜測，當年這女魔頭全身只穿一襲七彩輕紗，肉身佈施，贏得七寶大士之號，只是七十年前無故失蹤江湖，從此再沒聽見她的消息，她不可能會在此時此地出現。」

鍾二先生瞿然震動，點頭道：「但願不是這個魔頭，否則如果她和九陰妖婦合流，武林這場浩劫當眞難以挽救了！」說到這裏，忽然歎了口氣，又道：「不過像七指煞君、九陰妖婦等人都在江湖上出現，和勾漏雙魔同一時代的七寶大士尙在人間，也並不足奇，只可惜咱們各大門派中，不但先師一輩全已仙去，就是和老夫同輩的人，也先後凋謝殆盡，最近五年，連第三代弟子都罹了劫數，道消魔長，說來豈不可歎！」

說到這裡，那守護山門的僧人又走上大殿，請示道：「此時二更將盡，廣場上七個女子依然圍坐如故，不見動靜，小僧特來向老檀樾請示。」

鍾二先生道：「目前强敵將至，你們還是各守崗位，不可擅離，如有敵人闖入，不入陣中，切忌現出身形，而且務必困住敵人，危急之時，自然有人接援。」

那僧人領命退下，但接着又匆匆回入，躬身道：「前面七個妖女，不知何故，每人身前已點起七種不同顏色的燈光，人却依然圍坐如故。」

鍾二先生也弄不懂她們何以要點起燈來，只是微微頷首。

僧人很快的閃身退出。

大家枯坐了一陣，估計三更已過，依然不見有甚麼敵人前來，神州一

劍司徒昌明和白雲子兩人已漸感不耐。

方玉琪因示警的那張紙條是自己接到的，如今全寺僧侶和各派中人勞師動衆，徹夜不眠，如果敵人不來，大家空守了一夜，自己如何交代？這就低聲對瓢浮子說道：「老前輩，三更已過，還未見敵人有何舉動，那示警的人會不會有詐？」

瓢浮子搖頭道：「依老道的看法，示警的人，必然是一番好意，不可能有詐，門前七個妖女自然是敵人一路，她們遲遲不見發動，許是主腦人物還沒趕到，也未可知……」

話聲未落，遙聞數里之外，遠遠傳來一聲長嘯！

這嘯聲由遠而近，由低而響，好像正向少林寺方向劃空飛來！

更深人靜，聽得十分眞切，宛若汪洋大海驟起海嘯，聲音越來越近，越來越響！

轉瞬之間已離山前不遠，大殿上登時回響嗡嗡，聲勢之壯，使人心弦驚顫！

鍾二先生聽得臉色大變，遽然站起，低喝一聲：「我們趕快迎敵！」

刷刷刷！六條人影同時掠出大殿。

星月在天，山風習習，少林寺一片黝黑。

當然黑暗之中，五百僧侶全已聽到高亢懾人的厲嘯，此時屏息凝神，嚴陣而待！

嘯聲已到眼前，功力較差的人已感到血流加速，脈博劇跳，幾乎把持不住。

由鍾二先生爲首，正面迎敵的六人，剛剛躍上圍牆，那嘯聲已如黃河天來，浩浩蕩蕩，由半空直瀉而下，戛然而止。

一團閃閃發光的人影像飛將軍自天而降！

這一陣嘯聲，連鍾二先生、神州一劍、簑衣丈人、瓢浮子、白雲子全都聽得臉色發白，呼吸困難，只有方玉琪在「六合眞氣」護體之下，還能勉强支持。

此時嘯聲乍歇，大家耳中還在嗡嗡作響，急忙擧目瞧去，只見劃空飛落寺前的，却是一個臉如黃蠟、嘴上留着一部紅鬚的道人，尤其他身上一襲寬大道袍十分奇特，黑夜之中，宛如綴着無數星星，閃鑠生光！

此人方才那一陣長嘯，懾人奪魄，已使大家面面相覷，這一瞧清來人的長相，六人之中，除了方玉琪不識其人之外，誰都心頭猛凜！

鍾二先生更是神色遽變，急急和大家飄落牆外，便迎着趨前三步、恭恭敬敬的躬身說道：「鍾石麟不知師叔鶴駕蒞臨，有失迎迓。」

方玉琪還是第一次聽到鍾二先生的名字，而且這黃臉紅鬚道人原來是他師叔。

（未完・十九）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夢中劍手

上文提要：唐煌將丐幫的少幫主馬靖打落馬下死去，二長老也自願殉職而死，唐煌很惋惜、內疚，雖然被他們截鬥，仍能追上水晶棺的人，在亂葬崗上將那些神秘少女殺傷打走，在棺內救出鬼仙裴慶，但因傷重擧火自焚而死，交一册秘笈給唐煌自學，遺言要他去伏牛山找邋遢鬼阮壽，路上遇到莫愁，同到伏牛山找到阮壽，可惜他又遭神秘少女襲擊重傷，遺言要蟻葬而死，要唐煌去找色鬼凌志豪……

色鬼吟詩中斷　唐煌步韻誤機

「刷刷刷！」三條高大身影排衆而出，僅是兩三個起落，已到了唐煌面前，當他們仔細端量唐煌的面貌之後，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唐煌輕蔑地一笑，道：「三位奉何人之命參加羣毆？」

「大風叟」乾笑道：「少主人您怎會在這裏？」

唐煌一字一字冷峻地道：「先回答我的話。」

「血手熊」接道：「昔年六大門派聯盟之事，諒少主也該記得……」

「住口！」唐煌俊目中射出兩道厲芒，冷峻地道：「身爲武林高手，竟能是非不分，黑白莫辨！我唐煌眞爲你們可恥！還不快滾回去。」

「嘿……」高麗國的高手「無影參精」金日東獰笑道：「少主，現在金某還這樣稱呼你，那是因爲你尚未表示決絕態度，給你一條退身之路，須知此番聲勢之大，當今任何高手也接不下來，『邋遢鬼』就是一個良好的例子……」

「哈……」唐煌的笑聲霍然而止，切齒道：「金日東，你說得不錯，正因爲你們對長白派有不可抹煞之功，所以我唐煌再奉勸你們一次，一旦動手，你們三人先得躺下，這是唐煌不得已的苦衷，嘿嘿！『鐵騎會』和『藍衣幫』以及『排教』、『丐幫』等的慘痛經驗，諒你們也有個耳聞！」

「啊！」「大風叟」臉色驟變，道：「少主就是一路北上的莫樹有？」

「不錯！」唐煌緩緩上了三步，沉聲道：「聽我的話，趕緊回山，我對三位仍有尊敬之情……」

那知「無影參精」金日東性如烈火，他除了佩服「長白神君」唐一飛之外，任何人也沒放在眼裏，唐煌的凌人傲氣，自然使他無法忍受，悶聲不響像一陣陰風中的屈死鬼魂，欺到唐煌身邊，不知何時撤下一根「參形拐」，摟頭就是三十餘拐。

「大風叟」和「血手熊」要攔阻已經不及，只見唐煌輕輕一閃，僅錯開五七寸，三扭兩側，在方圓不到兩尺之地換了十二個方位，切出數十掌。

這正是「梅花三弄掌法」，朵朵奇大的梅花如夢似幻地湧出，而且都是三疊一組，四組一招，因而每一招有十二疊掌影。

「無影參精」人如其名，素以招術詭異，身法輕靈，飄忽不定見稱，但今夜的對手却不是泛泛之輩，僅是十餘招，就感覺無論用多大的地道，無論如何快速，總是比對方慢了一步，而且對方的掌力像千斤磐石一般壓下，幾乎無法完整地施出任何一招一式。

「金日東！」唐煌劈出十三掌，又換了七個方位，道：「當你感到懼怕的時候，一世英名已無法保全了……」

十五疊梅花掌影，幾乎同時壓向金日東，不容眨眼，不容轉念，他只

感天地倒置旋轉，身體像壓在搾油機之下，每一寸肌膚都有萬鈞不可抗拒的壓力。

唐煌沉喝一聲「去吧！」只是輕輕一按，金日東「勒」地一聲，帶着狂噴的血飛出十五丈之外。

「好……小子……你眞行……」

這是木屋中發出的激動聲音，就在此時，「大風叟」和「血手熊」同時悲嘯一聲，厲聲道：「少主，我等三人有生死之交，你就一起成全我們吧！」

就在兩人同時撲到的同一刹那，四周一陣搖山震岳的暴喝夾雜着調動馬隊的竹哨之聲，人浪和馬隊瘋狂地撲了上來。

這簡直是曠古以來見所未見的壯烈場面，也是自古以來的搏殺場面中最不公平的一次，這重重的人潮，只是對付一個人。

然而唐煌沒有一絲驚悸，更不猶豫「烏金斷魂鞭」及長劍同時撤出，僅是在其餘人潮和馬隊尚未衝到之時就把「大風叟」和「血手熊」各抽了一鞭，捲出七丈以外。

四面傳來驚呼之聲，衝勢稍緩，唐煌俊目四掃，像兩個深遠無底的寒潭，僅是一瞥，就先確定了下手的目標。

那是銳不可當的「連環馬」，這種連人帶馬衝鋒陷陣的敢死騎士，唐煌曾領教過，確有搖撼心神的威勢。

眨眼工夫，三組「連環馬」揚塵動地而來，那種聲勢，簡直像一堵城牆倒塌一般，馬上騎士的沉重板斧，閃着耀目的寒芒，竟先馬撲前。

唐煌先回身猛掃十一鞭，將身後的敵人清理乾淨，然後反向「連環馬」衝了上去，這簡直難以令人置信，這種狂馳電奔的烈馬，一旦落入牠們的蹄下，一下子就會變成肉泥。

就在數百高手驚疑參半之時，「連環馬」已經衝過，接着四周慘嗥之聲迭起，肢體紛飛，誰也沒看清這些人是怎樣死的？

「連環馬」來回衝了三四次，四周才有人發現唐煌掛在一匹烈馬的兜帶之上，抖鞭橫掃，每一鞭就飛出五六個，像秋風掃落葉一樣。

終於，有人厲呼道：「注意馬肚底下……」

語音未了，這人的頭顱已被長鞭刮去一半，身子原地轉了三周才倒下。

唐煌知道無法再借馬隱身了，身形一閃，橫掃三鞭，三組「連環馬」竟被捲起三丈之高，馬腸及污血像暴雨似的凌空洒落，有些馬腸還掛在樹枝上迎風搖盪！

四周數百人衆，駭然停止狂攻，因爲他們必須使頭腦冷靜一下，以便確定自己親眼所見之事是否確實。

終於，忿怒、驚慄，和不甘的心情像烈火般地燃燒着他們的心，縱使自己的腸子像馬腸一樣掛在樹枝上，也不願偸生苟活，因爲這是數百對一的局面啊！

刹那間，數百聲嘶吼像焦雷似地響起，數不清的掌勁和各式各樣的兵刃，像狂風中的斜雨般罩向唐煌。

唐煌早已打定主意，絕不處於被動，劈出十餘劍，猛掃五鞭騰起身形，越過人潮頭頂，平掠十二三丈，長鞭凌空一掃，十餘個頭顱像熟透了的冬瓜，脆弱地四下飛落，人潮立即紛紛後退，讓出一個三四丈方圓之地。

除了丐幫未到之外，唐煌發現這些最前端的人潮中有「洪澤排教」第一堂堂主「八步趕蟾」柳遇春、第二堂堂主「追魂秀士」佟雷、第三堂堂主「趕浪蛟」林冲、藍衣幫少幫主秦楓、「鐵騎會」副會主「大羅手」金羽，另外是十餘個手持大煙管的大漢，必是「雲煙教」中的高手。

長白派三個高手已經不見，突聞「鐵騎會」副會主大聲疾呼，道：「請各派領隊者約束部下，沒有命令不准擅退，今夜若不能留下這小子，六大門派就別混了。」

他那英俊的面孔上沒有一絲表情，電目一掃，前方這十餘個高手緩緩欺了上來。

這十餘個高手，以「大羅手」金羽和藍衣幫少幫主秦楓的身手最高，其次是「雲煙教」十餘個大漢，但唐煌並未放在心上，只是不知「邋遢鬼」前輩這會怎樣了？

金羽一聲暴喝，簡直像野獸吼叫，不帶一點人味，刹那間十餘根煙管和十餘道凌厲的掌風同時壓到，唐煌長嘯一聲，身似陀螺，隨着長鞭的罡風游動，就在這一片罡風之中，突然凌空射來數十道銀芒。

唐煌吃了一驚，這才知道四周樹上已藏有狙擊手，不由激起無邊殺機，將全部功力貫於劍身和鞭身，二十餘劍和三十餘鞭的瘋狂攻勢於瞬間完成，十餘個高手踉蹌後退，每人身上都有鞭傷，那些凌空飛到的銀芒，也變成一蓬銀雨四散暴射。

唐煌眼角一掃，嘴邊掛着一絲厲笑，長鞭指向空中，僅是一抖，就幻出十餘個鞭花，接着四周大樹上慘嗥連連，掉落七八個屍體，每人手中都有一柄大煙管，和一個半尺長的純銀煙籤。

「朋友們！」唐煌以冷厲的目光獰視着既恨又怒的高手，道：「這裏除了臭一點之外，風水頗佳！各位總算選對了地方……」

他不再留情，鞭劍相輔施爲，五丈之內都在他的瘋狂攻勢之下，慘嗥聲、骨碎肉爛之聲，以及力盡而發出的牛喘聲，滙成一首悲壯的輓歌。

誰無父母？誰無兄弟？這時他們才想到死亡的可怖，不光是肉體的痛苦，包括良心的責備，和强烈的思親之情。

然而，他們都已呈瘋狂狀態，像一羣本性已泯的瘋狗，瞪着血紅的眼睛，有進無退，又好像不自量力的飛蛾，眼看着熊熊的燈光，却奮不顧身地猛撲。

人潮洶湧前仆後繼，唐煌早已變成血人，鞭也變成血鞭，劍也變成血劍，有時對方五個一齊，連人帶兵刃撲上，以血肉之軀來消耗唐煌的體力。

四周的屍體堆立起來，有的尚未死，在下面嗥叫，鮮血沒脛，心肝五臟到處皆是，一不小心會被絆倒。

由一更殺到二更，而三更，此刻將近四更，未死的仍像浪潮一樣湧上，也許他們必須貫徹「大羅手」金羽的前言，即使統通死光，以數百條人命，僅換一條，他們也心安理得。

唐煌也有些力竭了，同時也寒了心，這簡直等於集體屠殺，然而，他不能停，因爲稍緩一下，自己身上至少有十餘個透明窟窿。

現在，沒有殺喊之聲，沒有怒吼，似乎都在節省力氣，作殊死的搏殺，他們踐踏着同伴的軀體，兩眼發直，心中只有一個念頭——殺！

唐煌現在僅能發揮四五成眞力，而且多用劍少用鞭，因爲用鞭更消耗體力，事實上他現在幾乎不須用任何招式，只要胡掄亂戳就行了。

人潮越來越少，而唐煌也眞累了，濺在臉上的污血和汗水交流，變成一個猙獰的大花臉。

現在，只剩下百十人了，却仍然一撥撥地四面撲到。

唐煌像一個魚行裏熟練的伙計，以魚撓鈎着一條條破了肚子的魚，向四下摔出，地上的鮮血冒着熱氣，未死之人身上頭上也冒着熱氣，但那些汗水却是冰凉的。

唐煌踉蹌着身子，揮舞着長劍，他喃喃地數着：還有五十八個、五十三個、四十七個……」

「你……你們還不……停手？」

唐煌累得連說話也上氣不接下氣了，他游目那木屋下的大樹幹，不由發出一聲驚呼，千萬隻奇大的螞蟻向上疾爬，木屋四周黑壓壓地一片，乍看起來使人渾身起雞皮疙瘩。

「前輩……你……還好吧？」

沒有回應。

「前輩，前輩！」

仍然毫無反應，唐煌又忿怒了，長鞭一揮，七個軀體橫飛出去，長劍打閃，「刈刈刈」三個身子分成六段，像削斷了三根甘蔗。

唐煌抬袖抹抹臉上的汗水，喃喃地道：「二十六、二十四、二十一……」

他感覺嗓子不夠寬大，像風箱一樣，發出乾燥的聲音。

夜霧籠罩着谷中的林木，夜梟也開始悲鳴，現在，僅剩下五個了，但這五個兩眼發直、僵硬着身子往上闖的大漢，似已失去知覺，只知道向前走，當然不知道再走幾步，就有幽冥陽關之隔。

唐煌苦笑着搖搖頭，集殘餘眞力揮起長鞭，竟將五個大漢纏住，如甩一條小魚似的丟出十丈之外，這算是今夜除唐煌之外，僅存的五個活人了，因爲他們僅是昏過去，並沒有死。

目的已達，心情一弛，他的身子搖晃了一陣，終於跌坐地上。

汗水迷住了他的眼睛，他不想睜開，因爲睜開眼皮也很吃力，這時他只想大睡一覺。

他的視線穿過濃霧，向那木屋望去，他摔摔頭努力睜大眼睛，不錯！小木屋已不見了，那些奇大的螞蟻也不見了，唐煌吃了一驚。

難道螞蟻連木屋也吃光了？甚有可能，白蟻能吃光傢具，這種奇大的螞蟻自能吃光木屋。這種葬法倒也乾淨，連根骨頭也沒剩下。

一夜之間，憑一人之力，連殺數百武林高手，雖不敢說是絕後，却算是空前，然而，唐煌這時一點愉快心情也沒有，却感到更空虛，同時，一個可怕的念頭又襲上心頭。

他，顯然那幕後的魔頭已經知道了幾位高人的聯絡暗語，總是在自己未到之前就先下手，如果這猜測不錯的話，現在「色鬼」凌志豪也在危險之中了。

受人之託，忠人之事。唐煌一咬牙站了起來，跟蹌向谷外奔去。現在他眞有頭重脚輕的感覺，「烏金斷魂鞭」和長劍拖在地上，發出很大的聲音。

「哈……」一陣揶揄似的狂笑聲中，自數株大樹後閃出十二個高手，那是「大羅手」金羽、秦楓、「八步趕蟾」柳遇春、「追魂秀士」佟雷、「趕浪蛟」林冲和七個手持大煙管的大漢。

唐煌冷厲的目光輕輕一掃，輕蔑地笑道：「金羽，你們這點小聰明，挽救不了你們的性命，徒自斷送了數百條大好的生命。你們看看谷底……」

他一指谷底，冷峻地道：「只有五個活口，還是在下動了慈悲之念。」

「莫樹有！」金羽切齒地道：「你狠也夠狠，絕也夠絕，不過一個人的功力再高，畢竟也有限，現在我要告訴你一件使你悔恨的事，你該知道是誰斷送了『邋遢鬼』的生命，也該知道是誰出賣了你！」

唐煌盡量利用說話的機會恢復體力，道：「那一個也出賣不了我，更不會出賣『邋遢鬼』，事實上，他老人家已經收回數十倍代價，死得十分值得呢！」

「哈……」金羽狂妄地笑了一陣，道：「你死到臨頭還敢大言不慚！你若不和那盲女糾纏，『邋遢鬼』絕不會慘死，她不但不放過『邋遢鬼』，而且連你也不放過！」

唐煌哂然一笑，道：「你盡可污蔑每一個人，如果一個人的人格高尚，

你的污蔑也將枉費心機，到頭來等於污蔑你自己！」

金羽輕視地一笑，揮手大聲道：「朋友們，你們也該亮相了！」

「刷刷刷」三十餘個手持大煙管的老人紛紛飄下大樹，那種有恃無恐的神態，確使唐煌暗自吃了一驚。

現在他的體力未復，對付這十二個高手他都毫無把握，再加上三十餘個「雲煙教」的高手，今夜能否生還，實在不可預卜。

但他仍未把生死放在心上，即使濺血荒山，至少也有二三十個陪死者，連本帶利賺得不少，現在，他所關心的是另外一件事，假如金羽所說的話確實，自己此番若眞死了，眞是對不起那幾位奇人，因爲「天地二聖」曾叮囑過他，不可接近年輕女人。

唐煌平靜地道：「金羽，你是說盲女出賣了我，你有何證據？」

金羽聳聳肩，向後來的三十餘個持煙管的大漢掃了一眼，道：「要證據嗎？嘿嘿！這三十餘位朋友，就是她的部下。」

「甚麼？」唐煌腦中「嗡」地一聲，覺得眼前景物都在跳動。他本是自尊心極强烈的人，在證明被人出賣之後，自尊和矜持徹底瓦解了，他恨自己太幼稚，一念婦人之仁，爲自己及一位前輩帶來了噩運。

然而，莫愁的影子又在腦中浮現，她那淡淡的哀怨，凄涼而落寞的神態，使他不敢相信這是事實，冷笑道：「我不信！」

「不信？」其中一個持煙管的大漢道：「小子，你現在還在做春秋大夢呢！告訴你，她是本教教主的千金，她叫莫愁，根本就不是盲女。」

「轟」地一聲，唐煌好像被當頭擊了一棒，一陣天旋地轉，自尊心被撕得片片碎裂。

現在，他又要和死神挑戰了，顯然剛才在谷底面對「連環馬」及數百高手，都未使他皺眉，然而現在，他也却感到事態嚴重了。

不錯！莫愁不是盲女，他早已有此懷疑，因爲她能先自己到達伏牛山，就足以證明她的輕功非同小可，而且她的雙目絕未失明。

唐煌有生以來第一次被人出賣，他覺得被人出賣是世界上最痛苦而難以忍受之事。

於是，自疚、忿怒之火在他的胸膛中燃燒，疲勞的感覺反而消失，他咬着牙齒，像一條被激怒的巨蟒，長鞭一捲，在空中發出一連串爆竹似的巨響，在對方尚未出手之先，已經躺下兩個手持煙管的大漢。

他揮舞着長劍和長鞭，全身每一環節都酸痛而痲木，好像不是自己身上的一部份，兩腿糾纏，像要抽筋，他知道這是用力過度的必然現象。

「大羅手」等人十分狡猾，根本不和他硬接，稍縱即走，當然是想消耗他的眞力，然後一鼓而下。當唐煌發現他們的陰謀時，他幾乎連揮動長鞭也感到吃力了。

然而，四周那些輕視的[illegible]哂笑，以及幾位前輩的影子在他[illegible]心動，竟能使他亢奮已竭的內力，[illegible]是顫抖着身子，顫抖着手，施出一些使他感覺洩氣的不完整招式。

「刈刈！」又是兩個「雲煙教」的大漢塌了下去，由於唐煌力道不夠，兩劍都砍在對方的肩上，像鈍刀切在大塊豬肉上一樣，無法一切兩開。

汗水又擋住了唐煌的眼睛，幾乎是閉着眼睛在發招，但倔强的他，非但不能死在這些三四流脚色之前，即使衣襟被他們摸一下，也認爲是奇耻大辱。

他現在只能倚仗招術奇詭迎敵，長鞭和劍上已經不帶一點罡氣，施出「七步迷踪身法」，也像「醉八仙身法」一樣搖搖晃晃，隨時都會倒下去。

「卜卜」兩聲，長劍砍在對方大腿上，咬牙抽了回來，急忙去擋架七根大煙管，而金羽等五六道掌勁已經到了腰際。

到了這種生死一髮的絕境，唐煌想到「天地二聖」以前所說的話，「兵不厭詐！」爲了殺敵致果，爲了武林正義，必要時可以取巧。

這念頭在腦中一閃，六道罡風壓山而來，他盡了最大的努力，三飄兩閃讓過正鋒，「蓬！」屁股上中了一掌，「蹬蹬蹬」退了七步，倒了下去。

於是，暴喝、狂笑、罡風和無儔掌勁像排山倒海一般，壓向他全身任何致命要害。

唐煌的面孔扭曲着，嘴角抽動着，以所有的眞力貫於「烏金斷魂鞭」上，滾出三步，咬牙掃出一鞭。

這是他畢生眞力的匯集，也是他平生的恨、怒和殺機的綜合，幾乎連呼吸的力道也未留下，立即傳來一片鬼哭梟叫的慘烈之聲。

都倒下了，沒死的也昏了過去，唐煌的呼吸游離於喉頭，他體會別人之將死前一刹那的感受，再也無法抗拒無比的疲困和勞頓，昏了過去。

* * *

霧，逐漸消散了，晨風料峭，遠處一條白影像夢幻似地飄了過來，她那長髮披在肩上，被晨風輕輕拂動着，接着「妙！」地一聲，一隻白貓自她懷中鑽出，落在唐煌身上，舔着唐煌臉上的汗水和污血。

她的目光柔和得像小溪中的流水，櫻唇顫動，伸出一隻玉手，輕輕地撫摸着唐煌的臉，幽幽地道：「唐煌，你的豪氣使我由衷欽佩，你的狠辣又使我心神顫慄；然而，不久的將來，你將如何傷心呢？當你發現你那最大的敵人竟是自己的親人，你該如何自處呢？」

她那美目中盪漾着萬種風情，續道：「經過考驗，我知道你是一個君子

，吝嗇鬼對你那樣刻薄，你竟能不動貪念。記得你說過，你會爲我開啓了心扉，然而，怎知我不早已爲你開啓了心扉呢？」

她幽幽地嘆了口氣，突然轉身，以她那一雙足以溶化男人身心的眸子，瞪着「大羅手」道：「滾！你這卑鄙的傢伙！你該知道，我要殺你易如反掌，但我怕弄污我的手。」

原來「大羅手」早已醒來，他趁機掩到「白貓仙子」蘇珊身後舉掌欲劈，此刻，他頹然收手，羞慚地弄醒了未死的秦楓等人，跟蹌扶持着走了。

「唐煌，我……我……」蘇珊那張美得懾人的面孔泛起紅暈了，幽幽地道：「我……我……」

「蘇珊……妳怎樣？」

唐煌只是虛脫，也太疲乏，並未受傷，他早已醒來，一種促狹的念頭驅使他佯作未醒，以報復她上次裝死愚弄他，使她說出了肺腑之言。

蘇珊震動了一下，一張粉臉紅到耳根，唐煌勉力坐了起來，道：「蘇珊，眞想不到妳爲我開啓了心扉！」

蘇珊霍地站了起來，冷冷地道：「自作多情！我的心扉永不爲別人開啓！永不！」她抱着白貓走了，像一朵白雲一般。

唐煌好像被人摑了一個耳光，大聲道：「蘇珊……蘇珊……」

唐煌一臉迷惘之色，大聲叫喊着，但是，越叫越遠，連影子也消失了，僅留下一股淡淡的幽香。

唐煌站了起來，全身骨節像散了開來，搖頭苦笑道：「女人眞是不可理解的東西！」

雖然女人不可理解，但唐煌太差了些，對女人的心理一無所知，女人！你只能默默地愛她，不可表示你已知道她在愛你，總之只可意會不可言傳。

這時唐煌痛定思痛，又下了戒心，剛才就差點斷送在女人手中，若非略用心機，可能他也躺下不動了。

他這才體會到母親的叮嚀，她說：江湖中人心險詐，凡事要多用腦筋，不可輕信任何人，包括最使你喜愛的人在內。

他在附近隱蔽之處調息了半天，換了一套衣衫，體力已大致恢復，三日後來到六朝金粉之地的金陵。

秦淮河歷六朝五代以至明淸，因水路交通發達，沿河兩岸的金粉之地，騷人墨客、宦官巨賈及名妓歌女雲集河畔，促成紙醉金迷的昇平之象，唐代大詩人杜牧的一首「秦淮夜泊」，就寫盡了秦淮的風光。

過了金陵第一橋——米雀橋，迎面來了一騎，健馬上的少女顧盼生姿，却穿着一身青衣，顯然帶着孝，蹄聲「得得」，贏得無數艷羨的目光。

唐煌陡然一震，低頭閃入人叢之中，因爲此女正是「血水仙」蕭鳳至，後面跟着兩個俊美少年人，乃是她的表兄鄧佐和鄧佑。

唐煌自人叢中望去，蕭鳳至那嬌靨上有着一抹淡淡的哀愁，雖因性情倔强盡力抑制着，表情却更加不自然了。

唐煌暗暗嘆息着，他知道蕭鳳至對自己是一片痴情，而且不會對自己有絲毫惡意，即使自己和她結合，也不算違背幾位前輩之意。

然而，不知怎地，唐煌並不欣賞她，說明確點，他不喜歡她，這種意念很堅決，絲毫不能勉强。因此，他雖然極同情她不幸喪母之痛，更感激她的柔情，但却不能接受她的柔情。

因此，他只得硬着心腸迴避她，他想，有鄧佐和鄧佑保護她，也足夠了。

目送蕭鳳至走後，唐煌暗暗嘆了口氣，望着對面屋頂上一抹斜陽，向最繁華的沿河街走去。

這秦淮河佔地雖然不大，然而，要找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却十分困難，但他必須盡快找到「色鬼」凌志豪，假如這「色鬼」也遭到不幸，自己應負全責。

他想，「色鬼」乃是武林豪客，據「邋遢鬼」說，他不但美比潘安宋玉，且文事極高，像他這種人，必是一擲千金，豪氣干雲之輩，應該到最豪華的酒家去找他。

終於，在華燈初上之時，來到一家最具規模的酒家門前，陣陣笙歌夾雜着猜拳及笑語聲達於戶外，門外一個金漆大匾，上書「相思樓」三字。

唐煌上了樓，不禁暗自稱奇，這「相思樓」排場之大，使他聯想到皇宮御花園中的景象，一切裝飾及佈置，似都絞盡腦汁，使人無法挑剔毛病。而一個腰纏萬貫之人來到這裏，自然會與起探幽訪勝的綺念。

此樓兩面臨街，一面臨水，後面有一道懸橋，約十五六丈，逕通後樓，而那笙歌和笑語聲，正是來自後樓。

「請問！」唐煌向一個侍者問道：「後面是何人在徵歌灩舞？」

侍者上下打量一番，似也看不出唐煌是個窮措大，衣衫雖不華麗，氣概却十分軒昂，有世家子弟的氣派，連忙陪笑道：「那是金陵最闊綽、最豪爽的一位名人，歌女們都叫他『相思公子』而不名，事實上誰也不知道他的本名，日久也不便相問，直呼『相思公子』。」

唐煌不禁搖搖頭：「這名字倒是有點別緻，不知『相思』二字是代表別人相思他，抑或是他相思別人？或者是因爲他常來相思樓，而贏得此名？」

侍者道：「當然是別人相思他！」

「誰相思他？」

「歌女和舞姬，包括金陵剛來的六個紅透半邊天的『秦淮六嫦娥』在內。」

「哦！」唐煌心中一動，道：「『相思公子』是甚麼樣子的？」

侍者哂然一笑，顯然有點輕視之意，心想，連「相思公子」都沒見過，眞是個不折不扣的鄉巴佬。但他仍然答道：「小的自信世上不會再有比他更美的男人了。」

唐煌深深地吁了口氣，現在，他敢大膽確定這「相思公子」就是「色鬼」凌志豪了，由於侍者的話，關於「色鬼」的絕世之美是證實了，只是他還不敢相信「色鬼」的文事方面會像「邋遢鬼」形容的那樣高絕。

現在，問題來了！唐煌一摸腰包，只有數錢銀子，一顆熾烈的心直往下沉，這點銀子就是賞給侍者作小費，恐怕也寒傖了些。

侍者當然不知道他窮到這般程度，連忙讓坐道：「公子，臨窗這個座位很好！」

唐煌把心一橫，心想，即使今夜當場出醜，也要見見「色鬼」，況且任何榮辱，也不比「色鬼」的危機更重要的，此番必定不負「邋遢鬼」前輩之託。

唐煌胸脯一挺，道：「隨便配五六個上好的小菜，一壺美酒，擺在後樓，我在那裏等候。」

侍者怔了一下，道：「公子，眞對不起，後樓乃是本樓的雅座，已被『相思』包了一年。」

唐煌暗自冷笑一下，心道：「好大的氣派！」却又故作輕鬆地道：「多少錢一年？」

「一萬零五百兩。」

唐煌吃了一驚，心想，「色鬼」那來這許多銀子？光包樓房就是一萬餘兩，再和名女人在一起，豈不是要數萬兩之多？」

唐煌道：「一萬兩或一萬一千兩，爲甚麼多五百兩？」

侍者道：「後樓有五位侍者，那五百兩是給他們一年的小帳。」

唐煌深深地吃驚了，也同時感到自己的寒酸，人家賞給侍者的小費就是五百兩，而他自己懷中却僅有半兩銀子。

同時，他又想起微山湖中金銀島上的吝嗇鬼，空有富甲天下的財勢，却連一餐像樣的飯也捨不得吃，人，眞是世上最不可思議的動物！

若換了平時，唐煌絕不會冒出醜之險，然而，他現在不得不硬着頭皮，道：「本公子和『相思公子』是故交，你自管去配菜，我在後樓等候。」

侍者半信半疑地下樓去了，唐煌懷着不安的心情，走向懸橋，來到後樓，只見一排盆景之後有一道朱門，門楣上有一個粉紅色的小匾，上寫「相思軒」，下首落款是：相思公子題。

字跡龍飛鳳舞，松盤柏立，就憑這手字，唐煌對這「相思公子」的學問已相信了幾分。

門上掛着珠簾，陣陣幽香已自簾中洩了出來。

這種場面是唐煌畢生第一次經歷，懷着忐忑的心情，掀開珠簾進入樓中，一陣酒香、脂粉香以及女人身上的肉香和暖氣迎面撲來。

首先入目的不是豪華的場面，也不是豐盛的筵席，更不是鶯鶯燕燕的歌女，而是一個風標絕世、長眉入鬢的中年男子。

驚奇的情緒一齊湧上心頭，然而，現在唐煌有一個最强烈的念頭，那就是，這中年男子如果確是「色鬼」凌志豪，這該是自古以來最使人敬佩和羨慕的色鬼了。

而且，唐煌認爲「色鬼」這兩字加在他的身上，實在太不公平了，因爲這人臉上一團正氣，僅有些孤傲的神色而已。

四目相接，「色鬼」微微怔了一下，似也爲唐煌的俊逸和卓獨風範所懾，然而，此刻更加驚奇的是那些歌女，她們瞪着眼，張着嘴，看看唐煌，再看看「色鬼」，看看「色鬼」再看看唐煌，也許她們想盡最大努力，使兩人分出高低，然而，她們失敗了。其中一個喃喃地道：「奇蹟！奇蹟！想不到世上竟有和『相思公子』同樣俊美的男人。」

這一下唐煌紅了臉，訕訕地找個座位坐下，心中却昇起一個問號，我的容貌眞的足以和「色鬼」相提並論嗎？

唐煌的位置雖然是側面，仍感覺那「色鬼」和歌女在目不轉瞬地瞪着他，這樣一來渾身更不是勁道，好像背上有些小針在刺着。

他只得佯裝打量着這個樓房中的景物，突然坐在「色鬼」旁邊的歌女格格地笑了起來，其中一個嬌聲嗲氣地道：「『相思公子』，想不到這個世界上還有比你更俊的男人！假如文才方面也不遜於你的話，那眞是遇上敵手了。」

「色鬼」微微一笑，那斜飛的長眉微微挑動了一下，雖然那是一種恃才傲物的表情，然而，所予人的印象却一點也不使人發生反感，因爲他有這種資格。

唐煌這時已不再懷疑這個「色鬼」的爲人了，因爲他臉上沒有一絲猥褻之態，更沒有沉溺酒色之情，總之，他那懾人的儀表，令人不忍懷疑他的人格。

況且，一個有學問的人，即使不炫露，洋溢的才華也必形諸於外，像一個豐富的金礦一樣，有識者總能發現礦苗。

於是唐煌很自然地和「色鬼」互視着，也許是惺惺相惜的緣故，四道深邃澄澈的俊目中所射出的光芒，像和煦的春風輕輕地拂着對方的心坎，像春之神的玉手撫慰着小草的臉上一樣。

「這那裏是一個色鬼？」唐煌大有相見恨晚之嘆，假如他眞是一個色鬼的話，也是世上最高雅、最可愛的色

鬼了。

菜來了，那侍者把酒菜放在唐煌面前，以懷疑的神態看善唐煌，再看看「色鬼」，於是，唐煌的一顆心又開始跳動了，因爲他懷中只有半兩銀子啊！

「公子。」那侍者見「色鬼」和唐煌沒有交談過一句話，早已犯了疑心：「你不是說和『相思公子』認識的嗎？」

唐煌的心「噗通」一下跳了起來，正在思忖應對的話，那知「色鬼」朗笑一聲，對侍者道：「當然認識。今夜他光臨『相思軒』是本公子邀請他來的。」

那侍者和唐煌同時一怔，尤其是唐煌，像一個掉落火坑中的人被拯出火坑時的心情一樣，由衷地感激和敬佩，勇氣倍增，抬頭向「色鬼」望去。

那「色鬼」持杯向唐煌一照，爽朗地道：「老弟，咱們乾一杯！」說畢一飲而盡。

唐煌更不猶疑，大聲道：「大哥，小弟敬你……」

說着也一飲而盡，那侍者和幾個歌女深信他們早已認識，而那侍者對唐煌也不得不刮目相看，連忙爲他斟滿了酒，躬身而退。

侍者一走，唐煌又持杯道：「大哥，你能贏得『相思公子』之名，足見你在金陵混得有聲有色，願天下有情人皆成眷屬。」

「色鬼」微微一震，縱聲朗笑，道：「是前生註定莫錯過姻緣。」

唐煌並未感到驚奇，因爲他早已猜出他正是「色鬼」凌志豪，然而，他們交換聯絡暗語，却喜壞了「色鬼」身邊最美艷的一位歌女，她以爲「色鬼」的「是前生註定莫錯過姻緣」那句話是表示鍾情於她，立即笑靨如花，把櫻唇送了上去。

她是五個歌女中最美的一個，在「秦淮六嫦娥」未來之先，被譽爲秦淮河上的花魁，身價之高連宦官巨賈也不敢成年累月地包下來。

她星目微張，兩個酒窩上盪漾着蝕骨銷魂的美態，那兩片火紅的櫻唇已堪堪送到「色鬼」唇邊。

她的嬌軀顫抖着，因爲這是她第一次自貶身價投懷送抱，尤其是當着陌生人的面前，在唐煌看來，她們也許不是第一次了。

那知「色鬼」托着她的下巴輕輕一推，道：「紫雲，坐好，六嫦娥來了。」

紫雲好像被人摑了一記耳光，在一個紅極一時的歌女來說，這簡直是畢生奇耻大辱，縮回身子泫然欲泣，嬌軀搖晃着，似乎要昏倒下去。

唐煌大爲心折，無限的敬佩由心底昇起，這時他才完全相信「邋遢鬼」所說的話，「色鬼」確是一個最高傲、最奇特的風流人物，而唐煌這時才眞正瞭解「色」字的眞意，一般人都把「色」和「慾」混爲一談，以爲好色之人也必是縱慾之人，其實完全錯了。事實上，色和慾截然不同，何啻霄壤。好色而不縱慾之人是情操最高的人，也是心地最坦蕩的人，他不怕世俗的垢病，只是隨心所欲，追求着世上眞正的美。俗語說：好色者常爲君子，好淫者多爲小人。這正是對「色」和「慾」下了一個定論。

像紫雲這種絕色歌女，「色鬼」連正眼也不看一下，視同庸脂俗粉，在紫雲來說，自是悲痛欲絕了。

一陣環珮叮噹和細碎的步履聲傳來，六個儷影已來到珠簾之前，而這時紫雲似乎勉强忍下一口惡氣，强作笑顏爲「色鬼」斟了一杯酒。

「嘩啦啦」珠簾一分，首先走進一位美人，唐煌自信是一個輕易不動心的人，乍見這美人，一顆心竟也急劇地跳動起來。

用盡世上已有的詞藻，也無法形容這美女的美貌於萬一，尤其她那一雙夢幻似的眸子，像春水似的柔和，像碧潭似地淡遠，又像吸鐵似的蘊藏無比的磁力。

六個絕世佳麗魚貫進入樓中，唐煌逐個評頭論足，竟分不出優劣，年齡都在二十三、四之間，那歌女紫雲的姿色竟黯然失色了。

爲首的佳麗看了唐煌一眼，那種表情是難於扺述的，只能說那目光中蘊藏着既神秘又複雜的情緒。

然後，她轉過頭去，向「色鬼」微微點頭而笑，連福也不福一下，這充分表示她們的超然身份遠在紅歌女之上。

「來來來！」「色鬼」站起來大聲道：「老弟，我爲你介紹，這就是『秦淮六嫦娥』，連大哥我也是第一次開眼界。」他又指着唐煌道：「這位老弟也是花叢聖手，在開封贏得『冰心公子』美號，比我這『相思公子』可就氣派多了。」

唐煌心中直發噱，眞難爲他心眼來得夠快，「冰心公子」這綽號倒也文雅，比「相思公子」猶高一籌。

「色鬼」架子更大，淡然地道：「請坐。」

「秦淮六嫦娥」各自就座，侍者顚着屁股換過酒菜，「色鬼」神采飛揚地道：「老弟，你喜歡那一個？」

唐煌臉上熱烘烘地，而這時「秦淮六嫦娥」却同時以美目凝視着他，一個個嘴角上都泛出淡淡冷漠之色。

唐煌心中哼了一聲，忖道：「讓妳們再美，也不過是以色事人的粉頭，架子可眞不小！」

他淡然一笑，嘴角上掛着一絲哂意，道：「相思大哥，眞抱歉。俗語說：能吃鮮桃一口，不吃爛杏一筐。我一個也未看中。」

「秦淮六嫦娥」先是一驚，然後同時變了臉色，而「色鬼」在這刹那之間，臉上也略顯懷疑之色，因爲他一向自負目高過頂，當今的絕色女子，只有一人能使他牽腸掛肚，廢寢忘餐，

那就是「三仙」中的「笛仙」柳青青，也就是「白貓仙子」蘇珊的師父，他們曾在華山蓮花峯上互相凝視，結果「色鬼」輸了。

「色鬼」俊目一轉，持杯道：「各位先乾一杯再說。」然後，他又朗聲道：「今天與這位老弟相遇，本公子十分愉快，尤其絕色在前，大好良宵不可辜負，況且在座都是雅人，有酒不可無詩，本公子建議以『花月』爲題，我們合吟一首七言詩，每人吟一句，而每一句都要有『花月』二字。」

「秦淮六嫦娥」當然同意，却有意無意地看了唐煌一眼，意思是想看他的笑話。

「色鬼」道：「我先開始。」他吟道：「有花無月恨茫茫。」吟畢一指其中一佳麗，道：「妳接第二句。」

那佳麗微微一哂，接道：「有月無花恨意長。」

「色鬼」再指第二個佳麗，道：「妳接第三句。」

「花艷似人臨月鏡。」第二個答。「月明於水照花香。」第三個答。

唐煌暗自心折，心想，身爲名妓歌女，可眞不容易，就憑她們文思之敏捷，實不該小覷她們，「色鬼」再指第五個，根本不給她們思考的時間，因爲他不一定指那個，即使準備好了也沒有用。

第五個答道：「扶節月下分花入。」

第六個吟道：「攜酒花前帶月賞。」

第七個答：「如此好花如此月。」

「色鬼」突然一指唐煌，道：「老弟，你是最後一句。」

唐煌吟道：「莫將花月作尋常。」

「色鬼」縱聲大笑，道：「好極，妙極！都是一時瑜亮……」他說到這裏，突然臉色大變，冷笑一聲，向歌女紫雲抓去。

「色鬼」辣手摧花，疾抓歌女紫雲，使唐煌大感意外，然而，當他發現「色鬼」臉色青紫、身形搖晃時，恍然大悟，心想，可能是紫雲在酒中做了手脚。

就在唐煌轉念之時，事情大出意料，「色鬼」抓向紫雲的手突然一偏，帶着懾耳嘯聲疾抓另一佳麗。

就在這時，唐煌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自座位上彈了起來，他已看出紫雲和另外幾個歌女似乎不諳武功，暗算「色鬼」的是剛來的六個絕色佳麗。唐煌的動作之快，幾乎和「色鬼」的手爪同時到了其中一個佳麗身邊，以掌代筆，竟施出「鬼仙」裴慶的「碎鬼筆法」。

然而，唐煌畢竟慢了一步，那佳麗的纖纖玉指已經在「色鬼」的眉心上戳了一指，「色鬼」悶哼一聲，全身的肌肉痙攣着揮掃一掌，身子却倒了下去。

唐煌心中昇起無比的內疚，他恨自己太遲鈍、太愚魯，應該在這六個佳麗現身時，就看出她們的眞正身份，但是，現在大錯已經鑄成。

恨和內疚化作無儔的力量，厲喝一聲，「乾坤掌」、「梅花三弄掌法」同時交互施出，樓中几凳物件一齊飛起，亂成一片。

但那六個佳麗似有默契，目的已達，根本不和唐煌硬碰，同時拍出一掌，借力側縱，自樓窗中掠出，一閃不見。

唐煌好像瘋虎一般，大吼一聲，穿窗而出，他站在樓頂上四下一看，六個佳麗早已不見了，只見秦淮河上燈火萬點，笙歌處處，像往昔一樣，並未因武林中又死了一個絕世高手而略有改變。

人生最大的痛苦莫過於自疚，也就是說內心的痛苦遠較外來的痛苦爲甚，唐煌的慚愧無以復加，他感覺愧對幾位奇人。

尤其他發覺「色鬼」凌志豪並不是世俗眼中的色鬼，而是一個奇行壯抱、豪氣凌雲的奇士。然而，善泳者溺於水，玩火者焚其身，凌志豪一生遊戲於絕色美人叢中，結果終於死在女人手中。

這是不是造物者的安排呢？唐煌無法解答這一問題。

這六個少女到底受誰驅使？這是不是她們的本來面目？光是悔恨是沒有用的，現在唯一的要務，是趕緊和其他未死的高人聯絡。

他下了樓頂，回到樓中，不禁又吃了一驚，不但紫雲等幾個歌女不見了，連倒在地上的「色鬼」也失去踪跡。

唐煌咬牙切齒，却不敢躭擱，又上了樓頂，突見遠處三條人影在晃動，似乎向城外奔馳，唐煌急起疾追，暗自切齒道：「賤人，妳們一旦落在我的手中，我要把妳們撕成碎片！」

出了金陵城，追出五、六里，前面三個人影已相距不遠，而且其中一人果然挾着一個人。

唐煌氣得喉頭冒火，全力施爲，僅十餘個起落，已經看清了前面三人，不禁怔了一下。因爲他以爲必是那六個佳麗，那知錯了，原來是「血水仙」蕭鳳至和她的兩個表哥鄧佐和鄧佑。

鄧佐挾着人在中，鄧佑開路，蕭鳳至殿後，他們顯然在全力奔馳，但却仍未發現唐煌在跟踪他們。

唐煌抖臂疾掠，竟有二十餘丈，反而落在他們前面，厲喝一聲，攔住去路。

那知蕭鳳至並未吃驚，似乎已知唐煌必然追來，輕叱一聲「停下！」鄧佐和鄧佑即止步，呼呼而喘。

不錯，鄧佐挾的那個人正是「色鬼」凌志豪，仍然昏迷不醒，唐煌冷峻地道：「蕭姑娘，妳這是幹甚麼？」

唐煌因爲對她負疚在心，所以語

氣緩和了些。

「幹甚麼？你說幹甚麼？」蕭鳳至嬌軀一扭，冷笑道：「何必明知故問，難道我們救人你也要管？」

唐煌楞了一下，心想也許我太魯莽了些他們當然是在救人。

唐煌不解地道：「蕭姑娘怎知凌前輩有難？」

蕭鳳至冷哂一聲，道：「這與你有甚麼關係？難道我救人也救錯了？」

唐煌尷尬地道：「不，在下是說蕭姑娘何時認識凌前輩的？」

蕭鳳至小嘴一噘，輕蔑地道：「我可不認識甚麼凌前輩，只是適逢其會，順手救人而已。」

她低着頭將一塊小石頭踢出數十丈外，冷漠地道：「本姑娘自信沒做過傷風敗俗、有失婦德的事，但却使人敬鬼神而遠之，見了面竟連招呼也不敢打，好像和本姑娘一打招呼就會失掉身份似的。」

唐煌身上像被頭髮渣子刺着似的，十分不安，現在才知道蕭鳳至在街上早已發現了他，當時却未點破，大概暗暗跟踪到了「相思樓」。

他想到這裏，好像全身毛孔裏都往外噴火，感覺自己太過份了些，這樣對待蕭鳳至，實在對不起蕭立，更對不起老哥哥「夢裏乾坤」宮驚海。

況且，她剛遭喪母之痛，心情自是不佳。

「我們走！」蕭鳳至連眼皮也沒撩一下，對鄧佐、鄧佑一揮手，續道：「咱們是來救人的，可不是想沾別人的光。」

鄧佐和鄧佑明知蕭鳳至是一時負氣，而他們也知道唐煌不是那種人，不過是怕蕭鳳至糾纏他，但他們一向怕這個表妹，有時寧願聽蕭鳳至的話而不聽蕭立的話。

這時他們歙然地望着唐煌，欲言又止。

「傻子，你們還不走？」蕭鳳至聲色俱厲，鄧佐和鄧佑只得硬着頭皮離去。蕭鳳至看也沒看唐煌一眼，默默地走了。

唐煌爲難地楞了一會，覺得受辱事小，凌志豪的生命事大，立即跟了上去，正要說話，突聞蕭鳳至冷冷地道：「人要臉、樹要皮，老是跟着人家幹什麼？」

唐煌沉聲道：「蕭姑娘，這位凌前輩和在下有點淵源，在下對他的安全必須負責，請姑娘交給在下吧。」

「交給你？」蕭鳳至冷笑道：「你還沒有害死他是不是？」

唐煌心頭一震，道：「姑娘千萬別血口噴人，在下是來救他的，只是遲來了一步……」

蕭鳳至格格冷笑道：「騙騙小孩還可以，你雖然沒有親手殺他，却也等於殺了他一樣。」

「胡說！」唐煌厲聲道：「妳這樣陷人入罪，到底爲了什麼？」

蕭鳳至突然轉身，兩手插腰，小蠻靴一跺，冷峻地道：「眞是『三分鑼鼓七分唱』，裝得倒很像，可惜證據已經落在本姑娘手中。」

「什麼證據？」唐煌也有點不耐煩了。

蕭鳳至狠聲道：「你和那六個臭女人早有默契，說得明確點，你和她們……」

她畢竟說不下去，却氣得緊抿着小嘴，閉上美目。

唐煌冷笑道：「不錯，我認識她們，那是以前的事，因爲她們以前以另一面目出現，所以剛才在凌前輩中毒後我才想到是她們……」

「呸！」蕭鳳至吐了一口香唾，逕奔唐煌的面門，唐煌閃了開去，努力壓下一腔怒火，冷笑道：「蕭鳳至，須知在下的忍耐力也很有限。」

蕭鳳至面孔一揚，蹬蹬蹬上了三步，距唐煌已不足兩步，低沉着嗓音道：「我和你一樣，在僞君子面前，永遠無法妥協，那怕死在僞君子手中，也絕不皺眉頭。」

唐煌氣極，摔摔頭，厲聲道：「妳說我虛僞，舉出例子來，妳說我和她們有默契，拿出證明來。」

蕭鳳至伸手入懷，把一條粉紅色的羅帕摔在地上，冷笑道：「仔細看看。」

唐煌這時反而覺得蕭鳳至非常幼稚，像一個淘氣的小孩子似的。聳聳肩，輕哂一聲，撿起那粉紅色的羅帕。

這塊羅帕團成一個小球，陣陣幽香沁人心脾，唐煌舒展開來，面色一變，剛才的心情一掃而光。

原來裏面包着一絡青絲，細軟而烏亮，竟有兩尺多長，顯然是女人的頭髮。其實這還不足爲奇，那羅帕上還留了數行娟秀的小楷，寫道：「妾身似飄絮，終日逐流水；明知不是伴，事急且相隨！生命有修短，人力不可摧；奇人和霧豹，霧開人自回！南海不夜城，武林一絕境；奇人岌岌危，速去莫徘徊。」

這首五言長詩，詞意哀婉，滿紙淒涼，可能暗示着那六個少女中發號施令那個的蒼涼身世，她說奇人並未死，現在不過是隱藏起來，要找他們速到南海不夜城。同時又說不夜城是武林絕境。

唐煌冷笑一聲，喃喃地道：「完全是一派胡言，那幾位前輩是我親手葬的，難道他們會左道旁門之術不成。」

「哼！」蕭鳳至冷笑道：「眞會佯裝。」

唐煌腦中反覆唸着「不夜城」，但他從未聽說過武林中有個「不夜城」，乍聞蕭鳳至罵他佯裝，立即沉聲道：「請把凌前輩留下。」

蕭鳳至厲聲道：「如果不留下呢？」

（未完．六）

上文提要：龍虎門乃豫中武林大門派，大當家叫龍九天，二當家藍虎臣、三當家金三娘、四當家段青書，在江湖上都是舉足輕重的人物，七殺教探過地形，無法向他們挑戰，只好擺擂台，以武會友，定下揍人或挨揍的條件，一方面招兵買馬，壯大七殺教陣容，另方面是誘龍虎門出擊，因有獎金厚酬，好事者將龍虎門的牌匾拆下來送到領賞，引出金三娘出來拚鬥……



新派武俠長篇／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七殺刀

發獎金存心競爭　定條件故意模擬

「拔刀！」

虎妞、小流浪這話實屬多餘，面對八尺鐵鞭，阿恨別無選擇，二人發話同時，已拔出七殺刀。

神刀出鞘！

無血不歸！

匹練也似的銀白色光芒已將長鞭咬住。

「靈蛇出洞」、「猛虎撲羊」、「黑狗擋道」、「怒獅巡山」、「追星趕月」、「直搗黃龍」，阿恨發了狠，橫了心，猛攻猛衝，硬打硬砍，決心要給金三娘苦頭吃，也是表演給藍衣少年看。

刀無虛發，刀口奏功，金鐵交擊聲、慘叫、火光、血影、交織成一幅驚心動魄的畫面，六刀攻下來，鐵鞭變成七截，還外加半隻手掌，人也被迫滾下擂台去。

藍衣少年仍在屋頂作壁上觀，睹狀輕拍着雙掌道：「好刀，的確是一把很好的刀，恨教主如果肯將七殺刀獻出，本少爺可以放你們一馬，不再搶你的女朋友做小老婆。」

小流浪勃然大怒道：「你娘，少鬼叫，有膽就下來嚐一嚐七殺刀砍頭的滋味。」

少年卓立如故，語帶輕視：「會的，但不是現在，你們忙自己狗皮倒灶的事吧。」

阿恨充耳無聞，視若無睹，連正眼都沒瞧他一下，報以一聲冷哼，對河東獅道：「金三娘，那位黑衣朋友已表明要加入本教，妳行兇殺人，是對七殺教大不敬，於理該叫妳血濺當場，人頭落地。」

話鋒一轉，繼又說道：「之所以饒妳不死，能夠活到現在，並非小王慈悲為懷，有意施仁，而是想借用妳這一張嘴巴。」

虎妞接口道：「借妳的嘴巴，傳幾句話，告訴妳的那三位兄弟，叫他們火速前來受死。」

小流浪道：「若是不肯自動前來報到，等本教的人馬殺上門去的時候，問題就嚴重了，必會趕盡殺絕，雞犬不留，把房子也燒光光，風雷門、歐陽世家就是一個最好的榜樣。」

金三娘咬牙切齒的道：「小雜種，休狂，有種就別逃，再見。」

阿恨道：「放心，一定在此恭候大駕。」

虎妞道：「敬備菲酌，請你們吃水煎包。」

小流浪道：「還有上好的火烤人肉排骨。」

河東獅金三娘已去，藍衣少年又在屋頂上說風涼話：「哼，吹牛，風雷門屋毀人亡，又不是七殺教的成就，少往自己身上兜。」

恨天生腦中靈光一閃，瞪眼道：「莫非是你的傑作？」

「聽說是一個俏佳人幹的。」

「不管是不是你，下來，勝過七殺刀，就把七殺教主讓給你。」

「謝了，狐羣狗黨，烏合之眾，本公子沒興趣。」

「臭小子，你簡直目中無人，本教主今天非要給你一點教訓不可。」

「恨教主，有人搶你的生意了，再不務正業，當心把生意做垮。」

＊　＊　＊

少年沒有撒謊，是有人在搶七殺教的生意。

左側，靠近關帝廟的那一邊，一個小戲台上，也有人掛出了紅布條，要學辦擂台大賽，揍人大會，挨揍大會，招兵買馬。

有白花花的銀子。

有嬌滴滴的美女。

還有大鑼、大鼓。

一個獨眼老頭猛敲了三聲鑼，朗聲說道：「俗話說得好，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貨問三家不吃虧，我們願意給各位提供一個選擇的機會。」

另一個乾瘦中年擂鼓三通，接口道：「所有的大規矩跟七殺教完全一樣，但是化繁為簡，不必取得資格，便可直接打擂台，或者揍人。」

獨眼老頭道：「獎金提高一成。」

乾瘦中年道：「美女共有三位，環肥燕瘦任君選。」

「歡迎想發財的朋友們來一顯身手。」

「也歡迎已簽約加入七殺教的人另投明主。」

「更歡迎七殺教的原有成員改邪歸正。」

「新入教者簽約費加五成。」

「原有成員更多，加一倍。」

「條件優渥，機會難得，幸勿失之交臂。」

「名門正派，前途無量，錯過就會後悔一輩子。」

「來來來，來拿銀子。」

「來來來，來選老婆。」

鑼鼓喧天，吼聲如雷，三位如花似玉的妞兒站在台上搔首弄姿，猛拋媚眼，馬上轟動全場，原來圍在七殺教這邊的羣眾，立如潮水似的湧向那邊。

甚至，台下排隊的，台上挨揍的也不幹了，全部轉移陣地。

看在小流浪眼中，差點沒氣死，粗聲臭罵道：「這羣王八羔子，都是勢利鬼，那個錢多抱那個。」

虎妞氣忿忿的道：「是可忍孰不可忍，無論如何，咱們丟不起這個人，嚥不下這口氣。」

阿恨道：「當然，七殺教天生是要騎在別人頭上的，豈會讓別人來騎。」

小流浪道：「那要如何來對付這幾個混帳東西？」

恨天生道：「跟他們競爭。」

也取出鑼鼓來，敲了一陣鑼，打了一陣鼓，阿恨扯開嗓門喳呼道：「大家注意，報告各位一個好消息，本教現在將獎金提高二成。」

獨眼老頭立即跟阿恨唱起對台戲來：「老夫加三成。」

「本教加四成！」

「老夫加五成！」

「本教加八成！」

「老夫加一倍！」

「本教五倍！」

「老夫十倍！」

「二十倍！」

「五十倍！」

乖乖，五十倍可不是一個小數目，打一拳就是一百兩銀子，普通家庭可以吃兩三年，看來真的遇上了扎手貨，阿恨想挖龍虎門的牆脚，別人也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挖起七殺教的牆脚來。

顯然財力雄厚，來者不善，阿恨心兒打鼓，忽生一計，沒再繼續喊下去。

虎妞道：「怎麼不喊了？」

阿恨道：「算了，太累。」

小流浪不以為然：「輸人不輸氣，輸錢不輸勢，放棄競爭就等於舉手投降，眞漏氣啊，本使者不同意。」

恨天生瞪了他一眼，道：「山人自有妙計，走，咱們改行了，搬銀子去。」

雙臂一抖，「一鶴冲天」而起，施展出凌空虛渡的絕妙身法，直接從這個戲台飛到另一個戲台上，速度之快，身法之奇，與藍衣少年相較，有過之而無不及。

許是惺惺相惜吧，少年鼓掌道：「好身手，你恨天生果然是一個人物。」

却令獨眼老頭吃了一驚，道：「恨教主怎麼沒再喊價？」

阿恨字字冰冷：「本教主改行了。」

乾瘦中年道：「可是想改邪歸正？」

恨天生道：「小王是來打擂台的。」

接踵而到的虎妞掃一下台上的銀兩，道：「只是銀子太少，擂台主的獎金一千兩，五十倍是五萬，還差一大截，該不會是存心詐騙吧？」

獨眼老頭道：「這個不必兩位操心，銀子不夠可以再去搬。」

小流浪亦飄然而至，也弄懂了阿恨的意思，白眼珠子瞄一下三位小妞，道：「美女也不美，騷味太重，好像二手貨。」

乾瘦中年怒道：「少亂開黃腔，得到擂台主才有資格挑剔。」

小流浪道：「哼，穩拿！」

虎妞道：「如探囊取物！」

阿恨望着獨眼老頭，道：「本教主想先瞭解，閣下何門何派？」

獨眼老頭道：「無門無派。」

「無門無派也想招兵買馬？」

「老夫想成立一個組織。」

「甚麼組織？」

「專門跟七殺教作對的組織。」

「媽的，你好像存心在找本教的

偵？」

「是看你們不順眼。」

「不順眼就不要看。」

「除掉更乾淨。」

「哼，只怕你辦不到。」

「笑話，沒有三両三，不敢上梁山，老夫……」

「我看你是活膩了，少磨牙，接招啦。」

阿恨吃了秤鉈鐵了心，惱他故意搗蛋，怒髮衝冠，那還有閑情逸緻跟他泡蘑茹，話一落地，便揚掌攻上去。

虎妞黛眉一挑，道：「小流浪，咱們也別閑着，揍人好玩，還可以賺銀子。」

小流浪正中下懷，喜孜孜的道：「說的對，一舉兩得，我找公的，妳找母的。」

虎妞找上了三個小妞，小流浪單挑那個乾瘦中年。

打得好兇好快，對手也好勇好猛，十個回合不到，三個小妞落荒而逃，獨眼老頭與乾瘦中年也禁不起揍，相繼認輸投降。

恨天生威風凜凜的道：「老頭，你服了嗎？」

獨眼老頭苦笑一下，道：「佩服得五體投地。」

阿恨道：「也就是說，你承認小王贏得擂台主？」

擂台主的獎金高達五萬兩，老頭當然不願承認，眸光閃爍不定的道：「這……」

砰！的一聲，阿恨立刻又給了他一個「水煎包」，揚起拳頭道：「可是想再挨揍？」

老頭倒抽了一口寒氣，道：「罷了，罷了，小老兒技不如人，承認你贏得擂台主就是。」

虎妞道：「擂台主的獎金五萬両，我們又揍了十幾拳，二十幾掌，以及七八個『水煎包』，數目可不小啊。」

小流浪道：「還要挑一個帥姑娘做小老婆呢。」

虎妞不悅道：「死小流浪，女人不要啦。」

小流浪嘻皮笑臉的道：「對對對，阿恨已經有了小老婆，不要啦，免得打翻了我們右使者的醋罈子。」

虎妞銀牙一咬，就要揍人，恨天生及時說道：「這裡的銀子頂多二千兩，還差得遠。」

乾瘦中年堆下一張苦瓜臉來，道：「請三位高抬貴手，不夠的，以後再補。」

小流浪臉一沉，道：「不行，你們故意搗蛋，本教不准欠帳。」

阿恨道：「老頭，你剛才還在吹牛屁，不夠可以去搬，是不是？」

老頭道：「小老兒是說過這樣的話。」

虎妞道：「怎麼？跟放屁一樣，現在不算了？」

老頭結結巴巴的道：「實在是……是善財難捨。」

小流浪大發雷霆道：「媽的，你非捨不可，說，銀子放在那裡？不說實話就要你見閻王。」

高舉雙掌，蓄勢待發，老頭嚇傻了，惶聲道：「小爺饒命，銀子在後面禪院。」

阿恨道：「那就請帶路吧，走！」

* * *

說走就走，在獨眼老頭和乾瘦中年的引領下，步下戲台，跨進一道側門，往關帝廟那邊行去。

果不其然，後面眞的有一座四合院。

很靜也很淨，獨不見半個僧尼或善男信女。

院子裡則種着四棵老松。

老松枝葉繁茂，遮天蔽日，看樣子至少已有百年以上的樹齡。

虎妞道：「怪事！你們怎會將銀子放在這裡？」

獨眼老頭道：「說實在話，小老兒正是這裡的廟祝。」

小流浪一怔，道：「廟祝也想爭強鬥狠，組織幫派闖江湖，大概是不甘寂寞，想出風頭吧？」

乾瘦中年道：「家師是想突破現狀，另創新局，奈何技不如人，栽了……」

言猶未盡，異事陡生，有一個陰惻惻的聲音接口道：「是栽了，七殺教栽了！」

北正房內應聲出來一個人，正是處心積慮想要阿恨性命，而又是親人骨肉的神指唐威。

南屋裡也有人出現，是大難未死的風塵俠客馬驥，嘿嘿冷笑道：「栽了個大觔斗，鼻青臉腫，灰頭土臉。」

東廂房的及時雨盧安道：「栽得很慘，栽進了陷阱裡。」

西廂的唐子敬道：「栽得很徹底，栽進了十八重地獄！」

還有唐子明、唐子剛，以及風雷門、唐家堡的衆多高手，人如閃電，勢若奔馬，阿恨、虎妞、小流浪尚未進入情況時，便已在他們四週築起一道人牆。

刀已出鞘。

劍已在握。

暗器就扣在大家手中。

獨眼老頭，乾瘦中年人比泥鰍還要滑，三小一個不留神就被他倆溜掉了。

小流浪怒目暴張道：「你們好卑鄙！」

風塵俠客馬驥語帶譏誚：「至少比七殺教高級，未曾利用娼妓，製造事端。」

阿恨聲如春雷般道：「物必自腐而後蟲生之，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你們貪淫好色，咎由自取。」

及時雨盧安冷嘲熱諷道：「少得意，娃兒的美人計徹底失敗，上了賽西

施的惡當，反而被人利用，糗啊，丟人啊！」

虎妞道：「風雷門更慘，屋毀人亡，沒有甚麼好得意的。」

恨天生道：「姓馬的，本教主有一事請教。」

馬驥沉聲道：「有屁快放。」

阿恨道：「賽西施究係何方神聖？」

盧安搶着說：「不知道，知道也無可奉告。」

馬驥道：「本掌門也想瞭解，七殺教處心積慮的要與本門作對，不知有何仇恨？」

阿恨道：「小王是代表家師來催討欠債的。」

盧安道：「令師何人？」

虎妞道：「冷面魔君賀通天。」

小流浪補充道：「現在升官了，是統治天下武林的武林王。」

神指唐威道：「如此看來，江湖傳言不假，賀老魔果然未死，仍活在世上！」

阿恨回報一句：「廢話！」轉對馬驥道：「家師有言，只要你們五個老傢伙肯親赴死亡谷，負荊請罪，擁護他老人家為武林之王，可以既往不究。」

虎妞道：「或者投靠七殺教，宣誓効忠也可以。」

小流浪道：「還有一筆不小的簽約費哩。」

風塵俠客馬驥怒不可當的道：「做夢，這是不可能的事！」

阿恨道：「不答應就只好送你到陰曹地府受罪。」

虎妞道：「上刀山！」

小流浪道：「下油鍋！」

恨天生怒視着唐家的人，口出惡言：「你們也一樣，上刀山，下油鍋，千刀萬剮，永不超生！」

氣得神指唐威暴跳如雷的道：「馬兒，別跟這個孽障耍嘴皮子，三刀六眼，把他們解決掉就沒事了。」

阿恨壓根兒就不認為唐威是自己的外祖父，咬着鋼牙怒吼道：「好，想死小王就成全你，你已經活得夠久夠長，這一筆血債也欠得夠久夠長了。」

刷！的一聲，亮出了七殺刀，閃出萬道金光，無數寒氣，繼又說道：「不怕死的直管上，命喪七殺刀，做鬼也不寃！」

他急，唐威、馬驥他們更急，話說一半時早已率衆攻來。

一出手就是人海戰，從四面八方壓迫過來，刀劍齊發，阿恨、虎妞、小流浪雖然身懷絕技，七殺刀也夠厲害，怎奈對方人多勢衆，又都是一等一的絕頂高手，大家皆避開七殺刀的鋒芒，攻虛蹈隙，奮戰片刻下來，毫無斬獲，反倒是包圍的圈子縮得更緊更小。

突聞半空中有人喝道：「為父的來也，我兒勿慌！」

話落人已到了頭頂，猛打「千斤墜」，掌出如飛，黑肚腸的確有兩把刷子，「泰山壓頂」、「長虹貫日」、「石破天驚」、「風狂雨驟」朝着四個方向猛攻四招，將强敵逼退少許，安然無恙的落在地面，落在他兒子阿恨的身邊。

黑肚腸很慈祥的說：「孩子，你受驚了。」

恨天生毫不承情，僅僅回報了一聲冷哼。

「上啊！」

「殺啊！」

「把他們父子斬草除根！」

「將七殺教連根拔掉！」

黑肚腸的出現，絲毫也沒有減緩緊張的氣氛，攻勢更猛，出手更快，危機四伏，草木皆兵，隨時隨地都會有人血流五步，命喪九幽。

* * *

猛可間，莫名其妙的，唐威、馬驥等人停下了手。

而且，轉身撤走，退出去三數丈遠。

小流浪睹狀一呆，道：「在搞甚麼鬼？」

黑肚腸不愧為老江湖：「小心有詐！」

晚了，經驗豐富也沒有用，從老松之上閃電一般落下來四張網子，奇準無比的將四人套進去。

收口的繩子在下端，吊在樹上，樹上有人乍然而下。

這一來，阿恨、虎妞、小流浪、黑肚腸可慘了，顯然樹上裝有滑輪，別人往下墜，他們却往上飛，變成了籠中之鳥，空中活靶。

虎妞心頭泛寒：「完了，完了！」

小流浪臉如死灰：「這下準會去摸閻王爺的鼻子！」

恨天生驚魂甫定，舞起了七殺刀。

金風颯然，也有人打出了暗器。

打暗器的人並非唐威、馬驥。

也不是盧安與唐家兄弟。

而是神秘的藍衣少年。

就站在屋頂上，面前放着一隻獨眼老頭所用的盤子，盤子裡有銀子，少年借花獻佛，猛往下撒，阻住了風雷門、唐家堡的行動，更擊斃了往下墜的人。

噗通！噗通！之聲不絕，腦袋開花，先掉下去三個。

拉繩子的人死了，阿恨又露了一手絕活，人在空中便已破網而出，且在半空中再揮一刀，又巧妙無比的救出了虎妞。

通！小流浪最倒霉，結結實實的摔在地上。

禍不單行，及時雨盧安就在附近，挺劍分心就刺。

小流浪尚在網內，既不能躲，又不能避，亦無法還手，眼看明晃晃的寶劍已觸及心口，可謂危急萬狀，一髮千鈞，不死也會丟半條命。

「殺！」

阿恨動作好快，一閃即至，手起刀落，但聞卡察一聲響，血如泉湧，盧安的人頭已應聲而落。

回手一刀，割破網子，又救出小流浪，手法極其快捷俐落。

小流浪胸衣已破，傷及皮肉，染紅了巴掌大的一塊衣裳，臉如死灰的道：「我的媽呀，好險！」

通！黑肚腸也掉下來了，數他最遲最遠也最危險，無巧不巧的落在唐威、馬驥他們附近。

唐威道：「斃了這個惡棍！」

馬驥道：「宰了這個奸賊！」

喝聲中，立與七八名高手虎撲而上。

恨天生也弄不懂是爲甚麼，突然湧上來一股莫名的衝動，暴喝一聲：「住手！」人隨刀進，刀隨人走，如瘋似狂般殺將過去。

逢刀斷刀。

逢劍斷劍。

有人丟了胳膊。

有人丟了腦袋。

七殺刀威震八方，無堅不摧，救下了黑肚腸，嚇壞了別的人，紛紛向後退去。

阿恨破網救出黑肚腸，繃着臉龐冷聲道：「我的生命是你給的，現在救了你的一條命，相互抵消，從此咱們兩不欠，下次見面就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猛聽藍衣少年暴喝一聲：「打！」

擲出一塊碎銀，直奔風塵俠客馬驥。

算他福大，命不該絕，戴有護鏡，噹的一聲，打在銅鏡上，有驚無險。

却也驚出一身冷汗來，復見黑道上兇名遠播，黑肚腸手下的三大護法，十大鐵衛已到，心知大事不妙，跟唐威互換一道眼神，當即率衆退走。

「追！」

「追！」

許是父子連心，英雄所見略同，做老子的黑肚腸拔腿就追，當兒子的恨天生也不稍慢，父子二人目標一致，協同作戰。

小流浪沒忘了戰利品，將盧安的人頭別在褲腰帶上。

* * *

孰料，奔沒三丈，被藍衣少年喊住了：「恨教主，又有貴客上門，不怕人家砸了你的場子？」

阿恨楞愣一下，心說：「眞衰，今天怎麼老是受他的擺佈。」心裡雖然不痛快，還是轉身奔回來，道：「是甚麼人？」

少年道：「且別管是誰，咱們先談另外一件事？」

「那件事？」

「剛才的事，恨教主似乎該謝謝本少爺才是。」

「是該謝謝你，欠你一份情。」

「不是一份情，而是三條命。」

虎妞道：「三條命？」

少年故意吃她的豆腐：「不錯，若非本公子及時出手施救，你們三個早已進了鬼門關，連帶的使區區也蒙受損失，少了一個小老婆。」

阿恨對他這種態度頗爲不快，揮動一下七殺刀，發出一陣嗡嗡之聲，道：「人不欠我，我不欠人，是小王一貫的作風，你下來，咱們決一高下，所有的新賬舊欠，一次解決。」

小流浪大發議論道：「這個法子不賴，殺你三次，再放你三次，就狗屁不欠了。」

少年反唇相譏道：「人心大變，大變人心，眞是世風日下，好人難爲啊，早知如此，就該讓你們吊在空中被人大卸八塊，變成網中死鳥，風乾人肉，甚至就此空葬算了。」

虎妞恨他輕薄，頗不友善，嬌叱道：「少逞口舌之利，下來見個眞章再說。」

少年穩如泰山，不慍不火，不慌不忙的道：「本公子閒得很，隨時可以敬陪末座，只是三位如今是大忙人，恐怕分身不易，再不速施援手，中州四怪就要變成中州四鬼了。」

一語提醒夢中人，跟少年一陣瞎攪和，差點把正事忘掉，小流浪急聲道：「快說是那條線上的？」

少年笑罵道：「鼻上有眼，鼻下有嘴，少用嘴巴，多用眼睛，何不自己用眼睛去看！」

* * *

是的，用自己的眼睛去看，最眞實，最便捷。

一衝出側門，他們便清清楚楚的看到了。

台下人潮依舊，熙熙攘攘，摩肩接踵。

台上的情況却發生變化。

招兵買馬，揍人大會等招貼已被人撕毀。

籮筐破了，銀子洒落在地，隨處可見。

第一個宣誓入教的龍虎門小頭目胡文山已翹辮子，屍體就高掛在擂台上方示衆。

其餘加入七殺教的江湖末流、市井混混亦皆死的死，亡的亡，或者早已聞風而逃，不知去向。

中州四怪正與三男一女大打出手。

女的是河東獅金三娘。

三男之中一高一矮一胖。

高的，六十開外，是龍虎門的大當家的降龍手龍九天。

矮的，五十餘歲，是龍虎門的二當家的打虎將藍虎臣。

胖的，三十七八，是龍虎門的四當家的黑豹子段青書。

中州四怪正好與他們旗鼓相當，彼此以一對一，捉對厮拚，熱戰正酣，打得難解難分。

「本教主恨天生來也！」

「本右使者虎妞來也！」

「左使者小流浪來也！」

人羣中爆出一片驚叫，阿恨、虎妞、小流浪以天馬行空的姿態飄落台上。

身法實在太美，速度的確太快，龍、藍等人俱覺一怔，惡鬥隨即暫時停下來。

恨天生目泛精芒，橫掃全場一眼，對中州四怪道：「很好，你們四位表現得非常好，本教主要加你們的薪水，從這個月開始，每人加發二十兩。」

四怪聞言大喜，齊聲應道：「謝謝教主恩典！」

小流浪指桑罵槐的道：「可惜未將這四隻野獸的獸頭砍下來，不然還可以升官哩！」

降龍手龍九天勃然大怒道：「娃兒好利的一張狗嘴，也不怕風大閃了舌頭，本門與七殺教河水不犯井水，爲何設計挑戰，蓄意尋釁？」

阿恨雙肩一聳，吐字冰冷：「朋友，你最好先自我介紹一下，看你有沒有發言的資格。」

降龍手臉色陰沉的道：「老夫龍九天。」

虎妞目注打虎將道：「這一位呢？」

打虎將道：「老夫藍虎臣。」

小流浪不等段青書開言，便自搶先說道：「毫無疑問，閣下就是那一隻黑豹子，猴頭滋補又可口，不知道豹子頭滋味如何？」

虎妞故意拿他尋開心：「一定不好吃，粗俗、腥臭、不入流、上不了枱盤。」

激怒了黑豹子段青書，暴喝一聲：「給我躺下！」

性烈如火，出招如電，雙掌齊揮，分襲二人。

虎妞、小流浪豈是好惹的人物，立即反手還擊。

噗通一聲，眞的有人躺下了。

不是虎妞、小流浪。

而是黑豹子段青書自己。

龍九天甚覺面上無光，雙眉一皺，對阿恨道：「娃兒尚未回答本掌門的話。」

恨天生想了想，道：「有一位冷面魔君賀通天你認識吧？」

龍九天神色一緊，道：「甚麼？賀通天？這個老魔頭還沒有死？」

虎妞道：「咒人死是很缺德的事，他老人家活得比你還好。」

藍虎臣雙目暴睜，左顧右盼道：「老魔可是已自毀承諾，擅離死亡谷？」

小流浪譏誚道：「乖，別怕，那個糟老頭是個大信人，不會背信毀諾，來取你們的腦袋瓜，況且殺鷄也用不到牛刀，由我們代勞就可以了。」

河東獅金三娘殺氣騰騰的道：「你們是賀老魔的甚麼人？」

恨天生一點也不懂得謙虛，簡短有力的道：「高足！」

段青書道：「想替他報仇？」

虎妞道：「也可以說是討債。」

龍九天道：「你們想怎麼樣？」

小流浪將老煙槍的條件說了一遍，最後道：「龍掌門如肯痛快的接受，就萬事皆休，胡文山與乾瘦中年的這兩條人命，七殺教也不打算追究了。」

降龍手怒沖沖的道：「假如老夫拒絕呢？」

阿恨道：「拒絕的結果很悲慘。」

虎妞道：「毀宗滅派！」

小流浪道：「趕盡殺絕！」

從褲腰帶上將盧安的人頭取下來，當衆一晃，接着又說：「這一位朋友是誰？各位認得吧？」

藍虎臣驚叫道：「是及時雨盧安！」

金三娘尖聲道：「他是怎麼死的？」

阿恨道：「死在七殺刀下。」

虎妞道：「因爲他沒有接受本教的條件。」

小流浪道：「所以說拒絕的結果是很悲慘的。」

阿恨補充道：「四位當家的都是聰明人，希望不要做糊塗事。」

「做夢！」

「休想！」

「放屁！」

「納命來！」

這就是他們的答覆，喝聲中戰火再起，又幹上了。

比剛才更兇狠，更慘烈，風雲色變，石破天驚。

人數也更多，龍虎門的高手如湧而至，紛紛投入鬥場，整座戲台密密痲痲的都是人，殺聲，吼聲，慘叫聲，刀光，劍影，鮮血，亂作一團。

驀然，阿恨突出奇招，痛下殺手，掄起七殺刀，直奔龍九天，說時遲，那時快，金鐵交鳴聲中，火光四射，先毀了他的劍，然後再以一式「釜底抽薪」，立見一片藍汪汪的光幕竄上降龍手的脖子。

卡察！好清脆的聲音，人頭飛向台旁的七殺轎，熱騰騰的鮮血冒起來三尺高，人已倒地，仍抖顫不止。

「還我大哥的命來！」

「咱們不死不散！」

「要你血債血還！」

藍虎臣、金三娘、段青書見血發狠，不退反進，三人聯手，猛攻阿恨一人。

恨天生如得神助，大發虎威，攻出三刀後道：「寃有頭，債有主，老賊已死，血債已了，小王不願禍連無辜，請就此止。」

打虎將藍虎臣道：「少打如意算盤，本門與七殺教沒完沒了。」

虎妞道：「你們這是自尋死路，自取滅亡。」

河東獅吼道：「該死的是七殺教，休想擅離一步。」

小流浪道：「不要給臉不要臉，給

命不要命，那個想死可以舉起手來，七殺刀負責送你上黃泉路，過鬼門關，進陰曹地府。」

好鮮啊，本來是一句取笑的話語，黑豹子段青書居然眞的舉起手來了。

當然不是想自尋死路，而是欲揚掌出招，阿恨却誤以爲他活得不耐煩了，沉聲一喝：「想死本敎主就成全你！」

七殺刀如入無人之境，藍虎臣攔不住，金三娘截不下，慘嘷聲起，血雨如注，刀鋒過處，身首分家，可憐的段青書已倒斃血泊中。

牛屁不是吹的，火車不是推的，一刹那的工夫便連斃兩名頂尖高手，這在江湖武林中可謂絕無僅有，藍虎臣、金三娘等人全都嚇呆了，頭皮發炸，心裡發毛，雙腿發軟，兩隻腿抖得像煮熟了的龍口粉絲，一股寒意直從心田深處升上來。

互望一眼，心意已通，像是鬥敗了的公鷄，洩了氣的皮球般，未敢再逞強鬥勝，當即率衆離去。

小流浿道：「阿恨，要不要把他們腦袋留下來做紀念品？」

阿恨先不答話，將段青書、盧安的人頭丟上七殺轎頂，並將懸掛在轎子四週有關龍虎門的那一塊紅綾撕下來，然後才說：「算了，寃仇宜解不宜結，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龍虎門的這一筆帳就此結束。」

虎妞道：「下一筆帳找誰去討？」

阿恨道：「去找金刀趙無敵。」

小流浿道：「怎麼討？美人計，揍人大會已經玩過了，再換點新鮮刺激的。」

阿恨道：「老套自然乏味，只有笨蛋才會炒冷飯。」

虎妞道：「那玩甚麼？」

「賣刀。」

「賣刀？賣那一把刀？」

「七殺刀。」

小流浿眼一瞪，道：「阿恨，你不是開玩笑吧，七殺刀乃是無價之寶，當心老煙槍剝你的皮。」

恨天生神秘兮兮的笑笑，道：「白痴，就算老煙槍想賣，小王也不答應，只是一個幌子，先舉辦兵器大展，再來個拍賣大會，目的無非是想將武林人物誘騙來，尤其是金刀趙無敵，與乃弟銀劍趙無畏。」

虎妞道：「構想是不錯，問題是既稱爲兵器大展，總不能就單單展出一把七殺刀呀？」

小流浿道：「對呀，紅花還要綠葉來配。」

阿恨道：「這不成問題，動一動腦筋就解决了。」

虎妞的反應好快：「是嘛，可以買。」

小流浿也想通了：「可以借。」

恨天生道：「可以租、偷、搶、詐、騙、拐。」

眞絕，絕透了，點子夠多，腦子夠歪，虧他們能想得到，說得出，偷、搶、詐、騙、拐都想全了。

心意既決，不再遲疑，阿恨當場下令規定，不論是偷張、賭李、酒仙、丐王，或是虎妞、小流浿，乃至他自己，七天之內必須準時交出至少十件兵器來。

同時命中州四怪將散落的銀子收拾好，打算到「八仙樓」去吃慶功宴。

展目望去，台下的羣衆已散去一大半，藍衣少年則仍傲然卓立在屋頂上，阿恨朗笑一聲，道：「朋友口乾了吧，咱們到八仙樓去喝一杯，本敎主請客。」

少年微微一笑，道：「謝了，本少爺向來酒不沾唇。」

小流浿詭笑道：「笑話，那個女人不愛俏，那個男人不貪杯，你又不是母的，怎麼可能滴酒不沾。」

少年道：「不喝就是不喝，與性別無關。」

虎妞道：「喝不喝酒無關緊要，我們之間的事必須解决。」

少年冷嘲熱諷道：「我們之間的事？啊，對了，可是急着想跟本少爺私奔，去當小老婆？眞是女大不中留啊，留來留去留成仇。」

虎妞聞言大發嬌嗔道：「閉上你的烏鴉嘴，姑奶奶的意思是叫你滾下來，跟阿恨敎主決一高下。」

恨天生接口道：「不錯，這件事是到該解决的時候了。」

小流浿道：「勝負未決，人情未還，喝酒也不舒坦！」

藍衣少年却無所謂，嘻笑自若的道：「不急，欠着吧，時間久些還可以生利息，再見！」

見字出口，人已彈起，好快，一眨眼便消失在暮色蒼茫中，阿恨、虎妞、小流浿想追也來不及。

* * *

半月之後，七殺敎的人馬來到了開封。

開封是皖唐、豫趙、鄂歐陽三大世家中趙家的根據地。

阿恨並沒有直接去找金刀趙無敵，與銀劍趙無畏兄弟。

而是包下了開封最豪華的酒樓「醉仙樓」，在寬敞的大廳裡辦起了別開生面的兵器大展。

雖是一個陷阱，一個餌，辦得却有聲有色，有板有眼，刀、槍、劍、戟、棍、棒、斧、錘，應有盡有，琳瑯滿目，粗略的估計，約有八十餘件，一半用買，一半則是拐騙而來。

然而，儘管來路並不純正，東西却大有可觀，有神刀寶劍，有名斧古錘，何況阿恨、虎妞、小流浿皆各有一張蓮花妙嘴，即使是破銅爛鐵，在他們的口中也會生色八分。

（未完・十一）



中國健靈減肥茶

Chinese Kipling Keepfit Tea

特選中國名茶，
貴重藥材提煉，
純粹天然製品，
宮庭御醫秘方，
不須節食挨餓，
更無腹脹肚瀉，
既可品嘗甘露，
兼能袪脂減肥。

功效：
清除內熱虛火，
固腎活血養顏，
加速脂肪代謝，
常飲降脂減肥。

總代理：宜利藥品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一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 6015715
傳眞：(852) 6918344

SOLE AGENT：M & A CO.
ADD:FLAT 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一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H.K.
TEL：(852) 6015715
FAX：(852) 6918344